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30
三位一体
CD-ROM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游人故事
和你在一起
◆时光回廊
靛青预言
现世与迷茫的交织
行进中的玛雅启示录
圣女贞德
西方史诗的日式演绎
精彩曲折的奇幻传奇
潜龙谍影3 食蛇者
两位英雄的故事
一曲悲壮的赞歌
◆官方小说 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
光环 丰饶星战役
超级机器人大战OG
◆同人馆
Behind Blue Eyes
——《最终幻想VII 危机之源》同人
电子音像出版社


■忍者龙剑传Σ2

# 主旋律

《建国大业》自从公布制作时起，就注定要成为所有人瞩目的焦点。一是因为它是六十年大庆献礼片之一，二就是它那有史以来最华丽的演员阵容。记得看去影院看《变形金刚2》前播了这部电影的预告片，那干脆每个分镜就是一个明星，看得影院里是惊呼声不断，其震撼程度甚至压倒了之后的正戏。

我对这部戏非常感兴趣，所以每当看到有相关的帖子都会点进去看一下，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网上对它的不满声渐渐变得多了起来，某知名电影网站上，影片还没上映就获得了如潮的恶评，而几乎每逢相关帖都会看见一个所谓“外籍明星参演阵容”的回帖，然后下面就是接连数贴的嘲弄。可我感到奇怪的是，似乎这些回帖者根本就没想到去验证一下这个名单的真实性，事实是：这些所谓的“外籍明星”，其中真正参演《建国大业》的根本寥寥无几。

那么，这部片子为何会在网上得到如此的待遇呢？

答案只有一个——它代表的是主旋律。

大概是小时候起就一直接受主旋律教育，总是会被学校组织看主旋律影片的缘故，很多人在成年后都产生了一些逆反情绪，尤其是在进入网络世界后更是如此，带来的影响就是他们藐视一切与主旋律有关的东西，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

其实有自己的思想没什么不好，但过犹不及这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说的。《建国大业》很不错，比预想中要好很多，这点从真正看过影片的人的反映中基本上都能看出来，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人在根本没看过的情况下就对这部片子指指点点，很显然，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过了嘴瘾，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至于这部作品的真正素质嘛……谁关心？

根据这个又联想到了所谓的“任黑”、“索匪”、“软饭”，经常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的这些同学和骂《建国大业》的其实差不多，但我真觉得这样挺无聊的，何必要将一张白纸上的黑点无限放大呢，非黑即白这种思想有什么意思？

多关心关心作品的素质，多抱着欣赏的态度去看待一部作品。你管它是不是主旋律，管它是哪个机种上的游戏，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哪怕穿的衣服有所差异，那一样还是好东西。

您说，对吗？

……暗星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30

# CONTENTS
# 目录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封面画师：Nottsuo
封面设计：紫血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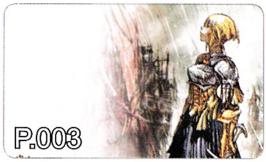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印　　刷：深圳市美达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9年9月第一版
印　　次：200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9年9月
定　　价：12元（1CD+1手册）
ISBN 978-7-89476-214-6

**郑重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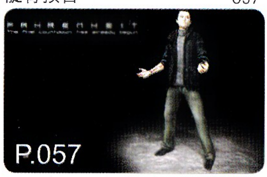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卷首语 ---- 001

■时光回廊
圣女贞德 ---- 003




靛青预言 ---- 057




潜龙谍影3 食蛇者 ---- 103




■官方小说




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 ---- 149
光环 丰饶星战役 ---- 185
超级机器人大战OG ---- 223

■游人故事
和你在一起 ---- 242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251

■同人馆




Behind Blue Eyes——《最终幻想VII 危机之源》同人 ---- 272

■游戏议会
生化危机3 ---- 284

■游书苑 ---- 286

■四格漫赏 ---- 288

■神魔乱舞 ---- 290

■名人堂 ---- 294

■名场面 ---- 296

■读编往来 ---- 299

■小编寄语 ---- 304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Email：g-novel@vip.163.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文/莱莱子　编/清雨

# 圣女贞德 神的女儿们

## 主要敌我方人物介绍

### 贞德（Jeanne d'Arc）

又名让娜·达克，1412年生于法国洛林地区多雷弥村，17岁时领军为法国解除了奥尔良之围。19岁被俘，并被英国人以异端罪名处以火刑。她是天主教圣徒，法兰西民族英雄，她的出现和崛起是英法百年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游戏中她最初被剑圣纹章选中拥有变身能力，后来在战斗中落水失踪，剑圣纹章易主，她稍后又得到了神王纹章。





## 罗哲（Roger）

游戏原创人物，失忆流浪到多雷弥村的英国人，贞德的朋友之一。身体上残留着可怕的黑魔法实验的痕迹，破碎的记忆不时以噩梦的形式向他展现自身邪恶的隐藏面。后来身上的霸王纹章觉醒，他也因此与贞德决裂。



## 丽安娜（Lianne）

游戏原创人物，贞德的朋友及表姐。温柔懦弱，崇拜贞德，暗恋罗哲。贞德失踪后她得到了原本属于前者的剑圣纹章，在战斗中逐渐找到自信，但也因此一步步滑向悲剧的深渊。



## 吉尔·德·雷(Gilles de Rais)

1404—1440，又名吉尔·德·蒙莫朗西—拉瓦勒，出身著名的蒙莫朗西家族旁支。游戏中有变身能力的五人之一，鬼神纹章的持有者，能力极为强悍的枪战士。性格冷静睿智，头脑一流。25岁时受封法兰西元帅。贞德在战场上绝大多数时间都被安排在他带领的部队中。圣女死后他沉迷于黑魔法和炼金术，在家乡的城堡里将300多名儿童折磨致死，并最终以异端罪被绞死后火焚，死时年仅36岁。此人命运之奇特不亚于贞德，经常在文学作品中以“追随天使的恶魔”之姿出现。日本ACG界普遍对其持同情态度，经常将之塑造为爱慕贞德、并因圣女之死愤而堕入魔道的悲剧英雄形象（比如《孔雀王》）。

## 拉·伊尔（La Hire）



1390—1443，游戏中的狮子头，豪侠仗义的兽人首领。原名艾提安·德·维涅勒，蒙莫里庸领主，诺曼底总督。拉·伊尔在古法语中为“暴戾之人”的意思，是英国人给他起的绰号。他出身加斯科涅地区，从1424年开始服务于后来坚守奥尔良城的杜诺瓦伯爵，并在1429年与前来解围的贞德一道对抗英军。传说他性情暴烈，在攻下城池后经常有屠杀洗劫的行为，这大概是他绰号的来历。顺便一说，拉·伊尔还是纸牌中的红桃J，与罗兰、兰斯洛特等著名英雄同列。

## 里夏尔神父（Frère Richard）

变身五人组之一，贤者纹章的持有者，法力高超的魔导士，沉稳宽厚的长者。方济各会修士，曾协助贞德劝降特鲁瓦城，并和她一起参加了查理七世在兰斯的加冕礼。贞德失踪后，他提出让得到纹章的丽安娜继续领导法军作战。

## 贝尔特朗(Bertrand)

全名贝尔特朗·德·普朗吉，游戏中在沃库勒加入的剑士，能力一般，性格朴实宽厚。历史上贝尔特朗是贞德家乡地区的一个小贵族，认识达克一家，在说服沃库勒领主罗贝尔资助贞德去希侬一事上出力颇多。

## 让（Jean）

全名让·德·梅茨，游戏中与贝尔特朗一起加入的枪兵，性格轻浮但为人善良。并非贵族出身，但继承有洛林地区的一小片领土。据说他是第一个建议贞德穿男装的人。

## 马赛尔（Marcel）

游戏中的少年弓箭手，能力优秀，性格开朗快乐。并非贵族出身，是被查理七世派去南锡迎接贞德的使者之一（另一人是科莱·德·维埃纳，游戏里的盗贼，小说中删去了此人）。

## 拉·德雷姆依(La Trémoille)

1382—1446，全名乔治·德·拉·德雷姆依，游戏中查理七世身边私通英国人的阴险胖子。基恩、奥维涅和勃艮第伯爵，王室大总管，传言曾在贡比涅设计陷害贞德，对她的被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贞德死后的第二年被免职，并被囚禁于蒙特雷索尔城堡七年之久。

## 查理七世（Charles VII）

1402—1461，绰号“凯旋查理”，查理六世（疯子查理）与巴伐利亚的伊莎博之子，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继位初期由于英法之间签订的《特鲁瓦条约》而不被承认为合法国王，直到贞德出现，陪伴他去兰斯行加冕礼。查理七世在法国历史上属于很有作为的君主，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于1453年结束了长达116年的百年战争，法兰西在他手中迎来了随后几个世纪的强盛。

## 亨利六世 (Henry VI)

1421—1471，亨利五世与法国公主瓦卢瓦的卡特琳娜（查理七世的姐姐）之子，英国兰开斯特王朝最后一代君主，游戏中被表现为魔王俯身的小正太一只（他当时大约7、8岁）。其父与法国国王查理六世于1422年先后去世时，依照《特鲁瓦条约》，不满2岁的亨利六世同时成为英格兰与法兰西国王，其叔父贝德福德公爵为摄政。与他英明强悍的父亲完全不同，亨利六世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君主，还从法国瓦卢瓦家族那里继承了精神疾病。贝德福德公爵死后，王权的衰落直接导致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之间的内战（即红白玫瑰战争），他也最终被赶下王位，并被约克家的爱德华杀害，后者继位成为爱德华四世。

## 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

1389—1435，又名兰开斯特的约翰，亨利五世的弟弟，亨利六世的叔父。其兄死后他成为摄政，辅佐侄儿。游戏中是解除封印并召唤魔王的元凶。他是英国在百年战争中的最后一位名将，也是从勃艮第人手中“购买”贞德，指使宗教法庭将她定为异端，并处以火刑的主要策划者。在他去世后，亨利六世治国无方，英格兰一蹶不振，最终彻底输掉了百年战争。

## 塔尔博特男爵（Baron of Talbot）

1384—1453，老牌英国将领，曾与贞德所在的部队多次交手（游戏中也是如此）。他和拉·伊尔性格相似，虽然从军五十年、身经百战，但却有勇无谋，一生中曾三次被法国人捕获。最后一次被俘是在1449年的鲁昂，他发誓不再披坚执锐与法军对抗后被释放。老爷子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在1453年波尔多的沙斯第永战役中赤膊上阵并最终阵亡。此役也被视为百年战争最后一场重要战役，以法军大获全胜告终。

## 一四三零年十二月十日 鲁昂 布弗勒伊山城堡

夜间守卫打着呵欠、抱怨着，费劲地沿潮湿狭窄的螺旋形石阶爬上耸立的塔楼，手中的松木火把毕博燃烧着，将他孤独疲惫的身影拉得长长的，投射进沿途一间间逼仄昏暗的囚室。

他有足够的理由不满：此时这座塔中只在最高那一层关押了一名囚犯。为了这个人，每个小时都必须有人去察看一次，即使是半夜也不例外。

“该死的巫婆，害得人睡觉也不得安生。嗨，有本事变成黑猫逃走啊！”他在那惟一有人的牢房前停下，粗鲁地用马鞭敲打着木制栅栏吼叫道，但是里面静悄悄地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个躲在粗麻布被单下的身躯似乎蜷缩得更紧了一点。

守卫的挑衅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只好骂骂咧咧地离开了。他沉重的脚步声慢慢远去，火把的光芒也从视野中消失，小小的牢房里只剩下一个斜开在石壁上的小窗透进清冷洁白的月光。

被单被猛地一把掀开，犯人从稻草铺成的床上一跃而起，胸脯因为激动而剧烈起伏着。那是个年轻姑娘，姜红色头发被胡乱剪得短短的，在耳边打着卷，穿着一身破旧又不合身的男装，双眼紧张地瞪得大大的，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感谢天主。”她喃喃地说，低头看着手中的“工具”——一枚从房梁上发现的长钉，大概是原先为了固定囚犯的锁链而无意间留在那里的。两周以来，她每天晚上都在用这个东西耐心地、一点点地掏挖那扇小窗上的铁栅。原本这得花上经年累月的

时间，所幸的是，建造城堡用的材料是当地出产的松软石灰质岩石，历经风吹雨打变得更加脆弱，她只用了八天就能取下一枚铁栅。只要再挖开一根，就有足够的空间让她的身体挤出那扇窗户了。

当然，白天，以及夜晚守卫来巡逻的时候，铁栅都是被小心地放回原位的。可是刚才眼看就能成功，她太激动了，以至于没听见守卫前来的脚步声。等发现情况不对时已经太晚了，她只来得及躲进被单下装睡，却没时间把取下的栅条放回去。

只要守卫抬起火把朝窗口扫一眼，一切就都完了。她吓得浑身颤抖，冷汗湿透了衬衫。

结果他只是例行地辱骂了几句就离开了，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女孩跪下来匆匆念诵了一段感恩的祷文。然后起身继续她的工作。天亮之前，守卫又来过三、四回，但她再也没有犯同样的错误。

第二根栅条终于被拿下来时，东方已经是一片灰白。她顾不上粗糙的岩壁擦伤皮肤，拼命扭动身体从窄小的缝隙中钻出了头和肩膀。清晨的微风吹拂着她凌乱的短发，鹈鸟忙碌的鸣叫让她想起坐落在缪兹河谷的家乡。

像只从茧中挣脱出来的飞虫一般，她奋力地挣扎着从黑洞洞的小窗中爬了出来。可以立足之处仅有两掌宽的窗沿，四下里都是陡直的城堡石壁，脚下是距离自己至少七十法尺的地面，绿草丛生。护城河在不远处潺潺流淌，但是对她来说还是太遥不可及了，而且她也不会游泳。

没什么时间了，再过一小会儿，



守卫就会来送早饭。如果他们发现她企图逃跑，会把她关进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再没有窗户，整天都要带着镣铐，只给面包和水——就像负责审判她的博文主教所威胁的那样——直到上火刑架的那一天。

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她压根没准备逃跑。

“天父圣母在上，大天使米迦勒在上，圣卡特琳娜与圣玛格丽特在上，”她仰起头闭上双眼，轻轻祈祷着，“拯救我的灵魂，宽恕我的罪孽。贞德，贞德你在哪里？我不想上火刑架，我不想被烧死！”

泪水涌上眼眶，她再一次低头看了看绿草如茵的大地，然后放开双手，像只被箭射中的鸟一样落了下去。

## 一四二九年三月八日 希侬 圣路易宫堡

“我不能确定——怎样才可以区分一位真正的贞女和一个疯妇呢？”查理紧张不安地对身边的王室总管乔治·德·拉特雷姆侬和兰斯大主教兼掌玺大臣勒尼奥·德·夏尔特说道。他尽管此刻大厅里挤满了佩剑、披甲、穿着尖头鞋的贵族和军人，推推搡搡，吵吵闹闹，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压低嗓音，生怕被这二人之外的人偷听了去。

肥胖、衣饰华丽的王室总管同时也是法兰西王室最大的债权人，尽管被指责涉嫌谋杀多位王太子的亲信，还赶走了前任总管里奇蒙，可是在这个人人都荷包羞涩的时代，金钱足以令其地位非凡。他涨红着面孔吐出下面这番话，显得十分激动，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几杯蜂蜜酒下肚，那张宽阔的脸永远都是红通通的：

“要我说，陛下，您在过去的两年中接见了不下十个所谓的‘圣人’或者‘圣女’，结果不是幻想成癖的疯子，就是心怀不轨的骗子，有什么可以令这一个比他们更特殊呢？不要再沦为英国人的笑柄了。”

“尊敬的阁下，要知道，一个从偏远乡村来的姑娘，穿过了好几个勃艮第人统治的省份才到达这里。现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节，要办到这件事，本身就算个奇迹……”同泰山压顶般的王室总管比起来，兰斯主教立刻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清贫、瘦削、虔诚，由王太子一手提拔，对后者忠心耿耿。可是他才刚开口就被拉德雷姆侬打断了。

“嗤！别说得那么戏剧化，勒尼奥，人人都知道沃库勒的领主罗贝尔派了好几个军士护送她呢。还有南锡那个老不死的洛林公爵，居然出钱给她买战马和铠甲……”

“也就是说，”主教以神职人员特有的智慧，立刻抓住机会反驳道，“他们二位都相信这个女孩。而且，殿下，沃库勒领主罗贝尔·德·柏德利库尔还写了书信，里面非常详细地叙述了那位少女的出身和事迹。”

“是的，信我看过了——一个农家女，自小虔诚。从十三岁开始能听到来自天上的召唤，看见天使和圣徒……大同小异的事情，”查理低声答道。他其貌不扬，胆小羞涩，长着一只难看的大鼻子，因为小时候患软骨病而膝盖内翻，站立不直。永远穿戴寒酸、手头拮据，连在场很多贵族都比他衣着光鲜。传说他连买一个新的皮绑腿都要向鞋匠赊账，“你让皮埃尔修士和那姑娘谈过吗？”

“是的，陛下。”兰斯主教回答，“他还抽空和与那女孩一到前来的人们聊过天——两个是她家乡的同伴，一男一女，两位沃库勒的骑士让和贝尔特朗，两个洛林公爵的人科莱和弓箭手马赛尔，人人都对她赞不绝口。为了避开盗匪，他们都是趁黑赶路，一夜要走五十多法里，还得渡河，她从不叫苦。经常把别人送她的食物和钱留给穷人。他们时不时得露宿在农户的干草堆上，她就穿着男装同这些军人睡在一起，而他们也出于敬畏对她毫无非分之想。还有，您恐怕也听说过了，她时常提起那个预言……”

“一个女人会毁灭法兰西王权，而另一个女人则将令她重放光彩……”查理忧郁地自语道，“人人都相信毁灭法国的就是我的母亲伊莎博，因为她将我的姊妹嫁给英王，还在特鲁瓦的条约上签字，剥夺了我的继承权……可是将振兴王国的……”

“是的，她不断重复说只有您才是真正的法兰西国王，神派遣她来护送您去兰斯加冕。”

仿佛有一道光照亮了王太子的面容，希望的火种在他心中熊熊燃烧了只得片刻，又被拉德雷姆依的一句话给扑灭了：

“主教大人，这个预言现在可谓是路人皆知，她大有可能只是在鹦鹉学舌。而且这女孩来自勃艮第人和洛林人的地盘，又是个不折不扣的牧羊女——最容易受花言巧语蒙骗，谁知道这是不是我们敌人送来的一个诱饵，想彻底将法兰西引入耻辱的陷阱中去呢？我的意见，还是谨慎为好。”

“不过我已经同意今天接见她了。”查理犹豫着说，“不能把她从城里赶出去，因为相信圣女传闻的人已经为数不少。也不能一直不理睬她，因为那样下去事情会越传越邪乎。”

“我坚信这是最好的方法，是与不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兰斯主教坚定地说。

“旺多姆伯爵已经去旅店接她了，这会儿恐怕快到了。但是，我不打算这么轻易地叫她见到我。”王太子那双混浊的小眼睛里突然闪现出一道狡黠的神情，“你说她叫什么来着，勒尼奥？”

“让娜·达克，但是她更喜欢别人叫她贞德。”

“贞德……”查理喃喃地重复着，“让我看看你的本领吧。”

就在这时，掌门官开始用手杖敲击地面，高声宣告“来自多雷弥的贞德与旺多姆伯爵”的到来。大厅中嘈杂的议论声顿时停止了，所有的人都凝神屏气地盯着门口。太子趁人不备，敏捷地从自己的座位上溜下去，迅速混入了人群。

一个瘦高个子的姑娘迈着大步

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身标准的军士服装——齐膝紧身外衣、短套裤、皮绑腿、靴子和马刺，外衣上还缝着一块用黄线刺绣在天蓝色盾形布块上的纹章：一把直立的剑，剑柄朝下剑刃朝上，顶端挑着一个王冠。

在那个无论妓女还是贵妇都不会令自己一根头发露在外面的时代，她那一头剪成木钵式发型的黄色短发格外引人注目。大概是有人觉得这样太过奇特，于是送了她一顶仆人才戴的黑色绒帽，可是她也只是随随便便地将之扣在头顶。

她走了几步，突然发现房间正中明显是留给主人的座位上空空荡荡。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贞德略显窘迫。她紧张地环视一周，突然朝大厅的一角走去。有些贵族主动给她让路，不让的就被她轻轻地推开。谁也没有开口询问，他们吃惊地看着她摘下帽子，对悄无声息坐在壁炉边一把椅子上的查理行了个屈膝礼，说道：“天主保佑您，高贵的太子。”

人群中响起一阵窃窃私语，查理有些讶异，却是充满期待的那种。姑娘继续说道：

“殿下，我叫贞德，奉天国之王的旨意前来知会您：您将在兰斯受祝圣加冕，成为他的助手法兰西国王。”

“您这样不对，”兰斯主教勒尼奥从旁插嘴说，“从七年前开始，王太子就已经正式从先王那里继承了合法的国王头衔——一四二二年十月三十日，他在王宫教堂里脱下太子的黑袍，换上了红袍。”

贞德摇摇头，毫不犹豫地回答：“太子殿下还没有行祝圣礼，不算是真正的法国国王。只有在圣雷米为法兰西第一位国王克洛维加冕的兰斯大教堂里涂过白鸽从天国带来的圣油，我才会称他为陛下。”

“但是我们去不了，英国人正在大举围攻奥尔良，我们不能丢下这个重要的城市不管，去攻打兰斯。”

“所以我才来到这里，”贞德说，“我需要兵力和武装，去为奥尔良解围，打通去兰斯的路，赶走英国人。”

“假如你真像自己所称的那样，是天国的使者，为什么不像摩西或基甸那样展现神迹，令我们信服呢？”拉德雷姆依傲慢地质问道，“你可以令哑巴开口说话？用一块饼喂饱三百人？还是能治好垂死的麻风病患？我们不能单凭你一句话就给你军队，让你带着他们去送死。”

“胜利的征象就是胜利本身，我将显现的神迹就是奥尔良得救，英国人惨败。”她神色平静，但那盯着对方一字一顿回答问题的样子却表明这种粗暴的怀疑令她很不快。

王室总管还想说话，查理忽然站起来阻止了他。

太子指着贞德胸前的纹章问道：“这个是谁给你的？”

“我自己做的，殿下。”

“很好，”他说，“你或许可以考虑在宝剑的两侧加上金色的百合花，这样结构会好看得多。”

人群中响起一片夹杂了赞叹和诧异的低呼。兰斯主教喜出望外，王室总管则面露愠色，迅速从侧门走了出去。贞德也立刻明白过来——百合花是法兰西王权的象征。她马上行礼致谢，这一次不是女人的屈膝礼，而是

像个真正的骑士那样单膝跪下，亲吻太子的袍角。

查理亲切地抚摩了一下她的短发，他的手微微有些发抖，脸上带着神情复杂的微笑。



## 一四二九年三月八日 希侬 皮埃尔和尼科尔旅店

焦黄的鲱鱼在烤架上吱吱作响，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时值四旬斋期（为纪念《圣经》中记载的耶稣被困荒野四十天一事，基督教信徒在每年复活节前40天必须斋戒及忏悔，届时白天不能进食，也不能吃肉，荤食便通常以鲱鱼代替），这惟一的动物蛋白的芬芳便显得格外诱人。闲来无事在"皮埃尔和尼科尔"旅店正堂转悠的客人和孩子们一面垂涎欲滴地窥测着这顿晚饭，一面围在壁炉前听人讲故事。说话的是一个坐在炉边照料烤鱼的少女，穿着一般村妇都穿的粗布衣裙，红扑扑的脸蛋上点缀着几颗雀斑，一小缕姜红色卷发总是不听话地从头巾下滑落出来，她只好一边翻动食物一边不停地将其塞回去。

"……听到报警的钟声，我们急忙从圣母小教堂中跑出来，一眼就看到远处的天空都被映红了（众人倒抽一口冷气），火星随着风吹过来，我们惊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几天前听说了有一队从曼恩那边来的英国人经过临近的村子，又烧又抢，所以大家提前一天把马匹和其他牲口都藏了起来，只有晚上才敢出来放牧。肯定是这群强盗（听到这个词，许多人都忿忿地点头表示赞同）找不到值钱的东西，才开始放火的。

"这时我们忽然发现有几个人从山丘后面跑上来，还有火把的光和叫喊声，说的是英语，我听不懂，但

是立刻吓得腿都软了。贞德这时突然转身跑开，我以为她丢下我不管了。为首的那个英国人冲过来，手里的短柄斧在火光下闪闪发亮，我大声喊着耶稣基督跪下来，觉得自己可能要死在这儿了。但是贞德却突然在他身后出现，挥动一把我从没见过的长剑，一下就把那个人砍倒了（又是一片惊叹）。随后而来的还有四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他们看到一个姑娘有这样的胆量，都愣住了。贞德朝着夜空举起她紧紧攥着的左手，有个东西在她掌心中发出耀眼的光芒，好像她正握着一颗星星……而那种神圣的光芒开始覆盖她的全身，她挡在我面前，那四个英国人扑上来，可是他们的武器却丝毫也伤不了她（听众完全忘记了鲱鱼，炉火在他们瞪大的眼睛里闪烁）——我看到一个全身披着纯白铠甲的骑士从光芒中走出来……"

一声惊雷般的断喝令人遗憾地结束了这个诱人的故事和听众天马行空的遐思，身高与腰围都与存放葡萄酒的橡木桶相当的旅店老板娘怒斥着她躲懒的丈夫，像抓鸡一样一把将他从人堆中拎走了。虽然她没有对其余的人做同样的事，但是那凶神恶煞的眼神足够叫那些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落荒而逃，该干啥干啥去。几秒钟之后，壁炉前空空如也，连那个姑娘也丢下烤鱼不管，从厨房后门溜了出去。

"皮埃尔与尼科尔"旅店坐落在希侬城区的最高处，被栉比鳞次的双层石屋包围着。日已西沉，她停留在后门外高地不平的街道上，举目眺望北方的群山上，查理七世宫堡的旗帜在风中飘展。

"她今天肯定是不会回来了。"一个在马厩边劈柴的年轻男子抬头看见了她，"刚才有使者从王宫来，把那几个贵族都带走了，国王和王后要留她过夜。"

"罗哲……"她立刻兴奋起来，雀斑在涨红的脸上更加明显了，"这么说让娜成功了？王太子相信她了？！天哪，我为此向圣母祷告了多少回……"

"你现在应该叫她贞德，丽安娜——他们都这样叫她，"罗哲闷头挥动斧子，一脸漠然，"但是没这么快，他们还要继续审查她，或许还要带她去普瓦捷，去见一个由神学家和法律博士组成的委员会……如果我没听错，明天还要在宫堡里给她做医学检查，判断她是不是真正的贞女……"

丽安娜跳了起来："这……这是亵渎……！"

"这里只有你和那些诚实的市民才将宗教放在第一位。"罗哲收拾起劈好的木柴，"我真的很讨厌你跟他们讲那套编造出来的故事，那是谎言——你知道是纹章给了她力量，不是什么圣卡特琳娜。"

"才不是谎言呢，为什么纹章选择了她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你和我拿起它就不会发光？贞德说她听到了声音，一个从天上来的声音让她去拯救法兰西——我相信她，她不会对我说谎，你这样说只是因为你不是法国……！"她突然发现出言不慎，罗哲的脸上现出被猛击一记的神情，"对……对不起，罗哲，我……"

她噎住了，泪水溢满了棕色的眼睛。罗哲把头埋得更低。一群刚进城的旅人骑着骡子从街上经过，高声谈

论着多雷弥的圣女。而他们之间，一时间却只听得见罗哲劈柴的脆响。

“我只是有些不详的预感，一些说不上来的、莫名恐惧的东西……”罗哲抬头看着逐渐昏沉的天空，“没有她，那一天晚上我们认识的很多人都会死，或许我和你都在其中。但是我始终也难以想象那个让娜会是一个王国的拯救者，她似乎跌进了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

“你不相信这是神的旨意吗，罗哲？”丽安娜困惑地问道，对贞德这个头脑简单而信仰坚定的表姐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容易解释一切的理论了。

罗哲笑着摇了摇头。他是个几年前晕倒在多雷弥村外的陌生人。一开始村民们以为他死了，掘了个坑把他扔进去。谁知道他又在当天夜里顽强地爬出来，去敲贞德家的门，要求水和食物。他们完全秉着基督徒的同情心收留和救治了他，并逐渐发现这个男人没有威胁，也没有记忆。他头脑中的过去是一片空白，不记得从哪里来，为何会到这里，不记得父母是谁，自己叫什么。村民从他说法语的口音推测他是英国人，就随便给他起了个英国名字叫罗哲。一些人总是对他怀有戒心，但他所表现出来的只有勤恳劳作和沉默寡言。

丽安娜对他明目张胆的渎神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和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她和贞德一样，都是同他接触最多的人之一，知道他的沉默之中隐藏着来自本能的敏锐，平静的外表下蕴涵着力量。她们都曾偶然见过罗哲身上深浅不一、触目惊心的伤痕，也知道他会在最黑暗的夜里做噩梦。在梦中他大声用英语喊叫，拼命挣扎，似乎想逃避什么极其恐怖邪恶的东西。但是她俩都真心地喜欢他，那是一种和情欲无关的儿童般的喜爱，仅仅因为罗哲像个安静可靠的兄长，会在小姑娘们不愿意弄湿鞋子的时候背她们过河，帮她们用桦树枝削笛子。他也和贞德一家一起去教堂，听布道、领圣体，但是他并不虔诚，丽安娜和贞德都知道这一点。

“如果贞德不害怕，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她思考了一会儿说道，“‘声音’说她能结束战争，带来和平，大家都希望如此。如果太子和那些王公贵族相信她，那更加说明她的预言是能够实现的。”

“是的，我也希望……”罗哲苦笑着说，他似乎有点言不由衷。丽安娜觉得他消瘦了——从多雷弥辗转到希侬的一路上，尽管有军人护送，他们还是吃了不少苦，几次差点被勃艮第人抓住。他晚上睡得更加不好，噩梦频频。深陷的眼眶让他看上去老了很多，像个憔悴的苦行僧。

天黑透了，远处传来教堂晚祷的钟声。厨房里响起老板娘洪钟般的吼叫，催促她的客人们去吃晚饭。就在他俩也准备走进屋内的时候，一个骑马的男人从背后叫住了他们。

“我是蒂孚日的雷兹男爵，”他说话带着布列塔尼口音，面孔白皙，黑发披肩，纤秀阴郁，挺拔的身体裹在漂亮的黑丝绒大氅里，“吉尔·德·雷，前来拜会多雷弥的圣女。”

当得知贞德已经去了王宫，晚上也不会回来之后，这个奇怪的年轻贵族冷冷地朝宫堡的方向瞥了一眼，脸

上的神情难以描述。

“您不去吗？”看到男爵翻身下马，丽安娜好奇地问。

“不了，我就在这儿等她回来。”这句出人意料的回答令罗哲也对他产生了一点兴趣——这个旅店不是给贵族开办的，尤其不是给他这种，“请照顾一下我的马好吗？”

他把罗哲当成了马夫，将缰绳和一个银币扔给后者，便迈着大步走进了旅店。可是整个用餐和晚上剩下的时间，他都没有再露面。据说他一下就给了老板娘十枚簇新的银币，包下了两个相连的套间。真正的马夫在抱怨，因为男爵那匹身形雄健的黑马脾气暴躁，十分难对付。但是罗哲走过去随便摸了摸它，马儿立刻就安静下来。这样一来，在饶舌的旅客之间，除了议论圣女和新来的男爵老爷之外，又开始惊疑不定，觉得罗哲这个英国人有魔法。

“圣母在上，我的店里都住了些什么人啊！”丽安娜去帮忙刷碗的当儿口，老板娘半是抱怨半是打探地说，“你们真的不害怕有个英国人在身边？他那双眼睛！天！冬天林子里的狼看人就是那副样子……”

“不，罗哲在村子里连只鸟都没伤害过……”

“也罢，都是圣女带来的客，托圣卡特琳娜和圣玛格丽特的福，我也决不信一个天使身边会有魔鬼！”她又急忙打圆场，接着便以呵斥厨工转移了话题。

那是个平静的夜晚，丽安娜从厨房出来时，大部分疲劳的赶路人都已经睡熟。只有罗哲还待在后院马厩里，用苹果喂那匹黑马，一边还和它说着什么。空无一人的正堂中，笨重的高背椅上坐着不知何时从楼上下来的吉尔·德·雷，正若有所思地盯着壁炉出神。金色的火光在他年轻俊美的脸上跳跃。是错觉吗？丽安娜依稀觉得自己看见他的左手掌中微微发光——妖冶、诡谲、转瞬即逝的紫色光芒……

## 一四二九年四月初 普瓦捷

“……太重了！”贞德皱着眉头抱怨道——在丽安娜的帮助下，她穿上了为她特别订制的白色甲胄，上面则按照她自己的要求，没有做任何装饰。

“已经很轻了！”为她制作铠甲的老工匠没好气地顶她，“我从没给女人做过盔甲！”

贞德笨拙地来回走了几步，最后还是硬逼着修士卸掉了四片胸甲中两片，同时被舍弃的还有护膝、胫甲和铁鞋。当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警告她可能会被一箭射穿小腿时，她说：“这样没法走路——纹章和圣米迦勒会保护我，我根本不需要盔甲。”

这最后一句话彻底惹恼了工

匠，幸好念在太子的份上，他只是跺跺脚一走了之。否则，丽安娜暗暗觉得没那么容易安抚这个暴跳如雷的老爷爷。

普瓦捷不仅是王国的临时首都，也是技术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工匠能制造法国最好的甲胄和兵器。在出兵奥尔良之前，查理命令他们整备军需。他也没忘记特别送贞德一身骑士装备。其中包括盔甲、来自王家马厩的一匹骏马和太子的岳母、安茹公爵夫人约兰德·德·阿拉贡派人送来的一件织锦外袍，上面缀满了金色的垂饰，骑马跑动起来会在身旁飘逸地飞舞。

在希侬的宫廷中，贞德通过了医学检查，贵妇和接生婆一致认定她们眼前的是个不折不扣的童贞女，没有任何堕落和放荡的迹象。但是之后进行的、长达六周之久的审查和讯问却让贞德很气闷。神学家和法学家的问题诘屈聱牙、拐弯抹角，她努力坚持了一个星期之后就开始不耐烦了。学者们反复询问她"声音"对她说的话、第一次变身时发生的事情、纹章和剑的来历，以及为什么要剪短头发穿男装。

"……我在村外曾经被英国人焚烧和洗劫的圣母教堂里发现纹章和剑，它们就躺在圣母像前，好像有人来将它们放下然后走了……"

"……不，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因为他们可能会说出去。我藏起了纹章和剑，因为觉得它们很重要，不能被别人发现……"

"……那天晚上，我们遇到英国人时，突然有个声音在脑海里告诉我，叫我拿去纹章和剑，我照办了——顿时好像被火焰包围一样，有什么东西在心中生长。身体仿佛一颗大树，双脚深深扎根在大地之中，力量源源不断地涌上来……"

"……'声音'告诉我必须拯救法兰西，因为她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它告诉我必须让我们的王太子成为真正的国王，必须去兰斯……"

"……预言？没有太多的预言……有时我能感觉到危险的临近，我还知道自己会在战斗中受伤，可能还会死去，但是这并不重要……"

"……当我们最终起程去希侬时，让·德·梅茨建议我换上男装，因为女人长途旅行很不方便，会让大家都容易受到攻击。丽安娜也穿了男装，但她没剪头发。"

"纹章？'声音'说一共有五个，是从伊甸园时代就存在的英雄的权杖和冠冕。我的纹章叫'剑圣'，代表勇气与坚信……我还没见过别的纹章或者拥有纹章的人……"

"……'声音'没有口音，它没有语言，它是直接出现在你脑袋里的话语……"

"不，我没有行过巫术，以前和以后都没有。

"……没有'神迹'好给你们看，能够被随意摆弄的'神迹'都是小丑的戏法，胜利的征象就是胜利本身——我对王太子也是这么说的。"

"……你们到底要问到什么时候？"

当学究们忙着撰写一份长达一百页的调查报告时，贞德向她身边的军人们学习剑术和骑马。这在那几名骑士间引起了争执——各人都认为自己

武艺高强，够资格指导她，最后决定进行一场比武。结果出人意料，贝尔特朗的剑术不敌罗哲，而不苟言笑的吉尔男爵枪技高超，赢了向来以此为傲的让·德·梅茨。

“天哪，罗哲！”在一边旁观的丽安娜惊喜地喊道，“这是从哪儿学到的？”

罗哲却困惑地看着自己手中的木棒——大家用这个代替真正的武器以免受伤——他的身体条件反射般保留着不可思议的速度和力量，记忆依旧空空如也。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和虚脱感令他不得不踉跄着离开了训练场。于是贝尔特朗最终还是得到了剑术教师的职务。

可是贞德对骑马比对舞剑更感兴趣，也学得更快，很快就成为一个姿态优美的骑手。吉尔男爵经常同她一起纵马飞驰。这个带着几分神秘色彩的男人从希侬一路跟着他们来到普瓦捷，后来才知道他出身著名的蒙莫朗西家族旁支，年纪轻轻已是法国的一员名将，也是个富有的领主。去年他在凡尔纳伊受伤，被查理遣返回家静养。

“我一直知道会有一个女人拯救法兰西，”在普瓦捷城外的河谷中，微风拂面，天高气爽，他对贞德说，“只是没想到会是你这样一个女孩。”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她自以为被轻视了，十分不满。

吉尔·德·雷淡淡一笑，他似乎想对贞德解释什么，但却被一个灰袍托钵僧的出现打断了。

“啊，是你，自称圣女的女人。”僧侣向他们走来，取下风帽，露出一张饱经风霜的脸。

“我是从特鲁瓦来的里夏尔，”他说，“听说多雷弥的圣女将从这里出发去解救奥尔良。”

贞德喜欢她身边的那群军人：朴实的贝尔特朗、快活的少年弓箭手马赛尔和轻浮却善良的让·德·梅茨，对教士和僧侣却常常不耐烦，因为他们世故而复杂。她也同样不喜欢面前这个贸然出现的僧侣，可是吉尔·德·雷却先她一步回答：“特鲁瓦已经投降了！”

他显得有些不安，手已经紧紧按在挂在马鞍上的长剑剑柄上，贞德还从未见他如此。

“所以我才必须离开。别紧张，我不是敌人，”里夏尔站住了，不慌不忙地冲男爵摆摆手，“我来的原因同你一样。”

贞德猛地感到胸口一阵发热，白色的光芒从她的外衣下倾泻而出。与此同时，吉尔·德·雷的左手和里夏尔的眉心处都出现了紫色与青色的光。她听到空气中弥漫着音叉震动般的颤音，仿佛有看不见的力量之流在彼此扰动。

“我是贤者纹章的持有者，”里夏尔大声对她说，“而他的手中握有鬼神的纹章，对吗，高贵的男爵？”

吉尔铁青着脸攥紧左手，紫光消失了。白光和青光也渐渐黯淡下去。

“每一个时代的纹章持有者，都会最终走到一起，完成他们共同的使命。”里夏尔对惊愕的贞德解释说，“预言显示拯救法国的将是被剑圣纹章选中的女人，我已经等待了许多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转过

头去质问男爵，“你也在质疑我吗？像那些神父们一样？！”

吉尔还没来得及回答，她怒冲冲地给了坐骑一鞭，朝城中疾驰而去。被怀疑的感觉令贞德满心不平，忿忿的泪水弄湿了她的面颊。打这之后的许多天，她都没有再和男爵说话。

来到普瓦捷的第七个星期，好消息终于传来：太子已经下令军队开拔，先头部队已经动身。审查报告也完成了，并被分发到各地的主教和王公手中，以证明领导军队的不是一个巫婆，而是一名真正的圣女。在出发前，贞德还得到了来自安茹公爵夫人的第二件礼物——她的军旗。用一块长方形白色粗布做成，带两个燕尾一样的角和丝绸穗子，上面醒目地画着圣女的纹章：蓝色的盾形正中，一把剑尖朝上的宝剑挑着法兰西王冠，两侧是新加上的金色百合花。

在战场上，军旗是集合的信号，比骑士手中的武器更加重要。一直以来，只有国王、皇帝和军事首领才能举起它。当时有句谚语说“举起军旗就理直气壮”，的确如此。贞德接过它时激动得浑身颤抖，她以为这样就代表着太子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自己。即便事实并非如此，但也不妨碍她把它高举在其他一切军旗之上——正是因为那些军旗都可悲地倒下过、被践踏、被埋葬过，一个农村女孩的旗帜才得以飘扬在法兰西剩余的半边天空之下。

就在启程的前一天，又发生了一件事：离开希侬后，人们想让丽安娜返回故乡。罗哲还可以战斗，可是她既不会用剑，也始终骑不好马。军营中有穿女装的人也十分扎眼，会被怀疑为娼妓和荡妇。可是这个提议却遭到她本人激烈的反对：

“我可以做饭、喂马、救治伤员、照顾让娜的起居……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不怕累！”

但是只有半大孩子马赛尔一个人站在她这边，他个人很喜欢丽安娜，已经把她当成了姐姐。其他人，包括贞德在内，都认为她应该走。而罗哲正在被反复发作的头痛折磨，也无法为她说话。

第二天，在贞德披挂停当上马出发时，军营门口站着眼泪汪汪的丽安娜。她没有上为她准备的回乡马车，发型变得和贞德一样，还穿上了男装。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只得让她继续随军。就在这女孩抹着眼泪勉强爬上别人让出来的一匹马时，跟随在贞德身后的里夏尔修士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

## 一四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奥尔良 卢瓦尔河畔

春天的这个星期四傍晚，贞德和王太子的五千军队抵达了卢瓦尔河左岸的奥利维高地，她在那里眺望奥尔良城的钟楼。圣保罗教堂塔上的哨兵也看见了他们，立即向城里的居民和士兵通报援军的到来。

一片沸腾，一个神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已经被围困了五个月的奥尔良人为这个少女的到来而疯狂了。他们举着火把涌上街头集体祷告，更多的人冒着被英国人炮弹击中的危险爬上城墙，只为了一睹圣女的真容。人人都声称看见她向自己招手微笑，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相隔两弩箭射程之遥，加上天色已晚，很难看见什么。

真正在贞德身边的人也被她的姿态和勇气折服——她骑着白马绕奥尔良城大半圈，故意向沿河建起了三座堡垒的英国人示威。吉尔·德·雷不放心这个大胆的举动，自动请缨去保护她，但却被拒绝了（或许她还在为之前的事恼火）。贞德只点名叫上了兴高采烈的马赛尔一个人，便挥鞭绝尘而去。

后来这些目瞪口呆的军人和贵族才明白为什么她要带一个弓箭手——她毫无惧色地骑马接近英国人的堡垒，让马赛尔把三封一式一样的劝降书射进了堡垒中。其中一个堡垒有恰巧聚集了好几位英军首领：索尔兹伯里伯爵、塔尔博特男爵和他的副官格拉斯代尔。书信上这样写着："英国人没有任何权利留在法兰西。天国之王通过我命令你们离开堡垒，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家去，并且把俘虏归还给我们，我们也会和平地放你们离开，并把你们的人还给你们。否则双方便将开战，而你们会对此永生难忘。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你们写信。"

圣女领导的援军正开向奥尔良的消息当然早就传到了英国人的耳朵里，索尔兹伯里不能说毫无顾忌。但是他并没把这封劝降书放在眼里，其他人也没有。对英国人来说这只是一种幼稚的挑衅，他们完全不理解贞德的想法——她其实憎恨流血，无论是哪一方。

格拉斯代尔在箭垛后面冲她大喝："滚回去吧，阿尔玛尼亚克派的婊子！"

他们没有发射石弹，很有可能是因为天已经黑透。法军就在高地上扎下营寨。贞德朝着敌人的方向划了个十字，拨转马头跑了回来。

法军的军事首领们也接到了奥尔良城中的来信，守军头领杜诺瓦伯爵麾下一员猛将拉伊尔男爵趁着夜色单人匹马冲出了城。信是公爵和民选地方官戈古尔先生共同拟写的，从其内容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在内忧外患之下孤军奋战将近半年还能坚守城池的人头脑明晰，很不简单。他们首先对贞德的到来和王太子给予援手的行为大肆赞美了一番，接着便提出一个看似冒险的计划——让圣女连夜进城。由于所有可能出入的城门都被英国人封锁了，他们提议贞德由水路，经城市西南角一个隐藏在卢瓦尔河岸下的水门入城。这是目前奥尔良仅存的与外界联系的途径（拉伊尔讨厌水，所以选择直冲出来，但这毕竟不是能经常使用的方法。况且今天英国人或许是因为援军的到来而不敢轻举妄动），也是被围困五个月却不至断粮绝粒的秘诀。但是行动必须迅速而安静，否则一旦被敌人发现，这座城市便会岌岌可危了。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急切地要求见贞德，已经说明情况十分不妙。

"……虽然目前还不用为食物

发愁，但是生存环境却在恶化。之前所有主动出击的战斗都惨遭失败，士气非常低落。原本只能住一万五千人的城市现在挤着四万人，士兵和平民、郊区进城避难的农民和市民之间摩擦不断。如果不是严加控制，或许会有自相残杀的灾难发生。英国人的炮弹时刻威胁着我们的生命，随着天气转热，或许会有疫病流行。我们担心城市会沦陷在自己手中——圣女的到来可以点燃希望的火种，拯救人们出绝望的泥淖……”

贞德从马背上下来时，吉尔·德·雷、王室总管兼掌玺大臣、阿朗松公爵、安茹公爵和其他好几位大贵族正聚在一起看这封语气恳切的信，拉伊尔在帐篷外不耐烦地等待。忽然他看到一个剪着短发的姑娘和一个弓箭手从英国人的堡垒那边飞驰而来，不禁惊讶地笑了。

“嗨！嗨！”他高声叫道，“你一定就是贞德，你不怕他们吗？”

这个身经百战、有点粗鲁的老兵钟意勇敢的人，无论男女，他看见这姑娘丝毫不畏惧英国人的炮击，立刻喜欢上了她。

贞德回答道：“我看见你从城里出来，你也不怕他们！”

言下之意，为什么我要害怕呢？

“听说你会变身成一个发光的白色骑士？”

“你会有机会见到她的。”

她没来得及和拉伊尔多说话，便被其他人的讨论吸引了。当她明白过来是城里的人要求她进城时，立刻叫道：“可怜的人们，还等什么？！”

“太危险了，没理由认为今夜英国人不会密切监视我们的动向……”

“如果我军抵达的第一天就失去圣女……”

“或许明天我们可以在攻打第一座堡垒的同时分兵冲进去……”

吉尔·德·雷一直沉默不语，这时他忽然开口，声音低沉清晰：“她必须回应城中的邀请，而且必须在今夜，否则对那些人造成的打击，会比英国人的炮弹更大。”

贞德原本正打算驳斥那些贵族，闻言突地一震，她的确没料到站出来支持自己的会是他。

“我同你一起去。”吉尔对她说。她忽然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

年轻的王弟阿朗松公爵思考片刻，也表示赞同：“男爵、贞德和拉伊尔，再加一两个人就足够了，数量太多会暴露自己。”

王室总管拉德雷姆依见状，也只得放弃反对，但很是不满。

“有一件事应该告诉你们，”拉伊尔走近他们，困惑地摸着后脑勺说，“近来水门附近似乎不是很安全，时常有送货的人在那里失踪。据有些市民说……嗯……这也可能只是醉汉的胡言乱语——水里有怪物。”

大家面面相觑，不明就里。

“怪物？魔鬼吗？还是精灵？”拉德雷姆依不屑地冷笑道。

“有一个被俘的英国人曾经说过：他们的摄政王被不是这个世界的生物保护着，这些可怕的仆从还会为他战斗。当然啦，我们都嘲笑他，顺便叫贝德福德那家伙为该死的巫师。不过……当天夜里那个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再没找到他。或许他是被内奸给放走的，不过这事儿始终有

些蹊跷……”拉伊尔抓着他那一头狮鬃毛般的乱发嘟囔着。

“英国人把灵魂卖给魔鬼更好，天主才愈发不会怜悯他们！”贞德毫不客气地说，“无论那里有什么我都得去，纹章会保护我。”

这时丽安娜走进来给他们摆晚餐，罗哲也跟着她帮忙，听到这段对话，他的脸悄悄地发白了。就在他们继续讨论何时出发，还应该带上谁时，他忽然开口：“让我去吧。”

“罗哲？！”丽安娜比贞德更加吃惊，“你的身体很不好！”

“我建议：让和贝尔特朗，职业军人总好过一个出身不明的乡巴佬。”拉德雷姆依给了他一个白眼。

“可是，罗哲，我们有更好的人选……”贞德为难地对他说，“如果让城里的人知道我带去一个英国人……”

“我不说话，不让他们听出来。但是，让娜……”他一把抓住贞德的胳膊，这是离开村子以后他第一次直接称呼她的名字，“我有种直觉——怪物不是无中生有。在来奥尔良的途中我做了很多梦，虽然都是些零星的碎片，而且也记不清楚，但却好像于此有关……真的！你必须相信我！”

这些话他压低了声音，只有他们二人之间听得见。贞德发现他的双眼流露出异样的执着，她从未见过那个沉默平和的罗哲如此。

“罗哲会说英文，这样更好。”一直坐在旁边没有发言的里夏尔忽然说道。

吉尔好像想起了什么：“你是说……？！”

“郊区的圣德尼修道院外有一座麻风病院，不是吗？那里面现在还有人住，英国人怕被传染，不敢靠近。就让罗哲装成英国士兵，贞德和其余的人穿上粗麻布袍子，遮住脸。如果有人问起，那就是他在英国人占领的农庄里捉住了偷吃食物的麻风子——没有人会来检查的。”里夏尔尝了一口丽安娜做的炖肉，“唔唔，好烫，不过好吃！”

拉德雷姆依大摇其头，马赛尔和丽安娜觉得很有趣，其余的人都笑了起来，包括从来不笑的吉尔·德·雷，拉伊尔反应最激烈：“老子才不要当麻风子！”

马赛尔立刻叫道：“我去！”

“我们无论如何需要你带路。”吉尔对那头暴躁的狮子说，“查理曼大帝为了逃避敌人还装过乞丐，大丈夫能伸能屈嘛。”

他嘟嘟囔囔地诅咒着，最终让步了。人们赶紧搜罗了五件肮脏的粗麻袍子，脱下铠甲和平时穿的衣服，把脸抹黑。罗哲穿上英军的服装，走在最后挥舞着木棒和剑驱赶这群“麻风子”。

“如果一切顺利，”吉尔·德·雷对镇守的阿朗松公爵和安茹公爵说，“明天清早就可以来一次里应外合，打下最近的那个堡垒，这样至少可以切断英国人三个据点之间的联系。”

他们约定以贞德的军旗为发动攻击的信号，又互相祝福，便出发了。

## 一四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深夜 奥尔良 谢斯诺水门

堡垒中的英国人远远地看见了他们，喊叫问话。罗哲用英语回答了几句，那边就不再过问了。

“该死的，”走在第一个的拉伊尔抱怨着，“这烂袍子肯定有跳蚤——我浑身发痒，只想砍几个天杀的英国佬！”

“小声点！还有多远？”

“就快到了。”

他们从奥尔良最大的拱桥边溜下沙土覆盖的河岸，这座桥的一部分桥拱建筑在卢瓦尔河中一个狭长的船形岛上。桥上有一座奥尔良人建造的小堡垒，又叫“小塔”，目前已经落入敌手，法国人已经有将近二百天无法从桥上通行。小塔里此时也有英军，但是在树丛和黑夜的掩护下他们安然通过。拉伊尔在城墙西南角的大箭楼下摸索了一阵，扳动了机关，一半浸没在河水中的铁门在铰链的转动声中打开了。

他们鱼贯而入，尽量不发出声响。这原本是一个贵族家秘密修建的私人航道，但随着淤泥的堆积，船已经不能航行了。没有火把，一行人右手摸着湿滑的墙壁，在沉默中前进。贞德想到五个月来城里的人都得这样运输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不禁在心中感叹他们的顽强和勇敢。

罗哲一直走在最后，却是五个人当中最先察觉到异样的，接着是吉尔和贞德。很难用语言形容，或许是气味，或许是水波不同寻常的扰动。罗哲低声呼唤贞德，说水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拉伊尔粗暴地叫他闭嘴，不许捕风捉影，可是贞德却觉得他说得没错，但是一片黑暗中他们什么也看不见。贞德忽然遏制不住地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吉尔·德·雷站立的位置的半空，两个绯红色的光点在黑暗中熠熠生辉，像噩梦里魔鬼居心叵测的瞳孔般。

但传来的却是吉尔的声音，他在惊呼：“罗哲，在你后面！”

一阵水花飞溅的巨响，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水底冲出。罗哲后背紧靠墙壁，仅凭感觉拔剑刺去，只中了空气。几乎与此同时，他的左臂一阵剧痛，冰冷的利器撕裂了衣袖和皮肤。痛苦中罗哲却听到对方发出凄厉的尖叫——有人从背后重创了它，温热的液体飞溅到四周人的脸上。

拉伊尔终于用火石点着了一小片破布，其他人都为眼前出现的景象吃了一惊：罗哲背靠墙壁，脸色苍白，左臂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鲜血淋漓。吉尔·德·雷仗剑立在他面前，是他杀死了袭击罗哲的“东西”——一个黑乎乎的尸首正漂浮在那儿，四周的水都被染红了。

贞德壮着胆子用剑把那个尸体翻了过来，拉伊尔一看之下就叫道：

“圣母玛利亚！”

那是一张被纵横交错的伤痕毁容的脸，没有眼皮，两个死白的眼珠空洞地瞪着他们。鼻子只剩下鼻孔，脸的下半部被一个嵌进肉里的铁面具覆盖着。但容貌的可怕还是其次，这张脸上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疯狂和邪恶，即使在死后，也仍然如蛆虫般附着在

在这具尸体上。没有人去揭开那面具，只怕会看见更加不堪入目的东西。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最后还是吉尔开口了：“继续走，而且不要把这件事透露给任何人。”

“可是如果水中有这样的东西……！”拉伊尔叫道。

“即使有，也不会很多，否则人们早就该发现了。”贞德皱着眉头说，“说出去只会引起大规模的恐慌，对我们没好处。”

“该死的！明天要是能打下堡垒，一定要捉几个英国佬回来严加拷问！”拉伊尔忿忿然道，“喂，小子，你没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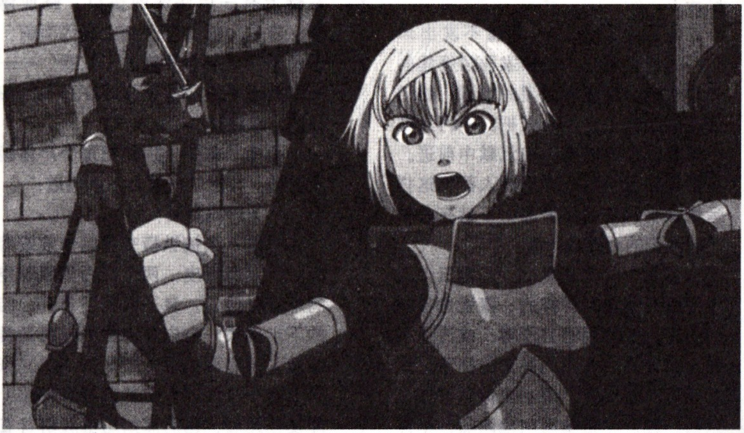
罗哲点点头，用袖子擦去满脸的冷汗。他们继续前进，贞德想搀扶他，被拒绝了。但是她听到罗哲低声对自己说：“吉尔男爵……他很古怪，你看到那双红色闪光的眼睛了吗？他可以在那样的黑暗中看见东西……”

“所以才能救了你，”她对男爵颇有几分好感，“他也有纹章，说不定这就是他的纹章的特别之力——虽然是有点吓人……”

罗哲摇摇脑袋，但是他也没法解释自己不能赞同这个猜测的理由。他很疲惫，但身体中的力量却源源不断。自从他踏上这个旅途以来，有什么东西在体内茁壮成长，正在吸干他的精力和体力，阻止他继续思考。直觉告诉他这些都与消失的过去有关，他曾经渴望找回的记忆现在却像一头密林深处的野兽，窥测着，蛰伏着、蠢蠢欲动。

当他们终于从隧道另一头钻出来时，迎接他们的是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奥尔良居民不知怎样得知了圣女进城的消息，在地道出口处围了里外三层，举着火把，带着酒食，欢迎这五个浑身滴着泥水、狼狈不堪的来访者。

贞德立刻被推到了最前面。人们欢喜异常地拥上来，怀着虔诚的爱



望着这个少女，触碰她的衣襟和身体，好像复活节圣周游行中摸耶稣与玛利亚的圣像一般。拉伊尔和吉尔·德·雷担心人群过分高涨的热情会伤着贞德，想带她离开，但她却摇摇头。她多少明白那些人的心情，“声音”有时会对她说起这些可怜人：他们吃了不少苦，一直在担心自己孤立无援，现在他们放心了，许多人脸上都是几个月来第一次露出笑意。贞德的到来说明无论神还是王国，都没有放弃奥尔良。

同样在场的杜诺瓦伯爵和戈古尔执政官看到这幅欢天喜地的景象，大大松了一口气。一片混乱中，他们邀请贞德去奥尔良公爵财务官布谢先生的公馆休息，还牵来了马。她在马上的姿态优雅矫健，还举起了带来的那一面白色军旗，在欢呼的人群簇拥下穿过全城去财务官的家。待在堡垒里的英国人半夜被这喧天的吵闹声惊醒，警觉地看着奥尔良城的方向，但万万没想到是因为这个原因。

## 一四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奥尔良 勃艮第门外

在布谢公馆换过衣服，吃了东西之后，军人们开始紧张地讨论明天的作战计划。公爵和执政官同意吉尔的意见——这个城市迫切需要一次胜利振奋士气，而攻下桥头最近的堡垒会是个好的开始。双方也都认为这次行动不需要民兵的参与，因为他们缺乏纪律、难以指挥又热情过头，经常延误战机，造成不可挽回的失误。但是天明就将开战的消息还是被府中不知哪个激动的仆人给泄露了出去。就在里面的人决定趁最后一点时间稍事休息的时候，城中开始暴动了。五百多名持有武器的民兵不顾守城军人的劝阻，非要去攻打英国人，惟一的理由是圣女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泄露消息的人显然只听了一半——计划中还包括了驻扎在河对岸的大批援军，他们必须看见贞德的军旗才会响应这边的攻击。

于是这群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市民天刚亮时便一股脑冲向英国人的堡垒。突如其来的进攻令英军有点手足无措，民兵于是成功地击溃了前哨，靠近了目标，并从城里搬运来柴捆和稻草准备放火。但经验丰富的索尔兹伯里伯爵恰好在这个堡垒中，在他的指挥下，英国人很快恢复了秩序，开始反击。奥尔良人顶不住躲在突堞后射击的英国长弓兵，纷纷后撤，好不容易点起来的火也被扑灭了。与此同时，他们发现法军主力没有动静，对贵族本能的敌视又开始发作，民兵以为自己被当成炮灰了，斗志徒然降到冰点，一溃不可收拾。

贞德此时还在布谢公馆睡觉，

她被窗外的嘈杂声吵醒了。街上的人告诉她勃艮第门外打起来了，法国人大败。她腾地一下就跳了起来，叫女仆帮她穿铠甲，罗哲去备马。但是后者因为受伤去缝合和包扎还没回来，她也忘记自己的铠甲被留在法军营地了。最后贞德只拿了那面珍贵的军旗就冲出门，徒步向勃艮第门赶去，身边没带一个人。路上她遇到一个骑马的军士，便叫他把马让给自己，随后一路狂奔，马蹄铁在石板铺的路面上冒出火星。在城门口她看到一个鲜血淋漓的伤员被抬下来，正在呻吟着。那人认出了她，向她求救说："我们的人正在被屠杀！"

贞德答道："我去救他们！"

她下马跑上城墙，向法军方向用力挥舞那面军旗。然后又上马，手无寸铁地冲向战场。早先参与进攻的五百多民兵死伤了大约四分之一，带头的已经挂彩被送回去了，剩下的无人指挥，分散在战场上，各自为政。不管是盲目地想进攻的，还是害怕地想躲避箭矢炮弹的，处境都极其危险。

剑圣纹章在贞德的身体里像一团火一样燃烧，她知道那是危险的信号——自己很可能受伤，但却丝毫没有后退。她纵马直冲到堡垒前的壕沟边，高举军旗，召集分散的战士们。索尔兹伯里在城堡里看见了她，起初没有认出来，因为贞德没穿铠甲，骑的也不是原先那匹白马。但是随后他听见那个姑娘在高喊："爱我的，就随我来！"

"该死，是查理的巫婆！"他命令手下射死她。长弓手们纷纷瞄准了贞德，她在这当儿口变身了。"就好像太阳降临到了地面"，一个法国士兵事后回忆说。炫目的白光令人不敢直视，射出去的箭也纷纷中途落地，好像撞上了一层看不见的墙。光芒中一个白色骑士挺枪纵马跃过壕沟，身后跟着赶来追随她的法国人，在这波势不可挡的攻击下，英国人像潮水般退去。

营地里的阿朗松公爵和城中的吉尔·德·雷等人这时也陆续赶到，投入作战。贞德成功冲到塔下，重新点燃了草垛和柴堆，对仍在堡内顽抗的索尔兹伯里叫道："投降吧，托马斯·蒙塔古（索尔兹伯里伯爵的名字），愿主怜悯你的灵魂！"

伯爵出现在城堡上，似乎想说什么，贞德等着他放弃武装，却不料他忽然挽弓一箭朝自己射来。

少女身后的士兵们惊叫起来——他们都看见箭射中了她，消失在白骑士的光芒中，但贞德连身体都没摇晃一下。索尔兹伯里的卑鄙激怒了她，她用长矛指着敌人高声说："你今天一定会死去！"

说罢便掉头去冲击最后一批打算发动反击的英军，不再理睬他。这时拉伊尔和炮兵也到达了，他们用可以携带的轻型长炮轰击敌军阵地。另外两座堡垒里的英军在塔尔博特男爵的带领下想来救援，但是被阿朗松公爵的军队阻挡。

索尔兹伯里在燃烧着的堡垒里惊异贞德竟然不会受伤，同时更确信对方是魔鬼。塔尔博特迟迟无法赶来，他决心不再坐以待毙，于是爬出堡垒的箭口，想跳下去逃走。就在这时，一颗石弹从奥尔良城上飞出，正打在他身旁，剧烈的震动令他掉了下去，

摔在燃烧的草堆里。

几个法国士兵把他从里面拽出来，扑灭他身上的火，但伯爵已经奄奄一息。有人想起他曾经打算杀死圣女，不禁怒不可遏，一剑刺死了他。贞德在远处看见了这一幕，她想阻止却没来得及。

战斗此时已近尾声，塔尔博特无法突破阿朗松公爵的军队，颓丧地撤退了。堡垒在大火中轰然倒塌，法国人追逐和驱赶着四散奔逃的敌人，把他们杀死或逼他们投河自尽。贞德驻马在战场中心，不久前她曾在这里召唤她的军队，但此刻一阵茫然却涌上心头。四周有那么多的死人，河面上飘着鲜血和溺毙的尸体。她目睹索尔兹伯里被杀死，感到很难受，尽管那个人满怀恶意，尽管自己一怒之下诅咒他肯定要死去，但事情真地发生时却显得那么凄惨。

这是贞德的第一场战斗，她做得很好，挽救了一场大败。这并非因为她懂得作战，正相反，她除了勇气什么也没有，正是这种无私无畏的勇气救了法国人。但面对几个月甚至几年来的第一场胜利，她却一点也不高兴。

光芒消褪，贞德又恢复成那个身穿男装的短发女孩的样子，拿着军旗，对因自己而发生的一切感到恐惧和罪恶，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感到异常痛苦。

一支箭——正是索尔兹伯里射出的那支，钻进她左肩足有半法尺深，流出的鲜血染红了半边衣服。纹章麻痹了她的痛感，造成刀枪不入的假象，但现在这力量似乎要弃她而去。贞德感到疲惫、晕眩，不祥的感觉包围了她的心灵。

“我必须休息，我太累了……”她试图下马，但却在最后一刻双眼发黑一头摔了下来。

吉尔·德·雷和拉伊尔朝她奔来，这是她最后看见的景象。昏倒时，贞德仍然紧紧抓着军旗。

## 一四二九年四月三十日 奥尔良 布谢公馆

“怎么办……血怎样也止不住！！”丽安娜惊恐地对吉尔·德·雷和杜诺瓦伯爵等人说。贞德被七手八脚地从战场抬回来，一路上都在大量失血，不管往伤口上敷多少草灰和橄榄油也不行。人们剪断了露在肩膀外面的箭尾，但箭头刺进去很深，沿着锁骨一直斜插进左胸。然而没人敢拔箭，因为拔了她可能会立刻死掉。

丽安娜叫着贞德的名字，号啕大哭，医生最后不得不逼她离开房间。剩下的人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贞德的生命力在呻吟和高热中慢慢消失。医生断言这样下去她活不到明天天亮。

"她不能死！"拉伊尔在门口咆哮道，"这才是胜利的第一场战斗，以后我们怎么办？！"

尽管他们试图将这个坏消息保密，但是和往常一样，它还是像长了翅膀般很快传遍了全城，甚至连英国人都知道了。虽然他们今天也损失惨重，但是得知敌方的巫婆受了重伤，还是很高兴，因为当时普遍认为流了血就会失去魔力。

"看着吧，虽然他们今天赢了，但迟早我们会给伯爵报仇的！"塔尔博特对他的手下这样说。

奥尔良人则垂头丧气，打了胜仗的喜悦顿时烟消云散。甚至有流言说贞德是假托天意的伪圣徒，所以才会遭此不测。从营地赶来同城中守军汇合的马赛尔、让和贝尔特朗闻言气愤万分，同几个传播谎言的市民打了起来。要不是里夏尔及时阻止，说不定又要酿成一场军民大冲突。

接近午夜时分，围在贞德寝室里的人纷纷散去，一边走一边悲伤地摇头，都说要回去为圣女祈祷。这时，一个被人们遗忘的人忽然出现了——罗哲左臂缠着绷带走进来，脸色比平时更为苍白，眼窝深陷。他安静地径直走向蜷缩在床上的贞德，抚摩她的额头，凝视着在痛苦中挣扎的少女。

此刻房间里只剩下吉尔·德·雷和丽安娜。

"你想做什么？"男爵警觉地问，他的感觉敏锐无比，本能地知道罗哲不是来白跑一趟的。

"无论做什么，我都不会伤害她。"罗哲语气生硬地回答，他蓝色的眼睛里有怒意，似乎在责怪这些王公贵族将一个少女带上残酷的修罗场。

"罗哲，救救她……！"丽安娜眼泪汪汪地恳求道，"想想办法……"

罗哲吻了吻她的面颊："她不会死，我向你保证。"

他朝贞德俯下身去，用自己的右手紧紧握住她的右手。吉尔感到一阵不可思议的冲击力，仿佛有人在他耳边猛击战鼓，鬼神纹章在他的左掌心中发出炽热的紫光。与此同时，罗哲的右手中缓缓流淌出一缕缕光芒，一种纯黑色的，这世间无人所见的东西。原本躁动不安的贞德逐渐平静下来。吉尔无比震惊，在纹章的共鸣效果中他好像听见这房间中三颗心脏的跳动，原来这就是那轰鸣的鼓点声……

"你也是……！！"他愕然注视着汗流满面的罗哲。后者猛地放开了女孩的手，颓然跌倒在地，喘息不止。而可怜的丽安娜更是早就在无形的压力下失去了知觉，晕倒在床边，"那是霸王的纹章……没错的，就是霸王的纹章！！"

罗哲缓缓摊开自己的右手，被一个十字形伤疤占据的掌心，仅余的一点黑暗之光还在跃动。

"原来这个……叫做霸王纹章吗？"他哂笑着自语道，"这种可怕的、黑暗的力量……"

吉尔扑上前去检查贞德的情况，却惊喜地发现箭头已经从肌肉中脱出，滑落在床单上，出血也止住了。他急忙用绷带为她裹好伤口。贞德自始至终一直阖着双眼，呼吸十分平稳，体温正常。

"……我有太多的问题，不知道

该从何问起，不如你自己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吧？”他把罗哲拉出房间，后者依旧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似乎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

“我不知道，不记得了。”

“那你为什么会使用这种力量，为什么……”

作为回答，罗哲解开自己左臂上的绷带，那个昨夜在地下水道受袭时的伤口已经生出粉红色的新肉，愈合得差不多了。

“一直如此，无论多么严重的伤害，很快就能好。”他面无表情地又把绷带缠回去，“丽安娜和贞德都不知道，因为我没说，我不希望被看做怪物。”

“你不仅能自愈，还能治疗别的人……”吉尔困惑地说，“可是这和我听说的霸王纹章的能力相差太远了……”



“哦，我‘本来’应该能干什么？”

“霸王是执掌破坏的纹章，是全部五个中最难驾驭的。”吉尔说，“持有者经常会遭到……毁灭的命运。”

罗哲不以为然，冷笑起来：“那你的纹章又是什么呢？别这样看着我——或许就是这该死的纹章害得我忘了一切，但它也给了我本能的直觉。你也有，不是吗？和这个类似，但是又有一点不同。”

“鬼神纹章……”吉尔·德·雷表情变得出奇地严肃，“是最接近黑暗边缘的力量，持有者稍有不慎便会堕入魔道。”

“原来如此，这就是你成天都在担心的事情。”罗哲转身走开，“丽安娜大概什么也记不得，别跟她解释，就说是奇迹好了——你们不是正喜欢这个吗？”

“可是你不可能永远隐藏下去，”吉尔对他的背影喊道，“五个纹章已经出现四个了，我们在它们彼此的吸引之中注定会走到一起，你的命运也是她的命运！”

“我不感兴趣。”他突然回头，冷冰冰地答道，“不知道是谁‘让’我得到了这样的命运，我都无意顺从于此。我不像贞德，是个好神仆。她若知道我的内心都隐藏了什么，会毫不犹豫一剑刺死我。如果我明白了自己为何会沦落如此的原因，恐怕也会发狂地把你们都赶尽杀绝。有些事情最好就是永远隐藏下去。别忘了你说过要保护她——不要再让这样的事发生第二次！”

薄薄的晨曦中，他们都听见了房间里的丽安娜发出的欢呼，和贞德要水的虚弱的声音。

温柔的表情从罗哲脸上掠过，他长叹一口气，既像悲伤，又像释怀。

## 一四二九年五月七日 奥尔良 大拱桥

圣女奇迹般痊愈的消息，比一千次对英国人的炮击都更加有效。贞德再度出现在奥尔良城外的那一天，尽管距离上一次战斗已经过了一周，还是在敌军中引起一片骚乱。

她远远地听到英国人喊叫“巫婆”“婊子”，脸上露出鄙夷的微笑。这一次她披挂停当，骑着属于自己的白色骏马，举着军旗——上面还残留着她的血迹——英姿潇洒，法国人看见无不交口称赞。

作战计划在前一天已经确定：在敌人失去了一个堡垒之后，围城实际上已经解除，只有东北方向还有塔尔博特主持的营地，和奥尔良城正门大桥上被占领的小塔。奥尔良城的民兵将会对塔尔博特的主力所在发动佯攻，吸引兵力，同时法军便会对小塔和剩余的两座堡垒发动总攻。有了上一次的胜利和受伤痊愈的神迹，这些人自信满满，甚至认为自己能打下耶路撒冷。

天刚发白，奥尔良人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第一波攻势——他们太渴望结束战争了，以至于又一次轻举妄动，没等王军发出的信号。贞德闻讯，并没责怪他们，而是高声说：“今晚我们一定能从桥上回来！”

这句话被视为吉兆，因为拱桥已经被敌人封锁二百天了。

可是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一开始就不顺利。塔尔博特以他特有的奸猾识穿了对手的诡计，面对民兵他没上当，命令部下坚守营地，用密集的弓箭和石弹伺候这群人。奥尔良人很快就支撑不住开始后撤。与此同时，他的副官格拉斯代尔已经带领一支部队赶去增援小塔，而此刻杜诺瓦伯爵和阿朗松公爵指挥的主力还没有攻下小塔之前的那座堡垒。

法军似乎陷入了十四年前在阿金库尔战役中的窘境——大量人马拥挤在并不宽阔的桥面上冲不过去，骑士的优势无法发挥。而躲藏在防御工事后面的英国人却可以不断放箭给他们造成伤亡。

最后是拉伊尔的炮兵炸毁了壕沟前的木桩和栅栏，贞德扛着梯子第一个冲了上去，跟在她身后的是帮她举着军旗的马赛尔，和大批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法国人。贵族、市民、弓箭手、炮手，全都争先恐后跳进壕沟，爬上栅栏。吉尔·德·雷自从得了前一次的教训，这回打算寸步不离地保护她。可是贞德并不需要保护，她甚至没有变身就成功地冲进了堡垒。里

面的守军落荒而逃，大部分被对手杀死，只剩很少几个逃回了小塔。

为了制止屠杀和抢劫，贞德下令烧毁了堡垒。这时他们第一次看见它后面的小塔防线和格拉斯代尔带来的援军，才知道佯攻计划失败了，不禁骇然。虽然法军在人数上占优势，但英军在地形上有利，而且他们被敌人拆穿计谋，信心多少会受到打击。与此同时，杜诺瓦伯爵担心城内防守空虚，会被另一侧的塔尔博特率军偷袭，因此决定先吹号收兵。

贞德听说以后去找他，请他再坚持一下，她说："小塔不成问题，英国人比我们更疲惫、更没有斗志，你们今天一定能进去。去休息一下，吃点什么，我马上就回来。"

马赛尔因为腿被铁蒺藜扎伤，临时去包扎，她便把军旗托付给了拉伊尔，并让人牵来马，独自奔上山坡上的葡萄园。因为频繁的战事，这里没有按习惯在四月松土，迎着春天最后的阳光冒出来的嫩芽在风中摆动。在这个寂静的黄昏，在无人的果园和成排的葡萄架之间，她跪下来祈祷，向"声音"乞求帮助。喧闹常常会将灵性的指引驱离她的身侧，噪音令她听不清天使和圣徒对她说的话。只有在孤独中，在远处教堂的钟声和暮色下的大地的呢喃里，他们才会翩然而至。

当她离开的时候，拉伊尔不甘心放弃这一天，打算自作主张地来一次最后努力。他想起一周前贞德的军旗所起的奇迹般的鼓舞效果，于是站起身，把旗帜交给手下一个绰号"巴斯克人"的炮手，并且对他说："跟着我，冲到防线脚下，无论遇到什么人都不许放弃军旗！如果我们成功，你可以得到十枚金币。"

巴斯克人答应了。于是拉伊尔命令手下大约一百人脱去身上的甲胄，只拿着武器和一面小盾，轻装上阵，立刻下到壕沟里。对面的英军发现了他们的动向，开始朝这边发射石弹。但是由于缺少火药，炮弹软弱无力，被拉伊尔用盾牌拨开。

就在这时贞德回来了，信心百倍。但她抵达阵地后，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她珍贵的军旗在一个陌生人的手里，已经去到离敌人很近的地方了。情急之下，她变了身纵马冲进壕沟，去夺回军旗。这时拉伊尔已经抵达小塔之下，回头发现巴斯克人还在壕沟里，便喊道："喂，巴斯克人，这就是你的诺言吗？"

那名勇敢的炮手一听，拼命地朝小塔跑去，军旗在他身后疯狂地摆动。其他领主和贵族看到白骑士和不断晃动的军旗，以为是总攻的信号，全都跟了上来。这时贞德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对法国人说："当军旗尾碰到小塔时，你们就冲。"

贝尔特朗喊道："已经碰到了！"

于是她高呼道："一切都是你们的，冲进去吧！"

法军排山倒海地扑了上去。从英军营地一侧撤退下来的奥尔良民兵此时也赶来助阵，他们用驳船运来了树脂、柴捆、硫磺、橄榄油以及所有能着火和起烟的东西，冒着弓箭将船开到敌人在小塔和防线之间搭起的木桥下，在那儿放起火来，切断了对手的去路。

在大拱桥的方向，英国人占领小

塔后还破坏了一个桥拱，人们往上铺了一块木板，让·德·梅茨带头第一个冲了过来。受到前后夹击的英军不顾一切地从着火的那一边逃走，顽强的格拉斯代尔怎么喝止也没有用，直到烧成焦炭的桥板轰然坍塌，几百名英国人淹死在卢瓦尔河里。

这时拉伊尔、巴斯克人和贞德都已经冲进了小塔。巴斯克人攀上塔顶，想把军旗插在那里作为胜利的象征。不料仍然藏身其中的格拉斯代尔突然从旁边扑上来，一剑砍伤了他，夺走军旗想扔进河里。贞德看到这一幕，不顾一切地冲上去阻止，狡猾的英国人一脚踢翻了堆放在上面的石弹，使得下面的拉伊尔和吉尔·德·雷等人上不来。但白骑士用长矛刺穿了他的身体，格拉斯代尔惨叫着丢掉了旗帜，就扔在塔顶边缘，眼看要飘下河去。贞德赶紧伸手拉住旗帜的一角。就在这时，受了重伤的英国人猛地从背后扑上来，用全身的力量撞得她失去平衡，两人一起从塔顶翻了下去！

下面的法国人惊叫起来——他们都看见白骑士被格拉斯代尔死死纠缠着，直到两人都落入卢瓦尔河。

冰冷的冲击令英国人顿时失去了之前瞬间爆发出来的蛮力，格拉斯代尔松垮垮地放了手，在河底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但是贞德还在挣扎，她惊恐地发现，自己身上铠甲像一只邪恶的巨手紧紧拖住了她。更加可怕的是，变身突然解除了，蕴藏在她胸膛里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纹章消失了，它竟然抛弃了她……

寒冷和窒息的痛苦迎面袭来，她徒劳地划着水，试图解开铠甲。可是她看不见，也摸不到绳结和纽袢。贞德绝望了，她究竟做了什么致使神将这种惩罚加诸于她？在“死亡”这个念头出现在仅存的意识中时，她想像个基督徒那样做最后的祷告，但却已经飞快地跌入了无边无尽的黑暗之中。

## 一四二九年五月八日 奥尔良 卢瓦尔河畔

在黑夜中，当战败者最后的呼声熄灭时，法国人站在烧得发烫的卢瓦尔河畔，对自己的胜利感到不可思议、欣喜若狂。不过，他们依旧担心塔尔博特会从营地里出来，为他的同伴们报仇，然而他没有。这个名字足以令小儿不敢夜啼的塔尔博特也害怕，如果贸然出击，法国人会袭击他的老巢，英国人只有一个堡垒和那个营地了。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手下只剩了不足三百兵力。

这一天是圣米迦勒节，照例双方不能打仗。法国人一边修补被损坏的大拱桥，一边想起贞德“一定能从桥上回来”的预言。她跌落河中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人们都觉得凶多吉

少。他们非常悲伤，很多人都哭了起来。那位屠龙的大天使、法兰西的守护者却没有在自己的纪念日保护他的圣女。

里夏尔、吉尔·德·雷、罗哲和丽安娜等人却没有放弃，一直在沿河寻找贞德。他们看见了格拉斯代尔的尸首和那面军旗缠在一处，却没有发现她的踪迹。随着时间慢慢流逝，找到她的希望和热情也渐渐消失了。罗哲扑上去猛击了吉尔一拳，因为后者承诺过不会让贞德再次受伤。其他人拉开了他们，男爵被打得面颊红肿，嘴角流血，面对罗哲愤怒的斥骂，他一个字也没说。

当丽安娜哭着把贞德的军旗捞上来时，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她的胸口突然放出白色的光，热得像在灼烧一样。这姑娘惊恐地把旗帜丢下，用水去泼自己的胸膛——她以为着火了。但白光和炽热的感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在场的里夏尔、吉尔的纹章都开始发光，罗哲的也是，他急忙将右手藏进外衣下面。

“这个是……剑圣纹章！”里夏尔愕然道，“剑圣纹章在丽安娜的身体里！”

“救救我！救救我！”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恐惧万分，以为自己要死了。

“镇定点！”罗哲抓住她的肩膀，“深呼吸，不要惊慌。”

在他的安慰下，丽安娜逐渐平静下来，光芒也散去了。她茫然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其他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最后还是里夏尔开了口：“咳……这个你恐怕会很难相信，但是……既然纹章离开了贞德，只能说明一件事……纹章只有在持有者死亡的时候才会选择新主人……”

吉尔·德·雷英俊的面容扭曲了，猩红的血珠仍从嘴角滴下来，格外醒目。

“不，不可能！”丽安娜跳起来大叫，“‘声音’不是这样说的——她会带领我们拯救法兰西，而现在连奥尔良都还没解围，怎么可能让她……！”

“事实上……”跟着赶来的拉伊尔对她说，“塔尔博特带着剩下的英国人在营地前列队，我们以为那些兔崽子想开战，都做好了准备。但是他们静静地站了一个小时后，排着队整整齐齐地撤走了，往河下游的方向。这儿已经没有英军了，奥尔良安全了。”

这本是个天大的喜讯，长达二百零九天的围困结束了，贞德的第一个预言也如约应验。可是拉伊尔说话时垂头丧气，丝毫看不见高兴的样子。

丽安娜把脸深深埋进双手中，两肩耸动，无声地恸哭起来。其他人也都失魂落魄地站着，这个变故太残酷、太可怕，谁也没有料到命运竟如此无情。

“如果每一场胜利，都要她用生命去换取……我倒宁可她从没有得到纹章！”罗哲愤怒地喊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神的旨意’？那些天使和圣徒呢？那个‘声音’呢？都是欺骗……全都是谎言！”

丽安娜出人意料地扑上去，狠狠扇了他一记耳光：“不许渎神，罗哲……不许玷污贞德和她的使命！”

“她已经为使命送命了，你还想

怎么样？！”

“别吵了！”里夏尔高声喊道，“为什么不能接受现实，思考一下今后该怎么办？！王太子必须去兰斯加冕，而解放奥尔良，只是去香槟地区的第一步……”

他突然停住，凝视着丽安娜。女孩正不知所措，他却箭步上前，一把把她推到在河边的浅水中。

“你干什么？”罗哲又想挥拳，被拉伊尔死死抱住。里夏尔冷冷地回答：“她必须穿着湿衣服回去。”

吉尔·德·雷从旁看着这一幕，忽然明白了过来。

“里夏尔，这个念头太……”

“好好想想，纹章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女孩。”修士说，“我们需要一个继任者——有些从东方旅行归来的耶稣会教士曾说，在神秘的日出之国，大武士都有一个或者几个‘影武者’。他们身材和容貌相似，穿一样的衣服和铠甲，战斗时能迷惑敌人，平时可以防止暗杀。甚至有故事说真正的武士死了，假扮他的人坐了他的位置，却干得比他更好。”

“别冲我开炮，罗哲，”他转向愤怒的英国人，“战争结束是贞德最初的心愿，如果不想让她的牺牲白白浪费，我们就不能停止在这里！丽安娜，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贞德。”

“什么？！这不可能……！我不会骑马，也不会剑术……我什么都不会，别人会知道我不是她，你们不能要求我做这种事！”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你是剑圣纹章的主人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你和贞德年龄、身材差不多，都穿着男装，剪短发——除了一些亲近的人，没有几个能分得清你们俩。别害怕，我和吉尔会教给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别把我算进去。”男爵突然开口，“不管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籍口，也不管我是个多么不完美的存在，我从不会欺骗自己。”

他扭头走开，拉伊尔在后面大声质问：“你要去哪里？你也是陛下的军人！”

“我两次食言，令她遭遇到这样的灾难，我必须补救——别告诉我说她死了，里夏尔，我知道她没有，这是你所缺少的能力。是的，罗哲，只有我和你有的力量，只是你这家伙太浮躁，看不清明摆在眼前的事实。”在这个凄凉、硝烟四起的夜晚，吉尔·德·雷的话第一次令所有的人都



沉默不语。

“你们大可进行你们的计划，而我要去找她，一定会把她带回来。”男爵坚定地说道，接着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

“罗哲……”衣衫尽湿的丽安娜怯怯地拽住罗哲的外衣，“你不会也走吧……？你会留在我身边吧？”

罗哲长叹了一声，紧紧地拥抱她：“是的……我会保护你。”

## 一四三零年十二月十一日 鲁昂 布弗勒伊山城堡

她仰躺在河边的泥土地上醒来，四肢无力，头痛欲裂，不记得自己为何会在这里。明亮的天空中飞鸟振翅而过，她的耳朵贴在大地上听到河水潺潺流动的声音，还以为身在缪兹河畔。

看守们惊慌失措地朝她跑来，吓得脸都白了——如果她死了，他们都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轻则罚款做苦役，重则会挨鞭子、掉脑袋，她对他们的主子贝德福德公爵来说太重要了，后者付了一万金利弗尔才从俘虏她的勃艮第人那里将她买来。

他们难以置信地看着女孩自己从地上坐起来，衣服破了，身上到处都是伤痕。

“你是跳下来的？”

她想起来，在落地的那一刹那自己后悔了。她向纹章起过誓，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会丧失勇气。她感到无比羞愧和耻辱——自己居然尝试自杀，这是大罪，她的灵魂会因此永世不得脱离地狱……

看守们围着她，却不敢动手，好像生怕摸她一下，这个奇迹般生还的女孩便会碎裂解体。他们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着她跳下来的那个小窗口——足足七十法尺，可能还更高。

有人低声咕哝道：“这是魔法！她是个巫婆，贞德真地会魔法！”

“把我带回去吧，”她自己站起来，有点摇摇晃晃，“再找个神父来，我要忏悔。”

他们找来神父，并给她包扎，但同时也给她的腰上系上了铁链，穿过床脚，捆在头顶的梁木上，日夜如此。在她试图自杀（这个行为后来被英国人添油加醋地描述为一次失败的越狱）的第二天，在贡比涅一战中俘虏她的吉斯伯爵让·德·卢森堡在斯塔福伯爵汉弗莱的陪同下去看她。当他们惊讶地问起她为何幸免一死时，她平静地回答：“因为我不应该死在这里，纹章和圣卡特琳娜救了我。”

吉斯伯爵似乎对于将她卖给英国人有些不安，他劝她：“如果你发誓再不对勃艮第动武，我还可以把你送还给查理。”

她笑了笑：“我知道你在撒谎，你没有这个愿望，更没有这个权力。”

这句话看上去彬彬有礼，其实正中了对方的要害——让·德·卢森堡既不敢忤逆勃艮第公爵，也不敢得罪英国的摄政王贝德福德，更何况受巴

黎大学操纵的教会还威胁如不移交贞德就将他开除教籍。即使这时查理七世出更高的价钱来赎买圣女，她也不可能被放走。

“还有，”她补充道，“你应该称呼‘陛下’，因为王太子已经是真正的国王了，他的额头上有圣雷米的神油。”

傲慢的斯塔福伯爵对她出言不逊，说她的国王仍然是个私生子、篡位者。她无所畏惧地站起来，身上的镣铐一阵叮铛作响：“你们以为在我死后就可以夺取法兰西吗？即使比现在再多十倍的英军也做不到——‘声音’早就告诉过我，只可惜你们这些粗鄙的渎神者听不到‘他’的话语！”

汉弗莱脸涨得通红，立刻拔剑出鞘，要冲进去杀了她。吉斯伯爵和随从们按住了他的手臂。

“你一定会被烧死，贞德，而我一定会亲眼看着这一幕——看着你变得像香芹烤肉一样！”

女孩的脸变得惨白，只有对死亡的恐惧才会时不时夺去她的自信和尊严。伯爵所描述的可怕景象一定在她脑海中浮现过千百次，那阴影之大竟能令她违背信仰去自杀。

“我不会再那样做了！”她暗自说道，“那是懦夫的行径……！”

斯塔福伯爵整整衣冠，仇恨而鄙夷地瞟了她一眼：“法庭上再见，贞德，查理的巫婆。”

“我不是贞德。”她重新坐下，镇定而清晰地说，“我也不是巫婆。我叫丽安娜，神之意志的继任者。”

她感到胸口一阵火热，是纹章。贝德福德给剑圣纹章加上了强有力的封印，她无法变身，但是仍能感觉到纹章在身体中的力量，这力量让她平静，给她勇气。

在场的人惊愕无比，都摇着头说：“她疯了，竟然打算以否认自己的身份来逃避审判。”

丽安娜微笑着。恰恰相反，她从此开始不再打算继续否认自己的身分了。

## 一四二九年五月一七日 图尔—帕泰—兰斯

贞德，或者说伪装成贞德的丽安娜，在解除了奥尔良之围后曾回到图尔，在那里第二次见到了王太子。圣女的又一次奇迹脱险没有引起任何公开的怀疑，正好相反，这再次被视为吉兆，是神和圣徒们都站在法兰西一边的征象。

里夏尔发动他巧舌如簧的修士口才，说服了熟识贞德的几名贵族和军人都起誓绝不泄露秘密。马赛尔太年轻，他们担心他不能守口如瓶，便给了这个孩子一笔钱，把他遣送回了洛林。临走之前，他和丽安娜抱头痛哭，好像亲人分别一样，但这也无法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

丽安娜像贞德一样学习骑马和剑

术，她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胆量也不够，但是经过一番调教，居然还做得不错。偷梁换柱的过渡总得来说成功了，剩下的惟一一关，便是查理本人。

假圣女举着军旗，被军队簇拥着，像个真正的凯旋者一样进入图尔，两旁都是欢呼雀跃的百姓。可是她心里却七上八下，吓得直发抖。王太子在大教堂前等候她，她急忙摘下帽子，头低低地俯在马背上。这既是礼节，也是很好的一个掩饰表情的办法。但是查理丝毫也没有流露出疑惑，高兴地亲吻了她的额头，用他特有的柔和语调欢迎她凯旋归来。那些了解内情的人见状都松了一口气。随后他们一起进入教堂做弥撒、领圣体，晚上一同进餐。

难道他真的没有认出她？他真的被这场狸猫换太子的把戏给捉弄了吗？想来不可能，查理·德·瓦卢瓦的记忆力和观察力是出了名的。他在艰苦的环境下成长，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中坐上国王的宝座，身边充满了尔虞我诈的党派倾轧和篡权阴谋，最困窘的时候甚至买不起一个绑腿，但是他向来可以清楚地记起每一个曾经资助和拥护过他的人，哪怕只是一块金币的帮助。我们绝无理由相信，这样一位君王，会不记得一位在几十人之中认出他、并向他下跪行礼的男装姑娘。何况他之后还曾将贞德留在宫廷里观察过好几天。

惟一的解释，也是屡试不爽的一条，就是承认眼前这个女孩是活着的圣女，比戳穿这个弥天大谎要来得有利的多。查理需要她，尤其是在她高调解放了奥尔良之后，已经成为法兰西的吉祥物和守护天使。此时他的部下士气高涨，都想与英国人拼个你死我活。但是精明的查理心里却打着另一副算盘，好好地利用贞德的名气，可以更快捷也更节省地达到目的。

当天晚上，晚餐之后，丽安娜照里夏尔的交代，走进王太子所在的房间——当时他正和自己的岳母、阿拉贡的约兰德夫人，以及兰斯大主教勒尼奥交谈，王室总管拉德雷姆依也在场。后者曾跟随贞德去奥尔良，但没等战斗结束就撤退了。

丽安娜双膝跪下，按照当时的礼节抱住查理的两腿说："高贵的太子，您不应该过分犹豫，应该立刻去兰斯接受属于您的祝圣礼。"

兰斯大主教勒尼奥从旁和蔼地问道："这也是'声音'告诉你的吗？"

她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对于丽安娜来说，在宗教上接替贞德的角色并不困难，她们本来就都是格外虔信的年轻女孩。加上她继承了剑圣纹章的力量，"声音"会转而向她显现并不奇怪。

向来对她都不友善的拉德雷姆依这一回出人意料地对这个提议表示支持，大概是觉得对自己有利——因为他是王太子最大的债权人之一。勒尼奥也是最坚定和热情的赞同者，尽管这同钱无关，但他身为兰斯大主教，理应手握圣油瓶给法王祝圣。而且他已经担任此职十五年，还不曾真正进入过自己的辖区。约兰德夫人一向喜欢贞德，她曾经送给圣女华丽的战袍和军旗。这一次在图尔又慷慨解囊，给她做了金色呢绒和绸缎里的皮质大

鑿，精美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大贵族的衣装。三人一致点头劝说查理，于是下一步的目标就这样确定了。

军队在五月二十三日离开图尔。先收复了沿卢瓦尔河分别位于奥尔良上游和下游的亚尔若和博让西，从奥尔良撤退的塔尔博特在博让西又一次与她交锋，几乎是不战而退，逃往帕泰。在那儿有另一名英军大将法尔斯托夫，和英国人在法兰西最精锐的一支部队。

六月十八日，法军在距离帕泰五法里的地方追上了塔尔博特的残部。当时天色已晚，狡猾的塔尔博特面对这支一万二千人的大军，忽然派出使者，要求一对一决斗定胜负。法军方面吃了一惊，但鉴于礼仪不可能拒绝这个要求，否则会沦为笑柄，但接受这个邀请则会更滑稽。这时丽安娜大着胆子纵马而出，对三个英国骑士说："今天是圣于贝尔日，我们不应该动刀兵，你们先去休息吧。"

这句话正中了双方下怀，不过也成就了塔尔博特的金蝉脱壳。第二天一早，法国人发现他已经趁着夜色溜之大吉，立刻沿博斯平原和通往巴黎的驿道发动追击。傍晚时分，由让·德·梅茨率领的八十名打头阵的侦察兵赶到一片山谷中的凹地，这里长满了一人深的蒿草和矮树丛。距离帕泰已经不足一法里了，仍然没看到英国人的踪影。就在他准备转头汇报敌人很可能已经躲进城中时，突然一只鹿从草丛中窜了出来。侦察兵们兴奋地去追，竟然就这样撞在了英国人事先布好的防线上——原来这一切都是个陷阱，塔尔博特已经带领五百名优秀长弓兵埋伏在凹地中，还往地上插满了尖利的木桩对付法国骑兵。而法尔斯托夫则在不远处的山脊后架起了大炮，就算法军能冲过凹地，也会立刻遭到迎头痛击。

这个精妙的计划最终却毁在一头鹿身上。发现了埋伏的侦察兵立刻高喊着后退，引起的喧闹令草丛里的英国人误以为法军主力已经提前抵达。慌乱中他们放弃了自己的阵地，打算向炮兵寻求保护。但此时接到通知的法国骑兵才真正铺天盖地而来，毫不客气地对弓箭手展开了屠杀。英军先头部队一溃败，炮兵也守不住了，胡乱放了几炮，便开始向帕泰逃走。可是帕泰的居民却在这时关闭城门，宣布效忠王太子。英国人全军覆没，塔尔博特在城墙下被俘虏，带到阿朗松公爵面前。后者嘲笑他："你今早起来断没想到自己会变成这样吧？"

他傲然回答："胜败兵家常事。"

圣女的名号在帕泰大捷之后变得前所未有的响亮。为了去兰斯，法军还要在敌占区跋涉一百多法里，但却再也没有遇到值得一提的抵抗。兰斯所在的香槟省是个物产丰饶，风景秀丽的地方，盛产粮食、葡萄酒和牲畜。人们虽然承认英王为主人，但对英国人和勃艮第人都没什么好感，城市之间各自为政，自己保护自己。他们只服从强者，希望和平。查理从图尔赶来加入行军之后，加强了对自己手下的控制。一路上他以贞德的名义写了很多漂亮的招降书，向沿途的重要城市宣布自己的到来，同时声称只要他们打开城门、宣布效忠，王军便既往不咎。而且保证不会出现任

何烧杀抢掠。

不少贵族抱怨这种和平的推进方式，因为他们失去了抢劫发财的机会。但丽安娜却很高兴，觉得王太子是一位慈悲明智的君王，贞德没有看错人。吉昂、奥塞尔、特鲁瓦、夏龙，沿途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向查理交出了城门钥匙，并迎接法王的白色十字架和金百合花旗帜入城。商人们要求保障贸易自由和公共安全，僧侣们要求尊重教会的财产，查理都慷慨地允诺了。除了行军的必要，军队都驻扎在城外，因为市民害怕兵痞就像害怕瘟疫。

丽安娜在各地都受到欢迎，她和她的军旗一样被簇拥在最醒目的地方，当敲门砖。她在这场漫长的行军渐渐适应了贞德的角色，骑术也日益精湛。她鲜衣怒马，旌旗展动，出现在久闻其大名的百姓面前时，他们都争先恐后想一睹真容。人们请她当新生儿的教母，给孩子起名、做洗礼，在街上拦住她，亲吻她的手和脚。男女老幼都喜欢戴用金属制成的贞德纪念章，从最便宜的铅到最贵重的黄金都有。教堂里出现了她的画像和木刻像（当然都是想象出来的）。僧侣向她求教宗教问题，她有时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却被认为胜过巴黎大学的博士。因为圣人越是天真朴实，神越喜欢通过他们的嘴来说话，这是圣洁的无知。到最后，甚至还有行政官给她写信询问如何防止假币流通。

这种令人陶醉的荣誉在七月十七日加冕礼的那一天达到了顶峰。查理在前一天周六晚上进入兰斯，为了赶在礼拜天举行仪式，市民们连夜做准备。可惜的是，英国人为了给他们的小国王亨利六世加冕，几乎抢走了一切：查理曼大帝的冠冕、宝剑、权杖、笞杖，圣路易大氅上的金带扣和金马刺，还有一本专门用于加冕仪式的硬面包金的福音书。于是在装束方面法国人只能临时凑合。所幸，收藏在圣雷米墓中的水晶圣油瓶还在。兰斯大主教拿起它，激动得热泪盈眶。

上午九时，查理带着众多随从进入兰斯大教堂，在主祭坛前呼唤法兰西十二位重臣的名字。他们答应作为见证人，旁观他的宣誓。随后大主教用圣油在他额前划了三次十字，又拿起王冠，双手将它举到查理头顶上方，十二位重臣都伸手扶着王冠，一同将其戴在他的头上。

号角吹响，人群高声欢呼起来，王太子终于成为真正的法兰西国王了。

自始至终，丽安娜一直站在祭坛下方距离国王最近的地方，但她的同伴中只有里夏尔在她身后为她举着军旗。她看到这一幕，想起贞德，不禁泪流满面。国王随后又分封群臣，不在场的吉尔·德·雷被升为法兰西元帅，拉德雷姆依成了伯爵，拉伊尔也获得了另外的封地和诺曼底总督的头衔。最后便是大宴，按照习俗，国王在主教府的餐桌要一直延长到街上，成为大众免费享用的美餐。人们尽情吃喝，把主教府里的空心铜鹿抬出来，往里面倒满酒，像喝泉水一样痛饮。狂欢一直持续到天亮，大街小巷都躺着醉倒在路边的市民。

丽安娜独自悄悄地离开了，她回到接待自己的大法官府邸，发现罗哲也孤零零一个人待在那儿。自从失去

了贞德，他虽然允诺会留下来，但已经很久没有和她单独说话了。

“你还好吗？”丽安娜壮着胆子问他。尽管她开始有了一些派头和自信，但面对罗哲还是很胆怯。

“不太好……我很累。”他勉强笑笑，“事情结束了吗？”

“嗯，他们在庆祝呢。”

“以后呢？你打算怎么办？”罗哲这一问令她陷入了茫然。因为贞德只谈起过解放奥尔良和兰斯加冕，至于之后，她没说，自己也没想。

“你要当心，沉醉于被崇拜带来的快乐中会使你迷失自我。”他故意模仿僧侣的口吻说，这是在开玩笑，可丽安娜却当真了。

“你说的没错。”她低头思索着，“或许这就是‘声音’没有告诉我下一步该做什么的原因。如果神不保护我，我是无法逃避来自诡诈和混乱的打击的……”

“声音”已经不像一开始时那样明确清晰了，她也很久没见到圣卡特琳娜和圣玛格丽特。这给她带来一种不祥的预感，感到自己纯洁的信仰和单纯的心灵敌不过来自俗世的影响和牵制。

和罗哲道晚安后，丽安娜走进大法官家的后院，双膝跪下，虔诚而专心致志地祈祷。为自己，也为国家，还为贞德和吉尔·德·雷。在她头顶，大熊座与猎户座闪烁着深邃的光芒，这是法兰西盛夏时节繁星璀璨的壮丽夜空。

## 一四三零年五月二十日 勒克洛 圣玛格丽特修道院

距离南特五十法里的城市勒克洛郊外有个废弃已久的小修道院，倾圮的墙壁和坍陷的屋顶在战争开始前就被树林深处的荆棘吞没了。一四一五年左右，传说是因为圣玛格丽特托梦，附近的几个苦修僧来到这里落脚，并尽其可能地修葺了这些罗曼式的建筑。他们在里面惊奇地发现了美丽的壁画和雕刻，还有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宽阔的地下建筑，一直向下延伸到一条暗河旁。

消息传开后，修道院日渐繁荣，但常驻人数始终没超过三十，因为它所供奉的那位圣女喜欢安静。因为远离大路，除了固定来访的一些信众，很少有人来打搅他们的清修。这也就使得那天突然出现的一名贵族模样的男子格外引人注目。

他容貌清秀高贵，黑发披肩，骑着黑色的骏马，但身边没带一个仆从，衣服原本很华美，现在上面却布满尘土。而且神色憔悴，马儿也显得很疲惫，似乎走了很远的路。

修道院长名叫雅克，接到通报后亲自出来迎接这个奇怪的访客。修士们待他很有礼，似乎在担心他是某个隐姓埋名旅行的王公贵胄。但他说自己是雷兹男爵，只是来找人的。

“一个女孩，大约十八九岁，”吉尔·德·雷说，“但很有可能穿着

男装，剪着短发……”

一言既出，修士们顿时变了脸色，面面相觑。雅克老院长脸色煞白地想了半天，才开口问道：“……您是怎么知道的？”

“这么说她的确在这里？！”男爵跳起来抓住老院长的衣襟喊道，惊得对方不停地划十字，“带我去见她，快点！”

“那是个魔鬼呀，是个魔鬼呀……！”雅克的脑袋摇得飞快，“您绝对不能擅自接近她！”

“少废话了！”吉尔解下腰间的钱袋抛给他，“魔鬼落入修士手里就失去了力量，不是吗？要是我被魔鬼控制了，就放把火烧死我们好了。”

院长咕哝了半天，还是让步了。他点起火把，带着吉尔从楼梯下到地下室，又下到另一层地下室，最后在黑洞洞的甬道尽头一个小房间门口停下来，从腰间颤颤巍巍地掏出一大串钥匙，摸索了半天才打开朽烂的木门，自己则赶紧躲到一旁，好像生怕沾上什么不洁之物。

那与其说是个房间，不如说是自然条件下岩块堆积出的一个小空洞。洞口已经不能直立通过了，里面还要更加逼仄。男爵接过火把钻进去，迎面一股霉腐的恶臭扑来，他忍不住捂住了鼻子。

影影绰绰的黑暗深处，胡乱堆着的稻草和破布中，一个因为长年没见阳光而全身苍白的人蜷缩成一团，一动不动。身旁散落着一些腐臭的食物碎屑，几只饥肠辘辘的老鼠在其中窜来窜去，搜刮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吉尔几欲作呕，他强忍住眼泪，扑上去呼唤贞德的名字，可是对方毫无反应。他摸了摸她——身体冰冷，骨瘦如柴，但肌肤还有弹性，也能感觉到微弱的呼吸。

“她……她大概一年前漂到地下暗河的码头被一个修士发现，”雅克似乎觉察到男爵体内不可遏止的愤怒，急忙开始解释，“我们发现她还活着，就把她捞上来，喂她吃东西。一开始一切都还好，她也似乎逐渐在恢复，直到突然有一天……”

他说贞德猛地扑向她身边的一个人，对他又踢又打，叫他是英国人、恶棍、混蛋。然后她又陷入一种长时间的昏迷状态中。当人们都以为她要死了的时候，她却又苏醒过来，要吃要喝。此后就一直这样反复循环，时好时坏。修士们认为这女孩不是中了巫咒，就是被魔鬼附体，因为她攻击人的时候气力惊人。他们曾打算把她送到疯人院，但是又担心消息传出去会败坏修道院的名声，所以就……

“所以就把她关在地下，给她吃腐烂的食物，让她慢慢死去……？！”吉尔·德·雷狂怒地咆哮道。想起贞德所可能经受的磨折，他心如刀割。修道院长发现面前这个男人的双目红得像融化的铁浆，不禁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路西法！”，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吉尔扶起贞德，那姑娘轻得就像一片羽毛。她身上披着一件肮脏的修士袍子，已经千疮百孔。他用自己的丝绒斗篷把她裹住，抱了出去。然后径直走出了修道院，修士都躲起来了，没有一个人敢来阻止他。

室外温暖强烈的阳光唤醒了贞德，她模糊感到大地在颤抖——那其实是男爵的马。

“吉尔？”虽然双眼看不见，但是她本能地认出了他。

“是的，是我。”吉尔轻声答道。她还想说什么，但浑身无力，又昏睡过去。

他们在傍晚时进入勒克洛，住在一家旅店里。吉尔找来了医生，但后者对贞德的状况感到震惊并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长期营养不良，好像还感染了肺炎，腿上被老鼠咬的地方生了坏疽，得锯掉才行——但是她肯定挺不过去。”

吉尔一言不发地送走了医生，在贞德床前独自坐了一宿。她神志不清，一会儿认得他，一会儿又发狂地要去攻打英国人，大多数时候仍然沉浸在半梦不醒的昏睡中。

就在黑夜即将过去，第一缕晨曦初现地平线时，吉尔·德·雷跪在床边，对贞德说了她以后永远也不会记得、不会知道的话：

“对不起，贞德，我没有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告诉你，我也是纹章的所有者——那是因为我恐惧，我害怕，我从一生下来就被告知将继承鬼神纹章，并且要终生与纹章的黑暗面搏斗。如果我输了，我的灵魂将永远在地狱中煎熬，直到最后审判日的到来。因为恐惧，我倾向于隐藏自己，否定自己，同时也难以相信任何人。但是你让我理解了勇气的真谛，你在一个人人都自私自利的世界上无私地奉献自己的身心，不求任何回报。你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命运，无论这是谁决定的，都不公平。所以……”

他举起左手，鬼神纹章在掌心闪着美丽妖冶的紫光。

“我的纹章和罗哲的很像，我知道它也一定有治愈的力量。如果说我自身就是我一直试图征服的黑暗面，那么这种力量就是黑暗中的光明，我决定把它给你。这将是我平生所做的最快乐的事情，因为我爱你。”

他轻吻了贞德的额头，然后紧紧握住她的手。

在贞德光怪陆离的梦境中，她看见一个身披紫色盔甲的高大骑士用矛枪撕裂了纠缠着她的魑魅魍魉。他气势恢宏的光芒开天辟地，点亮了混浊的宇宙，也涤荡了她被玷污的灵性。她欣喜若狂地拥抱着那个英雄，流泪亲吻他的面颊和双手，以为他就是惟一至高无上的神。



## 一四三零年四月—五月 贡比涅

兰斯加冕无疑对查理和他的朝廷极为重要，犹如一剂正名顺言的强心针。但加冕礼带来的损失和不利也不容忽视——如果在解放奥尔良和帕泰大捷之后就马不停蹄地直奔巴黎，整个法兰西岛和诺曼底此刻或许都已经是法王的囊中之物了。当时王军距离巴黎不过三十法里，而且帕泰一仗胜得出人意料，对手根本来不及布防抵御进攻。然而后来在香槟地区的那两个多月，给了对手喘息和调集援兵的时间，原本在一四二九年六月尚不设防的巴黎城，到八九月间丽安娜抵达的时候已经是重兵把守，严阵以待了。

有人曾煞有其事地将巴黎一战形容得十分惨烈，但事实上战斗根本没有开始就结束了——面对巴黎坚固的城墙和新开挖的宽一百法尺、深十七法尺、充满了水的壕沟，他们带来的木板和树枝捆根本排不上用场，皮艇也不够用。不过即使够用也无济于事，巴黎城墙就浸泡在那一百法尺宽的深沟里，云梯没处可搭，谁也爬不上去。在城墙下苦恼了一天、被城上的人用投枪和弓箭杀死了不少士兵之后，拉德雷姆依不顾丽安娜的强烈反对，下令吹号撤军。这时城上又添了弓弩手，一支弩箭射伤了帮丽安娜掌旗的贝尔特朗的脚，后者掀起头盔的面甲想看看箭从何来时，双眼之间立即又中一箭。丽安娜的左腿也中了箭。她顾不上自己，为那个忠实的朋友之死悲痛欲绝，坚持不肯离开，最后给阿朗松公爵派人硬架了下去。

查理国王为了安抚她激动的情绪，把她打发到圣德尼修道院去修养了很久。直到来年的四月，他与勃艮第公爵签订的休战书到期了，后者带着几千士兵和精良的武器大炮，打算拿下法兰西最大最坚固的城市贡比涅，英国摄政王贝德福德公爵也为这一仗派出了自己精锐的三百名部下。这时查理才又想起被闲置的圣女。

丽安娜又回到了战场上，可这一次已物是人非，当年的亲密战友如今只剩下罗哲、里夏尔还在身边，马赛尔和吉尔走了，贝尔特朗阵亡，让·德·梅茨和拉伊尔跟随杜诺瓦伯爵去守卫香槟。而她自己也颇感力不从心，精神的挫折与肉体的创伤似乎夺走了她原本从贞德那里继承来的锋芒和锐气。战争不再是光荣鲜艳的凯旋，变得漫长又残酷，正是它原本应有的样子。圣女的军旗有点垂头丧气的，似乎预兆着坏事即将降临。

五月二十三日傍晚，贡比涅城中的法军决定对城外山坡上一个名叫马尼的小村子进行突袭，那儿有勃艮第人的一个据点，守军很少。而且还没来得及修筑壕沟和防线，只有村里的破屋权且充当防御工事。丽安娜也同他们一起出击，行动一开始很顺利，几百人的法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几个勃艮第哨兵打得四散奔逃，跑向城外其他几处营地求助。法国人摧毁了据点，原本应该立即回撤，以防援军来袭，但士兵们故态复萌，又开始洗劫那个可怜的小村庄。丽安娜看见有英军从城南的营地奔驰而

出，向这边赶来，便催促法国人快走，但是那些贪婪的人却迟迟不肯放弃抢劫。他们觉得来的英国人不多，完全不必担心。

这时在场的三个纹章持有者，丽安娜、罗哲和里夏尔都忽然间感知到非常邪恶的力量，但只有罗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因为只有他遭遇了奥尔良水门的那一幕。愈来愈深沉的暮色中，他看见骑马赶来的英军身裹黑袍，面孔隐藏在斗篷的风帽下，身形扭曲不似正常人，立刻跑去拉住丽安娜的马缰，把她往回扯。

她仍然惦记着那些贪图小利的部下，想用军旗召唤他们跟随自己撤退，谁料到那几个援兵来得格外神速，眨眼间就到了法军面前。法国人起初还心不在焉地抵抗，但人体被撕裂时的声响和喷泉一样的鲜血很快便唤醒了他们的神经。那些“英军士兵”的行动速度像野兽一样快而迅捷，也像野兽一样力大而残忍，好不容易搜刮来的战利品被丢弃得到处都是，法军在惊恐中疯狂地向城门涌去。

在出击前，守城的拉德雷姆依其实为他们的退路考虑得很周到：吊桥桥头部署了弓弩手和轻型长炮，护城河里也备好了小船，必要时能迅速撤回城中，所以那些人才在抢劫时肆无忌惮。可是结果敌人追击得如此之紧，弓弩手和炮手都不敢发射，因为会伤着自己人。法军冲上吊桥，敌人也紧随其后。王室总管一看大势不妙，立即下令关闭城门，提起吊桥。法国人争先恐后地要用船渡过，但那些魔化的半人半兽的怪物甩开隐藏自己的斗篷，扑上船去，轻而易举地屠杀了他们。支离破碎的尸体漂浮在贡比涅的护城河里，鲜血荡漾。

城下只剩下那三个持有纹章的人还在拼死抵抗。他们全都变了身，丽安娜是白骑士，里夏尔是一个背生双翼的大天使，用元素攻击敌人，罗哲第一次解放了他一直拼命遏止的霸王纹章，变成一个黑色巨人，一对绿色水晶般的眼睛闪着妖异的光。怪物们的生命力格外顽强，即使被斩下头颅，躯体还在没完没了地对他们发动进攻，同时还合力把他们驱离贡比涅城。这时另一个营地中的勃艮第人也已经闻讯赶来，他们面对魔化兵时的震惊似乎丝毫不亚于法国人。丽安娜对他们高呼道：“这就是你们所帮助的英国人！你们居然甘愿为魔鬼服务吗？！”

勃艮第人惊疑不定。就在这时，一支一人长的巨大弩箭呼啸而至，里夏尔正浮在半空用尖利的冰锥杀死最后两只怪物，那支弩箭以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道贯穿了他的后心，天使翅膀上的白羽被飞溅而出的人类热血染成猩红，漫天飞舞。罗哲化身的巨人扑上去接住了奄奄一息的里夏尔。丽安娜也想赶过去，但却被勃艮第人包围了，后者已经决定坐享渔翁之利。她精疲力竭，被人抓住斗篷从马上拉了下来。罗哲试图帮助她，但一阵扑面而来的晕眩伴随着剧烈的头痛阻止了他，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在脑海里警告他，诱惑他，叫他回到自己身边去。

黑色巨人茫然举头四顾，发现远处山丘上矗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身旁是一架攻城弩车。他认识那个人，他知道，无数记忆的碎片如潮水般涌

来，几乎将他吞没。那个声音依旧在召唤他，而丽安娜似乎也在声嘶力竭地向他求救，可是罗哲却身不由己。

当他最后恢复意识时，已经是深夜时分，昏沉的天际星月无光，乌云翻涌。他已经回复人形，身边是早已死去、都冰冷了的里夏尔的尸体和怪物的残骸。提醒他这一切并不是只一场噩梦。丽安娜的军旗被丢弃在地上，长剑折断成了两截。就在罗哲在贡比涅城下放声痛哭时，她已经被带到了勃艮第军营，吉斯伯爵让·德·卢森堡的人俘获了她，都很高兴，比抓到一个国王还兴奋。她怒斥他们与贝德福德沆瀣一气，出卖灵魂，对方却只是装聋作哑。天明时分，她被装进囚车，运往勃艮第公爵的领地。

至于贡比涅，那次围城最后不了了之。英、法、勃艮第三方的视线此时都已经转向被俘的圣女的命运，传说英国摄政王将从勃艮第公爵那里买下她，以便宗教裁判所能够公开审判她的异端行径。而罗哲，更没有人关心或者知道他的下落——他在城下痛哭一场之后便消失了，里夏尔的尸体也被带走了。从此再没有人见过他。

## 一四三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鲁昂　布弗勒伊山城堡　宗教法庭

十岁的亨利六世自八月底起就住在布弗勒伊山的城堡中。他的叔父兼监护人、摄政王贝德福德公爵对他十分严厉，造就了这个早年失怙的孩子软弱优柔的性格。他知道贞德的到来，出于本能地感到好奇，但始终无缘一见。不过今天是宗教法庭开庭的日子，贝德福德在博文主教的请求下把城堡里的教务会议室借给了他们，而他也准备带上自己的侄子一同去悄悄旁听。

早上八点，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博文主教、鲁昂教区宗教裁判所副法官、四十一个推事和陪审员，剩下的全是来看热闹的英国和勃艮第贵族王公。小国王和摄政王没有公开露面，他们坐在二楼的房间里。

丽安娜带着镣铐被带进来，坐在书记员旁边的位子上。她的装束立刻在人群中激起一片喧哗——齐耳短发、及膝套裤，完全像个小伙子。在场许多年轻的修士和律师恐怕都是第一次看见女人的头发，这令他们气愤不已，连最可耻的淫妇也不敢做这种事。

主教让她把双手放在福音书上起誓，回答一切问题时都必须说真话。

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你们可能会问一些我不能回答的问题——我早就已经向主发誓要对他的一些启示保密。"

"神绝不可能反对你对一个他的神仆说出他的启示的，你这是在撒谎。"

"你没有听过神的声音，你怎么知道？"




"她要是英国人该多好！"小国王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但是却有点喜欢这个姑娘，即使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告诉他那是个恶魔。

丽安娜感到纹章的波动，那是因为给它施加封印的贝德福德就在这房间里。她看不见他，但是明确地知道他的到来。她把双手放在胸口，祈祷纹章给她勇气，面对接下来的一切，因为所有人都面带怒气。主教宣布审讯开始，几个巴黎大学的博士向她提问。在涉及国王和国家的所有问题上她都态度坚定，言语明确，但对信仰问题的回答则带着女性特有的狡黠和尖刻。

"你声称见过圣米迦勒、圣卡特琳娜和圣玛格丽特，是吗？"

"是的。"

"圣米迦勒长什么样子？他穿着衣服吗？"

"你以为神没有衣服给他穿吗？"

"他有头发吗？"

"为什么他要剪掉？"

"两位圣女对你说话时，用的是什么语言。"

"我惟一能听得懂的语言，法语。"

审讯甫一开始便充满了火药味。最后她还是让步了，就自己的年龄、籍贯和信仰作了回答。但当主教让她发誓不逃跑，否则就是犯了异端罪时，她立刻反驳道："我不会发誓，任何囚犯只要有机会都会逃跑，这和他们是否有罪无关。"

她大概不知道这番话说得有多漂亮，因为只有逃离一个真正的教会监狱的犯人才会被判为异端，而她却被关在鲁昂的城堡里。主教继续用模棱两可的司法谎言逼她起誓，她先是以沉默对抗，而后说："如果要求公平，为什么这里都是英国教士？法兰西派的人在哪里？他们还应该人数相等才对。"

庭上又是一片群情激奋，这个男装的女人公然藐视参与审判的人。每个人都在忙着说话、抱怨和互相争执。楼上，贝德福德对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的亨利六世说："看见了吗，这不是个普通的女人！"

“为什么她们不说英语？”

“她们不属于英国派，为什么讲英语？”

“每天都在对你说话的‘声音’到底是谁的声音？神直接对你说话，还是那三位圣人？”

“天国之王。有时他通过圣徒告诉我真理和处事的方法，但对我说话时从不假他人之手。”

“这么说，你认为你得到了神的恩宠？”

这个问题出了名的阴险，肯定的回答会犯下狂妄的大罪，而否认的话又会自相矛盾。一个比较同情她的陪审员提出犯人可以不必回答，但是她还是答了：

“如果我没有，神会赐予我。如果我已经得到，神会继续赐予我。如果我知道自己没有沐浴在他的光芒下，我将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答得非常巧妙，她又暗暗地赢了一局。在场的人很惊讶，但并未因此而对她有好感。正相反，他们认为这个巫婆狡诈而巧舌如簧。所幸的是，这些人都不知道纹章的存在，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剑圣纹章，因此没有一个问题涉及于此。

“你的国王为何要相信你？”

“因为我在无人指引之下认出了他，因为他的教士们在普瓦捷对我进行过询问——你们可以去调取那份报告。”

“为什么‘声音’没有告诉你你将被俘虏？”

“他告诉我了，他还在奥尔良告诉我我会受伤。”她坚信“声音”与纹章同体。

“那你为何不设法规避灾害？”

“神要其发生，是无法避免的。”

“那你企图跳塔，也是‘声音’让你做的？”

“不，不是。”她激烈地否认，“这是我惟一一次没有在‘声音’允许下就贸然从事的行动，我对此很后悔，向神父告解过。今后我再也不会这样。”

“圣米迦勒、圣卡特琳娜和圣玛格丽特让你去光复法兰西，难道他们憎恨英国人吗？”

“他们只按照神的旨意行事，和我一样。”

“那么所有英国人在法国取得的胜利，都证明神站在他们那一边喽？”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法国人的战败是因为他们犯下的罪孽。英国人也一样。”

“你向神要求过什么？”

“除了我的灵魂得救，没有要求过其他任何奖赏。”

“据说你有时会变成一个穿着发光的铠甲的骑士，这难道不是巫术？”

“不，这是神赐予我的能力之一，和他令我能预知、能打胜仗一样。”

其他很多问题，她都明确拒绝回答，无论审判方如何变换提问的方式，都套不出话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失去耐性，当庭控告她执迷不悟，要求法官允许对她用刑。

博文主教强硬地命令她服从教会和僧侣，但她说：“能回答的我都回答了。”

第一天的审讯结束。当天晚上她被带进了城堡大塔楼里的刑拘房。主教再一次重复她至今不肯回答的几个

问题，要求答案。她面对花样繁多、看了叫人不寒而栗的刑具并没流露出害怕的神情，反而说："就算我说了，那也只能是谎言，而且是不会受到责罚的谎言——因为你对一个基督徒使用暴力。"

事实的确如此，酷刑并非永远奏效。很多人，尤其是顽固执着的女人，可以忍受最严峻的痛苦，其承受力超过了正常的人性。或者招供了却频频翻案的人也为数不少，会给审判带来很大的麻烦。

她泰然自若的样子震撼了在场的人。其实她在来之前非常恐惧，但"声音"教导她勇敢，并允诺她这样才能避免灾难。人们觉得她不会屈服，于是放弃了对她用刑。

## ？年？月？日？

贞德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故乡多雷弥，缪兹河沿葱绿的谷地静静流淌，成片成片不见边际的金黄色麦田散发着清香，成熟的麦穗迎风摇曳。她抱着双膝坐在树林边的老山毛榉树下，大树的浓荫一直遮蔽到地面，传说它自使徒们向高卢人第一次传播福音前便矗立在这儿了。

她似乎听见丽安娜在呼唤自己，但却没有应答——今天是泉水节，村民们会去树林里的一眼清泉边野餐、跳舞，可是她不喜欢那些轻浮的小伙子的搭讪。她更愿意独自留在这儿，听邻村的教堂敲晚祷的钟声。而有时，不期然地，金色的米迦勒和美丽的圣卡特琳娜便会翩然而至。

在偏远的乡村，两个相邻的村庄之间风俗都会不同。尽管只隔一条驿路，但是那个村子属于勃艮第领主，不过泉水节，不来这边山坡上的圣母教堂，也不和多雷弥村的居民交谈。连年征战令这些明明是邻居的人们也莫名其妙地互相仇视。奥尔良公爵遇刺让这边的人摇头叹息，那边的人拍手欢呼，然而无论勃艮第派还是阿尔玛尼亚克派，都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在意这些贫困农户们的意见，那原本就是贵族之间的战争，为了一顶或者几顶灿烂的王冠。而这些人即便被不幸卷入，也没有任何人会痛惜或帮助他们。

贞德长久地坐着，看着温暖的太阳把地平线染成一片橙色。忽然她发现人们陆续地从泉水的方向回来了，丽安娜穿着新衣服，拉着罗哲的手，相谈甚欢。但还有很多不属于这儿的人——马赛尔被几个姑娘追打着到处乱跑，贝尔特朗和拉伊尔都喝得醉醺醺的，里夏尔和本堂神父走在一起。最后出现的是吉尔·德·雷，依旧孤零零地，在一大群人中显得那么可怜。她忍不住朝他招手，向他跑去。

"贞德，"吉尔微笑着叫她的名字，"你没去吗？"

她脸红了："我不会跳舞，从小就跳不好。丽安娜很棒，大家都愿意跟她跳。"

“不，不是说跳舞，”他摇摇头，带着自己独有的那种忧伤神情说，“丽安娜需要你，贞德，还有罗哲，还有很多人……”

“你为什么这样说？我什么也没做，或者说什么也没做好……”

“才不是呢！”拉伊尔拍打着她的肩胛，东摇西晃地嚷嚷道，“你是最……厉害的！你带着我们打了好几年来的第一场胜仗，你不想继续带着我们赢下去吗？”

“不，”贞德哀伤地说，“你们不需要我，你们只是需要我这样的人，无论是谁都不要紧。”

大家忽然全都回过头来，那么多双眼睛一起盯着她看。

“贞德，没有人能替代你。无论今天还是以后，你都将是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吉尔笑道，“你难道不信我们都真心地爱着你吗？所有认识你、和你并肩战斗过的人？”

“但是战争……我本想结束战争……”她想起沙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和被血染红的大地，“结果却带来了更多的死亡。连纹章也抛弃了我……”

“剑圣纹章代表的是勇敢和坚信，当你在心中对自己的目的产生疑问时，纹章便不会继续守护它的主人了。但是，你却因此得到了更多……”

他们都走上来，拉住她的手，那么多人用各种不同的声音在说：

“人本性中的贪婪与自私决定战争的幽灵将永远游荡于世间，但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罢了。战争会结束，生命也会休止，希望与美却会永远存在于你的心中。”

风吹过金色的大地，林海翻卷，麦穗歌唱，所有她爱过、也热爱着她的人都在向她微笑，告诉她他们将永远守护她。在碧蓝无暇的苍穹下，她泪流满面，却感到无与伦比的快乐和自豪。

## 一四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鲁昂 布弗勒伊山城堡

审判进行了三个月。冗长的提问每天都要从早到晚，很多旁听者都偷偷离席而去。丽安娜顽强地坚持着，面对着一大群对她恨之入骨、精明而狡猾的博学之士，“声音”不会在这种场合出现，于是她想起贞德，幻想她在同样境况下可能采取的态度，借此鼓励自己。

“他们都认为你是贞德，至少是她的代表。不要给她丢脸，也不要让纹章蒙羞。”“声音”曾在牢房中这样对她说。

如果那些天里有一个问题涉及丽安娜的真实身分，她是不会对此撒谎或含糊其辞的。然而没有一个人起来问“你是否是贞德”。她惟一吐露过真相的对象——吉斯伯爵让·德·卢森堡和斯塔福伯爵汉弗

莱都不在场。即便在场，他们也不会对旁人重复一个女人在跳塔自杀之后所说的疯言谵语。

唯独贝德福德对一切都心知肚明，从丽安娜被送来鲁昂时起，摄政王就知道她不是贞德本人。但这并不要紧，因为世人都将她视为贞德，这就够了。他所希望的只是一个拥戴法兰西国王的女人公开地被羞辱、被审判。当查理七世的圣女的尊严被无情地撕碎、践踏在污泥中时，他藉此来打击对手，贬低查理的地位，否认他的王权。

长达数月的监禁、镣铐和磨折令女孩身心交瘁。在这期间，只有她被押送鲁昂时，拉伊尔曾率领几百人想营救她。结果不仅行动失败，他自己还被俘虏了，一直要到一年后才脱身。而查理七世和他的朝廷既没有赎买她，也没有借助普瓦捷的审查报告向教廷提出申诉。阿尔玛尼亚克派的博士们在宗教问题上的权威性和专业水平并不亚于倾向英国人的巴黎大学，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就是因政见不同，而从那里被驱逐出来的。兰斯大主教勒尼奥·德·夏尔特也认识贞德，他是博文主教的上级，有权对后者进行贬责，令他停职，指控他对法律断章取义、蒙骗被告、破坏公正……

然而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好像集体得了号令般三缄其口。没有一个人到鲁昂来为她作证，没有一份有利于她的材料被提交给宗教裁判所。她就像被解放之前的奥尔良城，独自一人，孤军奋战，只有“声音”和希望与她同在，而那些曾在她身上获益匪浅的人们却在神的女儿蒙难之际抛弃了她。

坐在她身旁的书记员发现丽安娜脸色苍白，刚想问她要不要喝杯水，她就一头晕倒了。主教怀疑她是故意装病以逃避问题，但很快被证明不是。人们就是救醒她继续审讯，还是暂时休庭又开始争论。贝德福德的身影出现在二楼，高声说道：

“带她走，好好救治她——我出钱不是为了看她被你们折磨死！”

问题解决，她立刻被抬走了。不是回阴冷潮湿的牢房，而被带到另一处条件好得多的囚室里。医生检查了情况后宣布她病了，很严重，或许会致命。他们给她放血，丽安娜又昏厥了好几次，昏迷中还喃喃地要求领圣体。

于此同时，贝德福德也在紧张地思考着审判的走向。

和大多数对宗教裁判一无所知的愚昧的英国人不同，他博学睿智，深知审判贞德（或者贞德的替代品，这对他来说都一样）的意义所在。把她烧死固然简单，只要施以高压，那些迂腐的神学家拐弯抹角能给人扣上任何罪名。但假如能让她公开承认自己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虚妄之言，对查理七世的打击恐怕会更大。于是他决心打一张王牌。

亨利六世睡觉前，照例要来向他道晚安。摄政王看着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不禁忧心忡忡——他一点也不像其英明威武的父亲，谁知道将来能不能独自治理国家。而自己，虽然正值壮年，却常有命不久矣之感。有个非常著名的预言家曾说他活不过五十岁，而贝德福德现在已经四十二。兄长遗留下来的兼并法兰

西的伟业不仅没有完成，反而似乎离目标越来越远——一切都是那个可恶的女人贞德害的。

和哥哥亨利五世一样，他醉心于黑魔术研究。在成千上万的人因巫术而被烧死时，那个时代最显赫的人却肆无忌惮地在自己城堡的地下室里进行魔法试验。魔化兵就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尽管难以控制，无法大规模用于实战，但它们毕竟为他捉到了贞德。或许亨利五世的早亡就是黑魔法的副作用，但他实际上也无法停止了。

午夜时分，他叫人把丽安娜抬进地下室。女孩一开始还在昏睡，后来终于被颠簸和混浊的空气给弄醒了。她睁开朦胧的双眼，震惊地看着面前的一切。

“这是地狱！”她一开口就这样说，“神啊，难道我死了吗？”

在用羊皮制成的巨大培养皿，悬挂在天花板上布满血丝、微微搏动的卵囊和墙壁上纵横交错的管道之间，贝德福德听了她的话微微地笑了。

“你没死，而且如果认真考虑我给你的这次机会，以后很长时间也不会。”他迈步走过地板上那些散发出腥臭、像血管般的软管，指着一个带着重重锁铐、被捆绑在一根柱子上的男人说，“你一定认识这个人。”

丽安娜从担架上勉强爬起，往前挪了几步，终于看清了那张血污的面孔，惊叫起来：“罗哲！”

她想扑过去，但无奈气力不够，绊倒在地上。贝德福德冷冷地对她说：“在贡比涅我都放过了他。结果这蠢货却自投罗网，和拉伊尔一样，不自量力地想来劫狱。”

“你对他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愤怒令她的脸扭曲了，“我才是你想要的人，放了他们，放了他们！”

“听好了，放羊的姑娘，”摄政王鄙夷地说，“‘你’不是我想要的，‘他’也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法国，是原本就合法属于我王的土地。不过，恐怕你也知道，这个男人原本就是英国人。你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罪犯，为了不上绞刑架自愿献出身体，当我的试验品。不得不承认，在所有那些试验品中，他是最优秀的，因此我才把霸王纹章给了他。可是纹章的排斥作用大概给他造成了很严重的记忆障碍和肉体上的痛苦，这家伙跟条受了虐待的狗一样逃走了。跑到你们那儿，被捡了回去。喂，是不是这样，‘罗哲’？”

他嘲讽地对那个男人说。对方翕动嘴唇，好像想说什么，但是最终还是归于沉寂。

“所以，”他继续对丽安娜说，“我们来笔交易好了——我恨这个铜臭味十足的字眼，不过用在这里还真是恰当：明天，那些穿黑袍的会带你去鲁昂市街，你当众宣布自己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受了恶魔的蒙蔽，都是谎言，包括兰斯的加冕闹剧，然后在弃绝信仰的文书上签字，我就会慷慨仁慈地放了你和这个人，再不伤害你们俩一根头发，怎么样？”

女孩仇恨无比地盯着他的脸，突然一口唾沫啐在了他身上：“被恶魔

蒙蔽？你就是恶魔——自己去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的模样吧！如果我同意了，那才真是被恶魔蒙蔽！”

贝德福德却丝毫没有动怒，反而大笑起来：“有意思！我应该料到你这样的女人不会如此轻易地屈服。真了不起，而且你还不是贞德本人！”

最后一句话令丽安娜颤抖了，她觉得眼前的男人异常可怕，竟然能未卜先知。

“别这样看着我，我怎么说也是纹章的持有者之一，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不过，你也明白，对于法国人来说，重要的根本不是贞德，只要有一个不怕死的姑娘帮他们骑马冲锋，谁都可以是她。现在你的查理国王已经又有了一个小‘圣男’，好像叫罗泽尔山的纪尧姆，他正打算用这个人保护你和贞德帮他夺回来的产业呢。你还在幻想他会出昂贵的赎金把你买回去吗？还是他会动用手下的神职人员反抗巴黎大学，为你去向教皇申诉呢？别傻了，姑娘，查理和我，都是一样的人，如果你是个英国人，就会像此刻憎恨我一样憎恨他。”

丽安娜的脸上蒙上了一层死人般的铅灰，她知道贝德福德说得都是真话。多么奇怪啊，那些自称爱她、尊敬她，而她也曾倾其所有去帮助的人说得全是虚伪的谎言，而一个敌人却三言两语为她揭示了藏在潘多拉盒子里的真相。正如她以前所担忧过的，正直纯洁的心灵敌不过俗世的滚滚红尘，公正的神无论此时还是以前，都没有露出过片刻公正的迹象，取而代之的只有假象揭开以后血淋淋的事实。

贝德福德满意地观察着她的神情变化。为了给她以最后一击，他故意用拨火的铁钎去折磨罗哲，后者痛苦的呻吟剥去了丽安娜心中的最后一片铠甲。她流着泪同意当众宣誓，弃绝信仰。但罗哲却突然开口了，他说得很慢，仿佛那几个字用尽了他最后的力气：

“不要信他……丽安娜，不要为我放弃你的……他取走了纹章，我就要死了……”

贝德福德遽然变色，举起铁钎就想抽打他。丽安娜厉声叫道：“住手！如果你这样做，我回去就立刻撕开放血时割开的刀口，明天早上你就只有一具值一万金币的尸体！到时候你既不能烧死我，也得不到你要的宣誓！”

摄政王从来不习惯被人威胁，但此刻却怔住了。罗哲发出一阵微弱却快乐的笑声，但他同时也感到不可遏止的悲伤。

“你所做的，不是为了查理，是为了你的国家……人们会评判、会知道……即使是我这样一个没有信仰的罪犯……也一样……”

贝德福德发现事态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便终止了谈判。丽安娜被送回了牢房。看守她的人说她跪着祈祷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摄政王接到看守送来的口信，说她仍然愿意用弃绝信仰来换取罗哲的生命。他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于是派人给她去掉镣铐、送去了女装。她将在搭建在鲁昂大教堂前搭建的高台上接受神职人员的训诫，并当众在文书上签字，否定之前的所做与所言。

## 一四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鲁昂 布弗勒伊山城堡

贝德福德公爵居住在城堡最古老的一侧，与亨利六世的卧室正好南北相对。他不喜欢寒冷，爱晒太阳，房间的窗户都被改造得格外宽大。丽安娜当众签署弃绝信仰文书的第二个星期天是圣三节，他正坐在窗前看书，城堡广场上传来非常刺耳的喧闹。还没等他探头去看或者派人探头去看，喧闹和惨叫声就延伸到了走廊里，接着就是自己的门外。

他还没来得及放下书本，两扇厚实的橡木门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给挤压成了碎片，仿佛有人在另一侧开炮一样，木屑雨点般打在他的身上。摄政王感到一股极可怕的压力，从罗哲那里取回来的纹章在他的右掌中疯狂地警告着——对方也是个纹章的持有者！

两个全副武装的英国卫兵被贞德扔进室内，摔得血流满面。她穿着一身修士的白袍，上面溅满了斑斑血迹，赤手空拳只拿着自己的那面军旗。

贝德福德目瞪口呆，他原本打算变了身一决死战，但等明白过来以后，却只能发出几声苦笑：

“哈哈……神王纹章……竟然是……”

贞德怒容满面地注视着他，她甚至没有变身，但缕缕光气蒸腾而起，发衣无风自动。如果有人看见，便会以为这是圣米迦勒本尊驾临人世。

“把罗哲和丽安娜还给我！”她一字一顿地说，“我才是真正的贞德！”

“神王纹章居然选择了一个牧羊女！”贝德福德喊道，“司掌征服与统治的至高无上之力竟然落在你的手中！上帝啊，难道英格兰真地气数已尽？！”

“闭嘴！”她高声喝道，“你不配妄称上帝之名，他手中的力量也远不仅仅是征服和统治！我无意和你理论，你日后自会自食其果。把我的朋友们还给我！”

“也罢……她被关……”话未说完，他突然变身扑了上来。贞德猝不及防，被黑色的巨人像铅球般抓起扔向石壁，用力之大令石壁裂出蛛网状的缝隙，但她自己却毫发无损。贝德福德两步赶上，挥拳迎头擂下，被她单手挡住，另一只手放下了军旗，轻而易举地扼住了巨人的咽喉，把对方放倒在地。

“你为什么……为什么不变身！”摄政王在她掌下不得不恢复了人形，嘶哑而不甘地咆哮着。

“给我纹章的人嘱咐我不能轻易显露他的真身。”贞德正想让他带自己去牢房找丽安娜，忽然从旁边传来一声稚嫩、受惊的尖叫——亨利六世不知何时在卫士的簇拥下赶来了，正好目睹叔父由一个庞大的黑色怪物变回人类的景象。

“魔鬼……魔鬼！！”可怜的孩子指着摄政王惊叫道，然后便猛地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亨利！”贝德福德拼命挣扎着，贞德放开了他，他立即冲上去抱起昏迷的男孩，“叫御医来！！”

卫士们乱成一团，有的去喊医生，有的吓得发抖，有的战战兢兢地围住贞德。贝德福德咆哮着叫他们全

部滚蛋，于是几秒钟内，这里只剩下他、贞德和昏倒的小国王了。

“她在东边最高的塔楼里，第六层。”摄政王把侄儿紧贴着自己的胸膛，好像他的体温可以唤醒那个孩子一样，“如果你愿意，杀了我吧。但是请不要伤害他——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什么也不知道。”

贞德看着他，忽然为命运的残酷，以及它将会给这个男人和这个孩子加诸的痛苦感到十分悲哀。仅有的一点对贝德福德的恨意也消失了，她摇了摇头，转身离开，去寻找身陷囹圄的丽安娜。城堡里的英国人好像逃避黑死病一样躲得无影无踪，看守、士兵、文官、教士，全都跑得一个不剩。她毫不困难地在那个高塔里找到了丽安娜，但是后者的情况却比她所预料得更加糟糕。

丽安娜在一周前当众宣誓弃绝信仰并签字后就一直穿着女装，但是现在她又穿上了男人的衬衫和套裤，头发被胡乱地剪得更短。她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泪流满面，疾病和痛苦令她骨瘦如柴、面如土色。

她甚至没有询问贞德是如何脱离死亡、如何来到这里的，当后者敲掉牢门上的锁，走进囚室时，她就像溺水的人看见船只一样地扑向贞德的怀抱，放声大哭。

“罗哲死了……！罗哲死了……”

这是丽安娜惟一能连贯地说出来的句子，也是她那时心里惟一惦记的事情：“……我知道他死了，他昨夜在梦里向我道别……他说你将会来救我……可是，可是……！”

再没有圣米迦勒，也没有圣卡特琳娜和圣玛格丽特，不幸的丽安娜为了她所爱的人放弃了最珍视的东西，然而那个人还是不复存在了。她对弃绝信仰感到懊悔，为罗哲的死深深地自责。她没能拯救他的生命，而自己还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当贞德劝她跟自己走时，她哭着说：“让他们烧死我吧——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又穿上男装的——我不能原谅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我背叛了神，理应下地狱……”

贞德恳求、劝说，甚至威逼，但她坚持留下，并说如果被强行带走，她以后依旧会回来。

“谢谢你，贞德，但是我已经决定了，我已经决定了……何况，这个王国的人依旧以为我是你，如果我逃走了，你会永远被追杀……就让这一切这样结束吧，好好活下去，亲爱的贞德。”两个女孩紧紧拉着手，依偎在狭窄昏暗的囚室中，好像童年时躲在无人的谷仓里互叙心曲，为天意的无情和命运的决断流泪。

就在她们在做最后告别、贝德福德守在小国王的病榻前忧心如焚时，宗教法庭的法官们也没闲着。对他们来说，丽安娜再度穿上男装的意味也非常明显。他们迅速起草了一份长达十页的判决书，宣布她妖言惑众、亵渎神灵、背叛耶稣，是异端中的异端，明日即处以火刑。

贞德在丽安娜因疲倦入睡之后才离开牢房，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没遇到丝毫阻碍。她像个影子一样匆匆穿过鲁昂的街市，几乎不敢抬眼去看那耸立在老市场边的高台和木柱——火刑架被搭起来了，明天，这里就将是丽安娜的最终归宿。而她的终点，尚不知在何方。

## 尾声

正如预言所说，贝德福德公爵没能活过五十岁。一四三一年之后他在政治和军事上屡受打击，四年后便忧愤而死。当时亨利也不过十三岁。尽管记不得十岁那年惊恐的遭遇，但这孩子的精神从此一蹶不振，在十多年后也得了和他外公（查理六世）一样的疯病。他母亲（查理七世的姐姐卡特琳娜）与父亲的婚姻令法国国王不得不为了加冕求助于一个牧羊女，而瓦卢瓦家族的疯病却也因此经由他母亲传到了宿敌英国人那里，并最终在几十年后葬送了兰开斯特王朝。

查理七世在一四五三年正式终结了战争之后，便有闲暇来考虑圣女异端一案了。一四五六年，他提议贞德尚在人世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儿子、贞德的兄长们一道提出申诉，被教皇接受了。于是案件被打回重审。鉴于巴黎已经回归，原来巴黎大学神学院中很多曾经参与审判贞德的人又被召回来为她的平反昭雪而努力。

当年见过、和她一起战斗过的人，只要活着都愿意出庭作证。拉伊尔彼时已经过世，让·德·梅茨和马赛尔还在生。曾经镇守奥尔良的杜诺瓦伯爵和王弟阿朗松公爵也都当了证人。甚至希侬“皮埃尔和尼科尔”旅店里已经当了曾祖母的胖老板娘、奥尔良的地方官戈古尔先生、在普瓦捷给贞德做过铠甲的老工匠都来了。

吉尔·德·雷没有出席，他死了，而且是以很不荣誉的方式被绞死的。这位法兰西元帅离开军队后在自己的领地上沉溺于黑魔法与炼金术，据说害死了几百个孩子，最后被领地内的农民暴动给推翻、送上了宗教法庭。为他辩护的律师声称男爵是精神失常，因为他经常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痛苦却不可控制，人们还曾看到一位穿白衣的少女前来劝说他，都以为那是天使，但可惜最终也未能被法庭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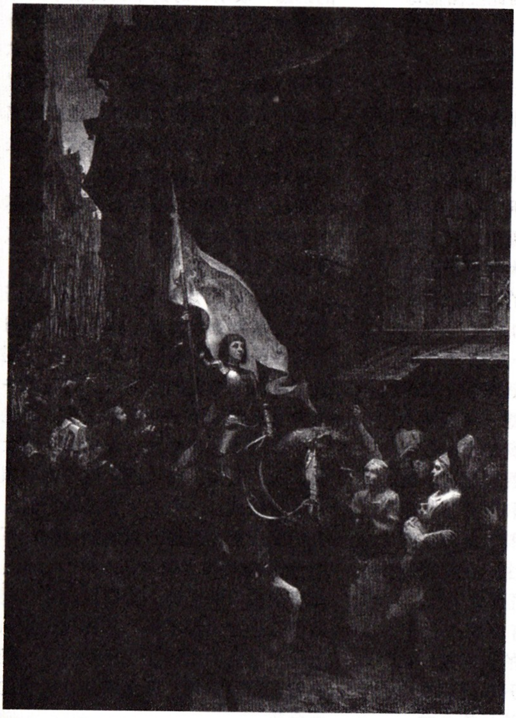
曾经为贞德，或者说丽安娜的判决书执笔的手又在故纸堆里找出如山的纰漏，表明当时的审判自相矛盾，全无道理。主审她的博文主教也去世了，此时声誉一落千丈，连后人都不肯承认与他有血缘关系，那些曾与其共事的人此刻还在想尽办法地把罪名往他身上推，似乎他是一手遮天的法庭暴君。于是，当年的六月十六日，一四三一年的审判被宣布无效，她异端的罪名被取消，查理七世的圣女又重新成为圣女了。

五年后，这位颇有作为的国王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葬礼预定八月七日在圣德尼修道院中举行。不过据说，在国王停灵的圣堂里，葬礼前一天的晚上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人看见一个穿白衣、剪短发，无法辨认男女的人走了进去，将一块布披在盖着黑丝绒的棺椁上。第二天仪式举行时，人们发现那原来是一面破旧不堪的军旗——白色粗布上染满了发黑的污渍，似乎是古旧的血迹。上面画的纹章的颜色几乎完全褪尽了，只能依稀辨认出一个蓝色的盾形，上面有似乎一把挑着王冠的宝剑，两侧饰以金黄色的百合花。

# 百年风云录（《圣女贞德》背景介绍）

百年战争最初源于1328年法国安茹伯爵与英王爱德华三世之间对于法国王位继承权的争夺，而后逐渐演变为两国之间对土地、贸易、制海权的激烈冲突。然而贯穿始终，法兰西王冠一直都是作战双方矛盾的主要焦点。安茹伯爵最终凭借《萨利克继承法》，排除了女系后代的继承权，从爱德华三世手中夺走了法国王位，史称腓力六世，爱德华三世因而对法宣战。

在此后的八十多年中，双方互有得失。英国人先占了上风，在海上的司吕斯海战和陆上的克雷西会战中击败对手，又用了十年时间夺取了法国西南部的吉斯和加斯科涅。然而，十四世纪后半叶在位的法王查理五世后来居上，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成功地将英占区缩减至硕果仅存的五个港口。可是，在他死后，继位的却是一个罹患精神病的儿子查理六世，情势又开始一边倒地偏向对方了。



1404年，“无畏的”约翰成为了新的勃艮第公爵，与其父一样，他一直试图令勃艮第脱离法兰西，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公国。为了与查理六世的弟弟、奥尔良公爵路易争夺摄政权，“无畏的”约翰1407年派人在巴黎街上暗杀了后者。此举造成法国两大贵族势力集团勃艮第派与奥尔良派（又被称为阿尔玛尼亚克派）之间的正式决裂。之后约翰在英王亨利五世的鼓动下背弃法

国与英国人结盟，对法国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为英国人的第二次大举入侵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1415年10月25日，在亨利五世率领下，英军以由步兵和弓箭手为主力的军队在阿金库尔击败了法国由大批贵族组成的精锐部队。此役乃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之一，英军以不足六千人的部队彻底击溃了三万六千名法国骑士、步兵和十字弩手，其中英国长弓兵在这一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后世依靠火力范围杀伤对手密集阵形的战术留下了深远影响。法军阵亡人数过万，一半以上为有封号的大小贵族，包括两名公爵、五位伯爵、九十位男爵，还有当时的王室总管和法国元帅。

阿金库尔惨败令法军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节节败退。1419年亨利五世占领诺曼底，随即法国北部重镇鲁昂与巴黎也相继落入其手。1420年，在英王的威逼下，查理六世的王后巴伐利亚的伊莎博代替其夫在《特鲁瓦条约》上签字。条约不仅将卢瓦尔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划归英国，还推翻了《萨利克继承法》，在决定法国公主瓦卢瓦的卡特琳娜与英王联姻的同时，剥夺了查理六世之子的继承权。

1422年，亨利五世与查理六世在两个月内相继死去，英国人立刻借《特鲁瓦条约》宣布对法兰西王位的所有权，亨利五世不满2岁的独生子被宣布为法国国王。几乎同时，阿尔玛尼亚克派也在南方拥立查理六世之子为查理七世，公开否认《特鲁瓦条约》的有效性。

其时，战况对法国人相当不利。1415年阿金库尔惨败的余波还没过去，法军在战事上仍然是屡战屡败，连突袭对方给养运输部队的“鲱鱼战役”都打不赢。而王室试图和勃良第人再度结盟的努力也因1419年蒙特罗桥谈判的破裂而化为泡影——当时与勃良第公爵“无畏的”约翰见面的是只有16岁的王太子查理，尽管他允诺保护对方的安全，但这个害死了奥尔良公爵的人还是被愤怒的阿尔玛尼亚克派给刺杀了。继任的勃良第公爵菲利普三世因此坚持了连英反法的政策。

英国人在夺取凡尔纳伊和曼恩之后，因财力、兵力不足急需休整，刚继位的查理七世获得了几年的喘息之机，勉强守住了属于他的南方。但是在1428年10月，英军与勃良第人联手包围了通往法国南部的门户之城——卢瓦尔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奥尔良，形势急转直下。

此时的法国，乡村与城市之间匪盗横行，百姓都厌烦了勃良第、英国人和阿尔玛尼亚克派之间无休止的拉锯战和反复的掠夺、洗劫，纷纷建立城市议会和民兵组织以自保，这样一来国家赋税都收不上来，查理七世财政拮据、四处借贷，他的贵族和军队也因为连年战败而士气极为低落。奥尔良城没有直接投降英国人已是大幸，但他却迟迟无法组织一支像样的援军去解围。

除了外患，查理七世尚有内忧——法国国王向来有到兰斯大教堂行涂油礼加冕的传统，但此时兰斯城已是敌人的地盘。没有正式加冕，他在宗教上就始终不是真正的国王。加之许多人都对他的血统很怀疑，认为

其父查理六世因为疯病根本没有生育能力，王后伊莎博的子女都是和奥尔良公爵所生的私生子。巴黎大学的教授和学者公开支持亨利六世，不承认查理七世王位的合法性。总之，不幸的法国国王当时心灰意冷，沮丧到了极点，而法兰西看起来也颓势尽显，败局已定。就在此时，一个来自洛林地区的十七岁牧羊女改变了一切。

圣女贞德的出现，是百年战争中最重要也最富戏剧性的转折点。她不是惟一被教廷封圣的女性，却无疑是所有圣徒中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贞德所取得的两项最辉煌的成就——解放奥尔良和带领王太子去兰斯加冕，为法国的再度崛起吹响了凯旋的前奏。

尽管后人一再编造和夸大她的各种事迹，最终令这个女孩的真实身影彻底消失在宗教狂热和神话传奇的密林中，但仍应该肯定她在战场上所起的作用。虽然她并非是什么被神感召的战斗天才，但贞德身先士卒，英勇地举着军旗、扛着梯子，带领士兵冲锋陷阵，其大胆无畏和宗教献身精神感染了所有人，唤醒了法国军民沉睡已久的自信与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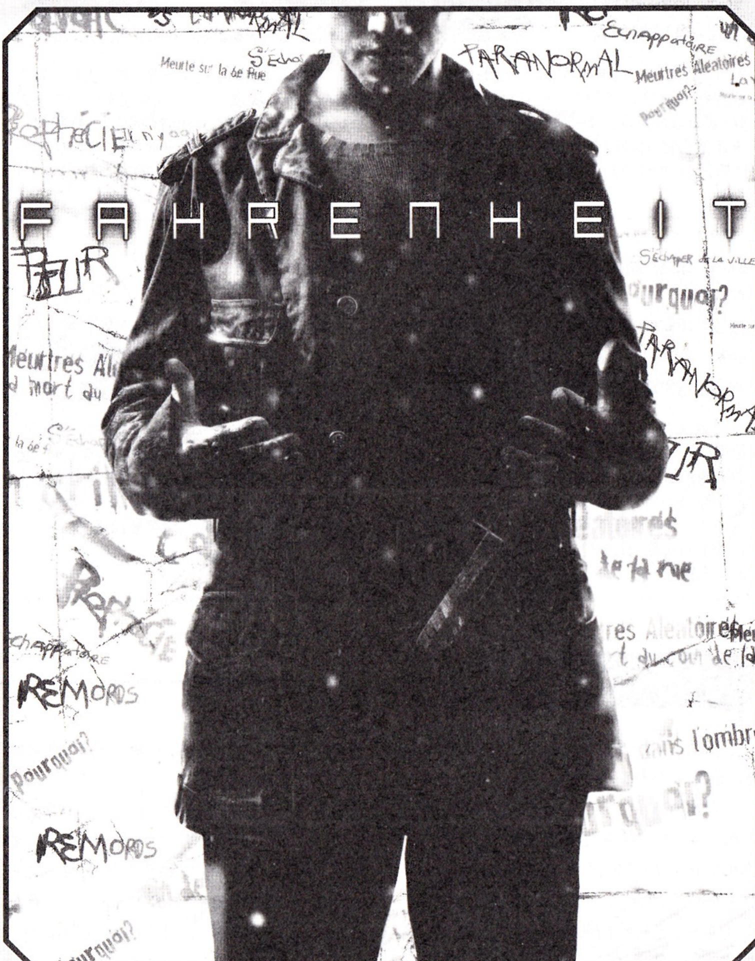
她的成功不是偶然，查理七世和他的朝廷在这场推波助澜的造神运动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令人民相信法兰西的胜利是神的旨意，比任何灵丹妙药都更能鼓舞低迷的士气。在奥尔良一役之后，这些精明的政治家绝口不提战斗中将领、士兵和普通百姓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而把一切功绩都归于天主和贞德。真相被添油加醋地描绘为伟大的“神迹”，传遍了全国乃至全欧洲。在其后的征途中，在圣女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面前，许多已经投降英国的城市又不费一兵一卒地回到了法国的怀抱。她也因此成为同时代很多自称能够通神的圣人和圣女中最有作为、最辉煌的一个。

然而，作为一枚政治博弈棋子，在被查理七世选中的那一刻，贞德的悲剧性结局也就注定了。她为法国国王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在她被俘之后，查理七世却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出手援救她，坐观他的功臣落入受英国人操纵的宗教法庭手中，并被判处火刑，因此而遭后人累世诟病。不过，这位国王1435年与勃艮第公爵查理和解，并在有生之年收复了除加莱港之外的全部失地，结束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争，也算是功勋不菲，达成了贞德渴望和平的心愿。他还向梵蒂冈申诉，要求重审贞德的异端案，终于在1456年为她平反。虽然这些都摆脱不了浓厚的政治意味，但丝毫也不妨碍她成为法兰西最著名的女英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象征，艺术家和作家们的最爱。

今天，在巴黎蒙马特尔高地上纯白色的圣心教堂前，贞德的雕像与另一位圣徒路易九世国王并列，一左一右，手持旌旗，默默远眺她自己从未能踏足的巴黎城——1429年9月8日，她在攻打巴黎的战斗中受伤，被迫撤离。两年后，她在鲁昂被烧死，年仅19岁，身后骨灰被撒入塞纳河中，惟一一副绘于她生前的画像也被焚毁，以防被人用于巫蛊。其后几年，还曾多次有人宣称自己是贞德，但最终都被证实为招摇撞骗。

# 靛青预言 剧情小说

文/fatvin 编/YULA



# 人物介绍

**姓名：卢卡斯·金**
**血型：O**
**生日：1978年6月9日**
**身高：180CM**
**职业：电脑部总监**



我出生于一个单亲家庭。经过我的努力，我在纽约曼哈顿找到了一份让外人羡慕的工作，最近我虽然遇到了一些感情问题，但我的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今晚天气很冷，我下班又比较晚，我在想着，究竟去哪里用晚餐会比较好?

**姓名：卡拉·瓦伦蒂**
**血型：AB**
**生日：1980年7月14日**
**身高：170CM**
**职业：纽约警察重案科侦探长**



我在搭档眼中是工作狂，我在上司心目里是救火队。从警八年，我从来没有让一个杀人犯从我手中逃脱过，记者们都说我是犯罪克星。在职业生涯辉煌的同时，我的感情生活一片空白，我成了朋友们眼中的剩女。最近这下雪天真让人心烦，干什么都不方便。

**姓名：泰勒·米尔斯**
**血型：A**
**生日：1985年9月17日**
**身高：190**
**职业：纽约警察重案科侦探**



我这辈子成为警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我应该是个不折不扣的饶舌歌手。我做歌手的天份比我干警察这行的天份强多了。我告诉你，伙计，我是男人界的悲剧，我的上司卡拉是个大龄剩女兼工作狂，我的老婆是个富裕农场主的女儿，无论是在家还是在警局，我都被女人管着。

**姓名：大祭司**
**血型：?**
**生日：约公元前550年**
**身高：185CM**
**职业：玛雅大祭司**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父神安排好的，尔等的肉体，尔等的灵魂皆是父神的财产，不要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你的。我代表至尊无上的父神在人间布道已经超过两千年，今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预言者就要出现了。

# 引子 预言

公元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夜，满月，墨西哥南部伊萨帕。

持续多日的祭祀活动并没有像大祭司所承诺的那样在满月再次出现时结束。在祭祀中牺牲的尸体依然不断地从伊萨帕的金字塔顶端被抬下，草草埋葬在塔边的玉米田内，腥臭刺鼻的气息随风飘散开去。莫说是夜间，就是在白日里，这气味也引得附近森林里的野狼聚集而来，它们日夜不息地撕咬着尸体，目光炯炯地盯着任何靠近的人类。

“国王陛下，这有必要吗？一个月间我们埋葬了差不多四千具尸体，如果算上那些发了疯的行刑者，帝国损失了接近四千五百个青壮劳动力。附近玉米田里狼的数量也已经多得失去控制，连日常的耕作都受到了影响。”站在金字塔底的内庭卫士长卡乌对手持木制蛇头的国王巴哈勒说。

“忠诚的卡乌，你应该像相信我一样相信大祭司，四百年间他一次也没有错过。玛雅今天的辉煌或多或少要归功于他。”巴哈勒握紧了手上的木制蛇头，神情凝重。

“是的，国王陛下，我不应该对大祭司产生丝毫的怀疑。”卡乌稍一欠身，向后退了一步。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吟唱了数千遍的歌谣，再次从金字塔的顶端飘落。

**marq'ariway （将我拥入你的怀中）**

**hat'alliway （将我捧在你的掌中）**

**kay qusqaytari chaskiway （接纳我们的躯体吧）**

**maypis kaspapis （无论你在哪里）**

**Wirayuchaya. （我的父神）**

巴哈勒苍老的面颊上掠过些许不快。随着“我的父神”这句歌词的出现，他闭上了眼睛。他知道一个茁壮成长着的生命会随着歌声的结束而离开这个世界。他甚至想让忠诚善良的卡乌捂住自己的耳朵，以免听到生命结束前的哀鸣，他已经听够了。

“国王陛下，好像停止了。”卡乌略带兴奋的声音从巴哈勒的身后传来。

巴哈勒猛地睁开双眼，他看见一个月没有离开过金字塔顶端的大祭司正缓缓走下金字塔，满月的光辉将他头上的羽饰石冠照得闪闪发亮。大祭司修长的影子从塔顶一直投射到塔下，恰好遮住了在塔下观望着的卡乌和巴哈勒。

“父神的旨意是什么？”巴哈勒似乎等不了大祭司走完这段并不漫长的阶梯，他焦急地喊着。经过一个月不眠不休的祭祀工作、依然容光焕发的大祭司朗声答道：

**“在本纪元结束前两年”**

**“会有一个预言者出现”**

**“她会从末日的风雪中拯救我们”**

**“她会带着古往今来所有的智慧和记忆”**

**“她会带着一切问题的答案”**

**“她会选中一个人成为先知”**

**“预言者的代号是”**

**“靛蓝”**

……

## 第一章 杀戮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的初雪为爱热闹的纽约人带来了一个多年未见的白色圣诞节，当时这颗“大苹果”从里到外都洋溢着欢庆的节日气氛。人们在家里围着壁炉，手挽着手，高唱着“既然我们无处可去，就让雪下吧，让雪下吧”。但风雪却在新年过后转强了，频繁的机场关闭和道路堵塞让住在“世界之都”的人们开始祈祷冬雪快些结束。各路专家纷纷登上电视，向大家解释目前的状况并掷地有声地说——暴风雪会随着二月的来临结束。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七日夜，纽约，摄氏零下十九度。专家们的预测将在四天内到期，可是暴风雪却没有一丝一毫消退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在这座城市里肆虐。鳞次栉比、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无情地遮住本已微弱的月光，被一排又一排高层建筑拦截挤压的“过堂风”在阴冷狭窄的街巷中呼啸穿行。在寒风暴雪中冻得瑟瑟发抖的流浪汉们三五成群地围着火势微弱的土制火盆烤火，他们中还有人不时地舔着早已干涸的廉价伏特加酒瓶，希望上

帝能让这酒瓶里滴出那么一两滴珍贵的酒以抵御无情的风雪。

“知道吗？可怜的老保罗昨晚冻死了，就因为收容站的位置满了，他们甚至不愿意为一个年老的流浪汉让出一个可以睡觉的位置。”

“上周是耐吉尔，昨天是老保罗，再接下来就是我们了。”

“哈哈，老天保佑，下辈子当个富人。”

“喂，这是什么？”一个流浪汉忽然觉得脖子上热呼呼的。

“啊，该死的鸟粪，是只乌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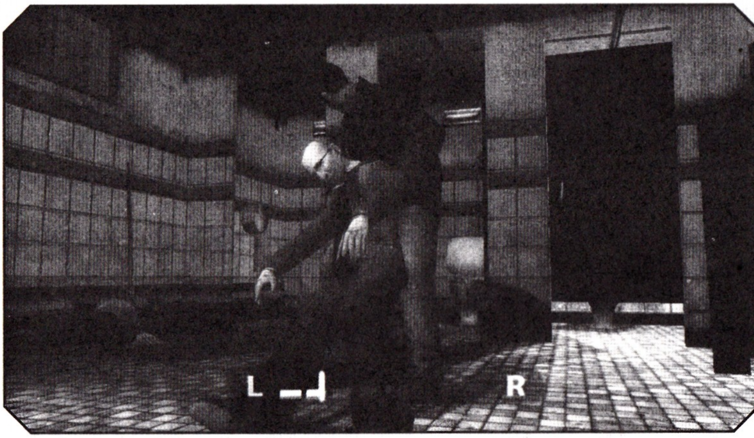
“老人们都说，如果鸟粪落在你的脖子上，你会交好运的。说不定他们明天就会在收容站给你安排一个永久床位，哈哈。”流浪汉们哄堂大笑。

那只乌鸦正在雪夜中掠行，它与饱受暴风雪折磨的人一样，希望能在这样的恶劣天气尽快找到一个栖身之地。少顷，它停在多克餐厅虚掩着的厕所壁窗上，凝视着这个十分陌生的建筑物。乌鸦似乎对这个位置的温度非常满意，低声轻叫起来。

正是这短暂清脆的鸦鸣声将厕所里失了魂似的卢卡斯带回到现实中。他看见他的正前方地上躺着一个白领装束的中年秃顶男人，灼热的鲜血正从中年男人的胸腔中涌出，强烈的温差让喷涌出的血液冒着粉红色的雾气，带着雾气的热血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缓缓流向卢卡斯脚边。卢卡斯在惊恐中快速后退以避开流动的鲜血，正是这下后退让卢卡斯意识到自己的右手上握着一柄带血的餐刀，他的眼睛在中年男人和自己手中的带血餐刀间来回移动，一个让他窒息的想法浮上心头：“这，是我干的吗？”

这个想法一出现，卢卡斯只觉得头脑里开始嗡嗡作响，响声从颅内慢慢散布到他的耳膜附近，很快化作他双耳内混杂的回响。在剧烈的回响中，他感到自己浑身发热，似乎身体里所有的细胞此时都在通过身上的血管和毛孔向外扩散。卢卡斯觉得自己发烧了，他的身体因恐惧而拼命哆嗦着，牙齿格格打战，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一颗接一颗缓缓向下越过眉毛和睫毛构成的防线，最终流入他的眼眶之中。汗水里的盐分猛烈地刺激着眼球上丰富的神经系统，他的视线开始模糊起来。卢卡斯忙用袖子擦拭头上的汗水，双手交叉抱紧自己以控制不断加强的颤抖。少顷，他终于勉强控制住就要瘫软下去的身体，倚着墙角立定，贪婪地呼吸着冰冷的空气。几口冷空气下肚，卢卡斯的精神终于渐渐缓和起来，他开始努力回忆今晚的所有细节：今天他像往常一样下班，因为时间晚和风雪的缘故，他来到了离家两个地铁站远的多克餐厅用餐，晚餐点了一客牛扒配薯条，一杯咖啡，然后……然后，回忆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戛然而止，卢卡斯无论如何无法回忆起点餐以后的事情。他抬起手表，指针指向了九点二十五分，他点餐的时候也看过时间，当时是九点零五分。自己为什么失去了过去二十分钟的记忆？卢卡斯懊恼地用左手用力砸自己的太阳穴，他实在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时厕所门外传来食客们的笑声，卢卡斯如梦初醒般地想起，自己目前的这幅模样如果被其他人发现的话，后果可想而知。他一边祈祷不会有其他人进来，一边小心翼翼地走到中年男子身后，用颤抖不止的左手去探他的鼻息和颈动脉。这些生命的特征已经从中年男子的身体上消失了，卢卡斯的心一沉，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人类残存下来的动物求生本能此刻指挥着他将尸体安置进一格入厕间内，离开入厕间之前，他将带血的餐刀放入了抽水马桶的水




箱中。

尸体安置妥当之后，卢卡斯从厕所的角落里拿出拖把抹干地上的血迹，随后挽起衣服的袖子扭开水龙头冲洗自己手上残留的鲜血。随着袖子的褪去，卢卡斯发现自己的双手臂内侧一片血肉模糊，似乎被刻上了什么图案。他强忍手臂内侧的疼痛，洗净了手上的鲜血，用宽厚的风衣遮住手臂，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扭开厕所的门。

餐厅里的人不多，除了女侍应外只有三个客人，两个建筑工人打扮的顾客正在豪饮着啤酒，他们爽朗粗犷的笑声和不时爆出的黄段子吸引着餐厅里其他两人的注意。卢卡斯回到自己的座位前，放下一张二十美元钞票。

"嗨，最近你们警察都很忙吧。"女侍应漫不经心的一句话让卢卡斯手脚冰凉，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正狠狠地撞击着胸腔，随着心脏的猛烈跳动，他身体里所有的血液都开始涌向头部。卢卡斯仿佛失去重心般地扶着桌子，小心翼翼地扭头看去。原来女侍应在和另外一个独坐的顾客说话，那老头应该是个休班警员，从他和女侍应搭腔的语气来看，两人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了。

缓过劲来的卢卡斯将双手插入大衣口袋，低头缓步向多克餐厅的门口走去。从桌子到餐厅的大门不过十五米的距离，卢卡斯却觉得有一英里那么长，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他的鬓角滚下。终于，他推开了餐厅的门。

卢卡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潮湿冰冷的空气，迈起大步走向不远处的地铁站……

## 第二章 调查

独居的卡拉百无聊赖地玩着自家窗户上的水蒸汽。这该死的暴风雪让卡拉和她的同事们忙得不可开交，除了本职的凶杀重案需要解决之外，她还要协助普通警员

处理日益增多的小偷小摸案件。昨天她甚至干起了维护交通的活，一天下来，她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不过在雪天里多运动所起到的瘦身成效可不是普通天气所能比拟的，卡拉在这段日子里经常这样安慰自己。

房间里没有开灯，CD播放器里传来沉稳低重的大提琴声，那是卡拉喜欢的《美国往事》原声带。这样的天气配着略带沧桑的音乐，让卡拉的心沉了下来。她忽然觉得心里很凉，身上也特别冷，于是下意识地向暖气管道靠拢。

"卡拉，你太孤单了，找个伴吧。男人的身体可比暖气管道温暖得多。"卡拉自嘲着说。

"男人？那还不如养只猫。"卡拉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她躺在地上，任跳动的音符带着她回到电影的情节里。

CD奏完以后，卡拉才从地上站起来。她看了看挂钟，刚好十一点正。她从书柜里抽出一本沃顿的《廊桥遗梦》，准备上床阅读。

电话铃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电显示表明对方的身分——搭档兼下属泰勒。

泰勒在这个时候来电话，如果不是有案子就是他活腻了。卡拉的心微微一沉，略带迟疑地拿起电话。还没等她开口，电话那头的泰勒就迫不及待地开说了。

"大姐头，我是泰勒。这雪下得真讨厌，纽约下过这么大的雪吗？你在纽约生活三十年了，你见过这么大的雪吗？它为什么就不停呢？我是烦透了。"泰勒像饶舌歌手般一气呵成。

"泰勒，你这个猪脑袋，我认识你五年了，你就不能说一句好话？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说我年龄，不许叫我大姐头。还有，你身边有其他伙计吗？你刚才该不是面对他们讲的吧？"卡拉又好气又好笑。

"这个，这个，嗨，你知道吗？小甜甜要开演唱会了。你能想像吗？在这样的天气里开演唱会？我听说她肚子上的赘肉比上次还多。我那二百一十磅重的妈妈告诉我，小甜甜肚子上的赘肉都快赶上她了。"泰勒岔开了话题。

"说吧，哪里有案子？"卡拉不想和他纠缠下去。

"听着，这个疯子，不知道是吃多了还是喝多了，他用刀把厕所里的人给捅死了。我靠，我几年都没见过这么白痴的凶手，留下了指纹和凶器，还有一堆间接目击证人。这个白痴就差没留下自己的身份证了，看来这雪天是把人给冷傻了。"卡拉可以想像电话那头的泰勒一定是在手舞足蹈。

"动机有吗？"卡拉追问。

"动机，这个嘛……"泰勒一时语塞。

"地址告诉我，我这就来。"

卡拉开着白色的甲壳虫行驶在雪夜里。听泰勒的描述，这个案件应该不难侦破。但是从警多年的经历告诉她，就算凶手留下了一大堆证据，动机不明的案件往往以找不到嫌疑人告终。

卡拉很快来到多克餐厅，泰勒三步并作两步迎了上来，脸上堆满了微笑。很显然，他想为先前的失言做出一些弥补。

"嗨，大姐……"泰勒一开口又是错。



卡拉瞪了他一眼。

“尊敬的卡拉侦探长，纽约警察的骄傲，您忠实的仆人为您介绍现场情况。”泰勒很绅士地为卡拉拉开车门，并且用手护着卡拉的头，以免她撞到车顶。

这一切都被周围辅助办案的警员看在眼里，在他们看来，泰勒这个家伙更加适合去做一个留着爆炸头的三流黑人饶舌歌手，而不是一个警察。

“晚上九点的时候，餐厅里一共八个人。一个女侍应，两个厨子，五个用餐的顾客。顾客里有个五十岁的警员，他也是发现尸体的人。差不多九点整的时候，厨子A去用过厕所，那时候厕所里没有其他人。九点零五分男性嫌疑犯去用厕所，九点十五分的时候死者进入厕所。九点三十五分的时候嫌疑犯从厕所里出来，然后付账走人。九点四十五分我们可爱的警员顾客在厕所里发现尸体，然后保护现场直到我们来。”

“慢点，泰勒，你很赶吗？”

“卡拉，别人不知道我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我老婆一看见我要晚上出去办案，那表情就好像对着我说 “嗨，你这个该死的黑鬼，你欠我的一百万美金什么时候还我” 。我跟你说，她老爸前些日子去见耶稣了，给她在阿拉巴马州留下了一块有整个曼哈顿那么大的农场……”

“泰勒，说正事。”

“好的，大……大侦探。我到现场以后已经做了初步调查，指纹组的同事已经取得了凶器上和九点四十离开的那伙计餐叉上的指纹，初步断定为同一人。嫌疑犯为男性，欧洲白种人，年龄在三十～三十五岁之间，体重介乎一百三十五～一百四十五磅，五尺十寸左右身高，纽约本地口音。死者的名字是约翰·伍斯托克，是个常客，大概四十五岁左右，身材比嫌疑犯稍矮，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公寓内。嫌疑犯不是常客，应该是第一次来多克餐厅。”

“间接证人们对嫌疑犯有印象吗？”

“有的，卡拉。休班警员注意到他的衣服笔挺，头发梳得非常整齐，胡子也修得一丝不苟。谈吐斯文，有礼貌，应该是受过高等教育。女侍应对他的印象也挺深刻，据她透露，嫌疑犯使用的是香奈儿的古龙水，古琦的褐色羊毛围巾下是保罗·斯密斯的鞑靼格子花领衬衣，人长得有些像爱德华·诺顿。综合这两个人的意见，我们的疑犯应该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级白领，经济条件宽裕。”

“嗯，好的，我调查一下。”

卡拉询问所有在场的人，他们的证词和泰勒提供的线索相差无几。卡拉打发他们回家后来到案发的厕所。泰勒也跟了进来。

“除了墙壁上那个三十厘米长，十五厘米宽的壁窗用于透气的壁窗以外，厕所是个密封空间。卡拉你看，心脏部位有三处刀伤，应该是大量出血导致失血过多死亡。死者当时应该是在洗手，凶手躲在后面的入厕间内。然后潜伏到死者背后，这时死者感觉到了什么，扭过头去，可是已经太迟了。凶手连刺三刀，受害者倒下。然后凶手把死者拖进这个入厕间。用拖把拖干了地上的血迹，把凶器丢入抽水马桶的水缸内，溜人大吉。”

“死者的钱包一定还能找到吧。”

“在身上，四百多美金现钞分文未动，连装钱包的裤带扣子都没打开。”

“凶器呢？凶手带来的吗？”

“事实上，凶器应该是凶手在这餐厅用餐时的餐刀。”

“这就麻烦了。”卡拉的眉头皱了起来。

“麻烦？为什么麻烦？有指纹，有间接

目击证人，只要搜搜指纹库，运气好我们就能抓人了。如果运气不好那就算了，美国一年两万宗谋杀案，纽约有六百宗，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破不了案的，不多这一宗。”泰勒显得有些不耐烦。

卡拉最讨厌泰勒这种所谓的“专业”。她厉声道：“好吧泰勒，这份报告就由你来写。抓到人，功劳归你。抓不到人，你就写上你刚才说的那段话，至于凶手是谁，你可以写‘怀疑是神经病’这六个字，怎么样泰勒？”

“饶了我吧卡拉，你记得我上次写那份伤人案的报告吗？肥马直接让我回七年级学英文。”

“那就听我的。听着，这件案子不好办。一般而言，杀人的动机只有三种，劫杀、情杀和仇杀。从逻辑层面入手，如果是情杀或者仇杀，凶手没有道理选择在这样的地点动手。首先凶手不知道死者什么时候会进厕所，其次凶手也不知道在杀人过程中会不会有别的人进来。如果我是凶手，我完全可以在门口等着，等受害人用餐完毕后再动手。况且外面的雪下得这么大，路上的行人非常少，这些也为凶手在外动手创造了有利条件。综合种种迹象来看，在情杀或者仇杀的前提下，我实在想不出凶手在厕所里动手的理由是什么，这不合逻辑。这样推理下去，这个案子惟一可能的作案动机是劫杀，只有劫杀的对象和地点是具有随意性的，但是从嫌疑犯的穿着打扮来看，他为钱杀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况且死者身上的钱包还在，那么连劫杀都不成立了。而且劫杀的凶手往往都是在作案前准备好凶器，而不是随意用自己吃饭的牛扒刀去杀人。你知道切牛扒的刀的刀口有多钝吗？”

“为什么你不怀疑凶手是神经病呢，美国有那么多神经病，你看看那些校园枪击案，办公室枪击案。对，凶手可能是神经病。”泰勒看着手表，非常不耐烦。

“你要知道，他行凶完以后又擦洗了身上的血迹，并且若无其事地出去付账，还留下了小费。完全和正常人没两样。” 卡拉不同意泰勒的看法。

“或许他行凶的时候是神经病，行凶



完以后又恢复正常了。”泰勒坚持自己的看法。

卡拉觉得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又找不出完全否定泰勒的理由。

“或许尸检会给我们提供线索。在这同时……”卡拉的目光忽然被尸体所在的入厕间地上的一点凸起所吸引。她蹲下用一把镊子检查地上的异常，那是一小片与地表颜色接近的纸片。

“泰勒，看看这张纸片，它像什么？”卡拉把这一小片纸用镊子举起，迎着厕所昏暗的灯光征询泰勒的意见。

“这片纸应该是从某个银行或者股票交易所的对账单上撕下来的。你看，上面有股票代码，纸质也很好，背光看有水印。”泰勒仰着头说。

“对，这张纸应该和这个案件有关，麻烦你去调查一下它的来源。”卡拉开始对案子有点信心了。

“嗨，神探，你为什么觉得这张小纸片一定和凶案有关呢？”泰勒笑着问。

“泰勒，有时候你要相信女人的直觉。对了，我刚才还没说完。程序还是要走的，我给你三个差事，你去帮我查查这个纸片的来历，并安排一下在座的目击证人对嫌疑犯进行素描，然后再查查最近有没有类似的神经病从疗养院里放出来。我要循常规途径调查死者的背景，看看有没有仇家和感情纠纷。”卡拉莞尔一笑。

“可以走了吗？”泰勒已经等不及了。

“走吧走吧，你结婚前可不是这样的。看来婚姻和事业总是相冲突的。”卡拉对泰勒近期的表现有些不满意。

泰勒回以一笑，不做评价。

“嗨，卡拉，能载我一程吗？这个天气很难找的士呢。我那该死的日本车又坏了。”走到门口时泰勒问道。

“进来吧。”卡拉向他招招手。

白色的甲壳虫载着卡拉和泰勒在湿滑的道路上前进。车窗前的扫雨器努力地拨开不时落下的雪花，车灯所及之处尽是茫茫的白雪。

“卡拉，我这几天总在想，这雪如果一直这么下下去就好了。咱们人类打回上个冰河时代，我们变成冰雕一了百了。”泰勒的声音打破了车厢内的寂静。

“看来婚姻生活对你的影响很大。怎么了？”卡拉的眼睛在路面和泰勒之间移动，缓缓问道。

“我老婆说，我这工作这么累，钱又赚得不多，不如不干了，和她一起回去阿拉巴马州。她说只要能搞定遗产税，我们两人回去经营农场，一年能赚比现在至少多二十倍的钱，而且生活有规律，不用担心健康问题。她还说阿拉巴马州的那块农场漂亮得和仙境一样。对了，你知道《阿甘正传》吧？那块地就和阿甘他妈留给阿甘的地一样。可是卡拉，你也知道，我当了这么多年警察，现在忽然要去当农民，虽然收入的确是高，但是心理落差太大，我一时接受不了，好像前半生做的东西对后半生完全没有帮助似的。我是不想去的，但是我老婆那意思，就是如果我不去我们就离婚。最近这些天我为了这事特别烦躁，加上这样的天气，真想找个地方发泄一下。”泰勒对卡拉倾诉着。

“就发泄到这案子上好了，泰勒，你是一个好警察。如果纽约警局没了你会失色不少。”卡拉安慰着他。

“谢谢，大姐头。这么多年你一直帮着我。我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好的。前面就到了，谢谢你。”泰勒连声道谢。

泰勒住的是一栋三层洋房，房门口和家里的灯一直是亮着的。

卡拉心里忽然有一丝悲哀。她自小在孤儿院长大，从来就没人为自己留过一盏灯。

“回家吧，明天会是很长的一天。”卡拉笑着对自己说。

# 第三章 噩梦

**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一时五十二分。**

卢卡斯浴室里的洗衣机已经默默工作了三小时。卢卡斯把今晚穿过的所有衣物，甚至是鞋子都丢进了洗衣机。听着洗衣机每转动一次，他就感觉自己心里的罪责减少一分。

浴室里的热水龙头一直开着。卢卡斯回家以后就一直泡在温暖舒适的浴缸里，只有这样他才能勉强控制自己的身体不再颤动，带着皂液的热水不停刺激着他手臂内侧的伤口，卢卡斯无心理会从手臂上传来的痛楚，他依然努力地回忆着今晚发生的一切，可每当他回忆到点餐完毕的情节时，他的脑袋就好像被人注入了一罐烧沸的铅水一般难受。越是这样，他越想回忆起那段经历。他觉得自己的大脑里有一个无形的敌人，守住了那段属于他的记忆。

经过反复的尝试，卢卡斯始终无法战胜这个无形的敌人，在他稍微放松的间隙，疲倦和困意将他拉入另一个空间。

天地之间一片混沌，景物影影绰绰。苍茫之中一个身着靛蓝色连衣裙的女孩用手指着卢卡斯，嘴里在说些什么，可是卢卡斯隔得太远，无法听到任何声音。他努力向女孩所在的方向跑去，可足履所及之处尽是潺潺的流水，水流带着他向与女孩相反的方向飘去。女孩离她越来越远，最终被浓浓的大雾遮掩。

水流开始变得湍急，卢卡斯知道前面不远的地方应该是个瀑布。他不安地朝左边划去，可瀑布比他想像中来得更快，他被水流卷着带下了瀑布。瀑布下等待着卢卡斯的并不是水潭，而是一个山洞，卢卡斯看见山洞里不远处燃亮着数百支蜡烛。他走近一看，一个穿着风衣的男人从数百只蜡烛的中央缓缓站立起来，帽子的遮掩使人看不清他的眉目。同时，卢卡斯看见风衣男的面前有一张水幕，水幕中的自己六神无主地在多克餐厅的入厕间里站了起来，身体像木偶一样重复着风衣男的动作。用刀刻手，缓步前行，猛然突刺，继续补刀。血泊中的受害人对着他报以诡异的微笑。

“啊！”卢卡斯从梦中惊醒，他身边的洗衣机和浴缸内的热水龙头依然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卢卡斯用力深呼吸，他努力地说服自己刚才梦中杀人的场景是假的。他关掉了热水龙头，恋恋不舍地从浴缸中起来。经过一夜的浸泡，卢卡斯手上的伤口已经变成了条纹状的惨白色。他从浴室墙壁上挂着的家用急救箱里拿出绷带把伤口包扎好，关掉转动多时的洗衣机来到大厅里。清晨的阳关透过卢卡斯公寓里的落地玻璃射了进来，卢卡斯从来都没有感觉到阳光是这样的柔和与温暖，折腾了一夜的他卧倒在落地玻璃前，迎着阳光来回翻动双手，仿佛太阳的光线是烤火的暖炉一般。

时针指向了八点半，卢卡斯忽然意识到今天还要上班，他匆匆忙忙夹了两块三明治就出门了。

## 第四章 证据

**一月二十八日，早上九时三十分，摄氏零下二十度。**

洋房里的电话铃响起，睡得七荤八素的泰勒挣扎着接起了电话。

“早上好，米尔斯先生，您的全英式早餐已经准备好了！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来用餐呢？”

“卡拉，天啊，几点了？嗨，卡拉，听我解释，昨晚回家都一点多了。你知道吧，正常人需要八小时睡眠，我这就来。”泰勒慌忙起身。

“泰勒，昨晚好像是我载你回家的，也就是说我比你晚睡。然而我已经在警局工作一个半小时了，看来对你来说我属于很不正常的那类人了？”

“给我半小时，我马上到。”泰勒边说边穿裤子。

“大侦探，又要出发了？”躺在旁边的桑迪柔声问。

“你再睡一会吧，我已经迟到了，现在要马上去。”泰勒亲了桑迪一下。

“你先刷牙，我给你煮些咖啡。”桑迪也起来了。

漱洗完毕后的泰勒看到在大厅里等着他的桑迪。

“今天有什么安排吗？”泰勒边喝咖啡边问。

“我昨天已经让雇员暂时关店了，这样的天气我开着损失更大，我想还是在家里看看电视吧。”桑迪吸了一口烟。

“好了，要走了。”泰勒吻别桑迪。

“亲爱的，我上次说的那地的事，我哥哥答应我先帮我付遗产税，我们再慢慢还他。你再想想。”桑迪又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催促泰勒离职。

“好的，亲爱的，我一定认真考虑。”泰勒敷衍着桑迪。

三十分钟以后，泰勒抵达警局。他刚扭开属于他和卡拉的办公室房门就看见卡拉脸上揶揄的怪笑。泰勒忽然觉得自己的生命挺无奈，在家里，老婆说的话他没法抗拒。在工作上，卡拉又是他的上司，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被两个女人指挥得团团转。

“在过去的两小时中，发生了几件事，你有兴趣知道吗？”卡拉的脸上满是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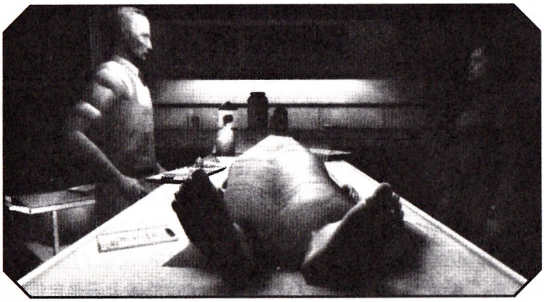
“当然，当然。”依泰勒的想法，最好眼前的这个女人已经把凶手抓到了。

“首先，证人们八点就到警局做拼图，他们六个人居然拼出六张不同的图，看来拼图的收效不大。然后我给市内的几个精神病疗养院去了电话，过去的半年都没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放出来，也就是说本来属于你的工作我已经帮你完成了一部分。其次，鉴证科的伙计们告诉我，他们确定凶器上的指纹和嫌犯用过的叉子上的指纹吻合。可惜的是罪犯没有前科，犯罪资料库里找不到相应的指纹。他们还从厕所里提取到了除受害人外第二个人的血迹，相信是嫌犯留下的，也就是说嫌犯的身体肯定受伤了。最后，受害人是个老实本份的良民，三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排除情杀和仇杀的可能性。”卡拉的效率一贯很高。

“卡拉，相信我，我保证今天一定把那张纸条的来龙去脉给你查出来。”泰勒表明决心。

“那你今天就忙这事好了，我要去一趟殓房，尸检马上要开始了，如果你找到了什么，请马上联络我。”卡拉拿起风衣转身离开。

# 第五章 尸检



**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点整，市警局殓房。**

"卡拉，你是不是回避一下，打开死人肋骨这种场面不是人人都受得了。"白发苍苍的霍夫曼医生问道。

"杰克，我每次来你都对我说同样的话。没事的，开始吧。"卡拉稍微退了几步，以免开胸时尸体的体液溅到自己身上。

"卡拉，你知道吗，干尸检的名字叫杰克是种悲哀。他们都叫我开膛手杰克，虽然我的确是干这活，不过这样的名字还是让我难受。"言谈间拿着开胸器的霍夫曼医生剪断了尸体的肋骨。

"尸体的体表伤口有三个，分布在心脏周围。打开肋骨后从切口的痕迹来看，发现这三刀分别准确地切断了心脏主动脉的三条分支，死者应该是当场死亡。凶器应该是比较细而锋利的刀刃。凶手应为男性，有些解剖学知识。"霍夫曼医生摇摇头，显然对自己的分析很不满意。

卡拉看出了霍夫曼医生的迟疑，连忙追问怎么了。

霍夫曼医生对卡拉说："每个人的身高和身体结构都不完全一样，因此人的心脏和肋骨的具体位置都是存在偏差的。在这个大前提下，一刀就能刺中位于肋骨保护下的心脏本来就不容易，何况三刀连续刺断三条心脏主动脉分支。这个尸体的情况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凶器是把普通的牛扒刀。"卡拉补充说。

"牛扒刀？那需要多大的力量？"霍夫曼医生异常惊讶。

"会是外科医生吗？或者是什么专业人士？"

"你太看得起我们医生了，用牛扒刀连续三刀避开肋骨，连续切断三条心脏主动脉分支，这根本不是正常人所能做到的事。现阶段我只能告诉你，这个凶手是个运气非常好的人，他可能是任何职业。卡拉，看来这次尸检为你带来的疑点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多了。"霍夫曼医生微笑着说。

"医生，以你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前见过这样的案子吗？"卡拉紧皱着眉头。

"有的，那是一九九六年，凯尔……凯尔斯敦案件。真是惊人的相似，你去查查吧，或许能帮到你。"霍夫曼医生努力地回忆着。

"还有一件事，医生，你觉得这样的杀人方法，有没有什么宗教的涵义呢？"奇异的刀口分布让卡拉产生了这样的怀疑。

"我可不是教徒，也没研究过这些东西，抱歉了。"霍夫曼医生专注着尸检。

"好的医生，我先走了，如果有什么消息再告诉我。"卡拉挥手告别。

殓房外的大雪依然没有任何停的意思，街上零散的路人让卡拉感觉这里根本不像是纽约。诚然，尸检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线索，反而给这个本身就不合情理的案件增加了新的疑点。泰勒来电话说还没能发现纸片上的线索，那么眼下惟一能做的，就是调查一下凯尔斯敦案件。卡拉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迎着风雪，卡拉驾车向警局驶去。

## 第六章 情人

**一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

卢卡斯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位于曼哈顿的一间商业投资银行的电脑维护工作。今天一整天他都在网上寻找关于多克餐厅谋杀案的新闻和关于“控制杀人”和“精神杀人”之类的搜索。结果让他十分沮丧。

首先，多克餐厅的血案已经引起了警方和部分媒体的关注。警局的发言人对记者说，因为罪犯留下了大量证据和生理特征，加上诸多的间接证人，破案指日可待。其次，控制杀人和精神杀人之类的关键词只让卢卡斯找到了一些游戏网站。

匆匆用过晚饭后卢卡斯躺在床上休息，他依然尝试着回忆昨天晚上九点零五分到九点二十五分之间发生的事情。可结果和昨天一样，他在剧烈的头痛中不得不放弃。正当他想入睡的时候，门铃声响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门铃声吓得卢卡斯一个激灵从床上跳了起来。他轻手轻脚地走向门口，透过猫眼向外张望。

猫眼里浮现出一个熟悉而清秀的身影，是蒂芙尼。

蒂芙尼是卢卡斯的前女友，两人一共交往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因为性格上的问题，他们在两个月前和平分手。卢卡斯想起上周蒂芙尼曾经给他来过两个电话，希望能到他家来拿些个人物品。她能在这个时候来真是太好了，卢卡斯实在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把自己这两天来莫名其妙的经历一股脑儿全部说出来。蒂芙尼是个很好的倾听者，以前有什么不开心，卢卡斯总是向温柔的她倾诉。在相处的五年里，蒂芙尼更多时候扮演的角色是卢卡斯的母亲，这个淘气的孩子惹了祸以后总是回来向她倾诉。

“请进。”虽然尽量压抑住了自己喜悦的心情，可是他开门的动作还是吓了蒂芙尼一跳。

“怎么了，卢卡斯？”蒂芙尼边抖落风衣上的积雪边看着卢卡斯。

“哦，没什么，你也知道，我们有些日子没见了，我挺想你的，快进来。你不是有钥匙吗？怎么不自己开门？这里还有些威士忌要吗？”卢卡斯满脸喜悦。

“好啊，多放些冰。”蒂芙尼回应道。

卢卡斯端来了威士忌，搬出了蒂芙尼的两个小纸箱，带着些许不舍对蒂芙尼说：“最后就这两箱了。”

“卢卡斯，别这样，我们不是说好了大家都不要再难过了吗？”蒂芙尼微笑着说。

“嗯，是的，你最近工作怎样，新的医院还适应吗？蒂芙尼护士长，哪里的医生有没给你……给你送礼物？”卢卡斯实际上是想打听蒂芙尼有没有交新的男朋友。

“卢，这么些年了，你还是不会说谎，我还没有交男朋友。事实上，我还没能忘记你。”蒂芙尼泯了一口酒，微笑地看着卢卡斯。

“我也一样，最近时常想起你。”卢卡斯也看着蒂芙尼。

四目相投之下，蒂芙尼和卢卡斯都有意避开了对方的目光，短暂的沉默以后，蒂芙尼先开口了，她把话题转到了卢卡斯的吉他上。

“卢，最近还有弹吉他吗？”

“有时候会弹，你走以后就很少摸了。”

“为我弹一曲？”

“嗯，想听什么？”

“The Rose。”

窗外是连绵不断的飘雪，卢卡斯倚在窗边，紧了紧吉他的弦，深吸一口气后开始弹奏。

《The Rose》是一九七九年的一部电影，讲述了一位带有严重自杀倾向的女摇滚歌手的故事。蒂芙尼很喜欢这部电影，爱屋及乌之下，电影的主题曲也成了她钟爱的曲子。随着卢卡斯的吉他声响起，蒂芙尼开始轻轻哼唱这首歌。卢卡斯本来略显生涩的吉他技巧在蒂芙尼哼唱的鼓励下变得大胆起来，五年来的默契在这一刻又回到了他们俩中间。

一曲弹罢，蒂芙尼看了看窗外的雪，对卢卡斯说：“卢，我要走了，太晚了。” 言语间就要起身拿箱子离开。

卢卡斯丢下吉他，一把拉住蒂芙尼。

“今晚留下好吗？”

“别，卢，我们……”还没等蒂芙尼说完，卢卡斯就抱住了她，他们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对方身上的气味刺激着他俩的感官，过去日子中的点点滴滴也在这一刻涌上心头。蒂芙尼放弃了抵抗，任由卢卡斯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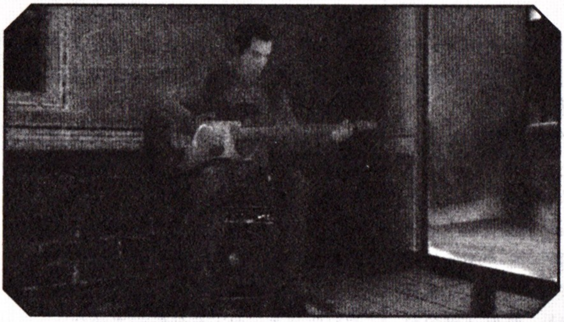
一阵激情以后，筋疲力尽的两人沉沉睡去。

卢卡斯的梦里，依旧是一片混沌与雾气，依旧是那个穿着靛蓝色连衣裙的小女孩。这回女孩边上站着多克餐厅里的受害者，他面色惨白，衣服上的鲜血红得刺眼，他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一条双头蛇，一个头在我们的世界，另一个头在死灵的世界。张开蛇的双嘴，看穿两个世界。”

“等等，你是什么意思？”卢卡斯疯狂地喊着。雾像海水一般卷起了漩涡，一层又一层向卢卡斯拍打过来。很快，那两人原先站着的位置只余下浓厚的旋涡状雾气。

卢卡斯从梦中惊醒。一旁的蒂芙尼慌忙抱住他。

“卢，怎么了？你说了一夜梦话。又梦见你母亲了吗？”她如从前一样摸着卢卡斯的头发。



随着母亲这个词的出现，卢卡斯的眼泪就掉了下来。蒂芙尼慌忙为他擦去眼泪。卢卡斯抽泣着道：“蒂芙尼，你也知道。我父亲在我出生以前就丢下母亲走

了。学历不高的母亲为了生计挺着大肚子去帮政府工作，我从有记忆开始就跟着母亲到处迁徙，转了一间又一间的学校。没爹的孩子走到哪里都受人欺负，多少次我浑身是伤地走回家，母亲总是像你这样摸着我的头发，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为我尽心尽力，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存够了让我上大学的钱。十年前母亲因为车祸去世，我几度消沉，直到后来我遇到了你，我一直觉得你是上天给我的补偿，可是最后你最后也选择了离开，我对这个世界彻底地失望了。我忽然发现自己在纽约这个地方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傀儡，过着傀儡应该过的生活。”

“卢……”蒂芙尼想安慰他。

“不，你听我说完。”卢卡斯打断了蒂芙尼。

“可是，近期发生了一件事，我那傀儡般的生活变成了噩梦。蒂芙尼，我、我可能杀了人。不，不是我，不是我杀的。”卢卡斯鼓足勇气说了出来。

“卢卡斯，怎么会这样，你慢慢说。”蒂芙尼的语调带着惊讶。

“我那天晚上在多克餐厅吃饭，然后我突然失去了任何意识，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我的面前是一具尸体，我的手上是一把沾满鲜血的刀，我的双臂内侧血肉模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能逃离那个地方。这两天晚上我都梦见一个穿着靛蓝色连衣裙的女孩。我仿佛还在梦中看见了自己杀人时的全过程。一个穿风衣的男人通过一些手法控制着我的身体干出了那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我既看不清他的样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眼前的这个男人绝对不会对自己说谎，他也没本事把谎话包装得连自己都察觉不到，蒂芙尼继续问：“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那个凶杀案的报告。卢卡斯，我们相处了五年，我知道你不可能主动去做那样的事。如果你真的失去了部分记忆，我倒是有个办法帮你。”

“什么办法？”卢卡斯握紧了蒂芙尼的手。

“我同事里有个灵媒，她晚上经常帮人算命。她曾经和我说起一个叫阿各瑟的吉普赛女人。她说那个吉普赛女人擅长催眠，连大学里的教授在遇到思路不清的时候都喜欢找她做催眠。她还给了我一张阿各瑟的卡片，我拿给你。”

“看，就是这张，记得带上五百元美金现钞去，她可不收信用卡。”

“你手上的伤，就是昨晚弄的吗？”蒂芙尼摸着他缠着纱布的伤口。

“是的，今早我自己胡乱包扎的。”卢卡斯看着自己的双臂。

“来，我给你重新包一下。”蒂芙尼起身去厕所拿纱布。

“这是什么？”褪去纱布以后，蒂芙尼看见卢卡斯双臂上的伤口似乎是一种图案。

“这是，两条双头蛇？”卢卡斯想起方才的梦，他忽然觉得有了线索。

“我想，要阿各瑟帮忙追查这个刻印的来源，或许能为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带来一点线索。”卢卡斯兴奋的说。

“蒂芙尼，如果我被抓了，警察找到你，请你千万和他们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最不想看见你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伤害。” 卢卡斯抱着蒂芙尼，在她耳边说。

“好的，卢。我要赶早班，要先离开了。你晚上查到什么记得给我打个电话。”蒂芙尼起身穿衣服，告别卢卡斯出门。

# 第七章 比赛

**一月二十九日，早上八点十分。**

气温已经降低到摄氏零下二十二度。卡拉的甲壳虫在湿滑拥挤的街道上蠕动了一个半小时才抵达警局。

“卡拉，如果你找泰勒，他在地下室的健身房等你，看他那架势似乎在玩自由搏击。”负责接待的警察提醒卡拉。

“拳击场，他不应该在查案吗？”卡拉边向健身房走边盘算着如何收拾这个懒惰的家伙。

健身房里只有泰勒一人。的确，除了下夜班的同事会偶尔在这个时间来健身房外，其他的同事都选择在下午或者晚上来。

“嗨，卡拉，拳王泰勒今天复出了。要打一场友谊赛吗？”泰勒在擂台内大呼小叫。

卡拉在警校的时候拿过两次全美女子警察自由搏击大赛冠军，打倒眼前这个业余的泰勒还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她满脑子都是餐厅杀人案，没兴趣在这个时候玩搏击。

“两次全美女子警察自由搏击大赛冠军卡拉·瓦伦蒂，居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泰勒·米尔斯吓跑。真是遗憾啊。”泰勒发出挑衅。

“你完了，泰勒，准备好裹尸袋吧。”卡拉改变了主意，要教训一下这个欠打的家伙。

“听着，泰勒，每次有效击中得一点，先到十点的获胜。”换好衣服的卡拉讲解着规则。

“好的。”泰勒满怀信心。

比赛开始，卡拉避开泰勒的左拳，一记中抬腿揣在了泰勒的腰上。

“1：0，泰勒，那张小纸条有什么线索吗？”卡拉边打边问。

“纸条啊，对了，我……”泰勒稍微一走神，面罩上又挨了三拳。

“专心点，泰勒。”卡拉看着泰勒，准备下一次进攻。

“那纸条的水印好像有个字母C或者G的一部分，纽约一共有二十二家金融机构的名字里以C或者G开头，我昨天排除了……”卡拉抓住一个破绽，近身绊脚侧摔泰勒。

“排除了多少？”

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的泰勒想报复，他使出摔跤手动作半蹲着冲向卡拉，嘴上含糊不清地喊着：“十五个。”

卡拉决定给这个门外汉一个教训，她侧身避开像野猪一样冲锋的泰勒，右脚轻轻一绊。失去重心的泰勒摇摇晃晃地撞向擂台的右下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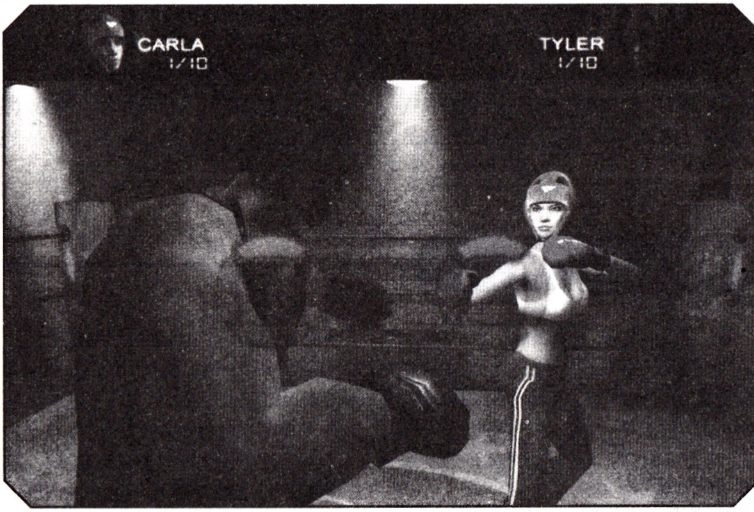
“我今天能查完剩下的七个金融机构，你昨天去验尸有线索吗？”泰勒勉强站了起来。

“你不会相信的，三刀都完美地避开肋骨，分别砍断了三条心脏动脉分支，概率估计是几亿份之一吧。看来你的‘神经病’运气真好。而且类似的案子以前发生过。”言谈间卡拉的左直拳和右勾拳分别打中了泰勒的面罩，泰勒还没回过神来，肚皮上又中了一脚。

“9：0了，泰勒。”卡拉胜利在望。

“我改变主意了，卡拉，他不是神经病，他是被恶灵控制了身体，他被人控制了以后干出的这事。以前类似的案子一定也可以用我这个理论来解释！”泰勒寻找着反击的机会。

“噢，由神经病转向鬼上身了，真有你的泰勒。”




莽撞的泰勒倾尽全身力量挥出一记右勾拳。卡拉看准机会避开，同时还了他一肘。这肘砸在了泰勒的鼻梁骨上，他的眼泪马上出来了。

"10：0，泰勒，你彻底输了。"卡拉伸出手去扶起泰勒。

"卡拉，扶扶我，你最后那一下打得我有些头昏。"

卡拉扶着泰勒向办公室走去。在楼梯上，卡拉给泰勒安排任务："泰勒，今天麻烦你务必查出那个纸片的来历，我要去查查以前发生的类似案件。"

"好的，好的。"泰勒捂着鼻子。

"你们两个，来一下。"肥胖的警察队长马克·约翰逊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喊着。

"是的，头儿。"他俩异口同声的说。

"你说，肥马找我们啥事？"泰勒问卡拉。

"他长得胖不等于耳朵不好。"卡拉示意泰勒小声。

"我可都听到了，泰勒，看在你我都是黑人的份上，我不和你计较。快进来。"肥马招呼卡拉和泰勒进办公室。他让两人坐下后就开始喂鱼缸里的热带鱼。

"餐厅那案子怎么样了？还没破吗？你们要知道，这雪天里媒体可没停下来，看看今天的报纸吧。他们开始说什么'纽约市警察的思维也被冰封了'。我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能破案？"肥马把一份被揉成一团的报纸丢在他们面前，转头继续喂鱼。

"看，肥马的手劲又大了些，这报纸比上次揉得更难看了。"泰勒在这种时候也能开玩笑。

卡拉忍不住瞪了他一眼，在肥马转头之前，她抢白道："我们已经有一些线索了，而且，以前也有过相同的案例，我相信很快就能抓人……"

"别跟我扯线索，别和我说难度，我只看结果。你什么时候能把人给我抓回来？"肥马很不耐烦地打断了卡拉，最后一句话还是一字一句地说出来的。

"二月一日之前。"卡拉马上回答。

“我就喜欢这样，一月三十一日是最后期限，那些所谓的专家说什么二月一日天气就会转好。如果你二月一日破案抓人，媒体又会写什么‘纽约市警察只会在好天气下工作’。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是命令！”肥马头也不回地继续喂鱼。

“是的，头儿，我们一定在二月一日前破案！”卡拉和泰勒一起站起来，朗声道。

“快出去干活。”肥马依然没回头，仿佛那个鱼缸里有美人鱼一样。

## 第八章 旧案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

卡拉花了整个上午寻找那份十多年前的档案。但是等她终于找到以后，却发现里面记录得很简单，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情报。她决定去和当年处理这起案件的罗伯特·加西亚警官谈一谈。

卡拉在警局的射击训练场内找到了这个中年警探，他正在练习射击。卡拉表明来意以后，罗伯特显得很高兴。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会有人来接着处理这个案子，可是没想到一等就是十三年。”罗伯特的开场白很出乎卡拉的意料。

“你为什么这么说？”卡拉充满疑惑。

“这个案子是我的终身遗憾。案子本身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个叫凯尔斯敦的男人在超市买东西，然后有个人用超市里贩卖的厨刀刺死了他。凶手待在尸体边一直没走，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双目呆滞，双臂内侧一片血肉模糊。后来他和我们说，他的双臂是他在杀人前自己弄伤的，双臂上刻着的其实是两个相同的图形，一条有两只头的蛇。”罗伯特比划着双头蛇的位置。

“等等，你的意思是，凶手行凶前在自己手上刻了这个图案？”卡拉打断了罗伯特。

“是的，他自己刻上去的，犯人本身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查过很多典籍也不得要领。这几年我也通过网络查过双头蛇，可还是一无所获。这案子的凶手和受害者素不相识，我一开始觉得凶手是神经病发作，可是后来的两件事让我否定了这个想法。首先，这个杀手是个老实的美国人，就好像和你住了多年的邻居一样，这种人既没任何犯罪历史，又是老婆孩子的依靠，老实缴税的典范，他是那种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布什都喜欢的美国人。其次，就是那份验尸报告，三刀都避开肋骨并分别切断三条心脏动脉的分支，这种可怕的概率让我非常惊讶。综合这两点，我觉得这个案子有些蹊跷，我们可能是抓错人了。可是超市里的录像录得一清二楚，就是他没错。我当时非常矛盾。”罗伯特继续回忆着。

卡拉对他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我想知道真相，于是我日以继夜地搜查，在那个因特网不发达的年代，我花了很多时间查档案馆。终于，我发现凯尔斯敦案件不是第一起这样的案件。类似的案件以前发生过很多次，就美国而言，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过。都是准确的切点，相同的手臂自刻图案。后来，过度的调查让自己大病了一场，右眼留下了些后遗症，我不能继续做警探了。警局照顾我把我调去警察学校教刑侦，转眼都十三年了。”罗伯特的回忆结束了。

“罗伯特，你知道凯尔斯敦案件的凶

手现在在哪里吗？”

“要证明是谋杀，必须证明嫌疑犯是主观意愿上想致死者于死地。检察官无法证明这一点，于是就和嫌疑犯的律师还有法官达成了共识，这个案子以凶手承认失常误杀，法官判凶手进柏卫精神病院治疗为结果。他目前还在那里面，他的名字叫詹姆斯·亨利。我去看过他几次，那人疯得很厉害，尽说些胡话。”

“谢谢，我必须走了。这个案子我会继续查下去，等我查到真相以后，我再回来告诉你。”卡拉和罗伯特握手告别。

卡拉现在的心情跟她昨天从殓房里出来时毫无二致，本该为她提供更多线索的尸检反而制造了更多疑点；本该为她破案带来思路的旧案调查又为此案蒙上了新的阴影。这是她从警以来第一次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找出这个周期长达两百年的连续凶杀案的真相。

“铃……”卡拉的手机响起，是泰勒。

“大侦探泰勒成功了，他找到了那张条子的来源，是Carton & Johns的水印无疑。而且根据那个银行的人介绍，这种纸是总部内部流通用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抓的神经病很有可能在Carton & Johns的总部工作。我们可以结案了。另外，我还从Carton & Johns的人力资源部打听到，他们公司有一个叫卢卡斯·金的雇员这两天举止异常。以前从不犯错误的他最近两天连续出错，我已经要了这个人存在他们公司里的档案，现在发到你手机上。”

“收到了，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卡拉挂上了电话。

卡拉打开泰勒发来的信件，看着卢卡斯·金的资料。**姓名：卢卡斯·M·金；性别：男；年龄：31；婚否：否；父亲名：无；母亲名：凯莉·L·金；学历：芝加哥大学商用电脑系统工程系毕业；目前职位：电脑部技术总监。**

这是一份完全符合嫌疑犯特征的档案，如果在卡拉去殓房以前拿到这份档案，她一定会异常兴奋。但是在经历过尸检和与旧案调查后，卡拉对着这份档案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她害怕自己又要重蹈罗伯特的命运。

## 第九章 灵媒

**一月二十九日，晚上七点三十五分。**

阿各瑟的家在纽约城郊，这里居民受到的待遇显然没有城中的市民好。卢卡斯搭乘的的士在离阿各瑟家一千米的地方停下了，司机反复强调前面的路已经被冰雪封住，车是开不过去了。卢卡斯只能下车，迎着暴雪在齐膝深的积雪中跋涉。八百米的距离他足足走了半小时。

阿各瑟家门口亮着灯，卢卡斯反复敲门没人回应。他不想白来一趟，于是试着扭动房门的把手，门应声而开。一个超过四十平米的大厅里只亮着一个二十瓦左右的灯泡，大厅的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动物标本。四个从天花板上吊下的小钩勾住了四只乌鸦笼，笼内的乌鸦啊啊而鸣，似乎不太欢迎他这位不速之客。大厅的中央是一张酱红色圆桌，圆桌上散布着几只高脚蜡烛和一本古董似的圣经。卢卡斯正想进一步看四周看的时候，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那沙哑的声音伴随着类似呕吐的剧烈



受卢卡斯钱财的意思。

“怎么？你……？”卢卡斯想问她为什么能知道自己失去了一部分记忆。

还没等卢卡斯说完，阿各瑟插话道：“年轻人，我眼睛不好使，你帮我喂喂鸟吧。你看啊，乌鸦是多么神奇的动物，你把它关在笼子里一生，它也能尽情歌唱。我们人可不行，我感觉到你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锁住了，你不快乐。告诉我，是什么东西令你如此不快乐？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我可能杀了人，而且可能是某个人用某种方法控制了我，操纵我的身体进行的杀戮。”卢卡斯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么一个陌生人吐露心声。

“答案或许很简单，那就是你疯了。”阿各瑟对卢卡斯的经历毫不在乎。

“或许你是对的，但是我想知道，除了我疯了这个解释以外，你还有其他解释吗？”卢卡斯很不满意“疯子”这种说法，他想了解除此以外的可能性。

“那么，你杀人时和杀人以后有什么梦境或者幻觉吗？你从梦境或幻觉中带回了什么东西吗？”阿各瑟继续问道。

“当时我把这个标志刻入了我的手臂内，是双头蛇。”卢卡斯解开手臂内的绷带。

“哦，双头蛇。”阿各瑟摸着卢卡斯手臂上的图案。

“你知道什么吗？阿各瑟，快告诉

咳嗽，仿佛人临死前的哀嚎一般，吓得卢卡斯后退了几步。

“年轻人，随便进别人的房子可不好。”阴影中，一位老太婆推着轮椅出现。在灰暗的灯光照射下，卢卡斯依稀看见眼前的老太太刀砍斧雕般布满皱纹的脸上镶嵌着两颗白得发亮的瞳仁，这明显是很严重的白内障。阿各瑟的双目应该只有光感存在，为了证明他的想法，他用手在阿各瑟的眼前挥了挥。

“年轻人，有些事用不着眼睛就能看见。”沙哑的声音让卢卡斯不寒而栗，他慌忙收回手去。

“很抱歉，阿各瑟女士，今天冒昧拜访，因为我有些可能只有你才能解决的烦恼。”卢卡斯表明来意。

“那你说，这个世界上谁没有烦恼？”阿各瑟回答道。

卢卡斯以为这是灵媒在向他要钱，他连忙掏出五百美金现金放在阿各瑟手里，并且说：“这只是订金，如果你能帮我，我还会有重谢。”

阿各瑟拉着卢卡斯的手，把钱还给了卢卡斯。

“年轻人，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无法用钱衡量，比如说人的记忆。”阿各瑟没有接

我。”卢卡斯十分着急。

“推我到桌边，点上蜡烛，拉上窗帘。”阿各瑟平静地命令着。

卢卡斯一一照办，一切准备妥当之后阿各瑟开口说：“现在，我们要一起回到你的记忆深处。那晚控制你做出这种事情的人一定从你的记忆中抹掉了他的存在。现在，我们必须把他找出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闭上眼睛，孩子，接纳我的存在，握着我的手。”阿各瑟叮嘱着。卢卡斯握住她手的同时感觉到一股温和的能量从阿各瑟的手中传来，他在这能量中感觉非常放松，甚至有些昏昏欲睡。

“现在回到案发现场，摒除一切杂念，让自己的灵魂自由。告诉我，孩子，你在哪里？” 阿各瑟问道。

“我，我现在多克餐厅门口，好大的雪”卢卡斯梦呓般地讲述着。

“你现在进入多克餐厅，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警察，天啊，是个警察。”

“别害怕，卢卡斯，集中精神，告诉我，你还看见了什么？”

“还有两个顾客，一个女侍应。”

“你呢？你在哪里？还没到餐厅吗？”

“不，我到了，我看见了的食物，我认得我那晚吃的食物。啊，我的头好痛，头好痛。”

“孩子，别怕。慢慢说。”阿各瑟温柔的能量缓解了卢卡斯颅内的剧痛。

“我，我看见自己了，天啊！我在厕所里。那个被害人，他正在小便。我在入厕间里用刀在我自己手上刻东西。我走向他了，天啊，他没有察觉到，我举起了刀，一刀，两刀，三刀。”卢卡斯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他大口喘着粗气。

“卢卡斯，冷静，听我说，我要你再次回到多克餐厅。不过这一次，我要你回到你进入厕所之前，好了吗卢卡斯？告诉我，你现在在哪里？”阿各瑟尽力引导着卢卡斯。

“我在吃饭。有一个人，他向我打招呼，我不认识他，但是他坐在了我对面，他穿着风衣。风衣上的帽子压得很低，我看不清他的样子。他点了一杯咖啡，但奇怪的是，女侍应记录咖啡时的眼神一直看着我，好像那个人不存在似的。”

“你现在看见了什么？”

“那个人，他好像给我施了魔法一样，我无法动弹。他对我说，宇宙中有很多无法用目前科学解释的能量存在，他用左手和右手的大拇指与食指拼成了一个三角形。然后他消失了，不，他没消失，他进了我的脑袋里，我不能控制我的身体了！”卢卡斯从潜意识中惊醒。

“阿各瑟，你知道他是谁是吗？”卢卡斯心急如焚。

“我不能肯定。”阿各瑟的语调依然很平静。

“不，你知道，从你摸到我手上的刻图时你就知道，那图案是什么意思？还有，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控制我杀了个无辜的人，我至少要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卢卡斯，我必须确认一些事情！你明晚再来。”阿各瑟下了逐客令。

失望的卢卡斯依言离开，一个半小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卢卡斯拿起电话，想给蒂芙尼去个电话告诉自己平安到家。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他耳后传来。这穿透力极强的声音中包含着岁月赋予的沧桑与刚强，温和的语调下暗涌着理性化的残忍与狂放。

“宇宙中存在各式各样未知的神秘”

“一颗恒星的灭亡也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情”

“不要说你渺小卑微的生命，就连这个星球，也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这把声音的主人正是那个把自己逼到今天这个局面的人，卢卡斯握紧双拳缓缓转头，面前伫立着的正是自己在梦境中见到的风衣男。男子的帽檐依旧压得很低，卢卡斯只能看见他带着蔑笑的嘴。

卢卡斯感觉到一股能量正在侵入他的大脑，他努力地抵御着这种能量。这种感觉就像他在遇到阿各瑟前努力想起自己消失的记忆一样，只不过这一次，是卢卡斯的意念处于防御状态。在数次艰苦的对峙以后，这股具有侵略性的能量突然消失了。

“有趣，真有趣，这是命运。”卢卡斯在剧烈的头痛中看见他的敌人走出了自己的房门，他挣扎着想站起来拉住他，可是他的身体却像没有骨头似的软软地摊在地上，无法动弹……

“卢，醒醒，快醒醒。”亲切的声音把卢卡斯从虚无中拽了回来。

“蒂芙尼，是你。”卢卡斯一把抱住她。

“你没有来电话，我打过来又没有人接，我实在放心不下就来了，你怎么了？”蒂芙尼温柔地摸着卢卡斯的头发。

卢卡斯把今晚的经历述说了一次。

“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也帮不上太多的忙。你很疲倦了，睡吧，我晚上留下来陪你。”在蒂芙尼的安慰声中，卢卡斯沉沉睡去。

## 第十章 初遇

**一月三十日，早上九点三十分。**

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二十五度，离二月一日只差两天了，频繁的停电让本已烦躁的市民越发难以忍受。在媒体曝光了数个老年人因为缺乏救助而冻死在家里以后，市民对雪天的埋怨转化为对政府救灾不力的愤怒。温和一些的市民开始集体上街请愿，低收入阶层则选择了更加激进的方式——他们开始了抢掠。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为了制造噱头，纷纷发出诸如“宵禁即将在纽约实行”“纽约即将接受军管”之类的消息。

与此同时，北半球其他地方的形势更加恶化。英国的苏格兰，气温在一月二十七日降低到了零下二十五度，格拉斯哥以北的地区需要紧急疏散，挪威和瑞典的大部分地区气温低到了零下三十度以下。与纽约相同，老年人成为了这次恶劣天气的首要受害者，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千人以上的冻毙事件。

卡拉所在警局里的临时看守所人满为患，警察不得不选择性地释放一些轻刑犯。新犯人的不断涌入和旧犯人出狱时的咒骂让整个警局变成了一个闹哄哄的市场。

卡拉和泰勒都对目前这种情况感到无奈和厌烦。仿佛是想把自己的办公室让给这些大吵大闹的人一般，他俩早上回办公室坐了五分钟就开车出行。今天的目的地是投资银行Carton & Johns。

Carton & Johns主营对冲基金。在二零零八年底受到金融海啸影响，资产大幅缩水，最终被英国巴克莱银行收购。

卡拉一眼就看见了坐在独立办公桌前的卢卡斯两臂内的白色绷带，多年的职业素养告诉她，眼前的这个男人身上汇聚了与本

案太多的巧合，他很可能就是她在找的凶手。但是卡拉知道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以前，鲁莽的抓人只会给警局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且根据目前手头上掌握的情报，这个延续了至少两百年的连续杀人事件显然不可能是一个人或者一代人完成的，这个人的背后可能有更深的背景。

“我过去问他一些问题，你找个机会偷他的笔，然后想办法用手机给他拍一张照片。”卡拉对泰勒说。

“是的，大姐头，交给我。”泰勒继续嬉皮笑脸。

卡拉和泰勒行至卢卡斯的桌前：“请问你是卢卡斯·金先生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卡拉进一步问：“我们是纽约市警察局的，我叫卡拉，这位是泰勒。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一问你。请问你一月二十七日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在干什么？”

虽然操练了很多次，但在真的轮到现场面对警察的时候，卢卡斯还是显得非常紧张：“我在、我在看电视。天气太冷了，我没能出去。”

“我们在某个凶案现场找到了这种纸片，这种股票交易纸片是只在你们银行总部内部流通的，请问你能否告诉我们，这张纸片是哪台打印机打出来的？”卡拉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卢卡斯。

纸片的出现让卢卡斯方寸大乱，他知道这肯定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撕下来的一块公司纸片，一定是作案的时候遗留在现场的，他努力地控制自己紧张的情绪，慌忙说：“这种纸片公司里的同事都在用，我们无法确定是哪台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卡拉对泰勒使了一个颜色，泰勒会意地拿起卢卡斯的一只笔并用调成无声模式的手机对卢卡斯拍了一张照片。

“谢谢你对我们调查的协助，我们先走了。”卡拉拉着泰勒离开。

“大姐头，这人绝对有嫌疑，为什么不当场抓人？难道是因为他太帅了？”泰勒调侃着。

“这个案子没这么简单，我们跟着他应该会有更大的斩获。我会派人监视他，同时，我们去查查那只笔上的指纹。还有，尽量先别和头说这些事，他听到了只会让我们先抓人。”

纸是包不住火的，指纹鉴定的结果和证人对卢卡斯照片的指认结果很快传到了肥马的耳朵里。

“干得漂亮！卡拉！还有泰勒！今晚我们就去抓人，我还邀请了媒体记者，上头特批了一部直升机。今晚这个秀我们要做大！”油光发亮的肥马脸上堆满了笑容。

“是的，老大。”泰勒附和着。

“老大，这案子好像没那么简单，我在历史上发现了类似的案件，而且凶手的作案手法……”卡拉抓紧时间表明自己的看法。

“卡拉！凶杀案都类似，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就是都有人被杀。现在我们有指纹有凶器有证人，那家伙就是凶手。”肥马对卡拉的话不屑一顾。他脸上的肥肉在面部神经的指挥下微微颤动，这是肥马发怒的预兆。

“你不是叫人跟着他了吗？他现在人在哪里？”肥马质问道。

“五分钟以前，跟踪他的警员回报说他目前在纽约市郊，看上去是想拜会朋友。”

“叫兔崽子们跟紧点，记者和警察已经在他家附近埋伏好了，这样的天气我不可能将资源重新调整到市郊区，我们等他今晚回家就动手抓人。”肥马自信满满。

# 第十一章 逃犯

**一月三十日，晚上九点三十分。**



卢卡斯一人艰难地在过膝深的积雪中前行，他知道身后就是跟着他的警察，他也知道他今晚很可能会被逮捕。但如果能在被捕之前知道事情的真相，那么也算是对自己有一丝安慰。他嘴里反复念着阿各瑟的名字，脚下的步伐越来越快。

阿各瑟的房门虚掩着，卢卡斯一把推开了房门。稀疏的月光和凌冽的风雪随着被推开的房门一齐涌入阿各瑟的大厅内，一袭红衣的阿各瑟毫无生气地躺在地上，银白色的头发在月光下显得异常耀眼。卢卡斯被月光拉长的影子随着他颤抖的脚步离阿各瑟越来越近，终于他蹲在了这位老妇的身边。停止跳动的脉搏和心脏宣示了阿各瑟的死亡。卢卡斯心中微弱的希望之火随着这位老妇的逝去完全熄灭了。

正当他万念俱灰，想出去向门外的警察自首之时，他发现这位老妇的右手中指似乎很不自然地指着屋子的一角。卢卡斯马上躺下，通过模拟阿各瑟的姿势他发现她的中指指的是一个乌鸦笼。卢卡斯的身体像受到电击一样弹了起来，他忙跑去乌鸦笼旁，捡出一个沾满乌鸦粪便的信封。信封里是一盘录音带，信封表面用很凌乱的字迹写着卢卡斯三个字。他慌忙将信封塞入口袋里，拿起阿各瑟桌子上的一台便携式收录音机，来到门口观察那两个尾随他的警察的位置。

两个倒霉的警察在离阿各瑟家不远的路灯下抽着闷烟，他们不停地跺着脚，来回走动以象征性地驱散彻骨的寒意。卢卡斯知道这两个人是在等着上级的命令抓人。风雪看来影响了这两人的判断力，阿各瑟的后门居然无人看守。卢卡斯打开了阿各瑟家的后门，透过密密麻麻的雪幕，他依稀看见远处有一个地铁站。

三十五分钟后，卢卡斯才蹒跚地走到这个地铁站门口。他找了一格无人的入厕间，把卡带放入录音机，按下了播放键。

“卢卡斯，我想我在这个世界里的生命就快走到尽头了。在对你催眠的时候，我强制你唤醒了你对那个穿着风衣的男人的记忆，也正因为如此，他注意到了我的存在。我想，他现在正在赶来我这里的路上。一个双目失明、无依无靠的老婆子是无法和他对抗的，不过这也无所谓了，我对这个世界彻底厌倦了。”阿各瑟的话音非常平静，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

“我向你保证过，我会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而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经过一个晚上的时间，我已经可以确定他的身分了。我首先要告诉你，你没有疯，你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而已。他只需要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无论是杀人的人，还是被杀的人，都是随意挑选的。杀人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双头蛇张开嘴巴。你不是第一个被选中去执行这个仪式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录音机里的阿各瑟继续说着。

“你一定很想知道他是谁。很可惜，他没有名字，如果一定要给他一个名字，那就

是神谕者，或者玛雅的大祭司。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我想你应该可以在玛雅文化的读本中找到更多的答案。对了，我的老朋友纽约州立大学考古系的德米驱·克里金博士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应该会给你一个更加系统的解释。好了，卢卡斯，再见了，或许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还能相见。”伴随着剧烈地咳嗽，阿各瑟结束了录音。

离凶案发生已经超过七十二小时，卢卡斯第一次知道了敌人的身分。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上此时此刻已经背负了两条人命，这两条生命的重量已经转化成他的责任，敦促着他揭开事件的真相。

这时，卢卡斯的手机响了，来电的是蒂芙尼。

“卢，你没事吧？我刚到你们家楼下，气氛有些不对。街道上有些四处张望的人。我给你邻居打了个电话，他说二十分钟以前接到管理处的电话，说今晚没事别出去。”蒂芙尼关切地说着。

“今天警察来找过我，我想他们拿了我一支笔去化验指纹，看来是结果出来了。今晚我不能回家了，你家那里应该也都是警察。我先去找个汽车旅馆休息一晚。我想通缉我的布告明天才会出来。不过，这就够了，明天我就能找到真相。”

“卢，我帮不上什么忙了。你当心点。”蒂芙尼的叮嘱中带着些哭腔。

卢卡斯挂掉了电话，他随意坐了两站地铁，选了一个不起眼的汽车旅馆，用现金付账入住。

刚关上房间的门，卢卡斯的头就剧烈地痛了起来。卢卡斯抱着头在房间的床上来回滚动，他紧闭着的双眼中开始出现一片一片杂乱无章的色斑，当色斑最终褪去以后，他看见那个梦境中的山洞。大祭司又在山洞的中央燃起了几百支蜡烛。

蜡烛中央的水幕上浮现出一个洗衣店，洗衣店的右上角，有个孕妇正通过挂在墙上的公用电话打发等待时间：“妈妈，我知道了，等雪停了我就回去。我会待在您那里一直到孩子出世的。知道了，知道了，爸爸他……”

洗衣店左下角的修理工正聚精会神地修理着一台滚筒式洗衣机。

大祭司透过水幕打开了洗衣店的门，专注聊天的孕妇没有注意到店门的情况，维修工下意识地回头观望。大祭司握住他的手，对他轻轻说道：

“宇宙中存在各式各样未知的神秘”

“一颗恒星的灭亡也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情”

“不要说你渺小卑微的生命，就连这个星球，也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这个星球终将毁灭，而我则永世不朽”

“凡人啊，你可知道，遇上我，你是多么的幸运”

“三角形的三个点会连接你我的头和双手”

“你我将共同完成这次创举”

说完大祭司用左手和右手的大拇指与食指结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随后他缓缓将这个三角形框住维修工的双眼。

“开始吧。”大祭司说。

维修工跪在了地上，用右手拿起身边工具盒里的螺丝刀在自己的左手上飞快地刻着双头蛇。随后用左手在自己的右手上也刻了一条完全相同的双头蛇。完成以后他慢慢走向孕妇，孕妇一直顾着自己打电话，没有察觉到修理工的靠近。当修理工逐渐加强的鼻息在孕妇身后响起时，孕妇才本能地回过头去查看情况。这时已然太迟了，修理工面无表情地将螺丝刀斜插入孕妇的胸腔，接着拔出螺丝刀，再插上第二和第三刀。

整个过程中，大祭司和修理工的动作完全一致。

孕妇胸腔里喷出的鲜血通过水幕流到了蜡烛阵的中央。蜡烛阵的中央地面上有条蜿蜒起伏的凹槽，这凹槽实际上是刻在地上的双头蛇的蛇身，凹槽的两边尽头各有一个蛇头。血液顺着蛇身流动，最终填满了整个双头蛇图形，一条活灵活现的双头血蛇浮现在地面上。

“苏醒吧，昆兰！苏醒吧！”蜡烛的火焰猛地一齐跃起，在烛光的炙烤下凹槽里的血液开始沸腾。随后，那条双头血蛇从凹槽里缓缓向上爬升到大祭司面前。血蛇一半是刺目的鲜红色，另一半则是暗淡的褐红色。

“张开嘴吧，昆兰！”随着大祭司的命令，血蛇的两个蛇头同时张开嘴巴，两个蛇头的上颚与下颚之间的距离均在逐渐加大，直到可以容纳下一个人通过。大祭司满意地点点头，他快步走进了双头蛇的嘴里，消失不见。

水幕里的修理工正目瞪口呆地看着孕妇的尸体，他忽然发出一阵傻笑，用自己右手上的螺丝刀直插入自己的左眼之中……

“不！”卢卡斯痛苦地扭曲成一团，他知道又有人遇害了。

## 第十二章 愤怒

**一月三十一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摄氏零下二十八度。**

肥马肥硕的拳头猛地砸在桌上：“两个训练有素的警员跟踪一个破烂修电脑的，人却在他们眼皮底下跑了，而且还很有可能谋害了一个老太太。这是怎么回事？”

面对肥马的质问，卡拉和泰勒只能道歉。

“你们得到了你们想要的一切，直升机，媒体，特警队。超过二十人的抓捕队伍，居然没能把一个修电脑的给我抓回来？”肥马的脸扭曲得可怕。

“头，我们没要求媒体和直升机，还有……”没等泰勒说完，卡拉马上瞪了他一眼，示意不要再说下去。

“我给了你们想要的一切，你知道吗？在这种大环境下，我还能给你们这么多资源去抓人。你们知道二战时的诺门坎事件吗？我就像斯大林，你们就像朱可夫，不，朱可夫还打赢了！你们恬不知耻地占用了这么多资源居然连个修电脑的都抓不到，还让他多杀了一个人。难道我要出去和媒体说，那家伙是个超人，他可以预知过去未来，所以我们抓不到他，你觉得媒体会相信你？还有，我告诉你们，市长就要来砍我的头了。在我的头被砍以前，你们会先给我垫背。我现在要解决方案！你们有什么方案？”盛怒之下的肥马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推到地上。

“泰勒，你别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我知道你不懂斯大林，也不知道朱可夫是谁，至于诺门坎在哪里你更加是一无所知，快给我滚出去。我对你实在太仁慈了，你去读读斯大林就知道我有多仁慈。”肥马指着门口，示意泰勒先出去。

“头儿，明天一早他的通缉令就会出现在纽约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把悬赏金定为五万美金，他在纽约举目无亲，你给我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之内我一定把人给你抓回来。”卡拉只想快点应付

过去。

“二月一日零时零分之前，抓不到人你们就等着调职吧。”肥马大手一挥，示意卡拉也出去。

## 第十三章 迷茫

**一月三十一日，早上七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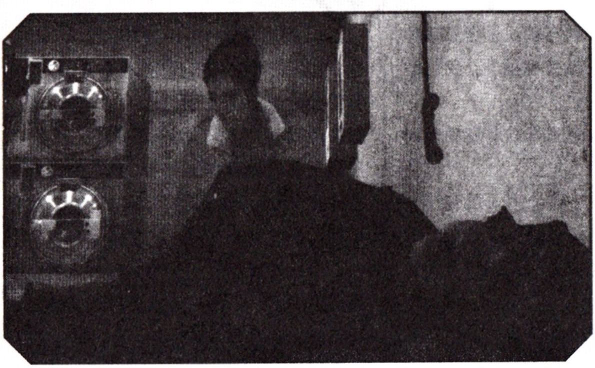
折腾了一夜的卡拉在凌晨四点才闭上眼睛。电话铃在她感觉自己刚躺下的时候响了，她拿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泰勒的声音。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泰勒的声音里没了那种调侃的味道，反而多了一丝恐惧：“又出命案了。死了一个孕妇，一个中年男人，两尸三命。现场的伙计来电话说，孕妇心脏附近有三个刀口。”

卡拉皱了皱眉头，她迅速从床上爬起来，囫囵喝了点牛奶就出门了。

从昨天开始，纽约市进行了用电管制。因为频繁停电的缘故，纽约街上的积雪无法按时清扫。为生计奔波的人们纷纷被困在自己的车内无法动弹。天气实在太冷了，很多旧式汽车的发动机在半路自动熄火。交警竭尽全力指挥着交通。可是在可怕的自然力量面前，他们的努力显得如此的无力。心急如焚的卡拉干脆把自己的车开到路边，顶着风雪跑向地铁站。

“泰勒，什么情况。”急促的呼吸声说明卡拉是一路跑来的。

“应该是谋杀加自杀。洗衣店的店主今早来的时候透过玻璃看见两个死者，现场的门是从里面反锁的。女死者有孕在身，胎儿已经没救了。女死者心脏部位有三处刀伤，凶器是螺丝刀。男死者是被一把螺丝刀插入眼睛致死的，从螺丝刀进入他眼睛的角度和深度来看，应该是自杀，他插进去的时候异常用力，我推断是当场死亡。男死者的双手臂上刻着两条蛇一样的东西。现场没有卢卡斯的指纹。对了卡拉，昨晚卢卡斯去的那户人家证明只有一人居住，户主叫阿各瑟，死因是脑淤血，不过她的身上布满了卢卡斯的指纹。”泰勒今天的报告听不出一点调侃。



推开洗衣店的门，扑鼻而来的厚重血腥气让久经沙场的卡拉也感到胃部一阵翻腾，加上一路跑来的缘故，她终于忍耐不住呕吐了起来。牛奶混着胃酸的味道让她的味觉进一步受到刺激，开始一

阵阵的干呕。

“大姐头，没事吧？”泰勒递给卡拉一张纸巾。

“没事，一路跑来的，没调整好。”卡拉擦干嘴角的污物。用一个手绢捂着鼻子，开始观察现场。

低温让血液凝固成了暗红色的冰块，卡拉反复想着案发时的情景，想着妇女子宫里本来还在发育的孩子。她来回踱着步，时而举高手作出向下突刺的动作。过了好一阵，她才对泰勒说：“泰勒，走吧，这个案子我实在没法解释了。一切合理的可能性都被现场的情况推翻了。先按照谋杀加自杀处理吧，我也没心情再做理性分析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和天气完全一样毫无章法。”

“大姐头，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们现在去哪里，抓卢卡斯吗？”

“现在抓卢卡斯已经是全纽约警察的事了，他落网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不用再花多的时间在他身上。我希望你能和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泰勒追问。

“柏卫精神病院。”卡拉的语气十分平淡。

“你看我一直说，凶手是个神经病，你现在也同意我的看法了吧，要去神经病院找专家了吧？”

“总之，和我去就是了。”

## 第十四章 凶徒

**一月三十一日，早上十一点。**

“大姐头，我们究竟来这里干嘛？我最怕来这地方，你要知道，这些疯子发起疯来杀人可是不负责任的。”泰勒左顾右看，纵然和病人隔着铁栅栏，他也显得非常紧张。

“你记得一九九六年的凯尔斯敦案件吗？那个杀人犯现在就关在这里。我想他应该能告诉我点什么。”

医院的保卫人员带着卡拉和泰勒来到詹姆斯的房门口。

“詹姆斯·亨利，这个病人没有什么攻击性，他喜欢画画和说些关于什么凶杀案、什么双头蛇之类的东西。”保卫人员介绍着。

卡拉和泰勒推开詹姆斯的房门，只见他一个人龟缩在房间的一角。这间十五平米的房间墙壁上画满了形状各异的双头蛇。

“亨利先生，我是卡拉，这位是泰勒，我们是纽约警察，这次来的目的是想问你几条关于凯尔斯敦案件的问题。”卡拉表明来意。

“凯尔斯敦，凯尔斯敦，我认识他，他、他在超市里买东西。他得罪了人，那人想要他的命，又不好自己动手，于是，于是，我帮他动手，我帮他杀，一下，两下，三下。”詹姆斯的话说得断断续续，脸上的笑容时有时无，他反复模拟着下刀的动作，卡拉看到他双手内侧各有一条双头蛇。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女人有点发胖，因为她怀孕了，在一家自动洗衣店里。男人的眼睛上插了一把刀。一个男人，在餐

厅厕所里，他一下，两下，三下，和詹姆斯一样，刺死了人，哈哈哈哈哈哈，詹姆斯不孤独，永远不孤独。”詹姆斯歇斯底里的狂笑让卡拉和泰勒不寒而栗。

“亨利先生，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的？”卡拉对于他如此准确的描述感到十分惊讶。

“他，他不放过我，他每一次都让我看，让我看。那地方真可怕，都是毒蛇，都是绿色的毒水。他告诉我，一个小女孩在找他，对，在找他。他也想找到那个小女孩。他还说，只要找到了那个小女孩，我就不用再看他杀人了。呵呵，那多好，不用看杀人了。”詹姆斯双手叉腰，来回踱着步。

“他是谁？詹姆斯，告诉我他是谁。”卡拉直视着詹姆斯。

“对了，他是谁，他是谁，他不是我，也不是你。他是，他就是他。啊，我不知道他是谁。你们别逼我。不，你知道了也没用，杀戮在找到小女孩前是不会停止的，你的任何工作也是毫无意义的。他已经找了那女孩两千多年了。他就快找到了。他要力量，他要无上的力量。他要知道所有的秘密。”詹姆斯傻笑着。

“头儿，我看咱们别查了，这太邪乎了。”泰勒对着卡拉耳语。

“先出去吧。”卡拉暂时无法找出反对这个建议的理由。

“走吧！走吧！及时行乐吧！这个世界快要完蛋了，一切都将要重新来，你知道吗？这天气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他说他会带着我一起迎接新的时代，你们都要去死，都要去死，只有我，只有我会活下去，哈哈哈哈！！！”詹姆斯布满血丝的双目圆睁，用尽全身的力量嚎叫着。他颈部的青筋和笑到扭曲的面部五官构成了一幅可怖的头像素描。

房间里的灯光由于用电管制的原因，在这个时候不争气地熄灭了。昏暗的房间里，詹姆斯歇斯底里的吼叫震撼着卡拉和泰勒本已脆弱的心理防线。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泰勒拿起房间里的椅子，象征性地砸向詹姆斯，他想借助这个动作减轻心中的恐惧。

“卡拉，不行了，我要回去找桑迪，我受不了了。”泰勒在詹姆斯房间门口反复重复着这句话。

“泰勒，来，我送你回家。”卡拉搀扶着泰勒，走出了精神病院。

桑迪在家门口抽着烟，焦躁地等待着泰勒的回归。当卡拉和泰勒终于出现在她视野的时候，她一阵小跑迎了上去。

“我都跟你说了，纽约这个城市已经有一半瘫痪了，你还要去上班。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人不能太无私，你无私的结果只会伤害你身边最亲密的人。”桑迪的眼睛里泛着泪花。

“很抱歉，桑迪，是我的错。这几天实在是辛苦他了。”卡拉抢着道歉。

“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干警察这行，泰勒你听到没有，跟我回阿拉巴马，我们重新开始。”桑迪看都没看卡拉一眼。

“好了，进屋说吧。”泰勒在桑迪的搀扶下进屋了。本来卡拉也想进屋去驱一驱身上的寒意。可是桑迪粗暴地锁上了门。

卡拉给几个伙计打了电话，确认到他们现在还没能抓住卢卡斯。她漫无目的地回到了警局。

# 第十五章 真相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四点三十分。**

一大早卢卡斯就给克里金博士打了个电话，他以纽约时报记者的身分预约了一次访问。大街上，报纸上都贴满了悬赏的海报。可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没有人会对身边走过的人产生丝毫的印象。卢卡斯戴着一顶超级杯的冠军帽，没怎么费力气就混进了纽约州立大学的校园。克里金博士正在办公室里等着他。

学校的自备发电机保证了室内的温度。博士的办公室布置得像个小型陈列场，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玛雅文化的物事。而白发苍苍的博士本人则戴着一顶五颜六色的墨西哥传统大方帽，脸上用黄色油彩草草画上了两个对称的圆型，端坐在一堆书中间看着卢卡斯。卢卡斯很快发现了墙上挂着的双头蛇雕刻。他压抑着巨大的兴奋，伸出手去握住了克里金博士的手。

"克里金博士您好，我是威廉·夏洛特，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次来是想请教您几个问题。"卢卡斯用假名介绍着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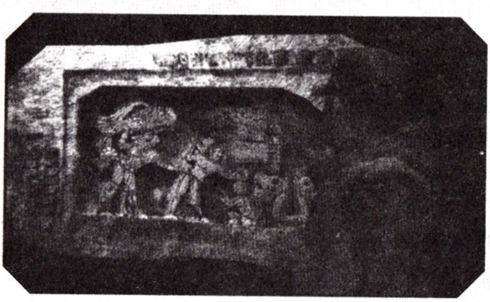
"你好威廉，在这样的天气里你也坚持要见我，看来这些问题对你很重要。来坐下，喝杯茶吧。请不要介意我的服饰，我习惯了这样思考。"博士友好地招呼卢卡斯坐下。

"博士，我无意中发现了这么一个图案，请问您知道那是什么吗？"卢卡斯递给博士一张自画的双头蛇。

"有趣，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东西的？你看，我墙上也有一个一样的。这个是昆兰，是玛雅文化中的双头蛇，和玛雅的祭祀有关。在你能理解它的含义之前，你必须要知道玛雅的逻辑是父神创世，父神用自己的血肉造就了玛雅的子民。其实创世神以自己的血肉造人的传说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一些东方的神话传说中都有体现。不过玛雅人相信，父神每造一人都要耗费自己的体力，而父神的体力总有耗尽的一天，为了维系父神的体力，他们觉得有必要通过牺牲或者祭祀将血肉还于大地，回归到父神那里。当然了，出于人类本能对生命的渴望，这些牺牲和祭祀一般都不是致命的，你看看这张图。"博士从书堆中熟练地抽出一本，翻了几页后递给卢卡斯。

"你看这里。"博士指着图中的男子。

"他的脖子上，脉搏上，还有生殖器附近都插上了中空的竹签，用于放血。玛雅人对人体的理解也比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发达的多，学术界觉得这是因为他们进行了太多活祭的缘故。放血不分男女，一视同仁。除了放血以外，还有割肉。你向后翻两页。"



卢卡斯依言而行，两页后的那张图应该是一个女子，拿着一把很粗糙的石刀正在割自

己右手臂上的肉。

“他们一般只会割一块，割的时候会避开神经末端丰富的地位。割出来的肉会被视为父神身体的一部分妥善埋葬。玛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采取以上两种方式献祭。但是有些时候，祭祀的规格会更加高一些，需要的牺牲也会随之加大，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需要取人性命的活祭。事实上，这种需要人命的活祭频率比电视和文学作品中渲染的要少得多。你跟我来。”博士站到了一幅画前面。

“昆兰是在活祭时才用到的图案。你看这个图片里有三个人，跪在地上的是祭品，拿着石刀的是行刑人，离他们稍远一点的是大祭司。大祭司是仅次于国王的存在，或许应该说，在那样政教合一的国家，他的权力应该会比国王更加大一些。而且传说中大祭司有异于常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一说来自世代相传的力量，一说来源于一种后天给予的力量，究竟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行刑人手上刻着的图案就是昆兰，昆兰其实是玛雅文化里的一个神。它的一个头在我们现实世界，另一个头在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叫西尔瓦巴。”

“西尔瓦巴是什么？”卢卡斯聚精会神地听着。

“西尔瓦巴的具体位置和它究竟是什么，是个存在争议的学术话题。我相信它是玛雅文化中神和死者的世界，玛雅人的死亡被视作回归父神的一个过程，失去生命的灵魂将前往西尔瓦巴和父神相聚并且永远待在那里。西尔瓦巴的具体方位是夜空中的猎户座星云，要不是这该死的天气，猎户座星云是很容易用望远镜和裸眼看见的，那是一种震慑人心的美丽，我想玛雅文化中之所以把西尔瓦巴定位在猎户座星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父神在西尔瓦巴中造人和安排这个世界中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西尔瓦巴里，我们也可以看见未来。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通常情况下，昆兰的两张嘴都是闭着的，但是遇到人死亡的情况下，它就必须张开双嘴，让灵魂通过他的身体从一个世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图中的行刑人会依照大祭司的指示，在祭品的心脏部位连刺三刀。学者们走访了大量的玛雅遗民，他们的共同看法是：那三刀切断的是心脏的三条主血脉，也就是心脏动脉的三条分支。祭品死亡后，昆兰的双嘴也就张开了，这时，后面站着的大祭司就可以透过昆兰的身体看见另外一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情，从而预言未来。”

“为什么大祭司不自己动手，一定要让别人动手？”

“不，大祭司永远不会让他人的鲜血沾在自己手上，血液是父神的一部分，是神圣的东西。可能我刚才说的不太准确，传说中玛雅大祭司不是指挥行刑者，而是控制行刑者，也就是说，他们用催眠或者一些无法用目前科学水平解释的方法控制了行刑人，然后动手杀人。行刑者和祭品都是随意挑选的，没有特定规矩。大祭司控制行刑者以后，行刑者就可以看见大祭司所看见的一切，而一般人是无法抵抗西尔瓦巴的力量，他们要不向往那个世界，要不对那个世界产生极端的恐惧，于是行刑者在行刑完毕后一般会变成疯子或者自杀。”博士坐下喝了一口茶。

卢卡斯怔怔地站在画前，他知道真相已经解开。他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他只是一个被大祭司选中的普通人，他只是一个被命运逼迫着不断前进的傀儡。

“卢卡斯，你的疑惑解开了吗？”

“你、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阿各瑟昨天给我来过电话，我和那疯婆子有四十年的交情了。每当我的学术研究遇到瓶颈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她做催眠。她昨天和我说她昨晚就要死，她说的话我从来不会怀疑，她还说你有大麻烦，但是她又不肯细说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她告诉我知道太多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如同那句俗话说的“好奇心杀死猫”，在阿各瑟死后我对你的遭遇更加好奇了。在我告诉了你那么多信息之后，你能否和我分享你的故事呢？”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和你说这个荒唐的故事，我知道作为一个科学家是无法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卢卡斯试探着答道。

“首先你要知道，科学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科学家通过努力让自己比普通人知道的多了一些，但是当我们通过大量论证和试验突破了普通人所处的第一知识圈以后，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更加大的知识圈，我且把它称为第二知识圈。在第二知识圈里，我们的同类比第一知识圈更少，我们也更加孤独，这也是为什么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和大部分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都有信仰的缘故，我们需要精神寄托来驱散这种孤独。然后，我们其中的一部分再次通过大量论证和试验突破了第二知识圈，进入第三知识圈，第三知识圈比第二知识圈又大了一些。没人知道一共有多少个知识圈，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还非常少，现阶段一切归结为荒唐的事情，可能在未来都可以通过科学解释出来，所以盲目的否定荒唐不是一个科学家应该具有的品德。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不存在绝对的正确，也没有绝对的错误，正确和错误是一个观点和角度的问题。举个例子，人类奉行了千百年的‘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定律，就被爱因斯坦证明了在现实中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个多维世界，地球是在不断移动的，‘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定律仅仅是在地球不移动的基础上成立的，一旦地球开始移动，那么从点A到点B



的最短距离绝对是曲线，而不是直线。其次，阿各瑟从来不会说谎，我对她那无法用现阶段科学解释的能力也深信不疑。我这样说，你还有顾虑吗？”博士在讲解的时候用笔在一张信纸上画了三个很小的圈。

卢卡斯卷起衣袖，握拳稍稍向外展开双臂，将双臂内侧的雕刻图案给博士看。

“双头蛇，你是行刑者吗？”博士一把捏住卢卡斯的双手，仔细观察他手上的图案。

“是的，多克餐厅的谋杀案，听说了吗？”卢卡斯无奈地回答。

“大祭司的主要工作是为玛雅人预测未来，预测大的天气变动和可能会发生的灾难和瘟疫。这种古老的预测方法现在已经被禁止了，为什么他还要进行祭祀？西尔瓦巴里有什么吸引着他？难道是，难道是……”博士迅速从书堆中抽出了另外一本书。

“预言难道是真的？”博士飞快地翻动着书页。

“博士，是什么预言？”卢卡斯站到了博士的身边，凝视快速翻动的书页。

“最近在墨西哥南部伊萨帕出土的文物中提到了一个预言者，确切地说是一个孩子，大概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之间拯救我们。这个孩子拥有过去和现在的一切记忆，他知道所有地球上的生物想知道的一切，他知道人类的宿命，他也知道造物者的一切秘密，他拥有无上的力量，他的本体存在于两个世界之内，大祭司在另外一个世界不用受到肉体和重力的束缚，他在那个世界里寻找预言者会更加方便。”博士指着一页书上的图案，一字一句向卢卡斯解释。

“你说的拯救我们，是什么意思？”

“玛雅的二十进制长历法在大约公历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会结束。很多学者认为那是地球进入一个新的冰川时代的预示。也就是说，二零一二年，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会因为严寒而死去，地球将开始新的一轮进化。而人类依然是这次进化的主角，但在进化开始之前，必须要有一位领头人物来带领大家先从恶劣的气候中生存和繁衍下来。预言者的作用就是把他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告诉这个领头的人，由他带领人类走下去。很显然，大祭司觉得他自己就是这个人，他想尽快找到预言者成为先知。看来，这雪天是不会停止了。”克里金博士瘫坐到椅子上。

“博士，我自从杀了人以后，就经常能看见一些幻象。这几天都有一个穿着靛蓝色连衣裙的小女孩指着我，会不会就是大祭司在找的那个预言者？”卢卡斯追问道。

“有可能，没想到科学发展了几百年，我们还是被一个古老的预言击败了。”克里金博士自嘲地笑了。

“阿各瑟，她帮我催眠，在我的潜意识里找到了大祭司的存在，就因为她和大祭司在我的潜意识里，能量的碰撞才导致了她被大祭司灭口，我想我还是赶快离开这里，以免您也遭遇不测。不过在我走之前，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行刑者要么发疯，要么自杀，那为什么我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卢卡斯站在门口问博士。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能抵御西尔瓦巴能量的人，应该只有大祭司。可能你身上和大祭司有什么相同之处？这就不是我这个老头子所能解释的事情了。”

“感谢您，克里金博士，如果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到，您有什么打算吗？”

"如果世界末日是真的，那么天堂地狱也是真的，这样，我就能看见我的妻子了。玛丽，三十年了，你还好吗？你自私地抛下我，我给你扫了三十年的墓，现在是时候再见了吗？"克里金博士拿起桌上的相框，陷入对亡妻的思念中。

"卢卡斯，你怎么了？"见门槛处的卢卡斯忽然痛苦地抱着头倒了下去，博士放下手中的相片，扶起倒在地上的卢卡斯。

卢卡斯只觉得自己的灵魂正在被一种猛烈的外力撕扯着，这道力量充满了仇恨和妒嫉，他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只能任由它将自己的灵魂拉出身体之外，飘向远方。

## 第十六章 命运

和煦的风轻轻拂动着卢卡斯的头发，泥土的清香伴随着树叶腐化的味道充斥在他鼻间。秋天，这是久违了的秋天，没有寒冷的秋天。

"起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卢卡斯的耳边响起，随之而来的是两下清脆的耳光。

卢卡斯双手护着面部睁开眼睛。他环顾四周，这个地方像极了南美的热带丛林，色彩斑斓的鹦鹉和轻灵迅捷的鸟儿在丛林里自由穿行，远处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玛雅式平顶金字塔。

一个五十岁开外的中年男人站立在他五步之外处，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金属的光芒。男人头戴高贵夸张的羽饰石环，头环上四条超过七十厘米长的人造羽毛分别规则地向左右扩展开去，头环的中央是个做工精致的石制黄色三角形头扣。他上身穿着宽松的无袖玛雅夏季麻衣，那衣服非常简陋，只简单地在一块四方形的黄麻料上开了个不规则的圆形口子用于套头，下身一条齐膝长黄色亚麻裙用于遮掩私处。

"怎么，凡人，不认识我了？"男人的嘴角挂着招牌蔑笑。

"大祭司！！"卢卡斯愤怒地看着他。

"你肯定很想知道这里是哪里，我只能告诉你这里是连接凡人的世界和西尔瓦巴的中转站。没错，这里是意念中的世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死在这里，你在凡人世界的肉身也会死去。这里的原型是我的家乡——伊萨帕，我的肉身已经四百多年没有回过故乡了。"大祭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张开双臂，像是在怀念故国。

"你昨夜让我看你杀人，今天又把我带到这里是为什么？还有，我在梦里见到的穿着靛蓝色连衣裙的女孩又是怎么回事？她是那个什么先知吗？"

"你有幸被我选中成为行刑者，通过祭祀，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契约，这种契约允许你在有生之年可以有幸观看我主导的每一次活祭。两千年以前在伊萨帕，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活祭，就是为了允许自己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留在西尔瓦巴与父神交谈，说服他告诉我预言者的秘密。是我，你面前这个伟大的祭司第一次把先知的秘密带到了凡人的世界，你们现在的考古学家，古文学家，历史学家只能在我留下的只

言片语中寻找我当年的身影和我带给你们的预言。”大祭司陶醉在对当年的回忆中。

“你活了两千多年？你杀人杀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的岁月依然不能平复你的暴戾之气？”卢卡斯本想骂出最恶毒的话，但是他感觉在这个随时可以了结自己生命的人面前，还是收敛一些的好。

“你的身体，你的血液，你的肌肉，这全都是父神赐给你的东西，我杀人只是把父神的东西还给父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最近我的祭祀频繁了些，那是因为预言者就要降生于世了。我在西尔瓦巴里和她已经有过数次对话。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活了两千多年？那也是我今天找你来的原因之一，我和你身上有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也是我活了两千多年的原因，那就是“祖能”。祖能是造物主的能量，是一切力量的本原。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没有一个行刑者能像你一样在行刑完毕后还能保持正常的思维模式，这也是祖能在保护着你。祖能只能在你还在母亲的子宫里时获得。这个星球上能获取祖能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墨西哥南部伊萨帕的玛雅祭司内间，那也是我获得祖能的地方；另一个就在内华达州，是五十年代由你们的政府挖出来的。我没猜错的话，你母亲可能是在内华达州被祖能照射过。我来看看。”大祭司又念出卢卡斯熟悉的咒语，他的力量侵入了卢卡斯的大脑，卢卡斯则奋力地抵抗这种力量，可是一分钟以后，筋疲力尽的卢卡斯只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像快速翻动的书页一般一一呈现在自己眼前，卢卡斯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单亲家庭，你那可爱又可敬的母亲为了生计谋了一份在五角大楼的后勤配给工作。你快出生的时候你母亲被调去了内华达州的发掘场。愚蠢的美国人，挖到了祖能发射源又不知道那是什么，耗费了大量的金钱挖出来，又封了起来。你母亲是第二批参与发掘的后勤人员，也就是在那时候，你得到了祖能。”大祭司的力量忽然从卢卡斯的脑袋里撤走了。

“这是命运，卢卡斯。这是你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我等预言者等了两千多年，在这最后一年你出现了，我又鬼使神差地控制了你去杀人，你在西尔瓦巴里短暂的出现居然引起了预言者的注意。预言者告诉我你身上有祖能，我开始还不相信，后来在你的公寓里，我验证了她的说法。在你没出现之前，我很自信自己是惟一的先知人选。不过自从你出现以后，我想预言者的态度有些转变，她的意思是想在我和你之间选出一个作为先知。你付出了什么努力？你凭什么和我抢？我妒嫉你，卢卡斯，我要你死在这里！”大祭司目露凶光，盯着地上刚回过神来的卢卡斯。卢卡斯勉强站了起来，他知道自己无法抵抗大祭司的力量，但是现在留给自己的选择也只有拼死一战了。

一声清亮隽永的呼叫忽然响彻丛林，声音中夹杂着古往今来所有的悲哀与欢乐，它们在丛林中徘徊良久后又窜上湛蓝色的天空，声音最后归结于天空中一个微小但刺目的亮点。两个正要决斗的人都被这莫名的力量惊呆了，大祭司首先向着亮点跪了下来。

“啊！预言者，尊敬的预言者，您的仆人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情！”大祭司的目光变得温顺起来，适才的暴戾之气荡然无存。

“啊！是这样！你终于可以告诉我你

的位置了吗？好的，我马上去办！"大祭司回头看了看尚在喘着粗气的卢卡斯。嘴角露出戏谑般的诡笑。

"卢卡斯，预言者要我当着你的面杀掉蒂芙尼。然后我们俩一起去见她。她说只有这样的仇恨才会让你身体里的祖能得到释放，你才具有和我公平决斗的条件。我本来想马上干掉你，不过似乎预言者的安排更加有意思一点。"

"什么？蒂芙尼？你不许碰她！"卢卡斯怒吼着冲向大祭司。

"醒来吧，蠢货！"大祭司轻蔑的一笑。卢卡斯身下的地面开始坍塌，他的身体伴随着众多破碎的石头和树木滑向幽深的黑暗中……

"金先生，金先生，醒醒。"克里金博士的身影模模糊糊地出现在卢卡斯的视线中。卢卡斯猛地跳了起来，从挂钩上拿起自己的衣服跑了出去。

"博士再见。"说话间，卢卡斯已经奔出了五十米的距离。

"阿各瑟，谢谢你，至少我没有不明不白地在这寒冷中死去。"留在原地的博士笑着对自己说。

## 第十七章 死别

卢卡斯的手机十五分钟后毫无意外地响了起来，他立刻按下了接听键。

"卢，救我，快救我。我在我家楼顶的天台……"蒂芙尼哭喊着。

"快点英雄，一小时内到我还能让你和她说上两句话道个别，晚了怕是连话都说不上。"大祭司挂断了电话。

卢卡斯拿起电话，迅速按下了911三个数字。

"你好，纽约警局，请问有什么能帮到你？"

"请您转接卡拉·瓦伦蒂探长，她是主管卢卡斯·金案件的负责人，我有关于犯人的重要线索。"卢卡斯边跑别说。接线员接通了卡拉的办公电话。



"听着，我就是卢卡斯·金。你想要抓我，就到威廉夏洛特大街二十六号楼顶天台等我。"

"这是我今天接到的第十二个自称是卢卡斯·金的电话了。你们这样做是拿不到奖金的。"

"你和泰勒一起来银行找我，你穿着黑色的圆领毛衣，你搭档泰勒长得像个混混，穿着一身牛仔服，你的第一个问题是问我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在那里，你们走的时候拿走了我的一只笔。听着，快来！！"卢卡斯挂断了电话，孤独地在大雪中跋涉着。

"头儿，卢卡斯在威廉夏洛特大街二十六号楼顶天台，现在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都因为积雪停止了，能调动一台直升机吗？"卡拉冲进肥马的房间。因为频繁停电的缘故，室内的气温无法维持，肥马的几条金鱼也在今早冻死，他正站在金鱼缸前发愣。

"赶快给泰勒打个电话，我和你还有泰勒，再加三个警员，六个人一起去。"肥马边联络直升机边下命令。

半小时后分钟后，直升机停在了泰勒家门口。与卡拉预想的不一样，泰勒似乎没有把几小时前的不愉快放在心上，他跳上飞机向各位打招呼。而站在家门口的桑迪心情看起来很差，她不停地抽着烟，还不时地抓住泰勒看不见她的机会朝飞机这头竖起中指。

"嗨，肥马，和你共事了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你叫直升机来接我。嗨，卡拉，我已经决定了，明天就辞职，和桑迪一起回阿拉巴马州。你是我从警以来最敬佩的人，我这人也不怎么会说话。总之，一切都在心中吧。我还没告诉桑迪，我决定今晚给她一个惊喜。"泰勒对着桑迪挥手，直升机缓缓起飞。

"恭喜你，泰勒，终于还是决定了。"卡拉对他笑了笑。

"等暴风雪停了，欢迎大家来阿拉巴马州做客，那时候我就是国王泰勒了。我家的农场有整个曼哈顿那么大。到时候我可以册封你们为贵族，每人分得一小块土地。哈哈。"泰勒又开始漫无边际地吹着。

"哈哈哈，我的那份要大块一点。"肥马一改往日的黑脸角色，开始调侃起来。

"一定，头儿，一定。"

"头儿，我们到了，准备降落，风雪太密，我无法在楼顶降落，只能停在前面的十字路口，要麻烦你们走一趟了。"驾驶员将飞机停靠在十字路口。

卡拉和众警员一涌而下，一路小跑来到目标大楼。十分钟以后，卡拉第一个冲入了大楼天台的门。

"纽约警察，不要动。"卡拉和肥马等人看到卢卡斯瘫倒在地，几次努力想站起来都没能如愿。与此同时，一个妙龄女子站在天台的边缘上一动不动。在她的身侧是一个穿着风衣，帽檐压得很低的男子。

"快、快开枪，卡拉，泰勒。救她，救她。"看见警察的卢卡斯似乎看见了一线希望。

"请你走进来些，女士，你所处的位置很危险。"肥马告诫蒂芙尼。

"我不能动，我不能控制我的身体，我身边的这个人控制了我。"蒂芙尼的声音颤抖地厉害。

"这不是一个游戏，你们三个快点都走过来，不要在这里装神弄鬼。"肥马拿着扩音器，打着官腔。

"蟑螂一样的凡人，真是讨厌。"大祭司愤怒地朝肥马看去。

肥马把手中的枪指向一个警员，对着他的头开了一枪。还没等剩下的人反应过来，肥马又向另外两个警员的头部连开两枪，三条生命在十五秒内消逝。

"头儿，放下枪。"泰勒和卡拉一起把枪口对着肥马。

"这不是我……"肥马的手依然在缓慢地移动，枪口逐渐向卡拉和泰勒这边移动。

"砰。"卡拉果断地射出一枪，子弹穿

透了肥马的右手肩胛骨，按照常理来说这只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举枪了，可是肥马举枪的手却奇迹般的继续向卡拉这边移动。

“大姐头，怎么办？”泰勒举着枪朝卡拉喊着。

“对不住了，马克。”卡拉和泰勒连开数枪将肥马击倒。

“还等什么，快开枪啊。”卢卡斯在地上指着大祭司吼叫着。

“看戏吧，凡人。”大祭司的手一挥，卡拉和泰勒身不由己地跪了下来，无法动弹。

“卢卡斯，抓紧时间吧，你的爱人活在世上的时间只剩下十秒了。”大祭司开始了倒数。

“九。”

“卢，我舍不得你。”

“七。”

“卢，你会记得我吗？”

“五。”

“会记很久吗？”

“三。”

“求求你，大祭司，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放了她，我死了就没人跟你争先知的位置了，让我死吧。”卢卡斯被风雪冻成惨白的面孔上写满了哀求。他用尽了力气向平台边缘爬去，他想先蒂芙尼一步跳下去，可是身体却无论如何也不听他的使唤。

“很遗憾，这不是预言者要看到的。说再见吧。零。”大祭司的倒数完成了。

“卢，不要忘记我。”蒂芙尼的身体稍微向前倾斜，地心重力马上起了毁灭性的作用。随着“嘭”的一声闷响，这个年轻的生命彻底结束了她在这个世界的存在。

“看吧，卢卡斯，又有五个生命因为你结束了，你依然是个无能为力，只会哭哭啼啼的废物，没用的蛆虫。你真以为自己能和我争！”大祭司怒嗔着。

“看吧，这里还有两个，看看他们是怎么为你死的。”大祭司转过头去，缓缓走向卡拉和泰勒。

“你们两个，哪一个想先死？还是两个一起死？”大祭司瞪着卡拉和泰勒。

纵然是见惯了尸体和凶案场面，但当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卡拉和泰勒依然抑制不住全身的颤抖。

“刚才不是挺威风的吗？怎么现在害怕了？神探，尿裤子了？”泰勒在巨大的恐怖面前失禁了。大祭司向后退了几步，生怕沾到了这滩污物。

“这个国家的男人都是废物！一个在那边哭着闹着要替女人去死，一个在这里吓得尿裤子，我先杀你。”大祭司的目光转移到泰勒身上。

泰勒不由自主地举起手上的格洛克警用手枪，他的眼睛尽力向卡拉那边望去，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角滚动下来。卡拉知道这是泰勒在向她求援，可是自己却一动都不能动。泰勒的枪塞到了自己的嘴里，他的右手食指颤抖着扣动了扳机，子弹以三百六十米每秒的速度击穿了他的头部。被呼啸而过的弹头带出的血液和脑浆溅在了卡拉脸上。

“准备好了吗，下一个轮到你了。”大祭司看着卡拉，像在欣赏自己的猎物。

“不，下一个是你。”卢卡斯平静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大祭司还没来得及转过头去，卢卡斯



夹杂着风声的拳头就结实地砸在了他的右脸上。大祭司对卡拉的控制力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拳打断了。恢复对自己身体控制的卡拉迅速朝大祭司连开六枪。可射出的子弹在大祭司身前十厘米的地方纷纷落下，如同射击试验时打在厚钢板上的弹头一样，卡拉射出的子弹下落时也变成了扭曲的球状物。

"笨蛋，只有拥有祖能的人能伤到我。"大祭司根本没把卡拉放在眼里，他笑着抹去了嘴角的一缕红色，对气喘吁吁的卢卡斯说："好凶猛的一拳，这拳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一晃都两千多年了。卢卡斯，算你命好，预言者不让我现在杀你。二月二十八日，你到圣玛丽孤儿院来，我和预言者会在那里等你，如果你能活到那一天，我们再决一胜负！"大祭司的身影如鬼魅一般，眨眼间已从天台的正中飘到了天台的边缘，消失在茫茫的大雪之中。

"卡拉，我明天早上十点在兰斯特公墓等你，到时候我会解释一切。我现在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卢卡斯向卡拉道别。

卡拉望着几位同僚的尸体发呆，这些五分钟前还鲜活的生命，现在却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桑迪的影子，那个还在家里等着泰勒一起回家的女人将如何接受这一切；还有肥马的家人，同僚的家人，他们又会对自己说些什么？

时针指向了晚上八点，卡拉从五十楼房顶上眺望纽约，不知从何时开始，这座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色彩斑斓。纯白的积雪和漆黑的夜空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座城市此刻显得如此的安静，仿佛人类文明从未在这块土地上存在过一样。

卡拉拿出手机打通了警局的电话，值班警察告诉她所有警车已经无法使用，直升机正在超负荷运转，要求卡拉在原地等候。卡拉在四十八楼的一家民居里等了两个小时才等到了警局的直升机。飞行员对她说今天警局的直升机大队成了运尸大队，到处都是冻毙的人和被当场正法的抢劫者。当然，还有不少纽约警察在今天殉职，加上这五个伙计，今天一共有两百多位警察死去。

"能帮忙通知他们的家人吗？"卡拉试探着问来协助的警员。

"我们试试吧，大雪压断了城内很多的电话线，一些移动通讯的基站也因为大雪的缘故完全无法运行了。"警员向她抱怨着。

非常奇怪，没有人向往常一样问她这些警员是怎么死的，人人都好像急着离开，赶去下一个地点。

"连纽约警局的头儿都跑墨西哥去了，很多兄弟都说，明天是他们忍耐的最后期限，明天如果雪还不停，他们就不会上班了。的确，上班也不存在意义了，这个城市应该被军队接管了。虽然这听起来有些推卸责任，不过我就是这么想的。要载你一程吗？队长？"直升机队长对卡拉

"好吧，麻烦你送我到北区的怀恩大街，我去见一个朋友。"

飞机停靠在泰勒家门口，与往日不同的是泰勒家的门口没有亮灯。泰勒家是有发电机的，目前的用电管制对他们家的照明和取暖用电影响并不大。卡拉下意识地拔出枪，敲响泰勒家的门。

"桑迪？我是卡拉，你在家吗？"室内无人回答。

卡拉知道健忘的泰勒把家钥匙放在右手边的花盆里。她从花盆里摸出钥匙，打开门警惕着前进。然后她看到大厅的桌子上摆着一封用烛台压住的信，信封上写着泰勒两个字。

泰勒：

我实在不能继续在纽约待下去了，城里的居民从一月中开始就陆续外撤了。明天就是二月一日了，我担心明天风雪如果还不停的话，我无法买到回阿拉巴马的票。阿拉巴马的情况比这里好多了，温度现在是零下八度。我知道你是不会在这个时候抛下工作和我走的。等你什么时候愿意这样做了，请随时来阿拉巴马找我，我给你两年的时间。

爱你的——桑迪

卡拉通过警局的内部频道查到，最后一趟到阿拉巴马的车已经在八点左右开走。

“桑迪，如果我真能熬过这场大灾难的话，我一定向你请罪。”走之前，她把自己的联络方式写了一份放在桑迪的桌上，并告诉警局的伙计，如果有女人找泰勒就让她直接和自己联系。

警方紧急征调的扫雪车开始清扫纽约主干道路上的积雪，地铁也开始有限度地加密了往来班次。卡拉终于在晚上十点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 第十八章 联盟

**二月一日，上午十点，摄氏零下三十四度。**

风雪并没有像世界各地的居民所希望的那样在这天停止下来。苦寒的天气引起了纽约居民的大逃亡，纽约市向南的各条公路被全线卡死。新闻报道说至少有十一万辆的各种汽车从早上开始就等着出城。

兰斯特公墓的一角有一个新挖出来的墓穴。墓穴的上方没有正规的碑石和鲜花，取而代之的只有一个很简陋的十字架和一些塑料花。十字架上刻着蒂芙尼的生卒日期。十字架的落款是：罪人卢卡斯·金。

“她是一个好人。她是为我死的。而我连一口棺材和像样的鲜花都没能给她弄到。”卢卡斯的语气异常冰冷，眼睛里充满了仇恨。在零下三十四度的天气里，卢卡斯居然穿得非常单薄，一件长袖V领毛衣和一条运动裤就是他身上所有的衣物。

“昨天的那个人，他是谁，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和你犯下的凶杀案有什么关系？”卡拉盯着卢卡斯。

“找个地方坐下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卢卡斯望着卡拉。

“去我家吧。虽然现在警队已经名存实亡了，可你依然是纽约的头号通缉犯。”卡拉示意卢卡斯跟着她走。

经过三个小时的交谈，卡拉和泰勒都了解了对方所掌握的信息。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在他们中间清楚了起来。

“简单地说，这起延续两千多年的谋杀案的主角，也就是你想要抓的这个人和诬陷我、杀害我朋友的人是同一个人。基于这种条件，我们是否能成立一个攻守同盟呢？”

“好吧，我要给泰勒一个交代，我也要给我同僚的家人一个交代，更加重要的

是，我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卡拉主动握住了卢卡斯的手。

“二十八号以前，你就住在这里吧，这里是最安全的。”卡拉对卢卡斯说。

## 第十九章 新生

**二月一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摄制零下三十六度。**

卡拉寓所的暖气忽然停止了，这些日子以来虽然停电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在半夜忽然停止暖气供应还是头一回，卡拉在床上裹了四层被子依然被寒气逼得无法入睡。她忽然想到在厅里睡着的卢卡斯只有单薄的一层被子。她起身穿好棉衣披上被子，趁着房间内的暖气还没有完全散去来到大厅里。

卢卡斯穿着一件单衣躺在沙发上玩弄着魔方，看见卡拉的他马上理解了她的用意：“卡拉，没必要为我担心，自从昨天在天台发生了那些事以后，我想我体内的祖能觉醒了，我一点都不冷。倒是你，在这样的温度下没有取暖设备，你可能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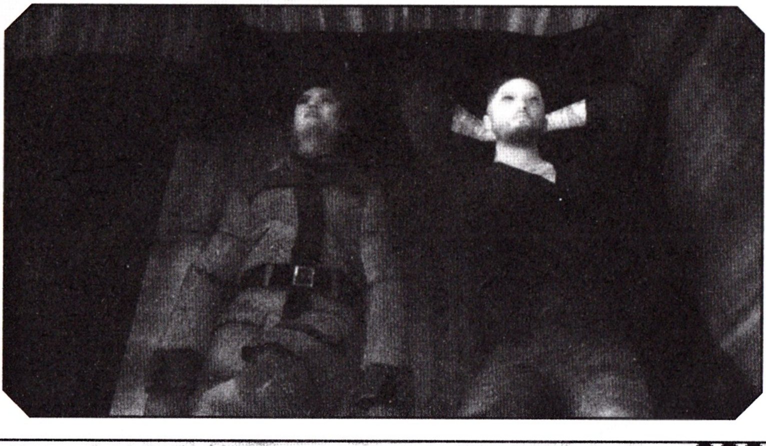
“那你的意思是？”

“野外求生指南上说，两个人拥在一起，用两人的体温互相温暖，在寒夜里生存的机会更加大一些。”卢卡斯继续玩弄着魔方。

“你是对的，进来吧。”

“好温暖的感觉。”拥抱着卢卡斯的卡拉说。

卡拉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卢卡斯的拥抱下开始慢慢发烫，微笑着抬起头的她刚好又遇到卢卡斯呼出的鼻息。这一刻的她不由自主地吻了他一下。这轻轻的一个吻点燃了两个在冬夜里互相依存的灵魂，他们的身体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 第二十章 末日

二月二日，原本只存在于北半球的暴风雪开始蔓延至南半球。澳洲，新西兰，巴西等南半球国家本属于盛夏，却在数小时内飘起鹅毛大雪，气温在同日下降了四十多摄氏度。南半球各国政府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大量老弱病残在当天冻死。同日，本来已经消退的北极极夜重新开始蔓延在北极圈内。阿拉斯加，格陵兰和冰岛的天空开始出现忽明忽暗的极光。北极附近的破冰船发回的情报显示，海面上出现了望不到尽头的大冰山。卫星对这一现象进行追踪，证实被发现的这座冰山在海面上的直径超过两百英里，高超过一千米。在此冰山的四周，还发现有多个类似尺寸在冰山正在向各个方向移动。美国政府预计一部分冰山将于二月十五日直接撞击阿拉斯加北面陆地，考虑到目前的恶劣环境，联邦政府要求所有阿拉斯加住民撤回美国本土。

二月五日，北极圈内的乌沙科夫群岛主岛遭遇冰山直接撞击，三小时内遭遇碾压的主岛下沉。极夜以北极圈为基地开始向外扩散，同日格陵兰主岛北部、加拿大巴芬岛以北、俄罗斯北地群岛大部陷入极夜，极夜的到来让当地气温下降超过二十摄氏度。极光正快速向南移动，人们给这美丽善变的光束改名为"死亡之舞"，因为这舞动的光束预示着极夜的来临。全球部分城市，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开始陷入无政府状态，非洲大部发生了各种人道主义灾难。纽约全城停电停水时间高达十九小时，同时气温降到零下四十二度，逼近历史最低气温零下四十七度。欧洲的英国，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等国均有大量难民潮涌向欧亚大陆。

二月十日，俄罗斯北部、冰岛全境、挪威奥斯陆以北、瑞典大部分地区、美国阿拉斯加大部、加拿大大熊湖一线没入黑夜。全球估计最少有四百万难民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中冻毙。晚上六点二十分，两座冰山直接撞击俄罗斯北部新地岛，到二月十一



日早上，新地岛已被冰山肢解成三块漂浮在冰洋上。纽约全城停电停水时间高达二十一小时，同时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八度，打破历史最低气温。迄今为止，超过三十万纽约市民死于今年发生的冰雪灾害。

二月十五日，奥巴马总统通过电视和广播发表《告全体同胞书》。全文如下：

我在上台伊始就预料过美国所要面临的种种困难，但是目前我们所处的绝境显然出乎我的意料。今天早些时候，国务卿希拉里告诉我，巨大的冰山在中午时分直接撞击了我们美丽的阿拉斯加，我们有证据相信巴洛和普拉德霍湾已经从地图上抹去。公民们，美国人民并不是惟一承受着这份悲痛的人，我们的盟友加拿大、挪威、瑞典和俄罗斯的本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冰山的撞击。同时，极夜也在今天将整个阿拉斯加置入了一片漆黑之中。很多人问我，这是我们的错吗？这是我们不善待环境的后果吗？我们的种族还有希望吗？我最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推诿的时候，更加不是放弃信念，坐以待毙的时候。我们现在能做的，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帮助自己的家人，朋友，和所有你可以帮助的人，让人性的光辉在无情的风雪中闪亮。所有听到这个讲话的同胞，我最后想对你们说，你，并不孤独。我，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将和我的幕僚一起，在华盛顿支持着你。愿天佑美利坚。阿门！

二月二十日，卫星讯号显示二十座直径超过三百英里的冰山正“肢解”着北美大陆，冰山所到之处伴随着猛烈的海啸和雷电天气。欧洲方面不列颠岛首次出现极夜。南半球各国境内袭击科学家成为近日来的多发事件。澳洲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南极洲附近也开始形成大范围的冰山群，前景堪忧。

二月二十五日，纽约全城全日断电断水，气温降低到零下五十三度，城市已然死亡。撞入北美大陆的冰山依然疯狂地向前移动着。加拿大全境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地区陷入极夜。北半球政要通过各种电视广播设备联名发布《危亡宣言》，告诫世界人民人类很可能已处于毁灭的边缘，有能力有办法活下去的人需要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加多的人活下去，保留人类文明的种子。

**二月二十七日夜，卡拉的公寓中。**

依靠罐头食品和卢卡斯的能力活下来的两个人在大厅里点燃卡拉原有的时尚杂志取暖。透过厚厚的风雪，卡拉模模糊糊看见天空中跳动的红色极光。

“看啊，卢卡斯，是极光。我一直想看这个奇景，没想到今天在纽约出现了。”卡拉无力地笑了笑。

“极光像女人一样，漂亮而无常。”卢卡斯开着玩笑。

“无常就去掉吧，剩下漂亮就可以了。”卡拉盯着窗外的极光，靠紧了卢卡斯。

“卢卡斯，这真是末日了吗？田野，森林，城市，都会掩盖在风雪之下？那我和你呢？我和你好像就没有出现过？也不会有人记得我们？”偎依在卢卡斯怀里的卡拉感叹道。

“你怕死吗？”

“我曾经怕，但是看了这么多以后，我也无所谓了。”卡拉笑着回答。

“我们不会死，明天不会，以后几十年也不会。”卢卡斯摸着卡拉结了霜的头发，安慰着她。

# 第二十一章 终曲

**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八点，零下五十七度。**

纽约下着结晶的雪花，那是本来在极地才会出现的晶莹剔透的雪花。一个月前，人们还能大致通过太阳的升沉来判断白天与黑夜，现在他们能依赖的只有手表了，连太阳都似乎被风雪所掩盖，天地之间只剩下飞舞的雪花和呼啸的寒风。借助一台在路边废弃的扫雪车，卡拉和卢卡斯艰难地来到了圣玛丽孤儿院。

"欢迎来到自己的坟墓，卢卡斯。"大祭司站在中庭的正中央，他的旁边是卢卡斯数次在梦中见过的那个小女孩。

"哦，大侦探也来送死，你们是不是觉得死在我的手上比死在外面的大雪里更加荣耀呢？"

"大祭司，你有你的逻辑，我有我的原则。我们之间存在的只有仇恨。你想复兴玛雅，我要报仇。多说也没用，动手吧！"

"复兴玛雅？你们国家的电视机已经把你变成一个彻底的傻瓜了。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要复兴玛雅，我要的是力量，是成为先知，是成为统治者。玛雅如果真的强盛，那么她四百多年以前也不会被几百个拿着破烂火枪的西班牙人给占领！我对复兴那样孱弱的帝国没有丝毫兴趣。不过你说的对，我们之间存在的只有仇恨，动手吧！"

卡拉看见卢卡斯的动作和那天大祭司最后消失在天台上时的动作相仿，在她眼中快速闪动后留存下来的只有残片般的身影轨迹。大祭司的动作同样迅速，两人在中庭中央以极快的速度打斗着。双方的拳头里都夹杂了浓烈的恨意。仇恨使得他们都没有防守的概念，只是一味的进攻，任由对方的拳头砸在自己的身上。

"下地狱吧。"卢卡斯将祖能的力量集中于右拳，奋力向大祭司的心脏挥去。

"毛头小子，你还是太年轻。"大祭司也不闪避，他的右拳以同样的姿势砸向卢



卡斯的心脏。

胸腔遭到重击以后，两人同时向后倒退几步，大祭司勉强站了起来，卢卡斯则躺在地上喘着粗气。

“卢卡斯！”卡拉想迎上去扶住卢卡斯。卢卡斯对她挥手示意不要过来。

“怎么样，卢卡斯，你还能撑多久？乖乖地受死吧。”

“笨蛋，要死的应该是你，凡人的肉体根本就不能活这么些年。你靠祖能支撑到今天，你以为你真的可以永生不老吗？我拳头砸在你身上的时候分明听到了你骨头折裂的声音，是两千年的岁月把你的神经反应都弄迟钝了吗？”卢卡斯躺在地上哈哈大笑。

“他是对的。”一旁矗立着的预言者开口说话了。

“大祭司，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结束了。你的存在只是为了预言我的到来和激活卢卡斯体内的祖能，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使命。”预言者面无表情地对大祭司说。

“什么？我会死？我完成了使命？开什么玩笑？无论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西尔瓦巴，我都是永生的，父神亲口和我保证过，他从来没有骗过我！我花尽心思讨好你两千多年，你却选择了这个人？今天就算要得罪父神，我也要教训你。”大祭司的目光从卢卡斯的身上转移到了预言者的身上。

“你的父神只是造物主的玩具，而你只是玩具的傀儡，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马上就要消失了，向我挥拳是毫无意义的。”预言者看都没看大祭司一眼。

“住嘴！”大祭司向前迈了一步，忽然一个踉跄倒在了地上。

“折断的肋骨插入了你的心脏。大祭司，接受命运吧。”预言者依然面无表情。

“西尔瓦巴，还有西尔瓦巴……”大祭司的声音越来越细，终于彻底停止了。大雪疯狂地下着，大祭司魁梧的身体很快变成了雪地的一部分。

“向前走一步，接受预言吧。”

“等等，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也不想知道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你让地上的这个人渣杀了蒂芙尼，现在又想让我听命于你。你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想拥有无上的力量，都想做救世主吗？我对你那个什么破烂预言没有丝毫兴趣，我也没多大兴趣去保护，去重建人类文明！如果你不是以一个娇小的女性形象出现的话，我现在就打飞你这个杂碎。”卢卡斯怒视着预言者。

“卢卡斯·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这是从你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决定好的。大到生老病死，小到磕磕碰碰，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你将要做什么，你将要成为什么，我都看得一清二楚，挣扎，反抗，愤怒都是徒劳的，也都是预先安排好的。”预言者机械般地吐出这段话。

“去你的宿命，我今天就是不听你的预言，你能怎么样？现在赶紧从我面前消失，外面肯定还有无数个俗人想听你的预言，想得到你的力量，去啊，去啊！”卢卡斯不屑一顾。

“卢卡斯·金，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你接受预言了？”

“你什么意思？”

“我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你的宿命不是成为先知。你的宿命是保卫先知的肉体，你的宿命已经完成了一半。卡拉，向前走一步，接受预言吧。”预言者看着卡拉。

“我，为什么是我？”卡拉异常疑惑地看着预言者。

“前两次预言给予的都是大祭司这样

的野心家。我们相信，在过去的两万年中，支撑你们人类发展下去的是欲望和贪婪，的确，欲望和贪婪为你们的社会带来了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概念也几近毁掉了你们居住的星球。所以这一次，我们选择的发展工具是爱与希望，而一位独立勇敢又怀有新生命的女性是最佳的人选。残余的人类将在你的领导下重新建立你们的文明。”

“什么？怀有新生命？”

“二月一日晚，你和卢卡斯之间的行为让你开始孕育后代。”

“卡拉，过来，接受你的宿命吧。这样的环境如果不得到改善，胎儿是无法正常发育成人的。这个星球，除了某个地方以外，都会在数个月内陷入极夜，冰雪会覆盖一切，陆地，海洋都会变成苍茫的白色。雪原持续的时间会比你想像的长得多。”预言者示意卡拉过去。

卡拉摸了摸自己的腹部，缓缓走向预言者。她笑着对卢卡斯说：“我们不可以为孩子决定人生，他/她有权利活下去。”

预言者低声对卡拉耳语，完成了预言……

## 第二十二章 爱与希望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地点未知。**

卢卡斯搀扶着小腹微微隆起的卡拉在海边散步，夕阳的倒影投射在平静的海面上，那金黄色的浑圆光球被微微起伏的海浪分解成无数个小段带到细软的沙子中间，旋即与沙滩的颜色合为一体。

“卢卡斯，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卡拉拨起被海风吹乱的头发，微笑着问道。

“你是说和你在一起这件事，还是说保卫救世主这件事。”卢卡斯微笑着反问。

“那你更喜欢哪一个角色呢？”卡拉停下了脚步。

“当然是和你在一起。”迎着习习的海风和即将燃尽的夕阳，他俩的嘴唇吻在了一起。

“嗨，卡拉，卢卡斯，吃饭了。”打扮成土著的克里金博士从沙滩不远处的丛林里窜了出来。“今晚有我们刚打回来的二十头野猪加餐，罗伯特警长亲自动手干的，那枪法真准。他和霍夫曼医生牵头，正在镇广场分肉呢。”克里金博士和卢卡斯一左一右扶着卡拉，向丛林深处走去。

丛林的深处是一个颇具现代气息的城镇，城镇的中央写着四个大字“爱与希望”。



**全文完**




# 潜龙谍影3 食蛇者（上）

文/周行文 编/夜蓝

## 人物介绍



### 斯内克

原名杰克，中央情报局特工，狐狸小队成员，性格坚毅不容易动摇的杰出战士。曾受过严酷训练的他拥有仅次于引领者的CQC格斗技巧，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武器和交通工具，擅长化妆迷彩等野外求生技巧，是美国中情局单兵作战的典范。惟一缺点是个性有些倔强。



### 引领者

爱国者的前身贤人议会某位创始成员的女儿，传奇般的英雄，眼镜蛇部队创始人，斯内克的导师，人称美国特种部队之母。被誉为军中奇迹的她曾参与过诺曼底登陆，也执行过多次隐密行动，掌握了美国军方大部分秘密的她与斯内克一同出生入死十年以上。后因任务离开，消失行踪多年。



## 夏娃

美丽的金发女性，个性张扬的她喜欢摩托车和毛瑟枪，似乎知道很多秘密。行踪飘忽不定，时常有惊人之举，但对于斯内克几乎是无条件的支援和帮助，成为替代原接头人与斯内克碰头的惟一一位间谍，不过从某些行迹来看，她似乎与克格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像是并不仅仅属于这里……

## 叶夫根尼·鲍里索维奇·沃尔金



格鲁乌的上校，身材高大面容狰狞，性格嚣张暴戾的极端分子，掌握着关系苏联军工尖端技术的格兰宁设计局。拥有奇特的特异功能，可以释放出强力电流做为攻击和拷问的手段。对于现状颇为不满的他热衷权力、施虐和男女美色。对于国家和世界的未来，他有一个伟大到了几乎可怕的构想。



## 零点少校

也叫汤姆少校，狐狸小队的指挥官，也是斯内克的指挥官，在建立狐狸小队之前曾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并与引领者协同作战。冷静的他对于情况的分析一直有过人之处，也是斯内克敬重的长官之一，是统领整个秘密行动的主要负责人。



## 空降护理

斯内克的行动后援小组成员，负责解决医疗援护方面的各种问题，也监控斯内克的生理状况和各项数据。

## 尼古拉斯·斯特潘诺维奇·索科洛夫



苏联的天才科学家，曾参与设计了世界上最早的航天火箭引擎，也是苏联绝密武器研究机构的领头人。身材瘦弱的他有着对未来的忧虑和身为学者的一丝软弱。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曾经带领家人成功穿越柏林墙，随后在接受治疗不久之后又做为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筹码送还给苏联。是一个掌握了重要武器科技的关键人物。



## 左轮山猫

以山猫称号自居的格鲁乌特别行动小队指挥官，相貌英俊的年轻少校，超一流枪手，隶属于沃尔金的部队。性格倔强不愿认输，在沃尔金的部队中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一直深受信任。



## 末日者

年逾百岁的老人，眼镜蛇部队最年长的成员，是连引领者都很尊敬的人。被尊称为现代狙击技术之父，平时仿佛休眠般躺在轮椅上，战斗时则拥有惊人的活力和忍耐能力。



## 恐惧者

眼镜蛇部队成员，以超常的速度和畸形的外表著称。手脚细长，能像猿猴般在树枝间灵活移动，擅长使用涂有巴西毒蛛毒液的或者是绑有手雷的弩箭。



**狂怒者**

眼镜蛇部队成员，曾是前苏联的宇航员，在返回地球的时候全身被烧伤，因此他再也不能感觉到任何痛楚。他穿黑色的苏联太空服，背负喷射推进器，武器是使用固体火箭燃料的火焰喷射器。



**苦痛者**

眼镜蛇部队成员，具有任意控制大量黄蜂的能力，据说这种能力的主要是靠黄蜂在自己身上持续叮咬数月，直到黄蜂们承认他是黄蜂群的一员得来的。面目狰狞可怕，实力强劲。



**悲哀者**

已故眼镜蛇部队成员，引领者的恋人。他拥有超感知感觉，能与亡者对话。天生的通灵者。

## 0

人类纪元第一千九百六十四年的初春毫无征兆地来临了，在这瑟瑟寒冬即逝之日，许多人仍忧心忡忡地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新闻。电视里那个发型守旧，脸型有些过长的老者正在发表例行讲演，内容无一例外仍是对当前形势的乐观分析。只有偶尔镜头晃动，掠过他背后的那些幕僚们，那些面容上挂着的沉默与紧张，无疑昭示了时局并非如同政府公示的那般轻松。

房间里的篝火劈啪燃烧着，电视前的人也和那些政府高官一样沉默着。这是一间简陋的木屋，房间内除了一只手提箱和一双军靴外只有这台挂着雪花点的黑白电视。窗外的寒风小停，有阳光从密林缝隙中点点洒落，透过已经发黑的玻璃照在小屋地板上。小屋里的人没有改变坐姿，只是面无表情地向后挪动了一下椅子，让自己远离那片落下的阳光。

电视仍在呱噪响着，坐在电视前的人却没有一丝想要更换频道的意思。时光在宁静中缓缓流逝，宛如空中缓缓飞舞的尘埃，只是悬停，并不下坠终结。

过了片刻之后，电视的声音终于渐渐小下去，直至消失。仿佛什么东西干扰了天线讯号一样，无声的雪花点在屏幕上凝结成惟一的图像。那些高官的脸消失在黑白交错的点点闪光之中，像是被风沙掩埋的可悲虫豸。

一直处在平静中的人影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阳光不知何时被巨大的阴影遮蔽，小屋周围的针林在强大的气流中瑟瑟发抖，地板传达出的颤栗蔓延到椅子上。坐在椅子上的人在阵阵剧抖中冷漠地看着窗口，那扇连稍重的一脚都抵挡不住的木门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以及枪栓拉动的声音。

纵然有强大气流的杂音相伴，依然能听清门外紧张的呼吸声。坐在椅子上的身

影一只手在自己的军靴上轻轻擦过，没有拔出藏在其中的匕首。

呼……呼……呼……呼……

节奏悠长的呼吸声中，小木屋的门被轻轻推开。一名灰白色短发的男子一手抓着手枪，枪口却对准着自己的身体，脸色凝重地出现在门口。浑身黄绿色的军装表明男子的身分，面部宽大的轮廓和特征鲜明的五官在阳光下遮出一片阴影，高大魁梧的身躯几乎彻底挡住了木屋的入口。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恐怕没有人会发现这名高大魁梧的男子身体在微微发抖，战栗的幅度远超外界气流震荡下的小木屋。

魁梧的短发男子与坐在椅子上的人对视数秒后，一双和头发一样颜色的灰白眼珠里流露出一丝胆怯，只有军人的本能推动他的身体，让他缓步向前，走到木屋中央。

微微躬身，将手中的武器轻轻放在地板上，这名男子操着略带一丝古怪的英语说道："伟大的战士，这是我向您表示尊敬的方式。"

枪口依然对准自己，漆黑的美制M1911在阳光下没有一丝反光。小木屋中的气氛有些凝重。

"只是这样？"令人尴尬地沉默片刻后，坐在椅子上的人终于轻轻开口说话。

"并非如此。"来人仿佛在片刻之后已恢复了情绪，身体不再颤抖，声音也变得平顺，"阁下所愿之事，我们也一心希望能够达成。只是如今这个世界，已腐朽不堪……"

安坐在小屋中的人挥手阻断来人的慷慨陈词，声音依然没有多少情绪起伏。

"对于我，这些话就不必了吧。"

魁梧的男子声音戛然而止，脸上神情略显尴尬，似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还有其他的传言吗？"

不知何时已将M1911拿在手中，安坐在木屋中的人又一次抬起头，目光仿佛要穿透眼前这名男子的身体一般锋利，只是轻轻挥手之间，精巧的手枪被拆成无数零件，散落在地板上。

从来都对自己枪械知识无比自信的男子看到这惊人的拆枪速度，心中悚然一惊，有些惶急地答道："有，有的……"

"说。"

"分享与管理。"男子整理自己的心情，声音再度稳住，"这是倡议，也是邀请。面对现在的世界，我们惟有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它，才能让它重获新生。"

聆听男子话语的人没有表态，那些慷慨的句子说完之后，整个木屋之中仍是无比的寂静和尴尬。男子有些无措地站着，目光依然停留在那些M1911的零件上，不敢直视那人的眼睛。此时窗外的气流已不再吹动，颤动也已停止，就连那台即将坏掉的电视上也重新出现了新闻的画面。对于这个国家未来的分析又一次充斥在耳畔。

"为什么要撤掉电子干扰？"

"刚才使用新型定位系统会发出强烈的信号，现在不必了。"

一直坐在椅子上的人点点头，猛然站起，笔直的身躯在小屋中显得格外挺拔。此时男子才发现这个安坐在椅子上的传说中人物竟与自己身高接近，他不知道对方的心思，只有谨慎且保守地向后退了半步。

"你们真的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吗？"

冰冷的声音里，那道身影缓缓靠近

魁梧男子，一只手缓缓举到两人视线交界位置。

电光石火的刹那间，那只手向前轻轻一推。

魁梧的白发男子明明心中做好万千准备，甚至一只手已经握拳相迎，却仍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只手按在自己胸口。

一股强劲的力量在胸口位置绽放，男子整个人毫无悬念地横飞出去数米，跌倒在小木屋外的草地上。惊愕和恐惧的情绪交织着男子的挣扎，他想要起身却无力行动，那些散落的手枪零件在这一刹那又被恢复成一把完整的M1911，正端在对面那人手中，枪口漆黑深邃地指向自己胸口。

"我们出发吧，想要改变世界的战士。"

微微讽刺的声音在冷漠中融入碧空，消散在阳光里。那个挺拔的身影在登上直升机之后差不多十几秒后，魁梧的苏籍男子才摇摇晃晃从地面爬起。心中的恐惧慢慢化作敬意，在尊崇实力的军人世界里，那一记掌击爆发出来的力量足以让他彻底折服。蓦然在这一刻，男子的心中生出一股奇异的念头，遥望着那个披上绿色军装的背影，他用自己的母语喃喃自语。

"这是比传说更可怕的真实……"

快步跟着那个背影走上直升机，魁梧的男子沉默地坐在那个人的对面，时不时偷偷看着那张坚定却毫无表情的脸，心中被巨大的疑问充斥着。

——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能够让一个人强大到接近传说的程度？

巨大的螺旋桨将钢铁机身拽至空中，魁梧的男子微微摇头，把这个无聊的问题抛至脑后。在迈向未来和超越过去的此刻，迎着朔风的强烈吹拂，远处的视线因脚下抖动而变得模糊。没想到此行居然如此顺利的男子扶着机舱内的把手，嘴角扬起一丝笑容。

****************************

她低头走近那人宅邸的时候，天空正下起小雨。

宁静的小雨在空中轻轻洒落，让这座花园式建筑陷入一层温柔迷雾之中，淅淅沥沥的水滴落在白玉栏杆和玉石雕像上，顺着那些精雕细琢的曲线滑落，形成蜿蜒奇异的光泽。

雨声淹没了脚步声，她低头看着自己赤裸纤细的足踝一次次没入水中，冰冷的风在雨中轻轻吹拂，浑身只着一件青灰色雨披的她踩着积水快步越过铁门，越过前庭，越过那些修剪干净的草坪和花圃，走过这浑然不似社会主义国家的豪华庭院，一只手轻轻按在双层别墅的暗红色木门上。

没有发出笃笃敲门声，从她右手食指与中指缝隙中滑出一枚细长金属丝条，飞快又精确地刺入老式铜锁的锁孔中。金属顺着高低起伏的齿轮慢慢向锁芯渗入，无数次的练习和无数次的实战让她在记忆中随意截取到了相似的机关，随着手腕一翻，沉重的大门竟在片刻之后拉开一丝缝隙。

只要一丝已足够。

门被无声推开，即使年久未曾修缮的转轴也没发出一丝声响。她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片刻之后已站在炉火熠熠的别墅大厅之中。背后的冰冷空气被隔绝在外，火红的光映在她带着一抹莫名微笑的脸上。随着木柴劈啪迸射火星的响声，她褪去自己

身上的雨披，浑身几无寸缕地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些水珠在火光映射下洒落出瞬间的美丽，随即没入猩红地毯中。

将自己的双手擦拭干净，她又将那条金属丝握在手中。沿着楼梯一步一步慢慢向上，经过特殊训练的柔软脚掌与地面一次次相交，仍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二楼的景致慢慢映入眼中，奢华到几近庸俗的气息扑面而来。羊头鹿角的装饰带着一股旧日贵族的傲意，只是无数散落的纸张把这份显贵抹得极淡。

几张桌椅在二楼尽头房间里胡乱摆放着，一名女子正低头奋笔疾书。似乎终于感觉到了什么似的，紧握着钢笔的女子猛然抬起头，愕然发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赤裸的金发女人。

太过突兀的画面让女子一时间无法反应，过了一两秒钟之后，她才忽然意识到眼前这名赤裸女人与自己的面貌竟如此相似！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的脑海里冒出来，那些过往的经历和自己做过的事，仿佛潮水一般涌入她的思绪。几乎是在恐惧到达自己心灵深处的同时，抓着钢笔的女子张开喉咙，下意识地想要发出一声惊恐的喊叫，下一刻却没有没有任何声音。

身穿苏联军服的女子难以置信地望着自己的喉咙，一只和自己同样白皙秀美的手臂就这么伸在自己面前，一只手掐住自己的喉咙，紧得让自己好像要窒息。

面前赤裸的女子微微笑了一下，声音竟和自己也有几分相似！

"再见了，亲爱的。"

金属丝在一秒钟内抖成一条直线，笔直刺入苏联军装的领口缝隙中。

没有挣扎，没有痛苦，也没有任何疑问。

死亡突如其来，去时如风。

几乎浑身赤裸的女子叹息一声，转身将自己的雨披扑在地毯上，慢慢放下死者尸体，开始仔细地脱下她身上的每一件衣物。片刻之后，身穿军装的女子将一团灰绿色的事物埋在花园后窗。

一切都平静如常，一切宛如从未发生。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获胜的东西方因其各自立场和利益所在迅速分裂，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个大国阵营开始互相对立，历时漫长。其过程在当时乃至后世被称为——冷战时期。

## 1

不知名的野花飘舞着，花瓣在空中回旋。那些洁白的碎片是花海的弃儿，也是宣扬美丽的精灵。

空旷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影，只有几滴鲜血低落。

片刻之后，整个花海仿佛被漆成化不开的殷红，血色充斥在天地之间。

寂静之中，他想要喊出那个名字，却发不出一丝声音。有些东西仿佛山峦一样压在胸口，让他不能呼吸，不能言语，不能思考，也不能流泪。

风吹过山野，血色的花瓣在视野里七零八落。一阵唏嘘的歌仿佛从天际传来，又

飘向远方。

死亡和新生，牺牲与拯救，世界和国家，个人与大众……

无数的词汇在脑海里翻腾，他想要反驳什么，又想要诉说什么，始终仍是发不出一丝声音。

血红色最终布满了天空，犹如反万字旗染遍了欧洲。

无树墓碑平地而起，铭刻着名字和年代。学生和士兵们献来的花朵堆放在墓碑前，写满了这个和平时代的欢歌笑语。

他又一次从梦中醒来。

然后，他会想起自己最后一次流泪的日子，关于那些年代的记忆都被淹没在悠悠时光中，却被一刀刀刻在他的心头。

******************************

西元一千九百六十四年的八月二十四日清晨，时间已接近五点三十分，巴基斯坦境内的夜色仍凝成一团浓墨，泼洒在这片土地的穹空之上。在这黎明前最寂静的黑暗中，一架巨型美式运输机隐匿在厚重的云层中，悄悄朝着巴基斯坦北侧国境驶去。

高空中的寒冷气流猛烈吹打在运输机身上，引起舱内一阵阵的晃动。丝丝寒气从缝隙中透进机舱，寒冷早在数小时前已包围了每个人的身体，这些身穿简单军装的人却仿若毫无知觉，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低头忙碌着。仪表声和通讯声不间断地响起，每个人脸上都透着凝重紧张。过分压抑的空气弥散在机舱之中，似乎要将这浓浓夜色里透进的寒风也凝结在人的情绪之中，不得挥发。

机舱里与驾驶室一体的控制室内，脸上挂着一道疤痕的中年军官坐在皮椅上，目光透过正前方的玻璃，仿佛想要透过这层层云雾，看清下面的城市村庄，山川湖泊。他的目光严肃中带着一丝凝重，从窗口慢慢收回到飞行员的身上。

飞行员背脊一直，仿佛能感觉到背后那道目光的压力，飞快地报出当前状况。

“高度30000英尺，正飞越巴基斯坦领空并靠近苏联领空，20分钟后开始空降。内部减压开始，装备检查，装备主降落伞，空降地区仍显示有高压包存在，但是云层和能见度都尚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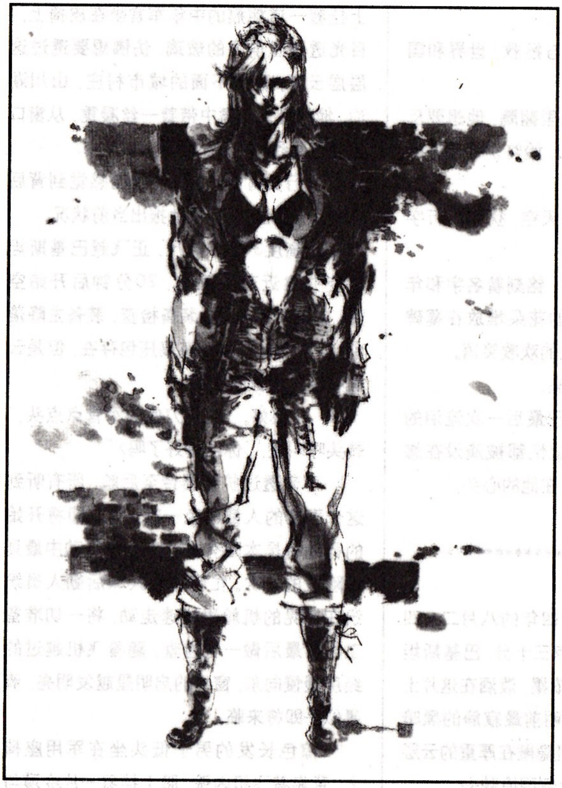
“很好。”脸有刀疤的军官点点头，转头呼叫道，“你准备好了吗？”

声音透过扩音器传至后舱，所有听到这个声音的人都面色一凛，知道即将开始的行动将是本国有史以来隐秘行动中最具冒险性的一次。忙碌的士兵和后勤人员纷纷在摇晃的机舱里快速走动，将一切准备工作再最后做一次检查。随着飞机越过的经度慢慢向东，窗外的启明星越发明亮，清晨似乎即将来临。

棕色长发的男子低头坐在军用座椅上，背靠着飞机内壁，脸上挂着一片冷漠与疏离，仿佛与这忙碌激动的场面完全无关。两只手指夹着粗大的雪茄，缭绕的烟雾在他眼前冉冉袅袅，这样毫无紧张气氛的态度让身旁的士兵异常气愤，他抓着把手不停低声呵斥棕发男子，男子却置若罔闻地依旧吸着香烟，仿佛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吸食香烟一般。

“别扭扭捏捏了，扔掉香烟，戴上氧气罩……”

无动于衷的棕发男子终于让那名负责勘勤的士兵彻底崩溃，他转身面向指挥



茄扔到地上，用力碾灭。风吹起几丝火星，在杰克和少校之间飞溅。少校怒目看着这个一向倔强却从不犹豫的部下，强忍着满腔怒气低声说道："赶快准备好一切！"

整理装备，佩戴氧气面罩，这些工作对于杰克来说如同拿起刀叉吃饭一样自然。一切妥当之后，身负伞包的棕发男子缓步走向后舱门一侧。负重带来的沉重脚步声在后舱内响起，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首次进行高跳低开式跳伞的男人身上。纵然对于杰克平时的漫不经心有着各种各样的不满，此时此刻站在舱门口的人依然是他。参与这次行动的人都很清楚任务的危险和难度，他们用不约而同的沉默注视表达自己的敬意，默默看着舱门被慢慢开启。

距离跳伞还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黑暗尽散，强烈的气流吹进机舱，吹起每个人的衣领和毛发。杰克伫立在舱门口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透过氧气罩看了一眼满脸肃穆的少校，朝机舱里的人们挥挥手。

阳光直射进来，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少校对着耳膜已被保护起来的杰克大声喊

室方向，以眼神向刚走出来的刀疤军官求援。

"少校……"

被称为少校的军官挥手阻止了士兵的倾诉，对那名棕发男子的熟悉让他直接走到男子面前，压抑着愤怒的声音透过呼啸风声依旧严厉而强硬。

"杰克，你聋了吗？扔掉你手中的雪茄，赶快准备好氧气面罩！"

被称为杰克的男子抬起头，一双眼睛里透着一丝不情愿，却仍坚定地将手中雪

道："你下落的速度超过每小时130公里，小心别让寒风给你冻伤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高跳低开式的跳伞，尽情飞翔吧。愿上帝与你同在！"

播音器里传来控制室内的倒计时念数声，杰克转身面向无垠云层，日光照耀下的一片茫茫云海中看不清真实与虚幻。广阔的世界一旦张开怀抱，一切骤然变得狰狞。在凛冽的风中战士张开双臂，随着最后一声倒计时朝前方扑去。

呼呼的风声吹过面罩，万千气流在身体周围宛如刀割。纵然有着伞兵制式装备的保护，斯内克依然感觉到一阵眩晕，只是靠着长期锻炼的本能在空中躬身抱膝，蜷成标准的跳伞姿势。

片刻之后，周围气压骤减，杰克试着再度张开四肢，让自己的身体平铺在高速下坠的空中。曾在部队服役中熟悉的跳伞感觉支配着杰克的身体，他努力调控自己的方向，透过氧气罩目测着预定降落方位，一只手抓住降落伞拉杆。

一呼一吸之间，原本就并不沉重的心情似乎变得更加轻松，秘密任务原本就是狐狸小队的优良传统。杰克觉得这一次和以往任何一次都没有什么不同。惟一的区别可能只是之前少校与自己的一番谈话，然而这种谈话在每一次任务之前都无一例外出地现过，他也不愿去深究是否只是一次惯例，还是真的郑重其事。

…………

…………

"杰克，这一次的任务如果成功，我们狐狸小队就不再是附属于中情局的别动队，而可以独自成立部队了。"

就在数日前的军方宿舍里，少校突然来访，谈及过去一段时间内一直努力推动的特别行动。杰克心有灵犀，惯于沉默但并不寡言的他只是坐在床边吸烟，默默听着少校解释一切。

室内烟雾缭绕，少校脸上的刀疤也被遮住大半，看上去倒少了几分当年的悍勇之气。一个人一旦变成官员，言语措辞和动作都会发生细微改变，杰克的目光从那张快要失去沧桑味道的脸上轻轻绕过，少校的声音已在室内回荡。

"贞洁行动，中情局的那些老家伙都点头了，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少校没有坐下，只是在房间内缓慢踱步，语速不疾不徐却带着一股诱惑，"不过这一次可跟训练任务不同，你最好不要掉以轻心。"

杰克拈起叼在嘴边的雪茄，吐出一口烟圈："说说吧，具体的内容。"

少校略微思索片刻，斟酌着说起一段往事："这件事从头说起的话，应该先说说两年前一名苏联科学家向我们的间谍寻求政治庇护的事——他的名字叫尼古拉斯·斯特潘诺维奇·索科洛夫。这个人是苏联最高秘密武器设计中心OKB－754的领衔设计师，也是东方世界武器方面的超一流专家。"

杰克猛吸了一口雪茄，强烈香烟刺激让他的声音有些嘶哑："索科洛夫？你是说那个著名的火箭科学家？"

"就是这个人。"少校点头补充道，"你也知道，在61年的4月苏联就实现了首次人类太空飞行，把尤利·加加林送上天的东方号火箭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多引擎火箭发动机组，就是索科洛夫负责主要设计的。加加林上天之后，这家伙就跟着声名远播，离开火箭开发部门，成了苏联新设

计局的一把手，几乎是一瞬间就完成了从技术人员变成领导者的升迁。”

“干得不错啊，但是他为什么要叛逃呢？”杰克微微讽刺着这个从未见过面的科学家。

少校从口袋里拿出几张照片，正面侧面和生活照都有，截取的角度也很专业，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人的某项特征。秃顶的中年科学家仿佛一脸尴尬的照片来往于两个男人的手指间，看得出拍照的瞬间索科洛夫正身在美国间谍的控制下，脸上的表情略带不安但算不上惊惶。

“据说他是因为开始害怕自己的发明，说是受到了什么良心上的谴责。”

杰克冷笑了一下，将手中雪茄掐灭在烟灰缸一侧：“害怕？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能背叛祖国，抛弃家庭，最后远离故土？”

“也不完全是这样。”少校否定了杰克的讥讽，继续静静诉说道，“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他提出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确保他的家人都被安全转移到西方世界。那时候他还算位高权重，我们首先派了一名间谍将他的家人带了出来……那次行动是我亲自指挥，还算成功。你大概也能知道一些，那时候柏林墙的安全措施简直漏洞百出，几乎在间谍人员行动的同时，我们也开始带领索科洛夫穿越柏林墙。那一次的艰辛简直可以写几本回忆录，但最终我们总算是带他出来了……不过他好像因为家里人逃离的缘故受了点折磨。徒步穿越六百英里的长途跋涉也让他精疲力竭，我们就安排他在西柏林的一家医院暂时休养。”

“可是事情的发展没那么简单，对吗？”

少校对着杰克点点头，证实了他的猜测：“你知道在那之后一周发生了什么吗？”

“古巴导弹危机？”

“没错，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少校追忆道，“时值1962年10月16日，肯尼迪总统收到情报，说是苏联正在古巴设置中程弹道导弹。当时总统立即要求苏联拆除导弹并宣布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但苏联没有让步，并将军事警报提升到第二级，同时继续往古巴运送导弹。那个时候真是可怕，两国军队都为可能爆发的核战争做好了一切准备。后来就像你在无数次官方资料里看到的那样，联合国的紧急安全顾问为了解决这一危机，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让双方进行了紧急磋商，最终在十月底的时候苏联方面同意拆除导弹，世界性的核危机才算是解除。不过为了让苏联同意拆除导弹，美苏双方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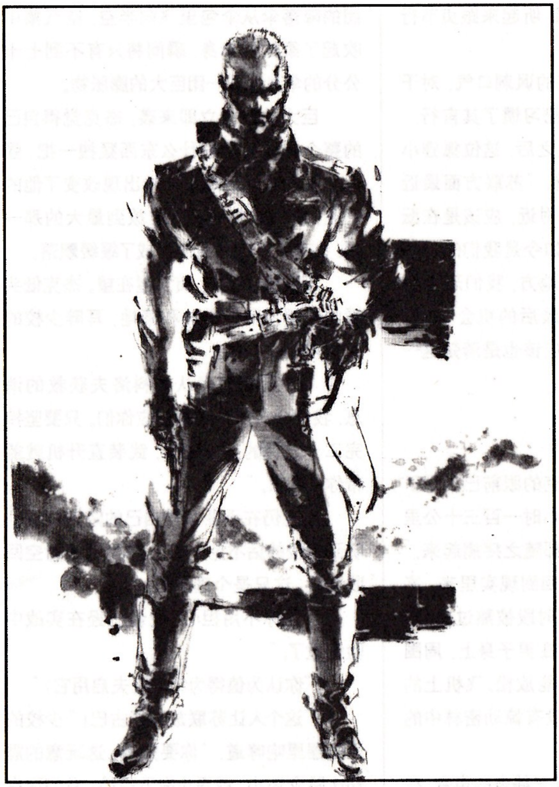
杰克努力回忆自己记忆中的古巴导弹危机始末，想到了其中关于美国那条细则：“你是说美国同意拆除设置在土耳其的中程导弹那一条吗？”

“不，设置在土耳其的中程导弹早已废弃，拆除它们只是时间问题。”少校慢慢吐露着关于政府秘闻里最核心的部分，口气依然平静，如同那些随处可见的政府官员，“苏联知道，我们知道，只是公众不知道而已。所以这个协议不过是掩人耳目。”

“那么苏联到底想要什么？”杰克觉得自己已经猜到答案了，他这么问只是希望少校能证实猜测。

少校意味深长地看了杰克一眼，缓缓说道：“索科洛夫，它们想要回索科洛夫。”

少校的话终于让杰克有些明白索科洛夫的重要性了，他考虑着古巴导弹危机和一个科学家之间的重量，犹豫着问道：“你的



回忆起那天的事，少校微微闭上眼睛，声音里透着一丝无奈："当时索科洛夫不停地喊'救救我！'，一直到他消失在我的视线里。那个场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那之后一个月左右，我们收到了一名间谍的情报，索科洛夫被带回研究所，并在克格勃的监控下继续研究某种神秘武器，而且这东西已经趋近于完成。"

"到底是什么武器？难道和太空火箭有关？"

"今日的世界，已经是导弹主宰战略战场的时代。"少校感慨道，"我们不清楚细节，但肯定是导弹相关的武器。根据目前的情报来看，应该是一种新型的核装置。后来的半年时间里，苏联已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进行了多次核试验。我严重怀疑这些实验跟这个核装置有关，你要知道这东西是赫鲁晓夫宁愿放弃古巴的战略位置也要夺回的东西。"

杰克大约已经明白了自己的任务："索科洛夫还在那地方吗？"

"不，根据我们的情报，他现在应该在采利诺亚斯克往西三英里左右的山区附近，那个地方被称为贞洁崖。"

意思是说，苏联不惜发动核战和引发古巴导弹危机，乃至于最后同意拆除导弹，只是为了要回索科洛夫？他究竟发明了什么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失误之处。"少校叹息道，"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只是因为时间紧迫，形势又过于严峻，在面对放弃索科洛夫和全面核战争的天平上毫无选择余地。肯尼迪总统答应了赫鲁晓夫的要求之后，我们次日就将索科洛夫带出医院，亲手将他交到对方派来的特使手上。"

杰克苦笑一声："嘿，听起来跟贞节行动挺般配。"

少校没有在意杰克的讽刺口气，对于这个固执的士兵，他早已习惯了其言行。在谈论完任务的重要性之后，这位狐狸小队的指挥官才继续说道："苏联方面最近才把索科洛夫转移到那附近，应该是在酝酿新的武器试验。不过如今是我们的最好时机，如果他还留在老地方，我们恐怕全都无能为力。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想索科洛夫再度联系我们应该也是清楚这一点……"

…………

…………

回忆到此为止，杰克的眼前已出现了殷殷绿意，时速超过每小时一百三十公里的降落速度让周身骨骼都随之疼痛起来，让杰克猛然从回忆中跳回到现实里来。高开低跳式跳伞的最艰苦时段被熬过去，带着暖意的阳光开始直射在男子身上，周围呼啸的风提醒着他仍不能放松。飞机上的隆隆声似已远，竟完全没有惊动密林中的生物。

狂风依旧，夹着耳畔无线电的声音，在这晴朗碧空下格外刺耳。杰克一只手仍紧紧抓着伞包拉杆，另一只手轻轻扶了扶自己的氧气面罩。

"杰克，你的任务就是潜入苏联山区的采利诺亚斯克，确保索科洛夫的安全并把他带回来。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如果在那东西完成之前索科洛夫不能顺利跑路，我们将面对史无前例的危机！"

"知道了。"

目测自己的高度已低于苏联雷达搜索范围后，杰克一把拉动蓝色拉杆，被叠成一团的降落伞从伞包里飞向半空，空气集中吹起了柔软的伞身，瞬间将只有不到七十公分的伞身吹成一团巨大的膨胀物。

巨大的拉力立即来袭，杰克觉得自己的整个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猛拽一把，强大的气流瞬间因降落伞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下坠，那面洁白的伞身绽放到最大的那一刻，杰克下坠的速度已变成了缓缓飘落。

不断微调之下，贞节崖在望。杰克低头看向一望无际的山林和草地，耳畔少校的声音依旧没有停止。

"一旦我们确认索科洛夫获救的消息，我们会启用热气球接应你们。只要坚持完二十分钟的充气过程，武装直升机就能带你们回家。"

杰克仍在不断调整自己的降落位置，听到少校的话不免一愣："富尔顿地对空回收系统，这只是个理论吧？"

"这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在实战中验证过了。"

"你认为值得为索科洛夫启用它？"

"这个人让苏联放弃了古巴！"少校的通讯器里咆哮道，"你要知道，这玩意的震动比跳伞还小，载重也有五百磅！我们现在拥有20MM的六管加农炮和40MM口径的机关枪，只要你能搞定一切，回收绝对不是问题！"

"这里是苏联领土……"杰克冷冷回道。

"别管那个了。"少校此时的语气看似坚定，其实也带着一丝忐忑，"算上备用舱的油料，我们有四个小时的时间限制。如果一切能够顺利完成，用不了这么久你就能回来，咱们还可以按时回家吃晚饭。但是如果你出了点岔子，杰克……你下半辈子所有

的早饭、午饭和晚餐就都得在那个森林里享用了！”

听着耳畔这不知是恐吓还是鼓励的话语，杰克毫无兴致与上校互相冷嘲热讽。降落伞在瞬息之间已落至森林上空，杰克脚下蜿蜒的枝叶清晰可见，他不得不以双手护住身上要害，避免伸出的树枝戳伤自己。按照之前空中侦察机拍摄的地图所示，这片森林正前方的贞节崖上有一片开阔空地。劈啪的树枝断裂声和刺痛在两臂之间蔓延的同时，杰克发现自己眼前被密林遮蔽的视野陡然一亮，高耸的悬崖已在眼前。

不用目测也能清楚自己即将跌落悬崖的杰克迅速拉断降落伞的分离绳，让整个降落伞依然随风飘荡，自己则从空中重重跌落地面。无数次的跳伞训练，无数次似曾相识的经历，杰克双脚稳稳站在悬崖上，双手撑地慢慢稳住身体。

下坠带来的激烈震荡造成了暂时性的眩晕，随即很快恢复正常。杰克把身上控制身体稳定的负重物一件件拆下，耳畔仍传来少校喋喋不休的声音。熟悉狐狸小队流程的人都知道，这声音将伴随整个任务，当然他偶尔也会停止……

检查装备，调整武器，察看携带的工具……杰克一边整理一边从目标明显的悬崖空地上跑入密林之中，让高大的林荫遮住自己身影。

“你能听到吧？”少校似乎仍坐在飞机的指挥室里，声音开始愈发严肃紧张，“现在你已经在敌方领土之内，也许有人正在监听——你也知道，我们的无线电保密措施其实不怎么样。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用代号互相称呼，你这次的任务代号是斯内克，我将不再提及你的真实姓名。”

斯内克试着调整心情接受了这个新的称呼，随即苦笑一声：“那你呢少校？我该怎么叫你？”

“叫我汤姆少校。”威严的老家伙低声说，“好了，我们谈谈现在的情况吧。我长话短说，这是一次潜入任务，而且是单兵作战的潜入任务。你不能被任何人发现，也不能留下线索和痕迹，知道吗？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食物都只能就地获取。你现在身上什么都没有，你必须一切靠自己。”

“这种鬼主意是谁想出来的？”斯内克无奈道，“全部就地取得，希望一个人能顶上一支部队吗？”

“这种单兵作战的渗透行动是狐狸小队的标准任务。”汤姆少校的声音不容反驳，“斯内克，你现在必须全力以赴。”

“我知道。”

斯内克将自己的背包挎在身上，转身按照最初设定的路线躬身潜伏在草丛中慢慢进入丛林。哈萨克斯坦境内夏季特有的潮湿味道充斥在他的鼻息之间，盘旋在密林上空的鸟鸣声让整座森林不再寂静，落叶之中也有索索的爬虫蠕动之声。在这并不熟悉的东方丛林里，美籍特工缓缓地观察着一切，也适应着一切。

“单兵隐秘行动是狐狸小队的标准作战程序。”汤姆少校继续说道，“你记住一路上不要留下任何痕迹，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脚印、汗渍和其他什么玩意……你现在出现在敌方领土上已经违反了国际作战协议，苏联境内出现美国士兵将引起国际争端。你不能被人发现，也不能被人捕获，一旦你被捕，军方和美国政府都将否认与此事有关。秘密情报局为了特殊情况还给你配备了氰化钾药丸植入身体，必要时刻

可以使用让你进入假死状态。”

“你们还真是慷慨啊……”斯内克喃喃道，他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了，巨大的沼泽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一排灌木之后，半酣的鳄鱼匍匐在沼泽两侧，锋利的牙齿在阳光洒落的星斑中闪闪发光。

“这玩意能让你进入一种假死状态，被捕情况下能解决很多麻烦。”

“那我该怎么活过来？”

“我们在你牙齿里放了东西，不过如果你持续假死的时间过长，那谁也救不了你了，明白吧？”

“嗯，知道了。”斯内克小心地不让自己的脚步惊动那些庞然大物，在沼泽一侧蹑手蹑脚地轻轻走过，“你说这是单兵作战，我就不能指望任何援助了是吧？”

“差不多是这样。”少校的语气缓了缓，没有像刚才那么严厉，“不过我们会有一支后援小组协助你完成任务，同时记录这次任务的各种细节。无线电通讯会一直保持下去，我会把小组成员慢慢介绍给你。首先是一位医生——你知道，生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位实习医生将监控你的生理状况，她就在我身边。”

“你好，斯内克，我是空降护理，很高兴认识你。”

一个异常柔美但略带着一丝疏离的声音自通讯器中传出，斯内克愣了一下，很快明白了对方的意思：“空降护理……你是不打算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吗？”

“这是任务流程。”这位医生诚恳但仍带着一丝疏离地回答道，“您是否会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我呢，斯内克先生？”

“战场上名字毫无疑义，也许一周之后，谁都没有名字了。”斯内克似有所指地感慨了一句。

“那就活着回来吧。”空降护理的声音顿了顿，片刻之后变得温婉了一些，“等你活着回来，我会告诉你我的真实名字。”

斯内克还想说什么，却被少校的声音打断了。那个老家伙的声音这次带着强烈骄傲与自豪。

“斯内克，我还有一个人要介绍给你。你应该还记得引领者吧？那个传奇战士，也是你的老师。你可能不知道，她已经优先获得了国防情报局的认可，马上就要成为狐狸小队的顾问。这次行动的策划也有她一个，你要联络她吗？”

斯内克愣了一下，心头像被什么东西猛地击中，无形之中的巨手紧紧抓住他的心跳，让经验丰富的战士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平静的呼吸在下一秒变得凝重，面对着群山遍野的郁郁葱葱，斯内克深吸了一口气想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却感到了更多的战栗从内心深处向四肢蔓延。

片刻之后……

“杰克，是你吗？多少年过去了啊……跟我说说话，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低沉的女声从通讯器里传出，透过听小骨的震荡敲打在斯内克心中，那个声音那么熟悉，那么遥远，又那么贴近。在思绪中百转千回地萦绕，最终落成点点星光，点亮了战士的眼睛。

也许只是一秒钟，也许是更久或者更短，斯内克觉得自己蹲在灌木丛中仿佛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那些珍贵的记忆把战士所谓的坚强打成碎片，旋即恢复成一个充满裂痕的自己。他深吸了一口气，沉声说道：“首领，已经过去五年七十二天又十八个小时了。”

“你瘦了，斯内克。”引领者的声音依然淡淡地，却带着一丝关怀。

斯内克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手指蹭上迷彩，他又尴尬地放下。

“听声音你也能知道吗？”

“当然，我对你了如指掌。”

斯内克听到引领者充满自信的话语，内心中不知为何有一股隐隐的怨意涌出：“可是我对你却一无所知，为什么你突然消失？”

“我在执行一项绝密任务。”引领者恢复了她平淡的语气，那一丝关切也被迅速隐藏起来，“你也不再需要我了。”

“但是我仍然有很多东西需要你传授……”

引领者叹了口气，阻止了斯内克的声音：“不，斯内克，我已经把你所需要的战斗技巧都传授给你了，我已竭尽自己所能，剩下的需要你自己去领悟。”

“我还没有学会如何像一名士兵一样思考。”斯内克固执地反驳道，“我依然觉得自己只是个特工。”

“怎样像一名士兵一样思考？”引领者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笑了一下，“斯内克，我可教不了你这些。一名士兵想要强大起来，精神、肉体和技术的成长都必不可少。而你能从别人那里学习的恐怕只有技术，技术却并非最重要的因素。精神和肉体仿佛硬币的两面，同样的重要。听着杰克，我无法教会你如何思考，这要你自己去琢磨。同一立场的战友并非永远与你目的一致，你对战友和同僚抱有私人感情是最严重的错误。在战场上，政治决定你的枪口将要对准谁，而政治这东西千变万化，昨日之正义也许就是明日之邪恶，你要考虑清楚。”

从未有过的多话，让斯内克仿佛从引领者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些不同的东西，他试探着问道：“这就是你抛弃我的原因？”

“不，这跟你没有关系。”引领者威严地驳斥斯内克的想法，“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杰克，我在执行一项绝密任务。执行命令是士兵的天职，没有为什么。但你却是一个一直在寻找战斗理由的人，虽然你是天生的战士，却并不能成为一名优秀士兵。士兵对于政治而言不过是工具而已，如果是一名职业士兵，他的任务里没有对和错，他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认真执行每一项任务。”

“我只是想尽办法完成自己的工作。”斯内克吐出一口气，有些没底气地解释道，“我并不考虑政治。”

“这不一样。”引领者依旧循循善诱地诉说着自己的观点，在她心中斯内克似乎永远都是个年轻的孩子，“你的良心迟早会开始谴责你，到时候你必须选择是成为一名士兵，还是成为紧紧持枪的人。中国人有句很老的成语叫做效忠至死，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成为……爱国者？”斯内克想起那纵列数公里的延绵墓碑，心中猛然激荡起来。

“意思就是说，把你的生命献给你的国家。”引领者的声音听上去有些低沉，仿佛有着什么心事。

“我效忠总统和最高长官，我随时准备为他们献出生命。”斯内克想起自己当初入伍时的宣誓词。

引领者的声音愈发干涩，好像想要表达什么：“总统和最高长官不会永远坐在那里，一旦任期结束，他就会有人来接替他们

的位置。”

“我愿追随领袖的意愿，不管是谁负责。”

引领者陷入沉默，片刻之后才轻声说道：“杰克，任务并不是由人来决定的。”

“那是谁？”

“时间。”引领者的声音透过无线电，仿佛要穿过整个广阔的森林一样在斯内克的心中回荡，“人的价值随着时间而改变，国家的领导者也是。所以不会有绝对的敌人，也不会有绝对的朋友。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总是相对而言，他们经常随着时间改变。只要我们明白‘效忠至死’，那就没有必要相信任何事，哪怕是我们所爱的。”

斯内克忽然觉得引领者今天好像在刻意让自己记得些什么，他把身上惟一的武器MK22麻醉枪掏出来，小心翼翼地环视周围，低声问道：“这就是一名士兵应该思考的？”

“我们惟一能绝对相信的，恐怕只有任务本身……杰克。”

斯内克叹了口气：“我明白了，不过拜托你一件事好吗？请叫我斯内克。”

“斯内克……”引领者难得地笑出声来，“对了，你的代号是斯内克，真是很适合你。”

一直在听着两人通话少校插嘴道：“引领者在二战期间建立的传奇部队也跟蛇有关，斯内克和眼镜蛇部队——这真是奇妙的缘分。眼镜蛇部队是个奇迹，他们几乎结束了战争拯救了整个世界。有这样一位传奇英雄做你的后盾，任务应该没有问题吧，斯内克？”

“是啊，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很高兴再次听到你的声音，首领。”

斯内克已经开始按照最初看过的地形提示缓慢朝着索科洛夫可能被看管的位置前进，道路艰险，但总好过某些更为严酷的情况。清晨的阳光照在树林里，让周围的一切看上去和蔼又充满朝气，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个中凶险。斯内克关掉了通讯器，在巡逻士兵的脚步声中掩盖着自己行踪。越过一条小型开阔山路，斯内克看见了远处隐隐被环绕在铁丝和围栏之中的废弃工厂。

“索科洛夫就被关押在这里，你记得要尽量避开正面交锋。”

少校的最后一次叮嘱犹在耳畔，斯内克已躬身潜入茂密的草丛，顺手给了正在通往工厂那条惟一吊桥上巡逻的士兵一枪。麻醉针悄无声息地钉在士兵的动脉上，高效的麻醉药在片刻之间就发挥出巨大效果，那名士兵摇晃了一下身体，倒在吊桥中央。

将昏迷的苏军士兵搬到一侧，斯内克打开无线电通讯器向少校汇报。

“少校，我已经到达关押索科洛夫的废弃工厂，这地方简直是个废墟。从外面无法确认索科洛夫的位置，但这里戒备森严，有流动岗哨巡逻，不知道有多少人。”

“索科洛夫应该被关押在工厂东北侧的房间里。”少校在通讯器那一侧看着情报念到，“小心点靠近他，别让人发现了。对了，如果你看到索科洛夫，帮我带上一句话。”

“什么？”

“就说‘对不起来晚了’吧。”

“好的，明白。”

斯内克目测了一下整个废弃工厂的岗哨，发现卫兵呈现出立体守卫的态势，大多数士兵将整个工厂的废弃建筑包围起来，

形成一个圆形包围圈。另设了两名士兵在屋顶向下巡视，随时发现情况可以控制全局。在这种情况下，斯内克选择了最艰难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他从工厂外围的草丛开始匍匐前进，以身上的迷彩和周围草丛为掩护，钻入了工厂建筑的底层部分。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大部分建筑为了防止毒虫等生物的侵扰，建筑物的地板与地面之间都会留出数十厘米空间。斯内克贴着爬满了蜈蚣、老鼠和蛇的地面缓缓前进，从一道破裂的铁丝网缝隙里钻入工厂建筑正下方。

"味道可真不怎么样。"

顺手一刀切开一条打算逼近自己的蝮蛇，斯内克透过头顶的通风口慢慢寻找，终于靠声音和目测锁定了那个身影。确定位置之后，斯内克回身从另一侧出口爬出，在守卫视线死角的瞬间推开整个废弃工厂大概惟一一扇房间小门，走了进去。

这是斯内克第一次见到索科洛夫，当时他正在焚烧文件，整个人穿着皮风衣，瘦弱的身躯仿佛蜷缩在那件大衣之中。中年男子慌张中带着恐惧的表情让人印象深刻。

## 2

映入斯内克眼帘的是一个削瘦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男子正在低头焚烧文件和书稿，听见推门声后猛然抬头，望见脸上抹着迷彩的持枪男子进入房间，削瘦男子顿时加快了手上的速度，把一摞厚厚书稿一股脑丢入火炉之中。

斯内克看了一眼对方甚至有些站立不稳的脚步，收起武器："你就是索科洛夫吧？"

"你是谁？"索科洛夫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两步，"你是沃尔金派来的吗？你们永远也别想得到它！"

斯内克注意到索科洛夫脚畔还有更多的文稿在等待焚烧，他侧过头仔细聆听外面的巡逻士兵脚步声，低声说道："不，我是中情局的特工，来护送你逃离铁幕。我受零点少校指派而来，就是两年前救你出去的那个人，他让我过来对你说一句'对不起来晚了'。"

索科洛夫愣了一下，显然那些年的经历又一次浮上心头，这个看上去有些迟钝的科学家有些萧索地点点头："他还记得那件事啊……"

斯内克没有说话，他心里依然记得之前引领者所说的话，一名优秀士兵最终的目标是完成任务，而不是流露出更多感情。

"你们的少校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索科洛夫把剩余的书稿飞快丢进火炉中，声音陡然焦急起来，"但是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在他们到达之前。"

"他们？"

"格鲁乌的上校沃尔金。"索科洛夫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脸上浮现出一丝恐惧，"他在西方被称为雷电。"

"雷电？"斯内克摇头，"没听说过。"

索科洛夫走到窗前，外面的世界依然阳光明媚，却仿佛与他相隔得像是在另一个时空里一样。

"他是军队里的极端分子，一个妄图统治国家的人。"



会推翻赫鲁晓夫夺取政权，并让勃列日涅夫和柯锡金取代他的位置。主持这件事的幕后黑手就是格鲁乌的沃尔金上校，他手中掌握着一个叫格兰宁设计局的武器研究工厂，如今国内很重视新式武器的研究，他因此获得极大重视。但他不满足于现状，又看上了我正在研制的秘密武器，打算加重自己的权力筹码。有情报显示他会在这次试验过程中动手，你看外面那么多士兵，并不是为了看住我而来的，实际上他们是在保护我……沃尔金一定会来的，我确信这一点，他这个人毫无顾忌。你必须在这之前带我离开。”

“还有这种人？”斯内克开始有点兴趣了，“苏联内部还会允许这种人存在吗？”

“两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赫鲁晓夫不顾主战派的反对与批评，一直寻求与西方国家的共存方法，他成功压制了反对派的意见，但农业政策上的失策却让他的威信摇摇欲坠。更加麻烦的是，去年十一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之后，他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失去了最大的盟友。现在党内有集团在反政府武装的支持下企图利用这个机

索科洛夫的身影被窗口射进来的光照成一个单薄的剪影，看上去萧索又充满了无奈。斯内克点点头：“交给我吧。”

“好的，你的俄语很地道，在哪里学的？”

斯内克的眼前再次浮现出那张自己熟悉又陌生的脸，还有那个从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的通讯声。

"我的老师。"

"美国果然是个可怕的国家。"索科洛夫随口感慨了一句。

"你还有什么要考虑的吗？"

"不，我对这个地方毫无留恋。"

斯内克点点头，转身打开通讯器，第一时间联络汤姆少校："我是斯内克，索科洛夫现在跟我在一起，他很安全，也没有受伤。"

"好样的。"少校在那边称赞了一声，"尽快带领索科洛夫前往营救地点，我们在那里汇合。有人发现你吗？"

"没有人发现我。"斯内克站在门口观察周围局势，"引领者怎么样？"

"我们刚刚失去与引领者的联系。"少校如实回答道，"可能是信号的原因，你尽快带索科洛夫离开那里吧。"

斯内克收线关掉通讯器，转身轻轻推开房门。寂静的废弃工厂里只有整齐的巡逻脚步声来回游曳，索科洛夫畏畏缩缩地跟在斯内克背后，两人踩着点点洒下的阳光，却浑然没有清晨散步的感觉。危机重重的工厂废墟里，随处可见凶险的目光四处扫视，枪口低垂着也可能随时抬起喷出火舌。

"那里的人，不许动！"

两人刚刚离开门口不过十几步，枪栓声赫然从四面八方响起！那些监视了索科洛夫不知多久的士兵们似乎早已发现斯内克的行踪，几乎在数秒钟内形成合围之势，将两人围在中央。

斯内克心中微微一凛，拉了一把索科洛夫到自己背后，让这个削瘦的科学家背靠墙壁，自己则端起MK-22麻醉枪对准正前方的克格勃士兵。

即使不用仔细端详，斯内克也知道对方手中的苏制配备AK-47拥有值得信赖的射击精度和连射性能，这玩意可以说是二战以来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短程连射武器。在被六名以上拿着AK-47的士兵包围之后，想要成功生还的机率约等于零。战士的脑海中迅速闪过引领者的训辞，任务第一的习惯动作让他站在了索科洛夫的前面，面无惧色地看着距离自己最近的士兵。

双方谁也没有说话，克格勃的士兵拿不准眼前这人身分，没有随意开枪。斯内克知道自己一旦开口必将从口音上暴露身分，干脆沉默着。麻醉手枪在AK-47的包围下显得楚楚可怜，斯内克有些黯然地自嘲了一下，也许自己当初应该从被打晕的士兵身上搜把称手的武器。

…………

…………

沉默没有持续太久，远处传来一声声的清晰脚步声打破了双方僵持。随着斯内克和克格勃士兵同时转移视线，一名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年轻军官缓步从晨曦中走来，这人眉宇之中透着一股阴沉的英武之气，脸上的表情并不和善，目光却紧盯着斯内克没有离开。

"这就是传说中的引领者吗？我们终于见面了。"

斯内克愣了一下，脸上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

**——引领者？难道老师与这项任务也有什么秘密的关系？**

年轻的苏联军官身扫视了一眼包围斯内克的克格勃士兵，不屑之情溢于言表："都是一群杂碎。"

守卫索科洛夫的克格勃士兵看到军官

出现也略显无措，很快其中一名士兵认出对方的身分："你……你不是隶属于特种部队山猫小队的吗？格鲁乌的士兵为什么要来这里？"

"士兵？"年轻的军官不屑唾了一口，"你在说我？"

另一名克格勃士兵带着一丝惊恐叫道："他……他是山猫小队的长官！"

这位山猫小队的长官冷酷地笑了。

"你们应该称呼我为山猫少校，难道你们忘记了吗？"

为首的那名克格勃士兵面对这位不同派系的少校没有退让，他举起手中的AK-47，高声说道："索科洛夫是我们的，你滚吧！"

山猫脸上那股寒意终于被这一声无礼的呵斥点燃，他的面容瞬间变得更加冰冷，一只手弯起摸向怀中，喉咙里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嘶吼。

"山猫从不会让它的猎物逃走！"

"什么？"

没有人预料到的动作在下一刻赫然揭晓，山猫少校从怀中魔术般摸出一把手枪，对准正面辱骂他的那名克格勃士兵就是一枪！

枪声响起的同时，斯内克拉着索科洛夫后退两步，他清楚地看到山猫一只手拔出了马卡洛夫手枪上膛的一发子弹，这是为了让上弹速度更快更方便射击。眼前这位山猫少校似乎肆无忌惮的动作张扬着他的自我和个性，斯内克很难想像苏联军队中还有这么超脱于体制之外的人物。

砰！砰！

砰砰！

少校山猫仿佛早就在慢慢踱步过来的同时计算好了周围士兵的数目和位置，抬手一枪正中斯内克面前的克格勃士兵眉心，随后反手一枪又命中一名士兵额头，紧接着同时打中两名士兵的锁骨。顷刻间，四名士兵已就这样命丧当场！

格鲁乌的山猫士兵此时已冲到废墟周围，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这让山猫少校更无顾忌，最后两枪也没有浪费，一枪射在屋顶钢筋上弹射至逃跑的士兵胸口，另一枪射中尚未断气的士兵胸口，瞬间将所有的克格勃士兵当场射杀。

训练精良，装备强悍的克格勃士兵在瞬间被杀个精光。斯内克知道自己不得不重新顾忌眼前这名年轻军官的实力。这样的枪法就算是在中情局也并不多见。

"虽然是为了格鲁乌，枪杀自己的同志也让我觉得不太好受。"

弹夹只能装上八发子弹的马卡洛夫射出六发子弹，被山猫少校拔出一枚子弹，最后剩下一发子弹的山猫平举起手中的枪，再度对准了斯内克的眉心。这个瞬间杀死六名克格勃士兵的军官脸上挂着一丝冷酷的笑容，表达出的情绪与他所说的话显然完全不同。年轻的军官捡起自己因转身跌落的红色军帽，拍拍尘土重新戴上。

斯内克反手拍了索科洛夫一下："找地方掩护起来！"

山猫少校愣了一下，很快明白过来，脸上的笑容顿时化作一团凶残："嗯？你不是引领者？你这是什么姿势，还有手上这把枪……哈哈！"

山猫部队的人随着自己长官，纷纷把目光落在斯内克手中的麻醉枪上，顿时笑成一片。

"如果你不是引领者的话，受死吧！"

转过身来，仍在大笑的山猫猛然抬起右臂，枪口对准斯内克。

斯内克双目早已紧紧盯着山猫握枪的右手，眼见他的手指微微颤动，知道接下来不到一秒钟内即将有子弹射向自己，而眼前这个年轻人又会固执地瞄准眉心……心念中一团电光石火闪过，斯内克侧过身体想要避开这一枪，却发现对方手中发出一声尴尬的“喀嚓”声。

马卡洛夫手枪最大的缺点，也是它的优点，这把武器枪身过于娇小，枪管太短，容易卡弹！

斯内克再无犹豫，前迈一步抓住山猫右臂，在山猫尚未来得及反应之际已将对方右臂架住，反手将之掀翻在地。

CQC，军械近战格斗的精髓，由引领者和斯内克联合发明，广泛应用于整个美军特种部队中的最高格斗技巧！

被掀翻在地的山猫还想挣扎，斯内克已将自己一条腿夹在他脖颈处，另一只手以匕首对准山猫喉咙，手中那把被山猫部队嘲笑的麻醉枪则指向眼前这些手持突击步枪的士兵，形势瞬间被逆转过来！

“长官！”

山猫小队的士兵见山猫被擒，纷纷发出惊叫。

被斯内克踩在脚下的山猫大声叫道：“别管我，干掉这个家伙！”

斯内克膝盖微屈，瞬间发力将山猫夹得双臂再无力量，起身冲向离自己最近的一名格鲁乌士兵，一把将对方推翻在地，反手一枪射在另一名打算举枪瞄准的士兵右臂。跟在后面的山猫小队士兵正打算开枪，却被斯内克一把将手中武器架起，无数的子弹喷射向天空，也向山猫小队证明了一件事——在这样的近距离战斗中，使用机枪极不明智。

相比之下没有顾忌的斯内克如入无人之境，瞬间将剩余几名犹豫是否要误伤同伴的格鲁乌士兵放倒在地。

CQC第一次体现出它强大的的威力，在年轻的山猫眼中。

望着被几乎全部击晕的山猫小队，斯内克回头一拳又一次将想要冲过来的山猫打倒在地，以手中的MK-22指向这名格鲁乌少校，枪口幽幽仿佛在嘲笑他一般。

“这……这不可能……”

斯内克一脚踢开卡壳的马卡洛夫手枪，冷冷说道：“你手动弹出第一颗子弹，我知道你想要干什么，但这里是战场，并非你自家的射击游园会。在这里实践没有尝试过的技术可不是个明智之举，卡壳完全是因为你自己。另外我要说的是，我认为自动手枪对你来手不是最佳选择，你习惯弯曲肘部来吸收枪的后坐力，这种技巧更适用于转轮手枪。”

“……你这个肮脏的美国走狗！”

原本是自己主场，此时却被一个美国特工说教，山猫恼羞成怒地又挣扎着想要爬起来，挥动手中的护身匕首刺向斯内克。此时两次被斯内克击倒的年轻军官，动作在斯内克眼中早已缓慢得如同一个老年人。斯内克脚下一绊，横起手肘轻轻一推，山猫又一次被打倒在地。连续三次的强烈冲击终于让他没再撑住，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斯内克用脚踢了踢晕倒的山猫，转身打开通讯器，他知道那边的少校比眼前这位更急切想知道自己的消息。

“少校，能听到我吗？”

“能听到，斯内克，你还好吗？”

"遇到一点小麻烦。"斯内克看着满地的尸体和被自己打倒的山猫小队，苦笑道，"还有一帮人也盯着索科洛夫，好像是受命于格鲁乌的沃尔金上校。根据索科洛夫所说，他是苏联内部斗争的一分子，看来格鲁乌和克格勃，还有赫鲁晓夫和沃尔金之间有些问题……"

汤姆少校沉吟了一会："索科洛夫被克格勃看守，格鲁乌又想要得到他？斯内克，这听上去比古巴那件事还麻烦……"

"我讨厌这些，简直是臭不可闻。"斯内克直言不讳。

"我也同意，所以你必须抓紧了。"少校安慰道，"我们都靠你了，斯内克。"

收线之后斯内克看不见索科洛夫的身影，循着工厂周围寻找也没有发现这名科学家。从这座山谷内的工厂出去，惟一的一条路恐怕就是刚才通过的那道吊桥。斯内克随手捡起一名士兵丢下的武器，快步走向吊桥。

索科洛夫果然站在吊桥上，远处山涧瀑布落下的巨大水花在阳光下形成一道无比美丽的虹，索科洛夫的黑色皮衣站在那里仿佛是要玷污这美丽世界的一抹黑影。这个干瘦到几近病态的科学家正在托着下巴沉思，也是在等候斯内克的消息。斯内克快步走向索科洛夫，他知道两年前那次失败的出逃经历给这名科学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从他脸上阴晴不定的表情变化就能看得出来，这位著名的武器专家正在饱受恐惧和不安的煎熬。

# 3

听见斯内克走近的脚步声，索科洛夫收起目光，看到是这名中情局的特工而不是山猫小队后显然松了口气，脸上的恐惧却并未消散。

"山猫小队是格鲁乌的精英部队，他们都出动了，我，我死定了！"

斯内克想要安抚一下这名研究杀人武器的科学家，心中却没有太好的词汇可选，犹豫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拍了拍索科洛夫的肩膀："冷静点，我会带你离开这里的，我保证。"

目光眺向远方，斯内克想起之前少校承诺的那个热气球，还有引领者的后援，又喃喃着仿佛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索科洛夫说："况且，我们还有最可靠的后盾……"

从吊桥上向远处看去，群鸟似在山中被什么东西惊起，呼啦啦飞出一片。清晨的阳光在密林之中落下，映出一个黝黑的影子在山谷之巅。斯内克看了索科洛夫一眼，掏出望远镜仔细辨认，发现在山顶处似乎有矗立着类似导弹发射装置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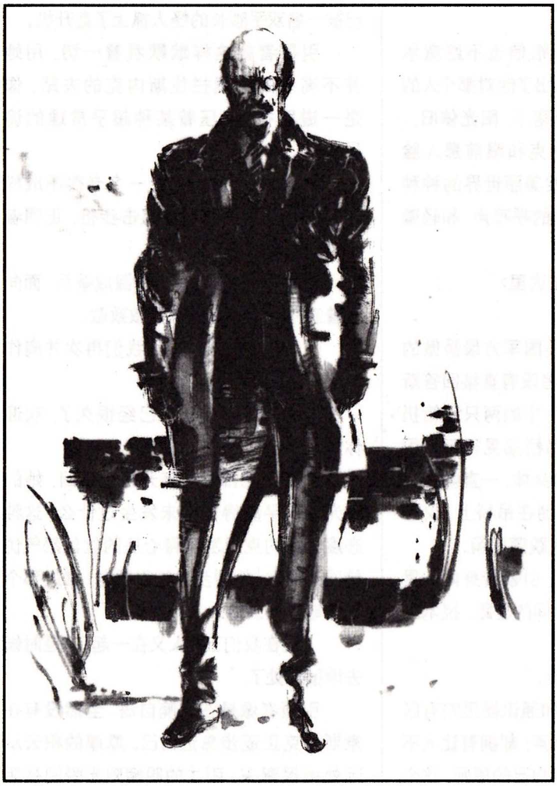
"那是什么？"斯内克看了一眼眼神闪烁的索科洛夫，"他们逼你制造的东西？"

索科洛夫低下头，轻轻点头承认："是的，峡谷虎——那是一种可以发射中程导弹的战车。"

"就在山上那种地方发射导弹？"斯内克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是的，并且不需要任何友军部队支援，可以独立操作的核搭载战车。"

索科洛夫的回答让斯内克倒吸了一口



极为狭长的吊桥成为逃离这里的惟一出口，斯内克和索科洛夫转身想要奔向自由，一股无形的压力却从远处隐隐传来。斯内克皱起眉头，原本放下的武器又一次抬起，目光也顺着脚下摇荡的吊桥木板落在吊桥尽头人影上。

一个看上去并不算高大的身影站在那里，仿佛从一开始就一直在那里等待了良久一样，安静地站着。普通的绿色军装在这充满了绿色的山谷里看上去那样的不起眼，却又异常夺目。

斯内克觉得自己的心猛然抽动了一下，他将手中的匕首略微缩回一些，枪口依旧平端，缓步靠近那个人影。

冷气，他放下望远镜，郑重地问道："这东西完成了吗？"

"还没有，现在只是第一形态，在第二形态完成之前它还不能算是完美。"索科洛夫说着说着忽然激动起来，"一旦它真的落到沃尔金的手中，那也就意味着冷战的结束，真正的恐怖时代就会来临。我别无选择，只能跟他们合作……我想再见见我在美国的家人，请赶快带我回美国吧，没有我他们无法完成这个东西。"

"明白了。"斯内克挥挥手，"我们走吧。"

风呼啦啦地吹过，吊桥有些摇晃。斯内克觉得自己的心也有些摇晃。这个让人慌张的世界里，大多数问题他并不太在乎，只有少数的几件事能够让他真正感觉到战栗。

就像现在这一刻。

平静的人，平凡的军装，两只手提着两只铁箱的身影挺拔在那里，像一座山峰一样压迫着斯内克的视线，让他觉得自己眼前好像陡然竖起一座城池一般。

“首领？”

虽然心中一万个不相信也不愿意承认，这一刻斯内克还是念出了他对那个人的称呼。这一刻天空的群鸟落下，阳光依旧，飞溅的水花洒落在斯内克和眼前那人脸上。两人都没有心情欣赏美丽世界的种种景致，只有世界仿佛凝固的呼吸声，和轻微的心跳。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干得好，杰克。”

二战的不朽传奇，美国军方最骄傲的特种部队之母——引领者没有直接回答斯内克的问话，她随手将手中的两只铁箱扔在脚边，沉重的铁箱将吊桥摇晃得更加厉害，斯内克还能勉强站稳身体，一直躲在他背后的索科洛夫干脆摔倒在吊桥上，仅靠双手抓着两旁锁链才没有跌落山涧。

斯内克看得很清楚，引领者身体一晃都没有晃，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技术上的差距。

“索科洛夫得跟我走。”

引领者说话的声音和通讯器里略有区别，依然是低沉沙哑的女声，却拥有让人不敢反驳的强大威严。面对自己的恩师，这个强大的存在，斯内克心中一片迷惑犹豫，并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何目的，他犹豫着没有任何行动，期待引领者接下来继续说明自己的来意。

天空中传来隆隆的直升飞机旋桨声，斯内克刚想要抬头看一眼来的人是谁，一阵迷雾竟朝着他扑面而来。下意识地用双手遮住眼睛的斯内克这才发现，逼近的迷雾居然是一群黄蜂！

蜂群让斯内克无法睁开双眼，他觉得自己背后似也有什么人掠过，当眼前蜂群散尽后再回首，斯内克这才发现索科洛夫竟已被一名双手颀长的怪人抓上了直升机。

引领者就这样默默看着一切，用她并不高大的身躯拦住斯内克的去路，像是一道咒符，镇压着某种超乎常理的诡异状况。

与此同时，直升机上一名老得不成样子的老者双手抱着一支狙击步枪，正朝着引领者露出微笑。

引领者仰起头，一只手握成拳头，面向载着索科洛夫的直升机微微致敬。

“我的老战友们，让我们再次并肩作战吧！”

“我们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欢迎你回来，首领。”

引领者把目光从直升机上收回，她的目光依旧平静得像从未发生过什么，这种态度让斯内克越发觉得心底的丝丝怨气仿佛冲天而起，他缓步靠近引领者，靠近那个他最尊敬热爱的人。

“现在我们五个人又在一起了，是时候去地狱深处了。”

引领者像是在喃喃自语，全然没有在意斯内克正逐步靠近自己。厚厚的积云从远处缓缓飘来，刚才的明媚阳光瞬间被阴影笼罩，淅淅沥沥的雨水从空中滴落，斯内克隐隐从引领者的身后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此时此刻，斯内克似乎有些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他再度举起枪，对准引领者背后的丛林深处。

沉重的脚步声轰隆隆慢慢靠近，一名身材高大的苏联军官穿着厚重的长风衣走上吊桥，他的面容仿佛被什么东西摧毁过一般，充满了可怖的疤痕。更让人惊奇的是他的双手，一道道电光自他的双手之间溢出，在乌云密布的阴霾下显得尤为耀眼。

“多么美妙的场景啊。”面容丑陋的男子双手一挥，立即有万千电光在他手中绽放，“欢迎来到我的国家，我的部队！”

“首领，他是谁？”斯内克看到这样突兀出现的人物，心中的疑惑更多起来。

“沃尔金上校。”引领者淡淡答道。

“这是怎么回事？”

引领者向前一步，留下空间让背后的沃尔金扛起两个铁箱，眼神和语气依然平静如旧：“如你所见，叛变而已。我已经投靠了苏联，索科洛夫不过是我给新老板的一点小礼物罢了。”

即使内心深处早已猜到了这样的答案，这一刻斯内克依然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仿佛都随着这句话倒流回去，强烈的难以置信甚至让他眼前出现了瞬间模糊，来自中情局的特工高声叫道：“这不可能！”

扛起两只铁箱的沃尔金以嘲讽的冷笑盯了斯内克一眼，没有立即转身离去：“他是谁？又是你的弟子吗？要不要一起带上。”

引领者摇头：“不，他还是个孩子，对眼镜蛇部队来说太幼稚了，他还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中。”

“你究竟在说什么？”斯内克感觉到自己再一次被首领轻视了，他重新将枪口对准已经叛变的引领者身上。

“你以为自己敢扣动扳机吗？”

引领者的问话像风一样吹起，又瞬间落下。斯内克甚至来不及看引领者的动作，熟悉的CQC已将自己推倒在地。情急之下借力在地上翻滚着爬起的斯内克想要举枪再度瞄准引领者，却愕然发现自己手中武器的枪管已被对方瞬间卸下。

这就是引领者的实力！

扔掉手中武器，斯内克起身再度尝试靠近引领者，手肘尚未来得及试探两人间的距离，引领者已一把抓住他的左臂，在小臂关节处一记肘击！

斯内克痛叫一声，骨折导致的强烈痛苦从手臂向身体其他部位蔓延，他还没来得及反击，引领者的另一只手已经将他又一次摔倒在吊桥上。这一次斯内克没有立即挣扎着爬起，一只手臂断裂让他身体无法在摇荡的吊桥上平衡。

引领者没有再度出手，或许在她看来斯内克已不再是一个拥有战斗能力的士兵。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斯内克，眼神依然没有一丝变化。

此时正欲离去的沃尔金忽然转头回来，双手之间的电光陡然间放大了无数倍，像是要照亮整个世界一般。

“他看到了我的脸。”

“如果被赫鲁晓夫知道，我们就完了，他必须得死！”

双手从怀中掏出数枚子弹握在掌中后，沃尔金身体周围的电光不断充盈放大，仿佛要随时爆裂开来。随着沉重的脚步声不断靠近，斯内克知道自己可能是躲不开这怪物一般的家伙致命一击了，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依然无法站稳身体。

“等等！”

沃尔金的动作停住了，他看了一眼引领者，说话正是这个女人。纵然充满了暴戾气息的他，面对引领者的时候依然保持了谦虚的态度。

“你想怎么样？”

“他是我的弟子，就交给我吧。”引领者看了一眼仍在挣扎的斯内克，对着弟子伸出手，“杰克，恐怕不能跟我们走。”

面对自己最尊敬那个人伸出来的手，斯内克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握住引领者

的手。

下一秒他就后悔了。

引领者纹丝不动地将斯内克拉起，却在瞬间之后又将他拉到自己面前。心中掠过一阵绝望的斯内克趁势想要反击，可竭尽全力也只有抬起手臂抓住引领者头带的力气，只能眼睁睁看着引领者充满力量的一肘击中自己腹腔上方。

犹如被巨锤击中一般的强烈痛楚和眩晕感同时降临，斯内克的另一只手只能堪堪抓住引领者的头带，整个人失衡地跌向前方，被引领者在背后借力一推，朝着吊桥下方的山涧和湍流跌落下去。

高速下坠又一次让斯内克眼前一片模糊，他拼命想要抓住引领者的手，却只能看着她在自己视野里越来越小。随后，无尽的昏迷彻底包围了他……

…………

…………

引领者望着斯内克跌落水中的位置注视了片刻，以她的锐利眼神可以看到一个人影随着湍急水流向下游流去，此时她的眼神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伸出手抓住吊桥锁链，用她自己才能听得清的声音喃喃自语道："随波逐流吧……我现在和他们在一起。"

沃尔金对这一切似乎非常满意，转身扛着两只铁箱继续向直升飞机降落的位置走去。

"搞定了吧？现在我们该去那个工厂了，峡谷虎很快就是我们的了！"

与充满了成功和欲望的沃尔金感受截然不同，被湍流冲到岸边一棵老树下的斯内克在数分钟后才慢慢醒来。无尽的痛楚和被最尊敬者背叛的双重痛苦折磨着他，若不是无线电一直不停呼叫，也许他就会这样沉睡下去，一直到这世界的末日。

"斯内克，斯内克……你还能听见吗？"

慢慢睁开双眼，脱离昏迷的斯内克听到自己耳畔传来少校焦急的呼叫声，他先吸了一口气，感觉到无数刺痛在自己的胸口和腹部冉冉升起，这才用自己这一生中最疲惫虚弱的声音回答道："勉强能……"

"斯内克，你听着。"少校的声音非常急切，"你现在需要紧急治疗，在你的背包里有我们给你准备的医疗用品，我让空降护理来帮你完成紧急救治……"

斯内克咳了一声，这一声咳嗽差点又让他因疼痛昏迷过去，想到之前在吊桥上那个毅然决然的声音，他低声说道："少校……首领她叛变了……"

"斯内克，放松点……"这一次出现在无线电通讯器里声音的是空降护理，"你可以挺住的，我先教你如何用绷带和小木板固定你的骨伤……"

疼痛到几近昏迷的斯内克咬着牙按照空降护理的指示为自己涂药、止血、包扎，动作虽谈不上娴熟，以往在部队中所学的基本求生技能仍发挥了作用。很快伤势得到控制，虽然仍有钻心疼痛，斯内克心中真正纠结的仍是为何引领者会叛国这样的问题。

"斯内克……你忍耐一下，我们已经放出了热气球，很快就会去那里接你。"少校即使平时看上去威严有余，这一刻表现出的关切还是让斯内克感动，"待在原地别动。"

斯内克虚弱地应了一声，这种时候他想动也没有任何力气。引领者的攻击迅猛而毫不留情，每一下都几乎可以致命，若非斯内克拥有强于常人体能，这一刻恐怕也

不会有力气为自己做应急治疗。只是相对于身体上的痛楚，他更难以置信的是引领者这样孤傲的英雄为何会背叛祖国投靠苏联。身旁就是潺潺流水，斯内克背靠着树干遥望远方，自己摔下的那条吊桥似乎仍隐隐残留在视线里，那上面的人影是引领者吗？

那真的是你吗？

是…你…吗？

是……吗……？

…………

…………

河水湍急，引领者收回目光，转身跃上直升机。从空中俯瞰这一片景色就会发现，山谷周围布满了美丽的不知名野花，那些野花随风摇曳，姿态美丽。只有中央突兀耸立的工厂废墟像是一块藓斑滋生在山谷之中，显得格外刺眼。

眼镜蛇部队的同僚都在身边，引领者的脸上仍看不出喜悦与悲伤，平静她望着这片辽阔的土地，在这里没有哈萨克斯坦的边境线，也没有地图上的各种标记。只有大片美丽的景色，怒放在夏日骄阳之下。

站在舱门附近的引领者缓缓伸出右手挥向远方，仿佛在向着谁道别。这一刻这位伟大人物的心情恐怕只有她自己明白，她却没有向任何人诉说。

顷刻间山谷中的群鸟又一次被惊飞。呼啦啦的振翅声响彻天空，苏军的武装直升机以编队形式吊起一台巨大的战车型机械，缓缓驶向远方。

与引领者相距不过数十米远的另一架直升机上，山猫少校正看着自己手中的马卡洛夫自动手枪不停懊恼，看起来尚未从与斯内克对决的失败中清醒过来。满脸疤痕的沃尔金则狂笑着从铁箱中掏出便携核弹发射器。

"真是太成功了。"沃尔金拿起引领者送给自己的礼物，狂笑道，"现在索科洛夫和峡谷虎都在我的手中了。"

山猫少校放下手中武器，看了一眼坐在机舱角落里的一名女人。身穿苏军制服戴着金丝眼镜的金发女子在沉默中也有一股说不出的媚惑，可惜山猫对此并无兴趣，他只是奇怪这女人为何会跟索科洛夫一样被格鲁乌的士兵看守着。

"她是谁？"

沃尔金回头看了一眼金发女子，放下核弹发射器走过来："大概是索科洛夫的女人。"

走近金发女子，沃尔金粗鲁地托起女子秀美的下巴，女子精致中带着一丝倔强的五官形成一张特色鲜明的图画，让沃尔金不禁有些动心。

"这女人不错，我就先收下了。"

仿佛随口处置一样货物的口吻，沃尔金居高临下的姿态一览无遗。女子恨恨地盯了沃尔金一眼，一只手摸向自己手袋，却在半途被沃尔金一把拽起。

"死亡之吻？"

女子手中捏着的是一支口红状的手枪，对于死亡再熟悉不过的格鲁乌上校冷笑一声，一把卸下这致命的小型武器。

"亲爱的，不用急，回去我们再慢慢详谈。"

"你是克格勃的人？"山猫丢开自己手中的马卡洛夫，盯着金发女子大声问道。

沃尔金拦住了打算过来拷问女子的山猫："她也许还有利用的价值，先把她带回基地。索科洛夫现在的研究所也没什么用处了，我正好试试我们的新玩具。"

沃尔金的话让山猫大吃一惊，他看着

沃尔金将小型核弹架上便携发射器，立刻知道了沃尔金的意图。

“等等，那是我们的同胞……”

沃尔金头也没回地高高举起手中的核弹发射器，瞄准远处山谷中的工厂废墟，声音从牙齿里凛冽着挤出来。

“我才不在乎！扣动扳机的可不是我，将是我们的新朋友，那个美国来的叛徒！”

“难道你要用核弹攻击我国的人民吗？”

山猫急着还想拦沃尔金，却被上校一把推开。

“记得阿拉莫吧？”沃尔金冷酷地看了一眼自己想像中的版图，冷冷说道，“革命总要流血和牺牲！”

山猫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可能阻止对方了，他只能崩溃着绝望喊道：“上校！”

“不是我，要恨就恨这个时代吧！”

沃尔金在怒吼声中按动了发射按钮，一道火光从他的身畔窜射而出，奔向远方，在空中留下一道长长的白色痕迹。便携型发射器将核弹送往工厂废墟后助力消散，一朵小小的白色降落伞带着核弹从空中缓缓落下。

带着死亡，带着绝望。

原子与原子对撞，质变化作量变。

下一个刹那，潘多拉之盒再次被打开，无数光芒于空中绽放，却不是以神的名义。毁灭和死亡以光焰点亮大地，收割生命。灼烧的烈焰和强烈的光在一个点汇聚，陡然爆发成蘑菇型的巨大云朵和火光。无比强烈的风暴从光焰深处喷薄而出，吹散了周围的生命和一切存在，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强烈的光晕刺痛了这个世界的一角，沉闷的爆炸声仿佛是大地的嘶吼。即使远在河流下游的斯内克也感觉到夺目的光芒好像要将自己刺瞎，他以右手遮住双目，紧闭双眼感受着从空气中传来的灼烧和死亡气息。

西元一千九百六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苏联境内哈萨克斯坦地区发生小型核爆，没有新闻报道也没有任何官方消息，一切都像是被核爆的罡风吹碎一般，毫无声响，一片死寂。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除了极少数人。

## 4

天空灰蒙蒙的没有转晴的迹象，阴霾的云遮住了整座城市，空气凝重得像化不开的雾，房间里的压抑气息把进出人们的心情也挤压得近乎变形。肃静到几乎没有生气的走廊里甚至无人敢挺胸走路，每个人都知道那张最大办公桌后面的人今天心情很差。

脸上布满皱纹的老者坐在靠背高高的皮椅上，脸色凝重地望着窗外。窗外竭尽全力人工粉饰出的绿荫在他看来宛如一团大大的阴影，笼罩在他此时此刻的心头。

从上午开始已经响个不停的电话还没有被拿起，这条热线只通往一个地方。遥远的大洋彼岸，应该有一个和自己一样忧心忡忡的胖子坐在巨大的办公室里，满心怒气不知对谁发泄。

从事件发生的那一天开始到现在为止，每天几乎超过八小时的连续各种公文和相关反应蜂拥而至，签字和口头批复让老人已臻力竭，唯独眼前这部热线电话还

没有接起过。从上午开始到现在，它已经响了四次。

一天之内连续响过三次已是不可想像的极限，超过三次的严重性恐怕还没人尝试去面对。

老者听着坚忍不拔的铃声，毫无风度地舔了舔干涩嘴唇，伸出手去摸那部漆黑的电话，那动作像是去摸能带来死亡的刑具。

“这里是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热线，我是约翰逊。”

“我是苏维埃联合共同体的总书记赫鲁晓夫。”电话那边的尖利嗓音带着一股掩饰不住的愤怒，“约翰逊总统，我想您大概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吧？就在几天前，我国的一个主要设计部门在一场核爆中被毁，与此同时，我们的防空雷达捕捉到了一个来自你方军用飞机的信号？这些事我想您应该很清楚吧？为了表示对你们的回敬，我已经将我军的武装状态提升到二级警报，而根据您之后的回应，我也许会在别无选择的状态下命令军方进入最高警备状态，并立即展开‘末日计划’！”

约翰逊总统早已习惯了各种冲击的内心仍忍不住微微颤动了一下，他知道赫鲁晓夫的愤怒，却不知道对方的愤怒居然强硬至此。

赫鲁晓夫大概知道自己的话已经起到了威慑作用，喘了口气继续说道：“在您前任的帮助下，我能够安然挺过古巴危机，但目前我手上的权力已大不如前，要度过这一次的危机，我必须要来自您的全力配合。”

约翰逊心中盘算着属于自己和美国的利益，口中却毫不犹豫地开口打出官腔。在最近几日与国内部长的会谈中，他已经有了成熟的腹稿定案应付这个来自东方红色国家的胖子，只是身为总统，表演必须逼真，他尽量压抑着自己已经找到解决方案的思路，慢条斯理地解释道：“啊……总书记阁下，其实我早就该给您打电话。我不知道您是否清楚，在一周前我们才发现，我国有一名士兵叛逃到你们的国家。”

“我不知道。”赫鲁晓夫的口气再度缓和了一下，可见事情仍有回旋余地。

“那您一定还没有听说。”约翰逊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愈发诚恳，“安排这次叛逃的是一名叫叶夫根尼·鲍里索维奇·沃尔金的格鲁乌上校。”

如同预料中的那样，赫鲁晓夫的注意力立刻被这个名字吸引过去了，他放弃了怒火般的追问，而是顺着约翰逊总统这边的情报问道：“沃尔金？勃列日涅夫的人？您接着说，这名士兵是谁？”

约翰逊随手翻开自己面前的文件夹，露出关于引领者的档案。这位曾在情报局也任职过一段时间的总统低声说道：“她在军队中被称为引领者……这是个活着的传奇，二战期间，正式她带领我们取得了那场战争的胜利。苏联，她的名字是沃耶沃达——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统帅。”

赫鲁晓夫也曾在军中任职，甚至参与过二战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约翰逊的引导下他立即想起了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

“您难道是说那个引领者？你们特种部队的创始人？”

“是的，正是她。”约翰逊叹了口气，倒不是作伪，而是真觉得异常无奈，“最重要的是，她还携带了两枚微型核弹头。”

赫鲁晓夫的声音陡然高了起来：“她携带了两枚微型核弹头？”

约翰逊揉了揉眉心，疲惫不堪地他已



能做的。

电话那边的赫鲁晓夫冷笑两声："好吧……所以引领者是在沃尔金的帮助下窃取了两枚美国核试验用的核弹头并把它们做为叛变的礼物，随后不久，其中一枚摧毁了索科洛夫的实验室，我说的没错吧？"

"是的，完全正确。"

赫鲁晓夫又干笑几声："然后美国政府就会否认与此事有关，对吗？"

"是这样的。"约翰逊总统的声音字正腔圆，透过超过一万公里的电话线传到莫斯科，"我国政府与此事毫无关系！"

"那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出现我们的雷

经没什么力气继续这个话题了："恐怕是这样的，我想这是她带给新老板的见面礼吧？还有一个名为'戴维·克罗科特'的核弹携带系统，在两年前我们已经完成，但在发射器的射程和精度上都有严重缺陷，虽然量产了，却从未在战争中部署过。"

"但是索科洛夫的研究工厂被彻底摧毁了！"赫鲁晓夫的声音没有低下去，"整个地区都被污染了！"

"对于这起可怕的灾难我只能向您表示最深切的哀悼……"约翰逊在这种时候立刻打起官腔，这也是他此时惟一

达上是去干什么了？"赫鲁晓夫抓住约翰逊的痛脚开始怒斥，"这明显是对我国领空的侵犯，你还说这不是你指使的？"

"的确不是。"

"军方坚持这是你们的一项阴谋。"赫鲁晓夫加重了语气，"不要说什么你们政府和这件事没关系的空话，我个人当然愿意相信您，可是如今我的军权自古巴危机以来已经削弱了不少，我需要证据来证明此事和美国政府无关。"

"哦？"

“你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赫鲁晓夫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商量口气，“去亲自抓住引领者，回收剩下的核武器，然后想办法证明你们的清白。”

“证明我们的清白？”约翰逊不动声色地重复了一遍对方的话。

“是的。”赫鲁晓夫的声音又一次低下来，“最好是……可以忍痛割爱。来证明这不仅仅是你的另一次骗局而已。”

约翰逊总统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了，甚至他拿着电话的姿势也开始放松，赫鲁晓夫的态度足以说明一切：“唔……引领者现在和沃尔金走得很近，我们是不是要采取一些合作？”

“对此我可不抱太大期望。”赫鲁晓夫的口气并不怎么和善，只是趋于缓和，“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这么做，目前政治局势很不稳定，沃尔金上校还是准备推倒我政权的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人。所以你只有一个星期，如果给鹰派太多时间的话……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如果可以的话，你看沃尔金上校是不是也……”

“这话是什么意思？”约翰逊总统依旧不动声色。

“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赫鲁晓夫和约翰逊不愧是一个级别的大人物，转眼之间居然能笑出声来，“这是个简单的君子协定，为了维持我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呢？”约翰逊握着听筒的手微微动了一下，他想知道赫鲁晓夫的底线。

“如果不能啊……”赫鲁晓夫不知是在认真阐述还是威胁，“那么党内的反对派就会趁机夺取军队，我也会被夺权，接下来就是他们的报复。”

美国总统原本松开的眉头又一次皱回去：“你是说对美国进行核攻击？”

“目前的状况完全取决于您的判断，总统先生。”

赫鲁晓夫难得官腔一把，潇洒地挂了热线。留下约翰逊沉着脸面对窗口，从玻璃上反射出来的面容上已被洒下轻微的老人斑，沉吟片刻之后，他抓起另一部电话。

“给我接中情局局长和国防部长，十五分钟后召开紧急会议。”

## 5

雪白的医院天花板在眼中形成让人目眩的巨大投影，斯内克在与世隔绝的空间里静静躺在床上，听着身边仪器嗡鸣渐渐趋于平静，听着散去的凌乱脚步声，听着周围白色围帘被拉起的声音，听着注射管里输液点滴用尽的声音，听隐隐约约的报告声，轻轻吐出一口气。

“少校，是你吗？”

来人拉了一张椅子到斯内克的身边，周围已经没有医生和护士，全美乃至于全世界最顶尖的医疗特护小组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仿佛烟雾一样从斯内克的面前消失了。那张带着刀疤的严肃面孔没有任何意外地再次出现，此刻就端坐在斯内克的面前。

“是我。”

身体上的伤痛已经减轻了许多，斯内克想像中的挣扎起身也没有感到强烈的不适。与一周前相比整个身体像被什么东西重新浇铸了一番，充满了重获新生的轻盈和充实。核爆之后彻底陷入昏迷的意识这一刻才得以与熟悉的那个现实世界接轨，

望着自己的指挥官，斯内克苦笑了一下。

“怎么样，享受世界顶级ICU护理组照顾的感觉如何？”

斯内克摇摇头，长期的躺卧让他的头脑仍有些发昏发胀，一旦改变姿势需要努力去适应。强忍着剧烈的呕吐感，他扶住输液架低声答道：“你觉得每天被各种人彻夜不眠地问这问那，即使一个健康的人又能如何？这样我永远也好不了，来的还都是些大人物。说是调查，其实跟审问没有区别。在这些人眼里，我就是跟引领者一起叛变的同党吧？”

少校听着斯内克的抱怨，闭上眼睛微微摇头：“不，他们只是在寻找替罪羊而已。”

“那就是说你跟他们都是一样的？”斯内克看着这个说话间已不带军人味道的指挥官，毫不客气的反问道。

“你我其实还是一种人。”少校低声说，“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被塑造成这个国家的英雄，因为我们不懂审时度势。”

斯内克想起之前少校曾对自己说过的话，心头一沉。

“狐狸小队要被解散了吗？”

“不，这次我们还有个机会。”少校的口气没有斯内克想像中那么悲观，“我来见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杰克，你该为狐狸小队做点什么了。”

“怎么？”

“白宫和莫斯科之间已经通了专线电话。”少校解释说，“现在的情况是他们决定暂时不处理我们，而是你去负责全新的任务——去到苏联境内，按照总统和苏联总书记的意思去执行他们想要的任务。”

斯内克脑海中没来由地浮现出引领者对自己说的话，关于永远的朋友和永远的敌人，还有士兵的天职。现在再度回忆这一切仿佛是在经历无边的痛苦，斯内克抱着头摇了摇，却没有出言拒绝少校，长期以来的爱国教育让这名中情局特工习惯了接受命令而不是反驳和质问。

少校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把美苏两国首脑的电话录音放给斯内克听了一遍。寂静的房间里一旦响起那些能够影响这个世界未来的声音，一股生于权力的奇妙魔力瞬间弥散在这个房间里。纵然知道两国领导人并没有亲自身在这里，斯内克和少校的坐姿和眼神也瞬间变得警醒又充满活力。

两国首脑精权术，互相并不承诺什么，却又隐隐各自威胁。自从冷战以来，两国关系经历无数次跌宕起伏，没有哪一次的形势比如今赫鲁晓夫赤裸裸威胁之下更为严峻。斯内克皱着眉头听到最后赫鲁晓夫挂断电话，反问道：“亲手除掉引领者就能证明我们的清白？”

“这件事上头已经决定了。”少校无奈道，“我其实就是过来传话——你是惟一一个有能力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毕竟你是她最后的弟子。现在这种状况，你必须振作，我们都已经有一半身子被拉进了军事法庭的死刑席，除了执行任务你已别无选择。”

“那些俄国佬是怎么打算的？”斯内克回忆刚才电话录音里赫鲁晓夫暧昧不明的态度，“他们会帮助我们吗？”

“克格勃方面已经答应借给我们一个他们的通讯卫星，这样我们的通话就简单多了。”

“就这么简单？”

少校抚摸自己脸上的伤痕，耐心解释道：“当然不是，他们还给我们在内部安插了两名内线。你能记得1960年9月的叛逃事

件吗？那时候有两个安全破译员叛逃到苏联。”

“记得，难道是他们？”

“没错……”少校欲言又止，“他们到了苏联之后一直在克格勃接受训练，就是为了应对现在这种情况。他们的代号分别是亚当和夏娃，其中亚当已经渗透到了沃尔金的内部，我们安排他为你提供逃离路线，到了那里之后你必须先和他在指定地点汇合。怎么样，你接受吗？”

“……你觉得我有选择余地吗？”

少校递给斯内克一支古巴雪茄，烟瘾早就发作到骨头里的斯内克赶紧接过来，片刻之后烟雾开始在两人之间袅袅萦绕。

“那么我们开始部署行动了，这次是总统特批，头头脑脑们都管不到我们了。”

斯内克抽着香烟，想像着自己不久之后可能要再次面对引领者，心中不知为何已没有了之前的激动。雪茄燃烧产生的气体融入胸肺之后，再吐纳而出，让他身上那些隐隐作痛的伤口仿佛都在这瞬间消失不见。

“知道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十二个小时之后。”

## 6

午夜的晚风像是一阵阵呜咽，在极冷的寒冰之地吹响。深夜的天空中星辰已隐隐淡去，只有长长的带状光芒在空中伫立闪烁。夜幕中一切都安静极了，只有风推着一架流线型的SR-71侦察机穿过茫茫夜色。漆黑的机身在空中毫不显眼，笔直驶向北冰洋的南端大陆。

“目前所在位置，北冰洋上空，高度30000英尺，正在接近苏联领空。”飞行员的汇报声通过通讯器不断向指挥中心汇报，这些数据也顺着无线电传入躺在小型飞行器里的斯内克耳中。

“这就是你说的新办法？”斯内克双手握住飞行器控制拉杆，整个人平躺在密闭空间里，只能用通讯器质问少校，“这种新型武器已经投入实战了吗？”

“老实说这次和高跳低开的跳伞一样，是世界首次。”少校此时倒是直言不讳，不再像当初许诺任务的时候那样自信满满，“不过你不用担心，这东西我们经过了严格的数据理论测试，不会有问题的。”

斯内克没吭声，此时此刻任何抱怨都已是多余的累赘，他睁开双目，透过氧气罩看了一眼贴在飞行器内壁上的美女海报，慢慢平复自己的呼吸。

飞行员的汇报还在继续：“副机油压电压一切正常，氧气有效载荷供给正常，防冻系统电力供应正常，随时可以进行分离。”

听到一切准备就绪，少校抓紧时间对斯内克进行降落前的最后忠告：“斯内克，这次我们不能再进行高空跳伞了，自从上次出事之后，这里的防空加强了不少。现在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你惟一的机会，如果成功了大家将带着勋章回家，如果失败了你就回来躺到医院病床上，等着被处决吧！”

少校的话音未落，斯内克头顶的警报声已然响起。加强领空防御的苏军已经发现了侦察机的存在，随着雷达的阵阵讯号传出，苏军方面已有两架拦截机朝SR-71飞快驶来。

“弹射！”

飞行员在瞬间做出判断，侦察机将高

度压低到高空与低空的临界线上，飞快地弹出了斯内克藏身的副机。宛如一条剑鱼一样的副机在茫茫夜色掩盖下笔直刺向地面，而侦察机着引领着两架拦截机飞向远方。

随着周围的一声巨响，斯内克能感觉到身体周围发生的剧烈颤动，分离舱在离开侦察机的瞬间与气流对撞产生强烈震荡，随后高速下坠的眩晕感立刻涌上心头。斯内克两手松开紧紧抓着的飞行器控制杆，能感觉到自己身体正前方似乎正有数字仪表在监测这一切。

没有任何阻碍的飞行器笔直射向大地，在它突破云层看见世间万物的瞬间，强大的弹射力量将斯内克从飞行器中喷出，降落伞在空中被风充盈成一朵白色的云，从雷达扫描不到的高度缓缓飘落。

有了上一次的经历之后，在森林周围降落简直毫无阻碍。斯内克用小刀割开降落伞，在夜色中打量这片区域。黑暗中的大地没有任何巡逻士兵，浓密的森林依旧在沉默中注视着每一个过往的人，却不发出一声一息的评论。斯内克左右环顾了片刻之后，转身潜入草丛中打开无线电，有了克格勃卫星支持的通讯果然比之前清晰流畅许多。

"少校，这里是斯内克，你能听到吗？"

"非常清楚，很高兴你能着陆。"少校的声音听上也充满活力，这次扭转战局的任务看来对他也是至关重要。

"是的，不过与预定着陆地点差了不少。"斯内克知道刚才苏军拦截自己的状况，小声嘟囔了一句。

少校对斯内克的这种习惯早就视而不见，只是字正腔圆地把话题拉回到任务上："我们先来重新确认一下你的目标吧，斯内克——营救索科洛夫，找到峡谷虎的下落并毁了它，最后……除掉引领者。这次的代号是'食蛇者行动'。"

"因为要我消灭引领者和他的眼镜蛇部队吗？"斯内克想到引领者，忍不住又觉得喉咙有些发干。

"别忘了干掉沃尔金上校。"

"我不是雇佣杀手。"

"我知道。"少校安抚道，"可这是克里姆林宫方面的要求。"

"要求，你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他们的私人请求？"斯内克讥讽道，"那么中情局方面的要求是什么？"

少校面对这样冷嘲热讽的问题居然很认真思考了才回答："……我们优先考虑的是拯救索科洛夫和毁掉峡谷虎。"

"我知道，汤姆少校。"斯内克打算关掉通讯器节省电力，一只手已经按在了无线电开关上。

"等等！"少校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大声说道，"斯内克，我正打算改掉自己的代号。汤姆这个代号太不吉利了——你没忘记去年的那部电影《胜利大逃亡》吧？那片子是根据战俘逃出纳粹战俘集中营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战俘们计划挖掘三条坑道，但有两条在完工前就被纳粹发现了，该死的是被发现的其中一条坑道就叫汤姆！"

斯内克把手放下来："啊，我明白了。你想要拥有同样的幸运，却搞错了是吗？那么我现在应该叫你什么？"

少校沉吟片刻，最终还是下了决心："嗯……我就叫零点少校吧，就像我们之前做的那样，一无所获——也许越是这样，越容易得到意外的惊喜。另外还有一件

事，这次参与行动的依然有你的专门医生空降助理，还有一位武器专家希金特。”

“知道了。”

斯内克又一次想要切断通讯器，却还是没成功，零点少校像个真正的老头子一样继续没完没了地唠叨起来。

“你现在先要去跟克格勃的联络员亚当碰头，他就在前面的那个废弃工厂等着你，那也是你上周营救索科洛夫的地方，他会告诉你如何营救索科洛夫。”

斯内克站起来，开始慢慢前进：“那我该如何识别这个亚当呢？”

“你到了工厂就知道了。”零点少校没有描述对方的容貌，恐怕这对中情局的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个秘密，“那地方已经被上次核爆的辐射完全污染了，其他人没有胆量靠近。你们的接头语是问‘谁是爱国者’，回答‘La–Li–Lu–Le–Lo’。”

“La–Li–Lu–Le–Lo……”斯内克默念了一遍，“明白了。”

零点少校再次叮嘱道：“这次情况不同，我们给你配备了点45口径的手枪，不过你要小心，这玩意声音很大。你现在是执行美国政府下达的官方命令，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让人知道，反正赫鲁晓夫一方知道你的行踪——但是你要记住，这依然是一次潜入行动，如果你失败了，同样意味着全面核战争的爆发。”

斯内克终于彻底关掉了通讯器，黑暗中的森林如此熟悉，之前就是在这里斯内克遭遇了人生最惨痛的一次任务，也遭遇了生平最痛苦的一次背叛。种种思绪在战士的脑海中交错，借着夜色的掩盖斯内克越过山间小径，朝飞行器坠落的方向快步奔去。

群山起伏，黑暗中如同一道重墨的波浪，蜿蜒在视野尽头。寂静的月夜里有低沉虫鸣，斯内克从远处隐隐望见半截机身没入土中的飞行器，正要快步走近，蓦然中一种异样感觉再次让他动作微微停顿。

已经是又一次有这种感觉了。

危险、沉重、痛苦、悲哀、恐惧、虚无……

重重的压力在黑里弥散，浓浓重重，仿佛随时可以凝成一道厚实墙壁。斯内克猛然转身，看见一匹俊美的白马在自己背后扬蹄长啸，马鸣在月夜中击碎了静谧，嘹亮而悠长。

高大的白马双蹄落下后就静静站在原地不动，斯内克左右环顾未见人影，虽然心头仍有那种奇异感觉，还是忍不住靠近那匹高大的骏马，本能地想要伸手抚摸它的鬃毛。

陡然间，那股强烈的感觉又冲天而起，斯内克原本张开的手指再度握紧，他感觉到背后有一道平静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看来你命不该绝。”

一袭纯黑披风的中年女子站在远处的野花丛中冷冷看着斯内克，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愤怒还是悲伤。

看似只有平静，死一般的平静。

“首领……”斯内克千言万语在喉咙间涌动，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只有士兵的本能，让他举起了手中的武器。

“胳膊已经不疼了么？”

“你在这里做什么？”斯内克犹豫片刻，终于组织出完整的语言。

引领者没再说话，猛然纵身向前疾冲而来，手中披风冲天而起，巨大的黑色布料在空中遮住了斯内克的视线，他想要对着

引领者的方向开枪却不知该瞄准何方。只一个犹豫的刹那，一身白色紧身战斗服的引领者已冲到面前，一把将斯内克推翻在地，夺过他的武器。

完美的速度和力量，斯内克明明知道对手的套路，仍被引领者把手中武器拆了个七零八落，点45口径步枪散落成无数碎片，引领者就在这碎片中一脚踢翻正欲爬起的斯内克。

“回去吧！”引领者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身后的黑暗丛林，“格鲁乌和我的孩子们就等在前面，你连武器都没有了，还想要完成任务吗？”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的斯内克想要从背后袭击引领者，他踉跄的脚步在引领者看来就是个笑话，引领者回首一拳将他又一次打翻在地，顺手扬起自己扔在地上的武器。

“回到你的主子那里去吧，我已经不是你的首领了。没有必要在这里显示你的贞节，这里不是美国。”

引领者举起手中的枪，斯内克知道这款改装自M16A1的特制突击步枪火力凶猛，挣扎着侧身想要避开，却发现引领者只是将枪口横向一侧扣动扳机。

猛烈的火舌从枪口中喷泄而出，无数弹壳飞溅中斯内克似乎看见了引领者一瞬间愤怒的表情，很快他又觉得这是自己的错觉，引领者即使在疯狂扫射的时刻仍显得那样冷静，仿佛这世间一切行为都在她的理解之内。

子弹射穿了斯内克乘坐的飞行器，连串的弹孔在金属机身上爆出火花，引领者很快击中了引擎和燃料罐的位置，剧烈的爆炸声在寂静的夜空向四处呼啸着扩散，熊熊火光中引领者收起武器，转身平静地面对斯内克。

一阵雷声卷过，天空中淅淅沥沥下起雨来。斯内克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的乌云，不知什么时候那抹阴霾开始笼罩在他和引领者的头顶。雨水滴落，打湿了两人的头发，冰冷的水滴顺着脸颊淌落，像无数条冰冷的蛇缓缓爬过身体。

“爆炸声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你还是快点走吧。从这里向南六十公里就是国境线，以你的速度应该可以跑到那里。”

斯内克没有放弃，他盯着引领者永不变化的表情，有些不甘心地问：“你为什么要叛逃？”

“我没有。”引领者转身靠近没有了武器的斯内克，一只手打出一声响指，白马呼啸着朝她跑来，“我说过，我对我的目标效忠至死，而你呢杰克？你是忠于你的国家，还是忠于我，你的老师？是忠于你的任务，还是忠于你的信念？是忠于你的使命，还是忠于你的部队？或者你仅仅忠于自己的个人感情？你对真相一无所知，但你仍会在某个时刻做出选择。我不指望你原谅我，但你也不可能打败我。你我彼此之间太过了解，看看你绑在手上的那条头巾吧……如果你总是活在过去，命不会太长！”

随着一个箭步的突进，引领者不知道第多少次将斯内克放倒在地，转身跃上马背扬长而去。

“再让我看见你，我就杀了你，回家去吧！”

引领者纵马呼啸一声，朝着远方密林奔去。受伤的斯内克在地上挣扎了几下才慢慢爬起，望着引领者消失的背影，战士怅然了片刻，有些不甘心地打开通讯器联络零点少校。

“零点少校，我是斯内克。我好像中了



了问题。”

“这不可能。”零点少校否定了斯内克的猜测，“引领者投靠的沃尔金上校绝不会跟赫鲁晓夫一派有任何来往。”

“可是我的枪没了。”斯内克无奈道，“被引领者拆坏了……”

“我知道你的感受，斯内克，即使是我对这件事也难以置信……”零点上校大概可以理解斯内克此时的焦躁心情，低声安慰道，“像引领者这样的传奇英雄居然会投靠苏联，她就这么欺骗了我们。但不管怎样你必须接受事实，否则你永远也无法击败她。”

斯内克看了一眼自己手中仅存的匕首，苦笑道：“问题是如果仅从纯粹的技巧上来看，我永远也无法击败她，我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可是你必须这么做！”零点少校的声音变得严厉而没有余地，“她是你的敌人和任务目标。”

一直压抑着内心不快的斯内克反问道：“敌人？我们一起共事十多年了，你现在告诉我她是我的敌人？”

“够了！”零点少校咆哮一声，想要结束这无聊的争论，“你赶快去工厂和亚当碰

引领者的埋伏？”

“什么？”原本状态不错的零点少校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

“‘雄蜂’已经被他破坏了。”斯内克环顾左右，“还引起了大面积的爆炸。”

“糟糕。”零点少校瞬间紧张起来，“这么说敌人的巡逻士兵很快就会过来搜索。”

斯内克看了一眼远处，仍没有让人心惊肉跳的脚步声传来，他低头继续说道：“这我知道……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引领者能够提前出现在这里，一定是哪里出

头吧，敌人肯定已经派出巡逻小队来查看这里的爆炸，你现在还没有武器，小心一点！”说完零点少校居然关掉了通讯器。

斯内克知道自己和上级之间已无商量余地，他也只是一时冲动顶撞零点少校。关掉通讯器后他才发现借着朦胧夜色已有两名士兵缓缓走近正在熊熊燃烧的侦察机分离舱。借着火焰燃烧发出的响声，斯内克悄无声息地穿过两人的视线视角，朝着曾经关押索科洛夫的废弃工厂跑去。

夜幕低垂，斯内克不断避开巡逻的士兵，心中疑问越来越浓厚。

**——究竟是什么人，能够在行动之初就截获关于自己潜入的消息？**

虽然并不知道这些士兵是否针对自己而来，斯内克还是小心翼翼地没有再联系零点少校，悄悄回到了他最初与索科洛夫见面的废弃工厂。

原本已废旧不堪的工厂在核爆摧毁下更显残破，仅存的断垣残壁周围露出一团团晶莹的反光，斯内克知道那是核爆高温导致的晶体化。夜色凄迷，天空中的雨早就停了，周围没有巡逻士兵也没有任何的灯光和脚步声。只有风，风吹过钢铁缝隙传来阵阵呼号，让这里形同鬼蜮般空寂恐怖。

斯内克来到索科洛夫原本藏身的房间门口，这里的墙壁因爆炸的缘故已被炸成两截，那个索科洛夫烧文稿的火炉也弯弯曲曲地蜷缩在角落里。就像是死神曾在这里漫步过一样，没有一件东西能够流露出哪怕一丝鲜活气息。

正在巡视中，远处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引擎轰鸣声。斯内克转头想要看清是什么状况，一阵强光朝着他的双眼直射而来，顷刻间让他的视野里充满夺目白光，甚至无法正视光源的方向。

“抱歉，我来晚了。”

这个和想像中出入甚大的声音让斯内克愣了一下，他眯起眼睛逆光看过去，只能看见一个依稀轮廓，从身材曲线和声音来看，应该是个女人。

“把引擎关掉，他们会发现我们的。”斯内克以手挡住强光照射，提出第一个要求。

女人没有照做，仍用灯光照射着斯内克的身体，和他的耐心。

“你是他们派来的特工吗？”

对方的无礼举动让斯内克很恼火，他依然用手遮着强光，反问道：“你是亚当吗？我还以为你是个男的。”

“亚当来不了了。”女人的声音并不大，却透着让人信服的魔力。

斯内克被这股强光照得烦了，没有再继续纠缠这个话题：“好吧，来说接头暗号。谁是爱国者？”

骑摩托车的女人对斯内克的暗号似乎置若罔闻，仍坐在车上纹丝不动，也没有回答暗号的对应句子。斯内克心中疑惑顿起，又重复了一遍。

“谁是爱国者？”

女人依然没回答，这让斯内克的戒备之心大起，即使手中只剩下近身CQC所用的匕首，他还是把进攻的姿势对准了金发女子。

就在气氛最为紧张的时刻，异变突生！

从两边丛林中冲出数名持枪士兵，身穿近似于山猫小队服装的他们手端AK-47，几乎是一瞬间就形成了神秘女子和斯内克的合拢包围。这些枪口黑洞洞地对准两人，让斯内克恍若回到了一周前首次来到废墟时的遭遇。

“是陷阱？”

“趴下!”

摩托车上的女子此时却忽然将强灯熄灭，周围瞬间陷入黑暗，那些持枪士兵一时间无法适应，手中武器枪口立即移位。女子对着斯内克高喊一声之后，从后腰抽出一把老式毛瑟枪，对准这几名士兵开始了水平连射。

枪声在寂静的废弃工厂响起，每一发子弹就夺走一个生命。斯内克几乎在女子发出警告的同时已扑倒在地，他用眼角余光仍能看见女子一枪一枪将包围两人的士兵全部击毙。

一切只不过发生在一两秒钟之内，当斯内克从地上爬起的时候，周围士兵已经没有一个活口。

“这就是我的回答。”

从摩托车上走下的女子摘掉头盔，露出一头迷人金发，她长着一张洁白如玉的瓜子脸，下巴尖尖嘴唇绯红，双眸深陷，显然拥有一部分俄国血统。看着这张迷人的脸庞，斯内克还想继续发问，已被女子大胆的动作吸引。

金发女子身穿一件长长的连身服装，她下车之初就将胸口拉链扯低到小腹位置，露出穿着黑色比基尼的傲人胸部和没有一丝赘肉的平坦小腹。

这是一个所有男人看了都想吹口哨的诱人动作，斯内克也不例外，他瞥了一眼女子的完美身材，才将目光重新聚焦在女子脸上。

“我叫夏娃。”

…………

…………

索科洛夫曾经居住的小屋内，斯内克低头狠狠吸了一口雪茄，香烟沁人的烟雾顺着呼吸道在肺内游走一圈，又缓缓吐出，这样的享受在战场上简直就是一种奢侈。

自称夏娃的女子仍敞着拉链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胸部丰满柔软的部分总让斯内克忍不住想要偷偷看上一两眼。房间内的气氛有些尴尬，也有些压抑。

“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亚当怎么了?”

夏娃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反而问道：“你的代号是什么?”

“是……斯内克。”

“蛇啊。”夏娃带着充满魔力的媚惑笑了，“你是来引诱我的吗?”

即使面对这样赤裸裸带着挑逗的字眼，斯内克依然选择了后退。已经见过太多生死只在一个倏忽间的男子稍微向旁边挪动自己的身体，有意无意避开夏娃状似亲昵的接触。两人之间的距离，恰恰是格斗匕首能够施展空间的距离。

“亚当到底怎么了?”

夏娃对着斯内克撩起自己的长发，像是闲话家常那样说道：“沃尔金上校疑心重重，他大概觉得亚当在这个任务上可能不如我，毕竟我能做一些亚当无法做到的事。”

依然是语言上赤裸裸的挑逗，斯内克继续选择了无视，他转移话题道：“听说你以前是国家安全局的破译员?”

夏娃对这个直言不讳：“曾经是，四年前我和亚当跑到了苏联。”

“这东西在西方很少见。”没话说的斯内克只能在武器上继续寻找话题，避免夏娃的过度亲昵，他随手指了指夏娃腰间武器，“毛瑟枪……刚才你在摩托车上横握手枪，利用后坐力来完成横向扫射，那一手真不错。”

“是啊。”夏娃有些骄傲地拔出自己的

武器，眼神发亮，“我打赌你在西方从未见过这种技术。”

“仿造品？”

“对，这是中国造的17式手枪。”夏娃将武器插回枪套。

听到夏娃的回答，斯内克有些忐忑地又试探了一句：“在这种地方搞到这玩意可不容易。”

夏娃莞尔一笑，好像知道斯内克心里想什么似的又抽出一把手枪：“这是给你的，美国货。”

改装过的点45手枪让斯内克立刻双眼放光，纵然身在危险的战场，对武器的热爱依然让他扔掉抽至一半的雪茄仔细观摩：“这东西是经过专业改造的，所有设计都为了舒适轻便而让路，从膛线到扳机，每一件零件都经过手工调整，这样的好东西你是从哪里搞到的？”

对于武器并没有那么狂热的女热耸肩：“西方的一个军火库，这玩意本来是给你的长官级人物用的。哦对了，你最好带上这东西，这才是你这次任务里最重要的工具。”

恨不得一心扎在点45手枪上的斯内克抬起头，看见一套白大褂。

“这是什么？”

“你的伪装。”夏娃耐心解释道，“这东西能让你看上去像个科学家，你要知道，你是来营救索科洛夫的。现在他依然被迫待在研究所里继续完成峡谷虎，北边的实验室里有几百个科学家，看守严密，如果你打扮一下自己可能会更容易混进去。”

“我们能把索科洛夫从那里弄出来吗？”经过一次失败之后，斯内克开始变得有些谨慎。

“不管什么事，总要走着瞧，不是吗？”夏娃朝斯内克抛了个媚眼，随后开始仔细告诉斯内克如何前往实验室，“从这里的后门走，穿过北侧森林，越过直升飞机场，在它后面的峡谷裂缝里有一片沼泽，等穿过沼泽后面的大型仓库，你就到了研究所。”

“明白了。”斯内克把自己的武器放在桌子上稍加整理，“让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

夏娃拦住了斯内克：“还有一个小时天才亮，这里是丛林，没有向导谁也不会在夜晚赶路。你不如休息一下，一个小时之后再出发。”

“那你呢？”

“我必须回去，毕竟不能离开那里太久，不然他们会起疑心的。”夏娃扶着脚步已经有些虚浮的斯内克在床边靠着躺下，“不用担心，我会用无线电跟你联系的。”

之前伤口并未完全愈合和长途飞行的颠簸让斯内克觉得疲惫到了极点，虽然还是不怎么信任眼前这个女人，但渐渐袭来的倦意还是彻底征服了他。眼前晃动着夏娃迷人的乳沟，鼻子里能闻到女人身上独有的香水味道，斯内克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在睡着之前，他觉得自己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似乎是夏娃在说：“……我会为你放哨到天明，你可以做个好梦。”

…………

………

……

…

多少次，他从梦中醒来，会想起一段旖旎风景。

多少次，他在午夜里沉沉睡下，会想起梦境前的一抹春光。

年年岁岁，那些记忆像刀刻斧凿，留在他最深的秘密深处，永不褪色。

*******************************

没有梦的睡眠在一阵悉索声中告一段落，斯内克下意识地于朦胧中睁开眼睛，眼前的一幕实在太过冲击，让他瞬间清醒过来。正以一套黑色比基尼为内衣打算更换衣服的夏娃就在距斯内克不到两米的位置，一双美丽的长腿赤裸着，仿佛发出熠熠光芒，刺痛了斯内克早已因背叛和阴谋枯萎的心。

斯内克还打算进一步欣赏夏娃的妙曼身躯，窗外传不合时宜地来一阵急促中带着整齐的脚步声，立刻斯内克脸上再也没有一丝倦意，他坐直身体从窗口向外望去，看见一群山猫小队的队员正持枪站在小屋门口打着手势，仿佛准备随时冲入小屋。

“糟糕，我们被包围了……我从这里看见有四个。”

夏娃吹了声口哨，看上一点也不紧张：“我们有伴儿了，那是山猫小队吧？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

说到一半的话中断了，斯内克顺着夏娃目光看过去，山猫少校正带着小队人打算从正面进攻。对于斯内克来说，山猫不过是他众多手下败将中的一员，而夏娃脸上却露出难得的紧张和不安。

“该死，死山猫……我必须离开，不能让他看见。”

夏娃既然是沃尔金身边的人，斯内克很容易理解她为何怕被山猫看到面容。如果山猫对沃尔金说出真相，一切都完了。

“好的，我陪他们玩会。”

夏娃感激地看了一眼斯内克，出其不意地探头过去吻了他一下，这个举动让斯内克无比惊愕。

“那么一定要活下去，不要死在我面前哦……”

斯内克看着夏娃重新戴上头盔蒙面钻入房间密道，从地板夹层离开房间，知道自己已无更多时间唏嘘，将密道反手锁上，等待山猫小队的人进入房间。

大家并非第一次交手，上一次山猫小队的战力在斯内克看来简直是个笑话，看着两人一前一后同时冲入房间，隐匿在房门后的斯内克一个箭步上前，一只手肘击其中一人的胸口，在另一人尚未来记得举枪的时候已经反剪对方手腕。宁静的房间里响起喀嚓一声骨骼断裂声，后一名山猫队员被斯内克一击放倒，在地上痛苦地扭来扭去无法爬起。

斯内克以手中点45瞄准最先被自己肘击那名山猫士兵，在对方惊恐的眼神中一掌劈向脖颈动脉位置，随后反手将房门关上了。

房间形成的屏障对斯内克来说是个绝妙的掩护，外面的山猫队员看着两人进入房间被制服，有些不甘心地想要将榴弹扔入房间。知道自己处境不妙的斯内克隔着窗户稳住双手，砰砰砰三枪间不容发。

第一发打碎玻璃，第二发击中敌人，第三发把另一名打算反击的山猫队员吓得蜷缩回角落。

踹开房门，斯内克冲进废墟，连续解决三人后山猫小队在他看来已无威胁，最后一人此时正站在屋顶犹豫不决，斯内克找好角度反手对其就是一枪。那人惨叫一声，从屋顶摔落地面。

收起武器，斯内克看也不看一眼，转身寻找夏娃的身影。

空旷的废弃工厂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斯内克眉头一皱，顺着枪响快步走近，久违的山猫少校正站在废墟二楼的位置，一只

手挟持着夏娃，一只手握着一把精致的转轮手枪，恶狠狠地盯着走近的斯内克。

看见斯内克出现，阴沉的少校露出一丝并不算愉快的笑容："来的真是时候，我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

趁着山猫说话分心的间隙，夏娃扭身想要挣脱挟持，却被山猫一把拧住脖子。年轻的苏联军官一只手碰到了某个不该碰的地方，奇异的手感让他顿时疑惑大起。

"女间谍？果然……有香水的味道。"

斯内克看到夏娃身分可能被拆穿，内心略感焦急，他不动声色地朝前缓缓靠近，却被山猫少校出言阻止了。

"别动！我受够了你那一套摔打擒拿的东西。"

仿佛是为了炫耀一般，山猫将手中的左轮手枪指向斯内克，枪身铭刻着华丽花纹的手枪看上去不像是武器，反倒像一件收藏品。从枪管上古朴的打磨可以看出这东西价值不菲。斯内克盯着山猫握枪的手半晌，忽然笑了。

"嘿，我看你搞到了一把不错的左轮手枪啊。"

山猫想起斯内克曾经对自己的忠告，脸色一红："哼，这次可不会出现上一次的意外了！"

斯内克注意到山猫将卡壳的那枚子弹做成了项链，挂在自己脖子上，这个可爱的举动让他觉得眼前的年轻人似乎很有趣，他放下端着的点45，笑着嘲讽道："你觉得那是意外？如果不是你故意卖弄，根本不会发生那种意外。"

"你说什么？"山猫对斯内克的教训又是恼怒又有些心虚。

斯内克不动声色地看着山猫，已经完全没有冲上去的意思了："老实说你手里的东西是把好枪，不过那些花纹对你的技术可没什么帮助，除非你拿这玩意去收藏品市场卖掉。其实我觉得你好像忘了一件基本的事情……想要杀了我，你还欠缺点东西。"

"不要太小瞧人！"

山猫被斯内克说得怒火冲天，举起手中左轮手枪扣动扳机，微曦的晨光里这名年轻的格鲁乌少校除了发出一声清脆的撞针声之外并未射出任何子弹。

山猫愣了一下，连着扣动扳机。

喀拉喀拉，只有撞针声，没有子弹！

意识到山猫手中武器已经没有威胁，夏娃的反应比任何人更为迅速，她一脚踹中山猫小腹，反手一拳将对方从二楼打落。斯内克不紧不慢地走近这位再次失败的特种部队首领面前，用自己手中的武器指向对方要害。

"你忘记了，那玩意只能装六发子弹。刚才你开枪的声音已经暴露了你剩余的弹量。马卡洛夫能装八发，枪膛里还剩下多少发你自己心里得有个数。你手里这玩意是个高级货，可惜不是用来杀人的。"

"该死，我跟你没完！"

一骨碌爬起来的山猫转身跑向废墟一侧，斯内克看着他溜走反倒觉得有些好玩。倒是身边的夏娃抬起手将毛瑟枪对准山猫的背影，打算斩草除根。

"不要。"斯内克一把拦住夏娃。

"为什么？"

望着那个狼狈逃走的年轻人背影，斯内克想起了自己年轻时代的种种经历，叹了口气。

"他还年轻。"

"你会后悔曾经阻止过我。"夏娃的观点和斯内克不同，她扭头看了一眼山猫逃走的路线，忽然焦急起来，"该死，我得在

他之前赶回去！”

摩托车发出隆隆低吼，夏娃朝着另一个方向的出口匆匆离去。空荡荡的工厂废墟在迎接了另一次略带血腥的清晨后，重新归于寂静。斯内克站在原地思考了片刻，分辨了方位之后，也朝着夏娃驶去的方向慢慢走去。

## 7

根据夏娃的提示，从这里前往关押索科洛夫的研究所要走上极长的一段路，早已过了清晨的太阳越来越毒辣，活跃在森林里的生物也开始变得多且危险。斯内克的脚步没有因此放缓，巨大大的沼泽池内十数条匍匐休憩的鳄鱼在普通人看来简直与噩梦无异，虽然相隔数十米，斯内克仍能感觉到鳄鱼在泥沼中呼吸带来的腐臭气息。

面对恶劣的环境，斯内克知道这种时候他只有依靠自己本能和经验了。

水蛭、毒虫、蝮蛇……这些加起来都没有装备精良的苏联士兵可怕，克格勃虽然已被赫鲁晓夫打过招呼，在这算得上沃尔金领地的森林里，格鲁乌军队的严密巡逻才是真正的致命所在。即使有了全灭山猫小分队的经历，斯内克仍不敢正面与之交锋。

艰难行进到仓库附近，斯内克开启的无线电收到了一个呼叫，这声音让孤独前行的男人心头微微有些温暖。

“斯内克，你听得到吗？”

温和的女声，只是暂别了不过半天时间，响起时却让斯内克有了相隔良久的错觉。背靠着草丛把自己隐蔽起来，斯内克扶住通讯器低声问道：“夏娃？”

好像能看透斯内克的内心一样，那个声音娇笑一声：“想我了没有？”

斯内克尴尬地咳嗽了一声：“一路上没什么麻烦吧。”

“没有人看见我。”夏娃的声音并不高，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通话。

“你回到沃尔金身边了？”

一阵有些尴尬的沉默，夏娃还是轻声回答了斯内克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吧……”

斯内克的心头抽搐了一下，他想起那张恐怖的面容，还有引领者转身绝然离去的背影。

“引领者怎么样？”

“嗯，她也在这里。”夏娃的声音恢复了常态。

“你最好自己小心点。”

“多谢。”夏娃轻声说道，“我和引领者在一起很好，我想我们这些身为叛徒的家伙，相互之间还是有不少共同语言的。”

又是一阵沉默。

“我其实不太明白……”沉默过后，斯内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像你们这样背叛自己的国家……我不理解……”

“你是想说引领者吧？”夏娃好像也清楚斯内克和引领者之间的关系。

虽然夏娃不在眼前，斯内克还是惯性地点点头：“还有你为什么也要这样做？难道你不是出生并成长在美国的么？”

“是啊……”夏娃在通讯器那边缄默了片刻，带着一丝回味地说道，“在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小镇上长大，我甚至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其他的思考问题的方式……直到我去国家安全局工作。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对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事情失去了信任。”

“你看到了什么？”斯内克揣测着引领者的想法，想从夏娃的思绪里找到一丝端倪，“是什么让你改变了立场？”

夏娃苦笑一声：“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的。”

“说说看。”

“我看见了宇宙。”夏娃的回答里透着一股平和的味道，缓慢中充满了宁静，“我看见了宇宙……不是我们头顶的那个宇宙，而是智者们看到的那个。我发现那个宇宙对我而言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在那个混沌的空间里，人民和国家都会被环境和时代所改变。”

“这听起来倒像是引领者说过的话。”斯内克没有反驳也没有肯定，他希望夏娃接着说下去。

“在这个国家和美国之间，还有另外不同的世界。但也只是位置不同，观点也不同罢了。”夏娃说得很隐晦，也很直白，“来到这里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我从小到大所被告知的那些东西，有一半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另一半是为了配合那些谎言而编造的谎言。”

“那什么是真相呢？”

“它们被隐藏在谎言之中。”夏娃的声音有些黯淡。

斯内克无奈道：“那你也可能是在撒谎了？”

夏娃轻笑一声：“谁知道呢？我被训练之后，即使最不可信的假话也能说成最诚实的真相。而且严谨的谎言听起来和事实其实也没有多少分别，你觉得呢？？”

“我和你不同。”斯内克觉得自己满嘴苦涩，“我相信是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做，即使这是谎言……它也是我任务的一部分。”

“我会记住的。”夏娃的声音忽然加快了不少，“如果需要我的话，就用通讯器呼叫我吧，我得走了。”

又一次匆匆消失，斯内克已经习惯了夏娃的来去匆匆，关掉通讯器若有所思地想了片刻，继续朝着仓库后方的山道前行。

越过重兵把守的仓库，两旁的山崖夹出中间一条并不宽敞的长长山道，焦黄的地表是烈日暴晒的结果，粗糙的岩石周围矗立着几棵枝叶尽散的树干，一道巨大的悬崖裂缝突兀地横亘在通往前方的路上。即使低沉的鸟鸣在天空中掠过，这里依然显得死气沉沉。

站在可能是因地震造成的裂缝前，斯内克停下脚步。身体的本能告诉战士，一股危险的气息正在朝自己靠近。他双手微垂，紧紧握住手中武器，静静等待着……

哗啦，哗啦……

金属齿轮摩擦地面的声音慢慢在巨大的岩石掩蔽处响起，斯内克眯起眼睛望去，同样是刚刚暂别不久的“老朋友”，山猫少校一脸怨气地从对面走来。

“啊，你终于还是来了。”山猫侧着脸紧盯这个让他尝到失败滋味的男子，“看来引领者的情报是正确的，你已经让我失败了两次！”

随着山猫的一声咆哮，周围密林中冲出无数枪手，每人手中都抱着火力强劲的连射武器。这些人有的是山猫小队士兵，有的是普通苏军士兵，两种颜色的制服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颜色鲜明的包围圈。

这种情况下，斯内克原本戒备的姿势反倒放松了，他知道只要山猫一声令下就能让自己变成筛子，因此他选择了原地不动。

"虽然不想让眼镜蛇部队失望，但现在你是我的了。"

从怀中掏出两把武器的山猫充满自信地把玩着自己的新左轮手枪，甚至脸上都开始浮现出胜利的微笑。

"左轮山猫……这一次我要跟你决斗，其他人都给我闪开，只有你和我，没有人能打搅我们！"左轮山猫炫耀式地转动着手中的武器，"这是你我之间的战斗，没有人能阻止我们。"

左轮山猫在士兵中想必拥有良好的声誉，所有人都自觉地收起武器后退，留下巨大广阔的空间给悬崖裂缝两边的人们。斯内克和左轮山猫遥相对望，干涩的风吹过两人之间，宛如老式西部片里的决斗场面一般，左轮山猫将自己的双枪别回枪套。

"山猫是高傲的生物，他们更喜欢独自捕猎。这次我有两把左轮手枪，十二发子弹，拔枪吧！"

风停了下来，空气在两人的眼神交汇处凝结。

随着左轮山猫一声大吼，斯内克以生平最快的速度拔枪射击，同时身体向一旁闪去。

左轮山猫的速度不逊于斯内克，一发子弹射在斯内克刚刚落脚之处。两人以同样的速度寻找掩体，互相失去了目标。

山猫小队的士兵在两侧疯狂嚎叫着，为自己的首领加油。斯内克屏住呼吸蜷缩在岩石后面，目光中却尽是山猫小队的士兵端枪对自己虎视眈眈，他知道自己并非处在一场真正公平的决斗之中，这一刻他必须加快速度打败骄傲的山猫，否则将绝无生还之机。

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胸腔充满了干燥的空气，斯内克从隐蔽的角落窜出，一枪射向对面岩石一侧的树干！

枪响，斯内克借着后坐力顺势跌入掩体的阴影之中，眼角余光扫视对面，发现左轮山猫也没沉住气，正朝一颗枯树的背后躲去。两人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互开一枪，然后又隐匿在阴影里较量耐心。

斯内克知道，这样下去吃亏的将是自己。当耐心冲破自尊的底线之后，只要左轮山猫一声令下，自己肯定会变成一张满是弹孔的筛子。抬头仔细打量对面的环境，斯内克眼皮跳动了一下。

一个……蜂巢？

一丝冷笑在斯内克的嘴角浮现，战士背靠着岩石反手一枪，子弹正中蜂巢悬杆的位置，蜜蜂嗡嗡声瞬间从空中坠落。

啪嚓。

听到蜂巢碎裂的声音，斯内克知道自己即将取胜了，他在心中默念了几秒后挺身而出，正看见被蜜蜂围住拼命挣扎的左轮山猫。

抬手，射击。

清脆的枪声在山谷中微微回荡。

左轮山猫愕然看着自己的红色军帽被斯内克一枪击飞，面无表情的战士正用枪指着自己的额头，手腕没有一丝颤抖。

风再度吹过，左轮山猫挥手避开蜜蜂的围攻，斯内克的枪口一直跟随着他没有放松，周围士兵有的已经蠢蠢欲动，拉动枪栓瞄准斯内克，斯内克依然以枪口对准自称骄傲的男子，没有放下的意思。

"队长……"

尽管狼狈，左轮山猫还是果断地挥手阻止了部下的想法。

僵持的局面实在有些尴尬，斯内克知道自己此时此刻不能射杀左轮山猫，左轮山猫出于尊严也不会让部下射杀斯内克。

两人目光交错，刚刚避开蜜蜂侵袭的左轮山猫刚想再去摸自己腰间武器，天空中陡然飞来一只巨大的黄蜂。

黄蜂体积硕大，飞在空中发出嗡嗡声响极为显眼，左轮山猫看到这只黄蜂脸色当即大变，怒骂了一声。

“该死！他发现我们了！”

斯内克也觉得此时的场面似乎有些熟悉，却又想不起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随着嗡嗡声靠近两人，天空中竟又出现了成群结队的蜂群，无数黄蜂遮天蔽日地扑向两人决斗之地，像是认准了这些人一般，分成数群朝那些毫无防备的士兵袭去。

“有人控制这些黄蜂？”

斯内克心中闪过这样的想法，眼前的黄蜂已将他团团围住！

不仅如此，对面的左轮山猫似乎也没好过。

挥动手中匕首试图为自己解围的斯内克很快发现自己的行为简直是徒劳，黄蜂的数量成千上万，已将自己周围的空隙都死死堵上。那些蜂群没有扑刺向自己的惟一原因可能是迷彩的刺鼻味道，还有自己身上刚刚开枪时沾染的火药味。

“啊啊啊啊……”

守候在山崖两侧的士兵不断发出惨叫，被大量蜂毒刺入身体的场面惨不忍睹，有的士兵已被刺得面容肿胀模糊，失去知觉倒在地上。也有士兵狂呼哀嚎着向远处逃离。

诡异的死亡气息笼罩着小山谷，就连左轮山猫也没挺上多久，撂下一句狠话：“今天算你走运，我们以后再算账！”扭头又一次逃走了。

斯内克已经没心情计算这是左轮山猫在自己面前第几次逃走，被蜂群簇拥的他再也无法忍耐下去，抱着头护住要害向前猛冲，朝着那深不见底的裂缝深渊纵身一跳。

无尽的黑暗吞噬了斯内克，也驱散了蜂群。空荡荡的山谷里除了几具扭曲至死的尸体，什么都没有留下……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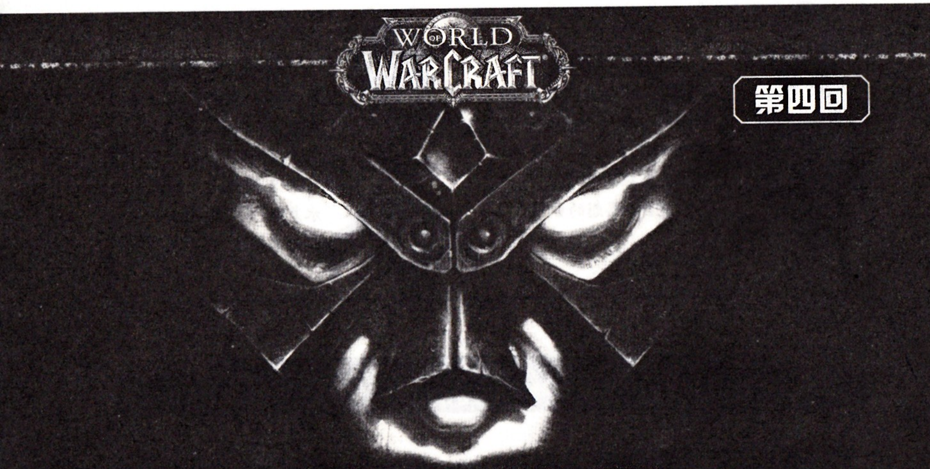
## 名词解释：

**冷战：**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苏联因政体结构不同而产生巨大分歧，两国开始旷日持久的对峙，这种东西阵营的对峙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期间两国的种种敌对行为被称为冷战。

**阿拉莫：**Alamo，大约在1744年后于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修建的教堂，在1836年得克萨斯反抗墨西哥统治的革命中大约一百八十多人被围困在此，最后所有起义者都被杀害。

**峡谷虎：**苏军最新研制的核搭载战车，拥有随时发射核武进行精确打击的能力，也拥有独自作战能力，是足以改变世界战争局势的新型兵器。

**末日计划：**苏联制定的与后来美国的星球大战齐名的战略计划，为避免核武战争爆发而准备，针对美国的“末日逃亡计划”进行拦截与攻击，力求在核战爆发之后彻底终结新白宫和新总统的最后计划。



第四回

# 阿尔萨斯

## 巫妖王的崛起

著/克里斯蒂·戈登 译/Norris 编/清雨

### 前情提要

看到瘟疫粮食已经被分发，阿尔萨斯绝望地在斯坦索姆展开了一场屠杀。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个不留，他必须确保没有一个食用了有毒粮食的居民逃出这座城市去感染其他人，即使错杀无辜也在所不惜……这一在他人眼中疯狂至极的举动直接导致了他与乌瑟尔、吉安娜的决裂。丢下曾经的爱人与导师，他率领部队远征诺森德，誓要手刃一切灾祸的元凶玛尔加尼斯。命运将他带到了拥有无上力量的符文剑霜之哀伤身旁，他用这柄宝剑杀死了仇人，凯旋回国，随后又将它深深刺入父亲的胸膛……

### 人物简介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洛丹伦王国的王子，生性嫉恶如仇。他是光荣的白银之手骑士团成员，一名信仰坚定的圣骑士。但他的执着最终将他引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库尔提拉斯统治者戴林·普罗德摩尔的女儿，生性活泼，热爱和平，同时也是一位法力高强的法师。与阿尔萨斯深深相爱。





**希尔瓦纳斯·风行者：**前奎尔萨拉斯游侠将军，被阿尔萨斯杀死之后变成了受其支配的女妖，后来摆脱控制成为一名拥有自由思想的亡灵。



**克尔苏加德：**被肯瑞托议会驱逐的死灵法师，巫妖王的爪牙。之前曾被阿尔萨斯杀死，后来又被他用太阳井之水复活。对阿尔萨斯和巫妖王忠心不二。

# 第三卷·幽暗女王

## 间奏

希尔瓦纳斯·风行者——前奎尔萨拉斯的游侠将军，现在化身女妖，成为被遗忘者的幽暗女王——如同她生前一般，迈着迅捷而轻柔的步伐走出皇家区。在日常活动中，她更中意保持着这种肉体形态。希尔瓦纳斯的皮靴踩在幽暗城的石板地面上，悄无声息，然而所有被遗忘者都会转头注视着他们的女王。因为她是如此独特而不容忽视。

她曾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美人，皮肤像新鲜的蜜桃一样鲜嫩。曾经，在她还活着的时候。现在她那如午夜般漆黑，间杂有几缕白丝的长发常常盖在深蓝色的兜帽下，从前蜜桃般的皮肤现在泛着珍珠般的蓝灰色。她穿着的盔甲仍然是她生前的那一套，在装饰精细的皮甲下，纤细而强健的躯体若隐若现。她的耳朵仔细聆听着周围的低语。希尔瓦纳斯通常极少离开她的王座室。她是这座城市的主宰，需要她过问的事务会自动呈递到她面前。

她身边脚步匆匆地跟着的是大药剂师法拉尼尔，皇家药剂师协会的首领，他正阿谀地说道："女王陛下，您愿意屈尊俯就真是令在下万分荣幸。"他试图边说话边赶上女王的步伐，同时还忙不迭地鞠躬，"您吩咐过实验一旦成功就立刻通知您，我们一准备好您就想亲眼……"

"我很清楚自己下过的命令，医师。"希尔瓦纳斯打断他的话头，两人沿着蜿蜒盘旋的走廊向下，走进了幽暗城的羊肠道。

"当然当然，这就到了。"他们闪身进入一个房间，对于那些心智不那么坚强的人来说，这几乎可以算是个鬼屋。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一个佝偻着身子的亡灵正忙着把不同尸体的碎块缝在一起，并且低声哼着小曲。希尔瓦纳斯看见他时微微露出笑容。

"真高兴看到有人喜欢自己的工作。"她狡黠地一笑。那名学徒稍微直起身来，然后深深向她鞠了一躬。

周围有某种能量爆裂发出的嘶嘶声。其他炼金术士在周围忙着混合药剂，称量原料，摘

要记录。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腐败、化学品和某种草药不协调的甜味。希尔瓦纳斯被自己的反应吓了一跳，这种草药的气味让她突然感到一丝奇怪的……乡愁。所幸，这种软弱的情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这种情感从来不会持续太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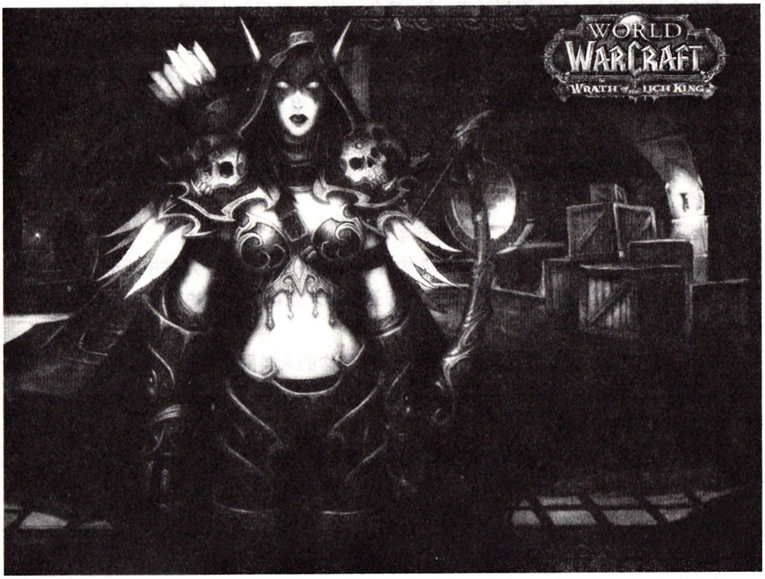
"给我看看。"女王下令。法拉尼尔又鞠了一躬，引她经过几个挂在钩子上的尸体，穿过房间中央，来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

虚弱的抽泣声传进她的耳朵里。进入房间的时候，希尔瓦纳斯看到里面有几个笼子，有的放在地上，有的挂在锁链上，这些笼子里都装满了实验品。其中有些是人类，有些是被遗忘者。所有实验品迟钝呆滞的目光中都透着恐惧，这种恐惧已经是那么刻骨铭心，那么长久，以至于他们看上去几乎都麻木了。

他们不会在这种状态下活太久了。

"如您所知，陛下。"法拉尼尔说道，"我们很难抓到天灾亡灵用作实验对象。当然作为实验品来说，被遗忘者跟天灾亡灵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我很高兴向您汇报，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实验都有完整的记录，并且已经相当成功。"

希尔瓦纳斯开始有些激动，她对身边的药剂师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美丽笑容："我很高兴。"她说。那位亡灵医师开心得几乎颤抖起来。他挥手招来他的助手基佛，这个被遗忘者的脑子很显然在他第一次死去时被严重损坏了，他一边带来两个实验品，一边喃喃自语着。被带来的两个实验品里，其中一个是人类女性，她显然还没有完全被恐惧和绝望压垮，当基佛把她从笼子里拽出来的时候，她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默默抽泣。然而另一个实验品，



那是个男性被遗忘者，却全然面无表情安静地站在那里。希尔瓦纳斯看了他一眼。

“是罪犯？”

“当然，陛下。”她怀疑这话是否属实。但是说到底，这无关紧要。他无论如何必须为被遗忘者们献身。那个人类女孩跪在地上，基佛俯下身去，拽着她的头发强迫她抬起头来。就在她因痛苦正要开口喊叫的时候，基佛将一杯东西灌进她喉咙里，然后封住她的嘴，迫使她吞下去。

希尔瓦纳斯看着她挣扎。在她旁边，那个被遗忘者男子毫无反抗地从法拉尼尔手中接过杯子，一口气喝干。

事情转眼间就发生了。人类女孩很快停止挣扎，她的躯体紧绷着，然后开始抽搐。基佛放开她，几乎是带着得意的神色看着鲜血从她的嘴巴、鼻子、眼睛和耳朵里涌出来。希尔瓦纳斯把目光转移到那个被遗忘者实验品身上。他仍然无言而坚定地看着她。女王开始皱起眉头。

“也许这并不像你说的那么有效……”

那个被遗忘者实验品开始颤抖起来。他挣扎着试图继续站立在那里，但他迅速衰弱的躯体背叛了他，蹒跚着重重跌倒在地。在场的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希尔瓦纳斯全神贯注地盯着地上的实验品，兴奋得微微张开嘴。

“相同的配方？”她对法拉尼尔发问。人类女子呜咽了一声，然后睁着眼睛不动了。药剂师快活地点点头。

“是的，同一个配方。”他说，“您可以想像，我们对实验的结果……”

那个亡灵抽搐着，皮肤爆裂开来，流出黑色的脓液，然后他也变得一动不动了。

“非常满意。”

“的确。”希尔瓦纳斯说。她很难掩饰内心的喜悦之情，事实上“满意”这个词在这时显得太苍白了，“一种能同时杀死人类和天灾的瘟疫。很显然，也能杀掉我们自己人，因为我们也是亡灵。”

她闪着银光的双眼看着他：“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它落入敌人之手。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他咽了一下说道：“是的，陛下，它会非常可怕。”

在返回皇家区的路上，希尔瓦纳斯努力摆出面无表情的样子。她脑中成千上万个念头正纷纷涌现，但是其中压倒一切的，像每年万圣节那天她都要点燃的稻草人那样明亮炽热地燃烧着的念头，只有一个。

终于，阿尔萨斯，终于要让你付出代价了。你和你的人类同类将被根除，你的天灾军团将全军覆没。你再也无法躲在那些无脑的亡灵玩偶背后了。我们将给你同样的慈悲和怜悯，就像你给我们的一样。

尽管努力克制，但希尔瓦纳斯脸上仍然浮现出了微笑。

# 第十七章

阿尔萨斯骑在忠诚的骷髅战马“无敌”背上沉思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他这个亲手杀掉亡灵巫师克尔苏加德的人，现在却要赶着去复活他。

霜之哀伤对他耳语着，尽管他并不需要这柄剑的声音来宽慰自己——巫妖王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希望没有。

在王城陷落之后，阿尔萨斯开始了一次圣骑士般的朝圣——黑暗的朝圣。他跨越整个国家，将一个又一个城镇的居民变为他的奴仆。他觉得“亡灵天灾”——克尔苏加德这么称呼它们——是个很合适的名字。有些有异端倾向的牧师会使用一种与“天灾”同名的自我鞭打工具来清洗污秽。他的天灾将把生命从这片大地上清洗掉。他跨越阴阳两界，以某种特别的方式活着，但巫妖王温和的耳语中称他为“死亡骑士”，从他正逐渐失去色彩的头发、皮肤和眼珠中表明，这也许不仅仅只是个称呼。他不知道，他也不在乎。他是巫妖王的宠儿，亡灵天灾听从他的号令，而以某种怪异的角度来看，他发现自己关心它们。

阿尔萨斯现在为巫妖王麾下的一名仆从效力，一名恐惧魔王，他的外表与玛尔加尼斯几乎完全相同。这又是一个讽刺，但是这同样没有让他感到为难。

“跟玛尔加尼斯一样，我是一位恐惧魔王。但我不是你的敌人。”提康德里斯对他保证。扭曲微笑着的嘴唇看上去更像是个冷笑，“事实上，我是来祝贺你的。杀了你父亲，将整个国家对天灾军团双手奉上，你已经通过了你的第一个考验。巫妖王对你的……热诚，十分满意。”

阿尔萨斯感到内心在两种情感之间搏斗——痛苦和狂喜。

“是。”他在那恶魔面前保持着语调平稳，“我以他之名诅咒了我以前所爱的所有人，所有一切。毫无遗憾，毫无羞耻。”

在他内心深处，他听到另一个声音，这不是来自霜之哀伤的声音——“骗子”。

他压抑住内心的情感。这声音终将消失。他不能容许这弱点继续生长。这就像个坏疽，如果任由它发展，它终将把他吞噬。

提康德里斯看上去并没有注意到。他指着霜之哀伤说：“你手中的符文剑是我的族人许多年前锻造的。巫妖王赋予了它窃人心魄的力量。你的灵魂是它吸取的第一个灵魂。”

各种情绪在阿尔萨斯心中翻腾交战。他盯着手中的宝剑。他没有轻易忽略提康德里斯选择的词汇——“窃”。假如巫妖王要求他以灵魂为代价拯救他的人民，那么阿尔萨斯肯定会接受这个交易。但是巫妖王并没有索取；他只是攫取。现在它就在那儿，封在这闪耀的武器中，就近在眼前，近得阿尔萨斯王子——阿尔萨斯国王——几乎能触摸到它，尽管还差一点。而阿尔萨斯得到他追寻的东西了吗？他的人民得到拯救了吗？

这有关系吗？

提康德里斯迫近地看着他。

“有没有灵魂对我也没什么差别。”阿尔萨斯轻声说道，“巫妖王的命令是什么？”

他的命令是重新集结诅咒神教的残余力量，从而获得他们的协助去完成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取回克尔苏加德的遗体。

阿尔萨斯得知，克尔苏加德的遗体躺在安多哈尔，就在他杀死他，把他留在那儿散发着臭气迅速腐烂的地方。安多哈尔，那是含有瘟疫的谷子运送出来的地方。他回想起朝着那亡灵巫师冲锋时心中的狂怒，但那种感觉已经不再。他苍白的嘴唇刻出一个微笑。真是个讽刺。

曾经被卷入大火的建筑现在只剩下焦黑的断壁残垣。除了亡灵以外，现在不会有别人在这里徘徊，然而……阿尔萨斯皱起眉头，勒住缰绳。无敌停下脚步，这匹坐骑在它死后和它生前同样服从主人的命令。阿尔萨斯瞥见人影在附近移动。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一点点光亮都会引起他的注意。

“盔甲的反光。”他说。前方墓地周围有身穿盔甲的士兵，其中一个站在一处小坟墓旁边。他斜着眼打量着，突然眯起眼睛仔细看。那不只是几个活人，不只是些士兵，那些是圣骑士。他明白他们为何出现在这里。克尔苏加德，看起来你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但是他已经摧毁了骑士团，不应该有任何圣骑士幸存了，更不要说能够集结起来。霜之哀伤在低语着，呢喃中透着饥渴。他拔出那柄强大的符文剑高举过头，让身边这一小支侍僧队伍感受到它的力量，同时开始冲锋。无敌飞奔向前，当阿尔萨斯逼近对手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墓园守卫们的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他们奋勇迎战，但这完全是徒劳的抵抗。他们很清楚，阿尔萨斯从他们眼中能看到这一点。

他轻轻提着霜之哀伤，感觉到这柄剑吞噬灵魂时的愉悦，这时一个声音喊道：“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听过这个声音，但他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他转身望着喊他的人。

那个人身材高大魁梧。他摘下头盔，厚厚的络腮胡子激起了阿尔萨斯的回忆。

“加文拉德。”阿尔萨斯感到有点意外，“好久不见。”

“还不够久。我们赠与你的战锤哪儿去了？”加文拉德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那是圣骑士的武器。那是代表荣誉的武器。”

阿尔萨斯想起来了，就是这个男人将那柄战锤交到自己手中。彼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武器曾经是那么纯洁朴素。

“我现在有更好的武器了。”阿尔萨斯说着，举起霜之哀伤。它仿佛在他手中跃跃欲试般地搏动着。他脑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古怪的念头，“让开路，兄弟。”他说着，语气里带着某种奇怪的亲切感，“我是来收拾那些老骨头的。看在我们曾经共同为骑士团效力的份上，只要你不阻拦我，我保证不伤害你。”

加文拉德浓密的眉毛拧在一起，他朝阿尔萨斯唾了口唾沫：“真不敢相信我们以前还当你是兄弟！我就想不明白，乌瑟尔怎么会替你做担保。你的背叛让乌瑟尔伤透了心，孩子。他会毫不犹豫地替你去死，你就拿这个报答他的忠诚？我就知道接纳一个被宠坏了的王子加入骑士团是个错误！你让白银之手蒙羞！”

狂怒一下压倒了阿尔萨斯，怒意来得如此迅速猛烈，差点令他窒息。他胆敢如此无礼！阿尔萨斯是一位死亡骑士，巫妖王之手。生者，死者和亡灵——万物都在他的视界中凋零。而加文拉德竟敢蔑视他饶他一命的保证。阿尔萨斯气得咬牙切齿。

“不，我的兄弟。”他低声咆哮道，“当我杀死你的躯体，将你复生为我的仆从时，我会

让你按着我的节拍来跳舞，加文拉德，那才是让白银之手蒙羞的事。”

他挥手挑衅着，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跟随在身边的亡灵和诅咒神教的教徒静静地等着。加文拉德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先做好准备，向那无法拯救他的圣光祈祷。阿尔萨斯等着他完成祈祷，等着他的武器发出光晕，就像阿尔萨斯自己的战锤曾经发光的样子。霜之哀伤在手，再加上这具死而未死的躯体内汹涌澎湃的巫妖王的力量，阿尔萨斯知道加文拉德不是他的对手。

他绝不是对手。这位圣骑士倾尽全力，但始终还是不够。阿尔萨斯稍微戏弄了他一会儿，让自己忘掉加文拉德的话语带来的刺痛，但很快就厌倦了这场游戏。他以利落有力的一击结果了这位昔日的誓言兄弟。他感觉到霜之哀伤又抹去了一个灵魂，又吞噬了一个灵魂，加文拉德毫无生命的躯体倒在地上的时候，阿尔萨斯微微颤抖了一下。尽管他有言在先，但阿尔萨斯还是让已死对手的遗体留在那里，并没有去转化他。

阿尔萨斯做了个生硬的手势，指示仆从们开始回收克尔苏加德的遗骸。上次杀死他以后，阿尔萨斯就放任克尔苏加德的躯体在那里腐烂，不过有人——大概是亡灵法师虔诚的追随者们——已经小心翼翼地将他的遗骸收拢到一个小墓穴中。诅咒神教的侍僧们一接到命令，就立刻跑上前去，找到克尔苏加德的墓地，推开上面的石板。墓穴内埋葬着一具棺材，他们很快将棺材抬出来。阿尔萨斯用脚轻轻踢了踢那棺材，露出了微笑。

“来吧，亡灵法师。”他嘲弄地说着，看着棺材被装进一辆“绞肉车”的后部，“你生前为之效劳的力量现在又在召唤你了。”

“我告诉过你，我的死亡无关紧要。”

阿尔萨斯站起身来。他现在已经相当习惯于听到那些不存在之物的声音了；巫妖王通过霜之哀伤，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对他耳语着。但是这次听到的声音有所不同。他认出了那个嗓音。他过去听到过这个声音，但那时的这个声音更傲慢，并不带有这种深思熟虑的感觉。

克尔苏加德。

“见鬼……这是鬼魂在对我说话吗？”

这下他不仅只是听到鬼话，甚至能看到它们。至少他能看到“那个”鬼魂。克尔苏加德的形体在他眼前慢慢汇聚成型，呈半透明状悬浮在那儿，漆黑空洞的眼窝盯着他。毫无疑问，那就是他，鬼魂的嘴唇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我没看错你，阿尔萨斯王子。”

“你耽搁得太久了。”提康德里斯低沉愤怒的咆哮好像凭空出现，而克尔苏加德的幽灵——假如它真的存在过——立刻消失了。阿尔萨斯打了个冷颤。那是他的幻想吗？失去灵魂之后，理智也在离他而去吗？

提康德里斯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异样，继续推开棺材盖，盯着克尔苏加德那几乎已经化为脓水的尸体，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阿尔萨斯觉得那股恶臭虽然仍然很恐怖，但与他预想的情况相比还算能够忍受。他曾经以铁锤干掉这个亡灵法师，看着他刚刚死去的躯体以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腐烂，这一切仿佛是上辈子发生的事：“这个遗骸腐烂得太严重了，它不可能挺到奎尔萨拉斯。”

阿尔萨斯被别的什么分了心："奎尔萨拉斯？"

精灵的金色国度……

"是的。只有高等精灵那口太阳之井的能量能够令克尔苏加德复生。"恐惧魔王的眉头皱得更深了，"耽搁得越久，腐烂就越严重。你必须从圣骑士手里偷取一个特别的骨灰瓮。运送那个骨灰瓮的人现在就在附近。把亡灵法师的遗骸放在里面，那个骨灰瓮会在旅途中保护它。"

恐惧魔王笑了起来。这个提议背后隐藏着更深的计划。阿尔萨斯正想张嘴询问，但马上又闭上了嘴。无论如何，提康德里斯不会对他据实相告。他耸了耸肩，骑上无敌，朝着被告知的目的地前进。

在他背后，他听到恶魔邪恶的狂笑。

提康德里斯的消息很准确。一队护送着灵柩的队伍正缓慢地沿着道路步行前进。这是一场军人的葬礼，或是一位大人物的葬礼。身穿盔甲的士兵们排成单列纵队，队伍中间的一个人用有力的手臂抱着某样东西。微弱的阳光照耀着他的盔甲和他手中的东西——提康德里斯提到过的那个骨灰瓮。突然，阿尔萨斯意识到提康德里斯为何一脸洋洋得意的样子了。

那位圣骑士仪态出众，他的盔甲很特别，而阿尔萨斯握着霜之哀伤的手突然变得稍微有点不稳。他压下心中的千头万绪，命令手下冲上去。

这支葬礼队伍人数并不多，尽管他们都是些训练有素身手卓绝的战士，但完全包围他们并不困难。他们抽出武器，但并没有展开攻击，而是等待着手持骨灰瓮那人的命令。乌瑟尔——除他以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保持着全然的镇定面对他从前的学生。他脸上毫无表情，但皱纹比阿尔萨斯记忆里的还要多。然而他的眼中燃烧着正义的狂火。

"狗改不了吃屎。"乌瑟尔的话像鞭子一样，"我还祈祷你躲远一点呢。"

阿尔萨斯稍稍抽搐了一下。他的声音粗粝："我就像个坏铜板儿——怎么扔你都赢不了我。你还敢自称圣骑士？我早就解散你们的骑士团了。"

乌瑟尔大笑着，笑声中带着辛酸："说得好像你真的能解散我们一样。我只听从圣光的召唤，孩子。曾经你也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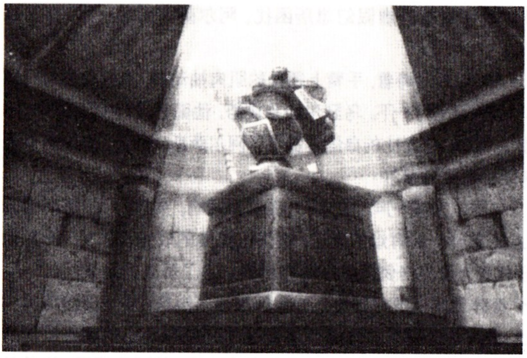
圣光，他还记得。他的心在胸膛中沉下，阿尔萨斯放低手中的剑，不过只有那么一会儿。然后那耳语声又回来了，提醒他此时所拥有的力量，提醒他圣光之道所没能赋予他的。阿尔萨斯又一次稳稳地握紧了霜之哀伤。

"我曾经做过许多事情。"他回答，"很多事我再也不做。"

"你的父亲在这片大地上统治了五十年，而你只在几天里便把它夷为废墟。破坏和毁灭总是比较容易，不是吗？"

"非常令人兴奋，乌瑟尔。也很有趣，不过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追忆往事了。我为你手中的骨灰瓮而来。交出来，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些。"不能放过这个人，即使他求饶也不能放过。假如他求饶的话，更不能放过。他们之间有过太多的往事，太多的……羁绊。

这时乌瑟尔的情绪不再只是愤怒。他吃惊地盯着阿尔萨斯："这个骨灰瓮里装的，是你



父亲的骨灰，阿尔萨斯！你想干嘛，把他的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之后，还想往老国王的骨灰上撒泡尿吗？”

阿尔萨斯虎躯一震。

父亲……

“我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他低声说着，这话既是对乌瑟尔说，也是对他自己说的。这就是恐惧魔王对阿尔萨斯下命令的时候那一脸坏笑的第二个原因。试炼一个接着一个。阿尔萨斯能否打败他的导师……他能否下手亵渎自己父亲的骨灰。阿尔萨斯对这一切开始感到厌烦了。他约束住那股怒气，翻身下马，拔出霜之哀伤。

“这无关紧要。我终究会拿到我想要的，要么你现在就交给我，要么我自己从你尸体上拿走。”

霜之哀伤这时几乎发出了嗡嗡的低鸣，在他心中，在他手上，它渴望着这场战斗。阿尔萨斯摆出进攻姿态。乌瑟尔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缓缓举起自己手中闪耀着光辉的武器。

“不敢相信。”他说道，声音严肃而低沉。阿尔萨斯惊恐地发现，眼泪正在乌瑟尔的眼眶中打着转，“在你还小的时候，我把你的自私当成是孩子气。你固执己见的时候，我以为那是年轻人急于摆脱父亲影响的急躁。在斯坦索姆——啊，愿圣光宽恕我，即使那时候——都坚持认为你终将在自己的道路上意识到错误。那时我不能反抗我封君的孩子。”

两人摆开架势对峙着，阿尔萨斯脸上挤出一个微笑：“但现在你能了。”

“这是我对你父亲最后的承诺。对吾友的承诺。我必须看着他的遗体带着尊严下葬，即使他的儿子出其不意，残忍地杀害了手无寸铁的父亲。”

“你会为那个承诺送命。”

“也许会。”乌瑟尔看起来并不在意，“我宁愿为那承诺而死，也不会在你面前苟活。我很高兴他已经过世，我很高兴他不必看到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这评价令人……难过。这感觉在阿尔萨斯意料之外。他停顿了一下，情绪在心中激荡。乌瑟尔迅速权衡了一下局势，立刻利用阿尔萨斯那一瞬间的踌躇冲锋上前。“为了圣光！”他高喊着，向后抡起战锤，使尽全力朝阿尔萨斯砸去。那闪耀着圣光的武器划出一道弧线，速度快得让阿尔萨斯几乎能听到它挥动的声音。

阿尔萨斯向旁边一跳闪开，差一点被击中，在那武器挥过的时候，他感觉到快速拂过脸庞的气流。乌瑟尔表情镇定，注意力集中……非常致命。在他看来，杀死这逆子，阻止邪恶蔓延是他当仁不让的使命。

正如阿尔萨斯知道杀死眼前的导师也是他的使命。他必须扼杀自己的过去……所

有的过去。否则他永远会被怜悯和宽恕的虚假幻想所困扰。阿尔萨斯大喝一声，挥下霜之哀伤。

乌瑟尔的战锤格挡住了攻击。两人对峙着，手臂上绷紧的肌肉抽动着，直到乌瑟尔一声咆哮将阿尔萨斯向后推开。年轻人踉跚了一下。乌瑟尔加紧攻势。他面容冷静，但眼中充满狂暴和刚毅，仿佛他的胜利就在眼前。这无比的自信震慑住了阿尔萨斯。他自己的攻击也同样有力，但飘忽不定。他从未能够压倒乌瑟尔……

“在这里了结吧，小子！”乌瑟尔大喊一声，他的声音在周围回响。突然，阿尔萨斯惊恐地看到，眼前这位圣骑士身上笼罩着一层辉煌的光芒。不仅仅是他的战锤在发光，而是他整个人都闪耀着光芒，他已经化身为圣光击倒阿尔萨斯的武器，“为了圣光的正义！”

战锤落下。阿尔萨斯整个身体里的空气好像一下子全部被压了出来，那一击结结实实地打在他躯干上。只是他身上的盔甲救了他一命，甚至那身盔甲都被圣骑士闪耀着圣光的全力一击压得变了形。阿尔萨斯被打趴在地上，霜之哀伤脱手飞出去，他试图呼吸，挣扎着想站起来，但痛苦一下子袭遍全身。圣光——他已经背弃了它，背叛了它。现在它正通过圣光使者乌瑟尔带来它的惩戒。这位圣光麾下最强大的勇士，全身灌注着纯洁的辉煌。

乌瑟尔身上发出的光芒更盛，圣光烧灼着阿尔萨斯的眼睛和灵魂，他的面孔在痛苦中扭曲。背弃圣光是一个错误，可怕的错误，现在它的慈悲与爱已经化为眼前这闪亮而毫不宽恕的形体。他朝上望着乌瑟尔的眼睛，眼中充满泪水，等着致命的一击到来。

是他在无意中抓住了剑柄，还是那把剑凭借自己的意志回到了他的手中？在那精神激荡的混乱漩涡中，阿尔萨斯已经无法分辨。他只知道突然之间，自己的手握住霜之哀伤的剑柄，那个声音再次出现在他脑中。

每一道圣光皆有其阴影，每一个白昼皆有其黑夜，即使最明亮的蜡烛也会熄灭。

最耀眼的生命也同样。

他深吸一口气，将空气压入肺部，在那一瞬间，阿尔萨斯看到乌瑟尔身上的圣光变得模糊。然后乌瑟尔再次举起战锤，准备挥出致命的一击。

但阿尔萨斯已经不在那里。

假如说乌瑟尔像一头熊，庞大而有力，那么阿尔萨斯就是一只虎，强壮，灵活而迅捷。灌注着圣光的战锤和它的主人也许十分强大，但它不是一件迅捷快速的武器，乌瑟尔的战斗风格也不是。然而霜之哀伤，尽管也是一柄巨大的双手符文剑，却灵活得几乎能够凭它自己的意志去战斗。

他再次冲向前，这次毫不踌躇，充满渴望地迎向对手。阿尔萨斯如暴风骤雨般攻向圣光使者乌瑟尔，丝毫不留喘息的机会，丝毫不给那位圣骑士收回战锤挥出奋力一击的空间。乌瑟尔在震惊中双眼圆睁，很快又充满决心地眯起眼睛。但是刚才赋予他巨大力量的圣光现在正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而渐渐变得衰微。

圣光的力量比巫妖王赋予阿尔萨斯的力量衰退得更快。

霜之哀伤一下又一下地打在战锤发光的锤头上，打在锤柄上，打在乌瑟尔的肩膀上，打在护喉和护肩之间狭窄的缝隙上，伤痕越来越深……

乌瑟尔怒吼一声踉跚着退开。鲜血从伤口涌出，霜之哀伤的饥渴更强烈了，甚至阿尔萨

斯自己都能感觉到那种饥渴。

他如猛兽般咆哮，白色的长发飞舞着，继续加紧攻势。巨大发光的战锤从乌瑟尔毫无知觉的手指间滑落，这时霜之哀伤几乎将他的手臂斩断。一击打凹了乌瑟尔的胸甲，同一位置的又一击撕开盔甲和它下面的血肉。乌瑟尔蓝金两色的纹章战袍，上面缀着他曾为之奋战多年的联盟盾徽，现在裂成碎片散落在覆雪的地面上，圣光使者乌瑟尔重重地跌倒在地。他仰望着，呼吸艰难。鲜血从他口中涌出，渗流到胡子里，但他脸上丝毫没有败相。

“我诚挚地希望地狱给你留了一个特殊席位，阿尔萨斯。”他一边咳嗽，血一边冒着泡涌出来。

“也许谁也不会知道了，乌瑟尔。”阿尔萨斯冷酷地说着，举起霜之哀伤准备挥出致命一击。剑几乎带着渴望呜唱起来，“我还打算活到长命百岁呢。”

他将符文剑直直地插下，穿过乌瑟尔的咽喉，打断他的挑衅，刺穿了那颗高贵的心脏。乌瑟尔几乎立刻就咽了气。阿尔萨斯颤抖着松开剑后退一步。当然，这完全是因为他刚刚从紧张和狂喜中解脱出来。

他跪下去捡起骨灰瓮，久久托在手中，然后慢慢地揭开封印，把罐子倒过来，将里面的东西倒干净。泰瑞纳斯王的骨灰如灰色的雨般落下，如被瘟疫污染的面粉，飘散在雪地上。这时风向突然一变，那位国王的灰色遗骸风中盘旋着飘起，好像有了生命一般，包围了死亡骑士全身。阿尔萨斯错愕地后退一步。他的手反射似地护住面孔，骨灰瓮闷响一声落在地上。他闭上眼睛背过脸去，但没有来得及，阿尔萨斯剧烈地咳嗽起来，骨灰的味道既苦涩又呛人。突然一阵恐慌席卷全身。他戴着盔甲手套的手胡乱地摸着脸，试图把细碎的粉末从脸上、鼻子、眼睛和喉咙里扫掉。他吐着唾沫，胃里剧烈翻腾。

阿尔萨斯深吸一口气，迫使自己镇定下来。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恢复了镇定。即使他感觉到了什么，他也把那些感觉深锁在心底，深锁在自己都觉察不到的地方。他面无表情地回到绞肉车旁，将克尔苏加德的遗骸塞到一名亡灵仆从手上。

“把亡灵法师放在里面。”他命令道。

阿尔萨斯骑上无敌。

奎尔萨拉斯并不遥远。

## 第十八章

在向着高等精灵的国度进军的六天里，阿尔萨斯一边与克尔苏加德的亡魂交谈，一边积攒了非常非常庞大的军队。

从安多哈尔往东，绞肉车一路碾压，摧毁了费尔斯通农场、达尔松果园和盖罗恩加工厂等小村落，跨越索多里尔河，进入洛丹伦的东部地区。瘟疫的受害者越来越多，到处都是，一个简单的精神指令就能将它们聚集起来，像忠实的猎犬一样追随着。照顾它们也同样简单，它们以死者为食，这非常……便捷。

这些都是阿尔萨斯预想中会加入他一方的士兵：瘟疫的受害者，用不同尸体缝制在一起的憎恶，死者的亡魂等等。但还有新的同盟加入——一起初令他惊愕胆寒，进而令他愉快的同盟。

他的军队在行进到距离奎尔萨拉斯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遭遇了它们。在远处看来，它们初次出现好似是整个大地都在移动。不，那么说不对。它们是野兽，某种野兽。也许是主人已经被变为行尸的家畜和绵羊？搜寻尸体为食的熊或野狼？这时阿尔萨斯倒吸一口冷气，握紧了霜之哀伤，双眼圆睁，眼中带着难以置信的目光。

它们的行动方式不像是四条腿的动物。它们移动迅速，翻过山丘和草地就像……

"蜘蛛。"阿尔萨斯低声说道。

这时大群黑紫两色的蜘蛛涌下山坡，八条腿快速摆动着，把它们带到阿尔萨斯面前。它们是冲他来的，它们……

"这些是巫妖王为他最得宠的大将准备的新士兵。"克尔苏加德的声音又出现了。显然这个鬼魂的存在只能被阿尔萨斯看见和听到，而在过去几天里，他已经说得够多了。他一直努力在死亡骑士的脑中撒播怀疑的种子。不是对他自己的怀疑——而是对提康德里斯和其他恶魔的怀疑。"那些恐惧魔王不堪信任。"他说，"他们是看守着巫妖王的狱卒。我会告诉你一切……一旦我再次回到这个世界上。"

他们有的是时间。阿尔萨斯疑惑克尔苏加德是否把那些情报当成诱饵摆在他面前，以确保他完成眼下的任务。

这次是阿尔萨斯在发问："他把这些……派来给我？它们都是些什么？"

"它们曾经是尼鲁布蛛怪。"克尔苏加德说，"一支名为亚基的，古老而骄傲的种族的后裔。它们生前具有相当高的智能，它们曾经孜孜不倦地消灭一切跟它们不一样的生物。"

阿尔萨斯看着那些节肢生物，恶心地打了个冷颤："真可爱，现在呢？"

"现在，这些是在与我们所服侍的那位主人的战争中战死的蛛怪。他复生了它们和它们的领主，阿努巴拉克，把它们转化成亡灵，现在它们来增援你了，阿尔萨斯王子。为主人和你的荣耀而战。"

"亡灵蜘蛛。"阿尔萨斯沉思着。它们体型庞大，外表丑陋，非常致命。它们发出细碎的声音，加入到行尸、鬼魂和缝补怪的大军中，"对付奎尔萨拉斯的精灵。"

这个巫妖王，无论他究竟是谁，果然善于引人注意。

阿尔萨斯的到来当然受到对手的关注。精灵们素以出色的斥候而闻名。即使阿尔萨斯注意到斥候的出现，他们的情报也早已传递出去。这无关紧要。他带来的军队已经膨胀到相当可怕的规模，尽管克尔苏加德焦躁地不断警告他，但他丝毫不怀疑他终将进入那奇妙美丽的永恒之地，快速穿过精灵的国度，到达太阳之井。

它们抓住了一个年轻的牧师，在他挑衅的话语中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阿尔萨斯会对这些情报善加利用。他们还抓住了另一个人，与那个牧师不同，这个人愿意为阿尔萨斯和巫妖王许诺给他的力量而背叛同胞。

精灵法师毫不迟疑的背叛出乎阿尔萨斯的预料。这是他没有想过的，也令他十分不安。阿尔萨斯曾经受他的人民广为爱戴，正如他父亲一样。他早已习惯于接受仆人们的热

情拥戴。他花了不少时间记住他们的名字，倾听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故事。他想要他们爱戴自己。他们也的确爱他，忠实地追随他，比如说法里克队长。

但阿尔萨斯必须假定精灵们的领袖也同样受到他的人民的崇敬。假设他们会始终保持忠诚。而那个精灵法师仅仅为了被许诺给予的力量，一点简单的好处，就背叛了他的人民。

人性可以被侵蚀，人性可以被支配或收买。

他俯视着自己现在的大军微笑。是的……这样的仆从更好。它们的忠诚毫无疑问，因为它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从命。

“那是真的。”斥候喘着气说道，“全都是。”

希尔瓦娜斯·风行者，银月城的游侠将军，对这位精灵太了解了。凯尔马林的情报总是既精确又详细。她听着报告，显然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信。

他们当然都听到过流言。听说某种瘟疫正在人类的土地上传播。但是高等精灵认为他们在自己的家园里很安全。它曾经在许多个世纪里抵御过巨龙，兽人和巨魔的攻击。当然，人类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不会对他们产生威胁。

然而威胁来了。

“你确定那是阿尔萨斯·米奈希尔？那个王子？”

凯尔马林点点头，仍然有些喘不过气来：“啊，我的女士。我听到他的手下这样称呼他。从我目睹的来看，我想那些说他弑父以及颠覆洛丹伦的传言并非夸大之辞。”

希尔瓦娜斯睁大了她的蓝眼睛，听上去好像斥候编造了一些太捕风捉影，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被复生的尸体，有新死的尸体，也有干尸。用许多尸块组成的庞大而无脑的缝补怪；在天上飞行的奇怪野兽，看上去像是石头获得了生命；巨大的蜘蛛般的生物，让他想起早已灭绝的亚基文明。还有气味——凯尔马林从不夸大其辞，他踌躇地说到在那支大军到来之前，远远地就能闻到刺鼻的恶臭。森林——精灵大地的第一层防御堡垒，已经在他带来的战争机器面前被轰然倒下。希尔瓦娜斯回想起了红龙，它们在不那么久以前曾经将森林付之一炬。银月城守住了，当然，林地遭受了可怕的损失，正如它们现在的损失……



“我的女士。”凯尔马林报告完了，他抬起头，带着气馁的眼神看着她，“假如他突破了——我不认为我们有足够兵力打败他。”

这辛辣的意见给了她必要的怒气：“我们是奎尔多雷。”她决然地说道，“我们的领地是不可能被攻陷的。他绝不能进入。不必害

怕。他必须首先搞明白如何打破保护着奎尔萨拉斯的结界，然后他还必须有力量做到。在此之前比他更强更有智慧的敌人早就试过，他们都无功而返。要有信心，我的朋友。为了太阳之井的力量……还有我们同胞的力量。”

凯尔马林被带下去，在返回岗位之前他可以在这里进餐休息，希尔瓦娜斯则回到她的游侠们中间：“我要亲眼看看这个人类王子，召集第一战团。假如凯尔马林是对的……我们要为前哨战做好准备。”

希尔瓦娜斯在大门前停了下来，这座大门位于崎岖的环山之间，保护着她的祖国。她穿着全套舒适的皮甲，背后斜背着她的弓。谢达里斯和瓦拉希尔，两位留在那里等待希尔瓦娜斯带领的游侠主力到达的先行斥候，现在和她站在一起。她吃惊地盯着前方。正如凯尔马林警告过的，她们在遇到那支腐朽的大军之前许久就能闻到恶臭。

阿尔萨斯王子骑在一匹骷髅战马背上，战马的双眼炽热地燃烧着。阿尔萨斯背后背着一柄巨剑，她一眼就认出那是一柄符文剑。穿着黑衣的人类鞍前马后地听从他的调遣。那些亡者也一样。希尔瓦娜斯的目光在那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行尸身上游移着，她默默感激着风总算变了风向，把那股臭气朝着远离她的方向吹散。

她打着手势部署计划，修长的手指快速移动，身边两位斥候点头领命。她们迅速向后滑走，如影子般安静，而希尔瓦娜斯又把目光投向阿尔萨斯，他看上去并没有注意到什么。他看上去外表像是人类，仍然像是人类，尽管面色苍白，头发也从金色变成了白色，她记得从前听过的描述里王子有着一头金发。他为何会这样？身边全是亡灵——带着可怕的臭味，真是个怪异的景象。

她微微一颤，努力使自己重新集中注意力。那些跟从他的亡灵只是站在那里等待命令。那些人类——大概是亡灵法师吧，希尔瓦娜斯心想，一股厌恶之情涌上心头——正忙着召唤畸形的怪物部署瞭望哨。他们绝没想过会被打败。

他们的傲慢就是自掘坟墓。

她等待着，观望着，指导她手下的弓手们就位。由于接受了凯尔马林的警告，她带来了手下三分之二的游侠。她坚定地相信阿尔萨斯不可能突破保护着奎尔萨拉斯的精灵大门。有太多他不可能知道的东西，他不可能做得到。然而……她也仍然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最好还是在此时此地就把这威胁解除。

她看了一眼谢达里斯和瓦拉希尔，她们注意到她的目光，点头示意。她们准备就绪了。希尔瓦娜斯想来一次简单的突袭，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但荣誉感不允许她这么做。不会有吟游诗人愿意传唱伟大的游侠将军希尔瓦娜斯·风行者靠下三滥的手段保卫家园的故事。

“为了奎尔萨拉斯。”她用比呼吸还要轻微的声音低语，然后站起身来。

“你们在这里不受欢迎！”她高喊道，声音清澈婉转而有力。阿尔萨斯掉转骷髅战马——希尔瓦娜斯有那么一瞬间替那可怜的牲口感到惋惜——面对着她，心无旁骛地盯着她。亡灵法师们陷入了沉默，注视着他们的主子，等着他的命令。

“我是希尔瓦娜斯·风行者，银月城的游侠将军。我劝你们掉头后退。”

阿尔萨斯的双唇——她注意到，那是灰色的双唇，白色面孔下的灰色，尽管不知为何她

知道他仍是个活人——弯曲着露出微笑。他觉得很有趣。

“该后退的是你，希尔瓦娜斯。”他故意省略了她的头衔。他的声调听上去很愉快，好像一点也没有困扰的意思。听到这声音的时候，甚至连希尔瓦娜斯狂野的心都被什么东西给暂停了一秒钟。她控制住自己不发抖，“死亡已经降临到你们的大地。”

她眯起蓝眼睛：“尽管来吧。”她发出挑战，“通往我们王国的精灵之门受到最强大结界的保护。你绝不可能通过。”

她拉开弓弦——这是发起进攻的信号。一瞬间，空中突然充满了数十支箭破空而出的嗡嗡声。希尔瓦娜斯瞄准了那个人类——或者说曾经是人类——王子，她瞄得非常准。箭鸣唱着朝着阿尔萨斯毫无保护的头部飞去。但是就在它命中目标的一瞬间，她看到一道蓝白色的闪光。

希尔瓦娜斯呆住了，阿尔萨斯飞速拔剑，快得甚至她都看不清，剑身上的符文喷吐出冰冷的蓝白色光辉，将飞来的箭一分为二。他眨眨眼，对她露出邪恶的笑容。

“上啊，士兵们——杀光他们，让他们的尸体替我和主人效力！”阿尔萨斯高喊道，他的声音饱含奇怪的力量回响着。她在喉咙里咆哮一声，又一次搭弓瞄准。但是现在他跑动了起来，那死亡军马背着他以不可思议的迅捷疾驰，她意识到他麾下这支可怕的大军开始进攻了。

那些无脑的敌人成群地朝游侠冲上来的时候，她仿佛看到的是一大群蝗虫蜂拥而上的场面。弓手们遵循他们接到的命令——先射杀活人，然后用火箭解决那些行尸。第一轮箭雨之后，几乎所有诅咒神教的信徒全部都被放倒了。接着在第二轮齐射中，数十支火箭钉在那些行尸的身上。但是尽管它们被箭雨阻碍了，尽管它们中有些干燥得像火绒一样一点就着，但其他亡灵却仍然像烂泥一样正在腐烂，而这时亡灵的绝对数量优势开始逆转战局。

它们以某种方法成功地爬上了游侠们所在的那几乎像墙壁般垂直陡峭的石壁。有些因为腐烂得太厉害而没法爬得太远，它们腐烂的四肢从躯干上被扯掉，然后行尸纷纷倒下。但掉下去的尸体并没有令其他亡灵产生丝毫的踌躇。它们继续前进，继续向上爬，朝着游侠们前进，现在他们不得不放下弓箭，抽出长剑应战。当然，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战士，近身肉搏对他们而言也同样娴熟。他们同样善于斩杀那些会因为失血或者肢体断裂而被阻挡的敌人。但对付眼前的这些……

枯死的手臂，更像是爪子而不是手指，抓向谢达里斯。她面容严峻，这位红发的游侠狂野地砍杀着。她嘴里挑衅咒骂着，尽管希尔瓦娜斯听不到声音。但是亡灵不断逼近，包围了她，希尔瓦娜斯看着她在敌人中倒下，心里一阵剧痛。

她搭弓射箭，搭弓射箭，利箭几乎跟她的思绪一样飞快地离弦而出，她专注于自己的使命。她眼角的余光看到一只古怪的有翼怪物，它皮肤灰暗，看上去就像岩石那么坚硬，它俯冲而下，就在她头顶十尺的高度。它蝙蝠一般的面孔露出快乐而纠结的表情，一把抓住瓦拉希尔把他带走，几乎就跟从树上摘下一颗成熟的果实一样轻松。它的利爪深深嵌入斥候的肩膀，鲜血洒在希尔瓦娜斯的身上，而那怪物立刻又呼啸着带着它的猎物腾空而去。

瓦拉希尔在那怪物的爪下挣扎着，她伸手摸出一柄匕首。希尔瓦娜斯不管下方呻吟着

爬上来的亡灵，转身瞄准头顶的敌人。她放出一箭，正中那怪物的脖子。

箭从它身上滑过，几乎没有造成任何伤害。那怪物咆哮着扭了扭头，似乎厌倦了戏弄瓦拉希尔的把戏。它用爪子划断斥候的喉咙，然后毫不在意地把他的尸体丢掉，又盘旋着去寻找其他猎物。

希尔瓦娜斯看着她朋友的尸体毫无生息地掉到地面上，无言地为他哀悼。她看到他的尸体掉在游侠们早先射杀的那堆诅咒神教信徒的尸体堆上。

这时她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些信徒在动。

箭射穿了他们的尸体，有些尸体上甚至插着十几支羽箭，但它们还在走动。

“不。”她低声说到，忽然感到一阵作呕。她惊惧的目光转向阿尔萨斯。

王子正直视着她，脸上还挂着那该死的笑容。一只有力的，带着盔甲手套的手握着符文剑。另一只手摆出一个挑衅的手势，正在她观察的时候，令一个被杀的人类蹒跚着站了起来，从自己眼窝里拔出箭，就好象从衣服上拔出一根线头一样。她的进攻根本没对阿尔萨斯造成什么损失。任何战死的人都会被他的黑魔法复生。他从她眼中看到了对这一事实的了然和怒火，那微笑变成了大笑。

“我告诉过你。”他喊道，声音盖过了战场的嘈杂，“但你还是给我送来了新的士兵……”

他又打了个手势，另一具尸体扭动着站起来。这是一具纤细但肌肉健壮的尸体，长长的黑发在后面束成一个马尾辫，有着晒黑的皮肤和尖尖的耳朵。血仍在从咽喉位置的四个窟窿里往外流，脑袋不规律地晃动着，好像它的脖子受了重伤，几乎无法支撑头部的重量。已经死去的眼睛原本是夏日天空般的蓝色，直直地盯着希尔瓦娜斯。接着开始缓慢地朝她移动过来。

瓦拉希尔。

这时她注意到下方的大门开始颤抖，虽然很轻微。她太过专注于这场屠杀以及那些原本应该死去的尸体再次复生的情景，而没有注意到对方的攻城器械正在就位。那食人魔般体格的怪物，看上去就像是用许多不同尸体的碎块拼接而成，这时候也在用力捶打着大门。那些庞大的类似蜘蛛的生物也在帮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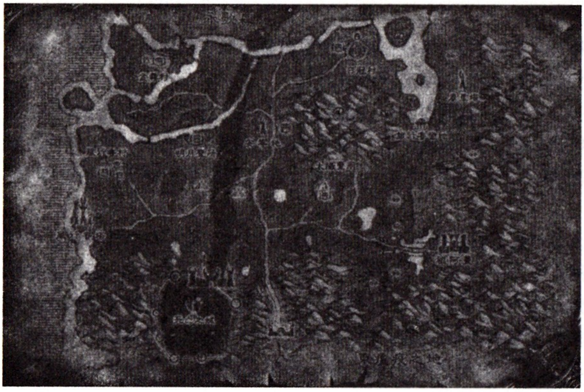
接着她听到某种东西轻轻撞在墙壁上，扑通一声掉下去的声音。希尔瓦娜斯被什么湿漉漉的东西溅湿了全身。一刹那她的理智拒绝相信她刚刚看到的，紧接着希尔瓦娜斯迅速清醒过来。

阿尔萨斯不仅把那些战死的精灵的尸体复生为行尸。她还把他们的尸体——或者尸体的碎块——当成弹药投向希尔瓦娜斯。

希尔瓦娜斯艰难地咽了一下唾沫，下达了一个几分钟前她绝不可能想过她会下达的命令。

“撤退！退到第二道大门！快后退！”

剩下的人——剩下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不过至少他们还在她的指挥下战斗——立刻执行她的指示，他们迅速扶起伤者，扛在肩上，面色苍白汗如雨下，跟她一样克制着内心的恐惧。他们逃了，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这不是有秩序有计划的撤退，而是作鸟兽散的逃命。



希尔瓦娜斯和剩下的人一起后退，尽可能带上伤者，她的意识跟她的脚步同样转得飞快。

在她背后，她听到那一度坚不可摧的大门发出碎裂声，亡灵们发出胜利的咆哮，她的心疼得碎了。

他做到了——但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做到的？

他的声音有力而宏亮，声音中暗藏着某种黑暗与邪恶，盖过了周围的噪音：“精灵之门已经倒下！前进，我的士兵们！向胜利进军！”

然而对希尔瓦娜斯来说，这愉悦而贪婪的呼喊中，最令人胆寒的是其中蕴含的……情感。

她一把抓住在她身边奔跑的一个年轻精灵的袖子：“泰可。”希尔瓦娜斯喊道，“立刻赶到太阳之井。告诉他们你看到的一切。通知他们——做好准备。”

泰可还太年轻，不能留在前线战斗的失望之情一下涌上他英俊的脸庞，但他还是理解命令，点了点头。希尔瓦娜斯稍微犹豫了一下。

“阁下？”

“告诉他们——我们也许被背叛了。”

泰可脸色发白，但点头领命。他像离弦的箭一样迅速跑去。他是一名出色的弓手，但希尔瓦娜斯并不幻想多一张弓能改变即将到来的战斗。但假如引导着太阳之井能量的法师们知道他们将面对什么——那也许有用。

他们正在朝北疾驰，她的部队正跑过一座桥。跑到桥梁中间的时候，希尔瓦娜斯突然停下来，回头观望。

希尔瓦娜斯倒吸了口冷气。阿尔萨斯和他的黑暗大军正在逼近，她预料到这一点了。她预料到会看到一片恐怖的景象，亡灵、缝补怪、飞在天上的蝙蝠般的怪物、巨大的蜘蛛状野兽——成百上千，带着坚不可摧的意志蜂拥而来。但她没预料到的是它们背后留下的东西。

就像鼻涕虫爬过留下的痕迹，就像犁耕过留下的沟壑，被亡灵大军踩过的土地变得漆黑枯萎。这比以前更糟，希尔瓦纳斯记得被兽人焚烧的树林，她知道大自然终将治愈那样的伤痕。而这——这是一道巨大的死亡之痕，就好像那种将尸体复生为亡灵的邪恶力量正在杀死它们踏足过的每一寸土地。剧毒，它们带着剧毒，这是最污秽的黑魔法。

必须阻止这一切。

她只停下了一刹那，但她感觉自己好像被冻在那里整整一辈子的时间："停下！"她喊道，她的声音清晰有力而坚定，"我们要在这里构筑阵地。"

他们只疑惑了一小会儿，然后就明白过来。她迅速下达命令，他们立刻执行。他们中的许多人停下来，被大地上那道可怕的伤痕吓坏了，就和他们的游侠将军一样，但他们很快就回过神来。以后有的是时间去担心，去治愈这片受伤的大地。现在，他们必须阻止这片可怕的伤痕继续蔓延。

臭气仍然在亡灵大军到来之前就蔓延开了，但希尔瓦娜斯和她的游侠们现在对这种气味已经很熟悉。它不再像上次那样令他们焦躁不安。她站在桥上，高昂着头，黑色的兜帽略微向后拉起，露出亮金色的长发。亡灵大军的移动速度减慢了下来，迷惑地看着这个情景。那些丑陋的绞肉车、投石车和各种攻城器械停了下来。阿尔萨斯的骷髅战马立起前蹄，他俯下身去抚摸着马驹的脖子，好像它仍然活着一样。希尔瓦纳斯看到那坐骑居然荒谬地对主人的抚摸有所反应，感到一阵恶心。

"天哪。"阿尔萨斯开口说到，略带幽默的话里仿佛有着某种温情，"这一定不是我听说过的那道坚固无比的精灵之门。"

希尔瓦娜斯努力回敬了一个微笑："不，不算是。但它还是给你添了些麻烦。"

"这不过是座普通的桥，我的女士。但我觉得精灵们似乎很喜欢给小猫咪披上纸盔甲，然后称它们为狮子。"

她盯着他的大军看了一会儿，矜持中透着怒意："你在第一道门那里获胜了，屠夫，但你绝对过不了第二道。通往银月城的内门只能由一把特殊的钥匙打开，你永远也拿不到它！"

她对她的同伴点了点头，他们跑过桥，跟桥另一边的其他精灵站在一起。

阿尔萨斯苍白的目光一闪，他的幽默感消失了。他带着盔甲手套的手握紧了符文剑。剑身上的符文开始发光："你在浪费时间，女人。你阻止不了这不可避免的毁灭。尽管我承认你逃跑的样子很诱人。"

这时希尔瓦娜斯爆发出了一阵大笑，那种交织着愤怒和快乐的声音从她灵魂深处爆发出来："你以为我要逃？显然你从来没跟精灵对过阵。"

有些东西，她心想，其实简单又爽快。希尔瓦娜斯抬起手，扔出一个完全跟魔法毫无关系，却非常实用的爆炸装置，在桥被炸毁的同时转身跑向对岸。对岸的树林迎接着他们，金与银的色调组成了头顶的穹隆，在敌人面前隐藏着他们。在她从耳朵能听到的范围内消失之前，她听到了一句引她狂笑的话。

"那个游侠妞开始惹恼我了。"

是的，惹恼你。像麻雀对付老鹰一样骚扰你。艾伦达尔的永歌森林会在精灵面前自动让开道路，而你和你那些可怕的战争机器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通过这里的。她知道这只是延宕战术，并没有什么实际伤害。但假如敌军被拖延足够长的时间，也许她能来得及送出消息。

她心中充满焦虑。阿尔萨斯看上去对击垮精灵之门的魔法结界信心十足。他看起来对此颇有些了解，毕竟他已经摧毁了第一道门。当然，第一道门的结界并不像第二道门那么强

大。而且在她看来，阿尔萨斯似乎天性傲慢，但是——有可能吗？她灵机一动在泰可送回给法师们的情报中加上了最后一句警告，这种不确定性又一次令她心烦意乱。

阿尔萨斯知道那把钥匙的事吗？

## 第十九章

那个叛徒，名为达尔坎·德拉希尔的巫师，让事情变得容易了。当然，他所知的也有限度。如果没有他的情报，阿尔萨斯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关于三月之钥的事情——它被分割成三块月水晶，分别隐藏在奎尔萨拉斯三处重兵把守的地点。这三座神殿分别建造在三个魔网的节点上，这与太阳之井本身的位置类似，那个精灵叛徒是这么说的，他好像很乐于背叛他的同胞。魔网就像大地的血管，只是其中流动的是魔法的力量，而不是血色的液体。这样的选址让水晶创造出一个能量场，被称为Ban'dinoriel——护门者。他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三个地点：安泰拉斯、安达洛斯和安欧维恩，杀掉那里的守卫，找到月水晶。

但那些非常漂亮，然而意外地十分顽强的精灵给他制造了相当大的挑战。阿尔萨斯跨坐在无敌背上，懒散地拨弄着霜之哀伤，思索着一个看上去这么脆弱的种族，如何能够抵挡他的大军。这条河横贯奎尔萨拉斯，直到东面为几座山峦所阻隔——山地和流水一样，对他的战争机器的行动带来障碍。

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他们还是跨越了河流。在他思考解决方法的时候，他的意识背后突然被什么刺痛了一下，那是一种他不太能理解的刺麻感。烦扰，他驱散了那种奇怪的感觉，下令几个可靠而忠诚的士兵去搭建他们自己的桥——一座以腐烂的血肉堆建起来的桥梁。几十名士兵涉入水中，只是躺在那里，形成一层又一层的尸体，直到有足够多的尸体堆在那里，让绞肉车、投石车和攻城器械能够蹒跚地开过。有些亡灵当然再也没法用了，它们的躯体被损坏撕裂得太厉害，无法维持一个完整的存在。对于这些，阿尔萨斯大多只是解除他的控制，让它们真正死去。此外，它们的尸体也会污染这条纯净的河流，这又是一件额外的武器。

他当然能够很容易地过河。无敌毫不犹豫地涉水而渡，阿尔萨斯突然想起那个飞雪的冬日令无敌丧命的一跃，它在冰冻的岩石上踩滑，当时的它就和现在一样完全遵从主人的命令。这段回忆突然出现在脑海中，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被痛苦和罪恶感压垮而无法呼吸。

这感觉去得和来得一样快。现在一切都好了。他不再是那个情绪崩溃的孩子，不再被罪恶感和羞愧所折磨，不再在雪地里抽泣着举起剑刺穿他忠实友伴的心脏。不，无敌也不再是一只有生命的动物，不再被任何东西伤害。他们俩现在都更强大，更强壮。无敌现在能够永生不老，为它的主人效力，就像它一直以来的那样。他也不再感到口渴，或痛苦，或饥饿，或疲倦。而他，阿尔萨斯，可以随时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不再有父亲沉默的反对，不再有过份虔诚的乌瑟尔的斥责，不再有吉安娜疑虑的目光，她的眉头微皱，表情是那么熟悉而又可爱……



吉安娜……

阿尔萨斯用力甩了甩头。吉安娜本有机会跟他在一起。她拒绝了。她拒绝了他，尽管她曾经发誓她绝不会拒绝。他什么也不欠她的，现在只有巫妖王能对他发号施令。思绪的转换让他冷静下来，阿尔萨斯微笑着拍了拍死亡军马突起的脊椎骨，它晃了晃脑袋作为回应。当然，那美丽又任性的游侠将军令他感到不安，让他心生疑问，尽管只是那么一瞬间，让他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所怀疑。她也同样有过她的机会。阿尔萨斯是为一个目的而来，这个目的并不是毁灭奎尔萨拉斯和它的人民。假如他们不反抗，他也许会放他们一条生路。她的伶牙俐齿和挑衅行为给她的人民带来毁灭，这不是他的错。

河水顺着他盔甲的缝隙、护腿、胸甲和金属盔甲下面衬着的软甲缝隙渗了进来，令他全身冰冷湿透。阿尔萨斯一点也没感觉到。过了一会儿，无敌涉水前进，爬上对面的河岸。最后一辆绞肉车刚刚隆隆地通过，而那些相对还算完整的行尸也纷纷爬上对岸。其他的则躺在它们破碎死去的地方，曾经清澈的河水冲刷着尸体。

"前进。"死亡骑士说道。

游侠们已经撤退到了晴风村。他们一度的惊惧已经缓过来了，这里的村民竭尽全力，帮忙包扎伤员，为他们提供武器和各自的一切技能。希尔瓦娜斯命令那些没有战斗能力的人尽快前往银月城。

"什么也别带。"她这么说着的时候，一个女人正点着头往斜坡顶端跑。

"但我们楼上的房间里有……"

希尔瓦娜斯转身看着她，眼中冒着火："你没听明白吗？死亡在朝着我们进军！他们绝不会疲劳，不会减速，他们把我们中死去的人复生作为他们的士兵！我们拖延了他们的行动，但只拖延了一会儿。带上全家快走！"

那女人看上去被游侠将军的反应吓了一跳，但她遵命了，不再浪费一点时间去收拾行装，迅速沿着路朝首都跑去。

阿尔萨斯不会被阻挡太长时间。希尔瓦娜斯扫了一眼伤员。他们不应该待在这里，他们也必须撤到银月城。对于那些仍然毫发无伤的人，尽管他们数量已经不多，但她必须要求他们付出更多。也许他们必须付出一切。他们，和她一样，立过誓言守护他们的人民。这就是实践誓言的时候了。

在艾伦达尔和银月城之间有一座高塔。然而她觉得阿尔萨斯总会找到方法通过它，继

续进军，继续伤害这片大地，留下一道黑紫色的伤痕。那座高塔是一个理想的防御地点。通往塔底的小路很窄，可以抵消亡灵大军压倒性的数量优势，在早先的战斗中这一点让她的手下损失惨重，而建筑本身又有好几层，每一层都有开放性的外墙。她和她的弓手可以发挥优势尽可能多地射杀敌人，直到他们……

希尔瓦娜斯·风行者，银月城的游侠将军，深吸一口气冷静下来，往发烫的脸上泼了些水，灌下一大杯令人心神宁静的饮料，然后起身让那些未受伤的以及还能走动的伤员为他们毫无疑问的最后一战做好准备。

他们几乎来不及。

就在游侠们行军到他们即将驻防的高塔的时候，曾经甜美清新的空气已经被腐败物染上了令人恶心的气味。在高处，骑乘弓手们从他们的龙鹰背上下来。这些外表金红两色的漂亮生物也正不安地在缰绳下扭动着它们的脑袋。它们也感觉到死亡临近的气味，这让它们很不安。这些美丽的生物从未被强迫执行这么可怕的任务。一名骑手朝希尔瓦娜斯发出信号，她示意收到。

“亡灵已经进入视线范围。”她冷静地对部队说到。他们点了点头，“就位，快。”

就像一架上好油的侏儒机器，他们迅速执行命令。龙鹰骑手向南疾驰，朝着敌人迎上去。一队弓手和肉搏战士也向相同的方向前进，这是第一道防线。她手下最出色的弓手跑上高塔所在的斜坡。其他人分散在建筑底部。

他们不需要等多久。

假如她还对之前的延误会削减敌人的数量抱有什么虚假的幻想，那么这时也已经像落在石板地上的水晶一样完全粉碎了。现在她能看到亡灵大军里那些丑陋的先锋：腐烂的行尸，背后跟着骷髅和巨大的缝补怪，那些缝补怪大多有三只胳膊，每一只都举着巨大的武器。在它们头顶盘旋着像食腐鸟一样的石头生物。

他们正在突破……

人的心智真奇怪，希尔瓦娜斯带着一丝可怕的幽默感想道。现在，就在她战死的时刻毫无疑问正一分一秒临近的时候，一首古老的曲子在她脑中回响，那是一首她和她的同胞们很喜欢的曲子，当这个世界还安然无恙，她们还在一起的时候。奥蕾莉亚、温蕾萨和她们年轻的小弟弟里拉斯，黄昏时薰衣草的影子爬上他们高贵的斗篷，海洋和鲜花的甜美气息吹送到整个大地。

**Anar'alah, anar'alah belore, quel'dorei, shindu fallah na……以光芒之名，以太阳的光芒之名，高等精灵啊，敌人正长驱直入……**

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正焦急地握着纤细的颈子上挂着的项链。它是一件礼物，大姐姐奥蕾莉亚送给她的礼物，它并不是奥雷莉亚亲手交给她的，而是由她手下的队长维拉纳转交的。奥蕾莉亚早已过世，消失在黑暗之门的另一边，她为了阻止部落的暴行再次降临艾泽拉斯和其他世界而参加了那次远征。

她再也没有回来。她融化了双亲留给她的一串项链，用上面的三块宝石重新打造了三条单独的项链，分别交给风行者家族的三位姐妹。希尔瓦娜斯得到的是蓝宝石项链。她心里记着上面的铭文：致希尔瓦娜斯。永远爱你，奥蕾莉亚。

她握住项链等待着，感觉着与死去的姐姐之间的联系，然后慢慢放开手。希尔瓦娜斯深吸一口气喊道，"进攻！为了奎尔萨拉斯！"

这并不能阻挡敌人。事实上，她并没有期望能够挡住敌人。从身边的游侠们脸上冷酷而染血的表情里，她知道他们也同样明白这一点。汗水顺着她的脸流下，她的肌肉在疲惫中哀嚎，然而希尔瓦娜斯·风行者仍在战斗。她射出一箭，拉开弓弦，松开，再次拉开，快得她的手都模糊了。当大群行尸和怪物接近到对弓箭而言已经太近的距离，她丢开长弓，抽出短剑和匕首。她回旋猛刺，狂野地怒吼着。

又一个倒下了，它的脑袋从肩膀上掉下来，像西瓜一样被一脚踩碎。又有两个畸形的怪物冲上来填上死者的位置。希尔瓦娜斯就像永歌森林狂暴的山猫，将她的疼痛和怒火化为力量。她在战死之前要拖上尽可能多的敌人。

敌人正长驱直入……

它们继续迫近，腐烂的臭味几乎压倒了她。现在它们数量已经太多了。希尔瓦娜斯没有停下来，她要奋战到它们彻底撕碎她，直到……

他就在那里，在他的亡灵战马背上等着。风抚弄着他的白色长发，他正专心致志地看着她。她整理了一下，抹掉脸上的鲜血和汗水。一位圣骑士，他曾经是一位圣骑士。她的姐姐曾经爱上一位跟他一样的圣骑士。突然希尔瓦娜斯替她死去的姐姐感到高兴，幸好她不需要看到这个，不需要看到曾经的勇士对风行者一家深爱和珍惜的一切犯下的罪行。

阿尔萨斯以端庄的姿态举起符文剑："我为你的勇敢致敬，精灵，但追逐已经结束了。"很奇怪，听上去他的话好像是在恭维。

希尔瓦娜斯咽了一下，她嘴里干得像枯骨一样。她握紧武器："那么我将坚守此地，屠夫。Anar'alah belore。"

他灰色的嘴唇扭动了一下："如你所愿，游侠将军。"

他甚至没有下马。骷髅战马嘶鸣着朝她疾驰而来。阿尔萨斯左手握住缰绳，右手拔出巨剑。希尔瓦娜斯啜泣了一下。她的嘴唇不会为恐惧或悔恨而哭泣。只是一声短暂刺耳，带着无力的愤怒和仇恨，带着她满腔怒火的呜咽。尽管她拼尽全力，流尽最后一滴血，最终也没能阻止敌人。

奥蕾莉亚，姐姐，我来了。

她昂着头面对那致命的刀刃，用自己的武器迎击，她的武器在碰撞中碎裂。接着符文剑刺穿了她。冷，真冷，刺穿她时，感觉好像它是用冰做的一样。

阿尔萨斯朝她俯下身子，注视着她的目光。希尔瓦娜斯咳嗽着，晶莹的血珠溅在她苍白的脸上。是他的想像，还是她姣好的面容真的流露出一丝悔恨？

他抽回武器，她倒在地上，鲜血不断涌出来。希尔瓦娜斯在冰冷的石板地上抽搐着，剧痛撕扯着她。一只手焦急而笨拙地按住她腹部的伤口，好像她的手能封住伤口，阻止出血一样。

“了结我吧。”她低语着，“让我……痛快地死去。”

当她闭上眼睛的时候，他的声音从某个地方飘过来：“你终究惹恼了我，女人，我最不想给你的就是死亡的平静。”

在一次心跳之间，恐惧突然席卷而来，然后像其他一切一样开始消失。他会把她复生，变成其中一只恶心蹒跚的怪物？

“不。”她呢喃着，声音听上去很远，“你……不敢……”

接着一切远去了。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那种冰冷，那股恶臭，那焦灼的疼痛。只剩下温柔，温暖，黑暗，平静和舒适，希尔瓦娜斯纵容自己沉入这安宁的黑暗中。她终于能够休息了，能够放下这双为她的人民奋战多年的双臂。

然后……

剧痛贯穿着她全身，那是她从未体验过的剧痛，希尔瓦娜斯突然明白任何肉体上的痛苦在这种折磨面前都不值一提。这是灵魂的剧痛，她的灵魂正在脱离她失去生命的躯壳，正在被某种力量从那温暖、安宁、平静的庇护所中撕扯出来。猛烈的撕扯加剧了痛苦，希尔瓦娜斯感到一阵尖啸喷涌而出，从内心深处爆发出来，从她不再具有肉体形体的嘴里喷出来，这是一声不仅属于她自己的痛苦哀嚎，它冻住了血液，停止了心跳。

黑暗从她的视界中消去，但色彩并没有回来。她不再需要红色或蓝色或黄色才能看到他，这个折磨她的人；他在一个没有色彩的世界里仍然是白色、灰色和黑色的。那柄夺去她生命的符文剑同时也夺取吞噬了她的灵魂，现在正烁烁发光。阿尔萨斯空着的手打了个手势，他刚刚把她从死亡舒适的怀抱中扯出来。

“女妖。”他对她说道，“我把你变成了女妖。你可以为你的痛苦而尖啸，希尔瓦娜斯，我就给你这么多了。这比我给其他人的还要多。这么做的时候，你会给其他人带去痛苦。所以现在，你这惹麻烦的游侠，要为我效力。”

出于恐惧而不是什么具体的原因，希尔瓦娜斯俯身看着自己血淋淋的破碎尸体，盯着自己空洞的眼睛，然后回头看着阿尔萨斯。

“不。”她说，她的声音空洞而怪异，然而仍然听得出是她的声音，“我永远不会为你效力，屠夫。”

他打了个手势，只是最微不足道的手势，带着盔甲手套的手指转动了一下。她的背疼得弯曲起来，爆发出又一声尖啸，她痛苦而愤怒地意识到，自己在他面前毫无反抗之力。她已经成了他的工具，跟那些腐烂的尸体，苍白发臭的缝补怪一样是他的工具。

“你的游侠也要为我效力。”他说，“他们现在也成为我大军的一部分了。”他停了一下，声音中带着一种真实的悔恨，“事情其实不必如此。你要明白你的命运，他们的，还有你的人民的命运，全都取决于你的选择。但我必须继续向太阳之井进军。而你将协助我。”

在她虚无的躯体里，希尔瓦娜斯的仇恨在体内增长着。她飘浮在他身边，成了他闪闪发光的新玩具，她的尸体被收拾起来丢到一辆绞肉车上，天知道阿尔萨斯会拿它做什么肮脏的勾当。就好像有条看不见的线把她捆在他背后一样，她从未离开死亡骑士身边几步的范围。



她也开始听到那些耳语。

一开始，希尔瓦娜斯疑惑自己是否在这新的，令人厌恶的形体下变得精神失常了。但她很快发现，即使发疯也无法成为她的庇护所。她脑中的声音一开始无法理解，而在眼下的情形下她也不愿意去听。但很快她就明白那声音从何而来。

阿尔萨斯继续着以银月城为目标的冷酷进军，一边不时地瞥她一眼，逼近观察着她。有一次当这支将她俘获的大军正向前推进，毁坏着它们所通过的大地的时候，她听得非常清楚。

**你将为我的荣光效力，希尔瓦娜斯。你将为死亡跋涉。你将为顺从而饥饿。阿尔萨斯是我麾下第一个也是最受宠的死亡骑士，他将永远控制着你，而你也将找到其中的乐趣。**

阿尔萨斯看到她在发抖，笑了。

假如说当精灵美丽的大地尚未被死亡之触所污染，在奎尔萨拉斯的第一道大门前首次看到他的时候，她对他充满轻蔑；假如说当他用那巨大的符文剑只一击刺穿她的时候，她对他充满憎恨——那么那种感觉相比于现在根本不值一提。萤火之光岂能与日月争辉，一声耳语又岂能与女妖的尖啸相比。

绝不，她在脑海中对自己说。他控制我的行动，但阿尔萨斯绝不会摧毁我的意志。

惟一的答复是空洞冰冷的狂笑。

他们继续前进，通过晴风村和东部圣殿。在银月城的大门口，他们停了下来。阿尔萨斯的声音本不能传到那么远，但希尔瓦娜斯知道当他站在这大门前的时候，城市里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到他说的。

“银月城的市民们！我给予你们充分的机会前来投降，但你们顽固地拒绝了。今天你们要知道，你们的整个种族和你们所有的古老遗产都要灭亡！死亡已经前来夺取精灵的家园！”

她，游侠将军希尔瓦娜斯·风行者，被陈列在她的人民面前作为那些不愿投降者的下场。他们没有投降，她为此而深爱着他们，尽管她现在被迫为她的邪恶主人效力。

于是它陷落了，这座美丽的魔法城市，它的荣光被粉碎，化为一堆瓦砾，亡灵大军——亡灵天灾，她听到阿尔萨斯带着某种古怪的慈爱这样称呼它们——继续前进。正如以前一样，阿尔萨斯复生死者为他效力，而假如希尔瓦娜斯仍然保留着一颗心，那么她一定会为那无数的朋友和她曾经深爱的人现在蹒跚地跟随在她周围，无脑地服从的情景而心碎。他们穿过城市继续前进，身后留下的黑紫色伤痕将它一分为二，它的市民们蹒跚地跟随着，有

的被敲碎了脑袋，有的把内脏拖在背后。

她曾经希望银月城和奎尔丹纳斯之间的海峡会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有那么一阵子这种希望似乎成真了。阿尔萨斯勒住缰绳，眺望着在阳光下闪着光辉的碧蓝海水，陷入了沉思。有那么一会儿他骑在他的死亡军马背上，白色的眉毛拧在一起："你没法用尸体填满海峡，阿尔萨斯。"希尔瓦娜斯心满意足地盯着他，"就算把全城的人都填进去也不够。你止步于此了，你的失败真甜蜜。"接着这曾经是一个人类，曾经是一个好人的生物回头对她挑衅的话语露出笑容，又送给她一阵突如其来的痛苦，从她无形的嘴唇中压榨出一阵撕裂灵魂的尖啸。

他找到办法了。

他将霜之哀伤投向海岸，兴高采烈地看着它翻转着飞出去，剑尖插在沙地里。

"霜之哀伤在说话……"

她也听到了，巫妖王的声音通过这邪恶的武器传出来，她震惊地看着轻轻拍打的海水在铭刻着符文的剑刃面前化作坚冰。一片足够他的战争机器和他的士兵们通过的坚冰。

他夺走了她的生命，他夺走了她深爱的奎尔萨拉斯和银月城，然后他又在最终的暴行开始之前杀死了她的国王。

他们在奎尔丹纳斯顽强抵抗，用尽全力。当安纳斯特里亚出现在阿尔萨斯面前的时候，他炽热的魔法轰击在死亡骑士创造的冰桥上，但阿尔萨斯又让坚冰重新聚集起来。他皱起眉头，眼中闪过杀意，拔出霜之哀伤砍向精灵王。

尽管她绝望地希望安纳斯特里亚能够击倒阿尔萨斯，但希尔瓦娜斯知道他做不到。三千年的岁月压在他肩上，他雪白的头发几乎垂到脚面，这是因为岁月而不是黑魔法的力量。他曾经是一位强大的战士，现在仍是一位强大的法师，但以她新生的幽灵的目光看来，她能够从他身上看到她活着时无法看见的弱点。他仍然屹立着，一手握着Felo'melorn"烈焰之击"，精灵王的古老武器，另一只手握着一支镶有强大发光水晶的法杖。

阿尔萨斯冲上去猛击，安纳斯特里亚并没有等在他冲锋的战马面前。他以希尔瓦娜斯看不清的速度蹲下，将烈焰之击水平挥出，斩向战马的前腿，将两条前腿悉数砍断。战马挣扎一番后拖着它的骑手倒在地上。

"无敌！"阿尔萨斯惊叫道，那亡灵战马死命地翻滚着，试图用它已经断掉的两条前腿再次站立起来。那在希尔瓦娜斯听起来好像是一声奇怪的战吼，看起来安纳斯特里亚刚刚取得了优势。但阿尔萨斯转向精灵王的脸上充满了赤裸的愤怒和痛苦。他现在看起来几乎是个人类了，一个看着他深爱之物遭受痛苦的人类男子。他挣扎着站起来，回头分心看了一眼战马，在那一瞬间希尔瓦娜斯想也许，只是也许……

那古老的精灵武器不是符文剑的对手，希尔瓦娜斯知道它不是，不可能是。它在剑刃碰撞的瞬间断裂，在碎片飞溅的同时安纳斯特里亚倒下了，他的灵魂从身体里被撕扯出来，被闪耀着光芒的霜之哀伤吞噬，就像之前的无数灵魂一样。

他倒在冰面上毫无生气，鲜血在他身下汇成一片，白发像裹尸布一样覆盖着他的尸体，这时阿尔萨斯跑回到骷髅战马的身边，包裹好它断裂的前腿，轻轻拍打着它，那匹马腾跃着站起来，用鼻子蹭着他。希尔瓦娜斯——尽管她知道这会伤害那些她仍深爱的人——已



经无法承受这种痛苦和对阿尔萨斯以及他所做的一切的满腔怒火。她仰起头，张开双臂发出尖啸，那声音优美而恐怖，从虚无的喉咙里撕扯出来。

从前他折磨她的时候，她也曾经喊过。但那只是她自己的疼痛，她自己的绝望。而这声尖啸的意义远比那更多。折磨，痛苦，是的，但不仅仅是这些，这深沉得几乎是纯粹的仇恨。她听到其他痛苦的喊叫加入她的声音，看到精灵们跪下去捂住出血的耳朵。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法术停止了，从魔法咒语变成语无伦次的哀嚎，其中只有悲伤和可怕的痛苦。他们中有些人倒下了，他们的盔甲碎裂，像碎片一样从身上剥落；他们的骨骼在血肉中粉碎。

甚至连阿尔萨斯都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他白色的眉毛带着赞赏的神态拧在一起。她想要停下来。她想让自己安静下来，结束这只对那个她恨之入骨的人有利的尖啸。最终这在她的痛苦中沉寂，希尔瓦娜斯，女妖希尔瓦娜斯，陷入了沉默。

“你真是件强大的武器。”阿尔萨斯低语着，“但愿你还是把双刃剑，我会盯着你的。”

可怕的大军继续前进。阿尔萨斯到达太阳井高地。他到达那里，屠杀了守卫着太阳之井的人们，迫使她也参与这场屠杀。然后他给她的人民带来最终的恐怖，走向那闪烁着耀眼光辉，支持着高等精灵数千年的池塘。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希尔瓦娜斯认出他来——达尔坎·德拉希尔。

那么就是他背叛了奎尔萨拉斯。他，更甚于阿尔萨斯，那双仔细修剪过指甲的手沾满了成千上万精灵的鲜血。狂怒涌上心头，她看着那她记得是金色的光辉映照在阿尔萨斯脸上，那光芒软化了他的面容，给它罩上了一层人工的暖色。然后他把一个做工精巧的骨灰瓮倒过来，将里面装的东西倾入水中，这时池水的光辉改变了。它开始涌动回旋，在漩涡的中心被毁坏的魔法闪烁着……

一个阴影。

即使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她所目睹的一切，即使她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希尔瓦娜斯也被这被污染的太阳之井所浮现出来的东西吓呆了，它缓缓升起，朝着天空伸出双手。一具骷髅，长着尖角，面露邪恶的笑容，眼窝中嵌着燃烧的火焰。身上缠绕着锁链，紫色的法袍随着它的移动而鼓起。

“我重生了，正如他许诺的一样！巫妖王赋予了我永生！”

这一切就是为了这个？只是为了复活这个东西？这一切屠杀，折磨，恐怖，珍贵无价的太阳之井被污染，一种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被毁灭——只是为了这个？

她厌恶地盯着那喀拉作响的巫妖，惟一让她暂时忘记痛苦的只有看着达尔坎，那个曾经背叛了他的人民的人，跟她一样，在霜之哀伤的剑刃之下垂死。

## 第二十章

寒风骤起，抚弄着阿尔萨斯的白发，扫过他的脸庞，而他露出了微笑。他喜欢回到这更为寒冷的气候里。精灵国度仿佛永远处在初夏时分，那种鲜花盛开万物萌生的浓郁芬芳让他感觉不自在。让他回想起和吉安娜在达拉然花园中度过的时光，回想起巴尼尔农场盛开的金鱼藻。而寒风令他清醒，寒冷结束了回忆。这些回忆一无是处，只会让他变得软弱，而现在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心中容不得半点软弱。

他一如既往地骑在忠诚的战马无敌背上。在奎尔萨拉斯，安纳斯特里亚那个混账国王居然懦弱地去攻击一匹无辜的坐骑，而不敢正面迎战它的主人。无敌的双腿折断了，就像它生前的那次事故一样，阿尔萨斯的感觉糟糕透了，他仿佛重新回了那个可怕的时刻，发自内心地颤栗起来。他爆发出一阵冷酷的狂怒，并成功地把它发泄在了安纳斯特里亚身上。

在阿尔萨斯的身前身后，他的军队不知疲倦不知寒冷地穿过积雪的道路。在这支庞然大军当中，漂浮着一个女妖。阿尔萨斯无暇顾及她，现在他的兴趣集中在克尔苏加德身上。克尔苏加德在他身边宁静地滑行着，如果这个词能够被用来形容一个巫妖的话。是他引领着天灾军团来到这个边寒之地，而阿尔萨斯迄今未曾一问。可行军途中愈发无聊，于是好奇的王子抿嘴微笑起来。

“这么说。”他开玩笑地说道，“你不介意我杀过你一次？”

“别傻了。”死灵法师回答道，“巫妖王已经告诉过我，我们的邂逅将会如何结束。”

这让阿尔萨斯吃了一惊：“巫妖王知道我会杀了你？”他皱起眉头，低头看看横在大腿上的长剑。现在它静默地沉睡着，既不发出低声轻语，符文上也不再闪耀着能量的光辉。

“当然了。”克尔苏加德回答道，阴森的声音中带着几分得意，“早在天灾军团建立之前，他就选定你成为他的勇士了。”

阿尔萨斯感觉愈发不快了。从没有人征询过他，甚至告知他自己的命运。可是既然他现在知道了自己的命运，还要欣然接受吗？不，他暗自决定。他不愿成为别人的傀儡，但他也知道，宝剑锋从磨砺出的道理。他必须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命运，否则就早该拒绝的，那样他和吉安娜就还能在一起，而乌瑟尔和他的父亲也就能——

“如果他真的全知全能，怎么还会被恐惧魔王们控制起来？”

“因为他们效命于创造吾主之人：燃烧军团那可怕的恶魔领主。”

这个词让阿尔萨斯战栗起来。燃烧军团，寥寥几个字，不知为何却仿佛蕴含着令人沉醉的力量。霜之哀伤也在他的腿上微微闪烁起来。

"那是一支庞大的恶魔军队，它曾经毁灭过无数个世界。"克尔苏加德的声音仿佛催眠一般，阿尔萨斯闭上眼睛，随着巫妖的讲述，脑海中逐渐呈现一幕幕场景。他看到一个笼罩在红色天穹下的红色世界。一群生物顺着山脊蜂拥而下，它们像猎犬一样奔跑着，但绝不是野生的兽类——它们有着长满利齿的可怕大嘴，肩膀上还生着奇怪的触手。拖着绿色尾焰的巨大陨石从天而降，就像有了生命一样活动起来冲向敌人。

"现在，它要来毁灭这个世界了。主人正是为了给军团的降临铺平道路而降临，而恐惧魔王们就是被派来确保他的成功。"

阿尔萨斯脑中的场景变换了，他看到了一个雕饰华丽的传送门，尽管从未亲眼所见，但他知道那就是黑暗之门。门中燃烧着绿色的烈焰，大群恶魔环伺四周。阿尔萨斯摇摇头，于是眼前的景象随之散去。

"这么说洛丹伦的瘟疫，诺森德的堡垒，还有屠杀那些精灵……全都是在为恶魔的大规模入侵做准备？"

"是的。你迟早会发现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将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历史。"

阿尔萨斯仔细思量着。霜之哀伤显然已经苏醒过来，于是他脱下右手的盔甲手套轻轻抚摸着它。寒冷，彻骨的寒冷。就连他那只为了握此剑而生的手，那只死亡骑士的手也在触及剑身时感觉到了刺痛。他听到耳语再度响起，然后笑了起来。

"不只这些对吧，巫妖？"他问着，一面转头看着克尔苏加德，"你说过那些恐惧魔王



囚禁着我们的主人，现在说说这部分。”

克尔苏加德已不再是血肉之躯，因此他的表情不再会背叛他的内心。然而从他亡灵之身的细微变化，阿尔萨斯看出他心中的不安。即便如此，他还是说道。

“巫妖王计划的第一阶段就是建造亡灵天灾，消灭任何可能阻碍燃烧军团降临的组织。”

阿尔萨斯点点头：“比如洛丹伦军队……还有高等精灵。”他感觉肠子一阵纠结，但很快甩掉了这个感觉。

“没错。第二阶段的计划就是召唤恶魔领主发动入侵。”巫妖举起一支白骨手指，指着他们前进的方向，“这附近有一座兽人营地，他们控制着一座尚能运转的恶魔之门。我必须通过这个传送门来和恶魔领主联系，并且听取他的指示。”

阿尔萨斯骑在无敌背上沉默了一会儿。他回想起在斯坦恩布莱德与圣光使者乌瑟尔一同与兽人作战的情景，回忆起那些兽人用人类来向他们的恶魔主子献祭。那时他和乌瑟尔都是既厌恶又惊愕。阿尔萨斯甚至还勃然大怒，于是乌瑟尔向他教导不能心怀愤怒投身战斗。“如果我们放任自己的热情变为嗜血，那我们就和兽人同样邪恶。”乌瑟尔是这么说的。

好吧，乌瑟尔已经死了，阿尔萨斯还在杀兽人，可他现在却和恶魔共事了。他眼角的肌肉微微抽动着。

“那我们还等什么？”他大喝一声，驱策无敌向前飞奔。

兽人们勇猛地战斗着，但这终归毫无意义，任何试图阻挡天灾的挣扎都毫无意义。阿尔萨斯纵马向前，无敌敏捷地越过兽人横陈的尸体。他久久地注视着传送门，对一个如此野蛮的种族来说，构成这道门的三块石板显得有些过于优雅，尽管门边上就矗立着泛起暗红色光泽的巨大动物骨骼。在石板围成的空间当中有绿色的能量在缓缓回旋着。这是前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吉安娜会对此感兴趣——但过于恐怖，她没法追逐她的好奇心。这让她无法变强。

这……正是她之所以为吉安娜的原因……

“那些蛮子都杀光了。”阿尔萨斯往地上唾了一口，“恶魔之门是你的了，巫妖。”

那具骷髅骨架高兴得颤抖起来，飘向前方祈求似地举起双臂。拱门前砌着几级阶梯，而阿尔萨斯注意到巫妖并没有走上去。他只是远远地站在台阶下，要么出于尊敬，要么只是为了避免受到伤害。阿尔萨斯往后退几步，骑在无敌背上专注地观望着。

“我呼唤你，阿克蒙德！您谦卑的仆人请求您的接见！”

绿色的薄雾继续旋转着。接下来，阿尔萨斯感觉从中隐隐辨出一个形状，一张脸孔，和他更为熟悉的恐惧魔王相比既相似又不太一样。

阿尔萨斯猜想这个生物的皮肤是蓝灰色的，尽管在绿光的映照下难以分辨。然而毫无疑问，这个恶魔的身体极为强健，他的胸脯如水桶般雄壮结实，双臂粗大有力，而下身看起来就像山羊一样——阿克蒙德的双腿往后弯曲，长着一对羊蹄而不是脚。与阿克蒙德镇定

而自制的举止不同的是，他的尾巴在身后摆动着。他的肩膀和四肢上都覆盖着闪亮的金色铠甲，上面装饰着骷髅和尖刺。他的下颌垂着两条细长的触须，但那张长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其中闪烁的邪恶绿光甚至比旋转在他四周的绿雾更加明亮夺目。尽管阿克蒙德并没有亲身降临，并没有真正进入这个世界，可他的现身也让阿尔萨斯为之动容。

"你呼唤了我的名字，渺小的巫妖，现在我来了。"恶魔隆隆地说道，阿尔萨斯觉得自己的每一根骨头都在随之震动，"你是克尔苏加德，对吗？"

克尔苏加德低下长着长角的头颅，然而阿尔萨斯注意到他毫无卑屈之意："是的，伟大的主人，我正是召唤之人。我恳求您，告诉我如何为您开启前来这个世界的通道。我只为侍奉您而存在。"

"你必须找到一本特别的典籍。"恶魔之王高声吟咏道，他朝着阿尔萨斯打量了片刻，然后视而不见地转过目光。这让阿尔萨斯有点暗自恼怒起来，"那就是最后的守护者麦迪文仅存的一本法术书。只有他失传的咒语有足够的力量将我带入你们的世界。那本典籍被保藏在凡人的城市达拉然，去那里找到它。三天之后的黄昏时分，你就可以开始召唤了。"

阿克蒙德的影像消失了，而阿尔萨斯仍然久久盯着他出现的地方。

达拉然，那是艾泽拉斯大陆除奎尔萨拉斯外最伟大的魔法中心。

达拉然，那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接受训练的地方，现在她可能还在那儿，一阵痛楚在他心中一闪即逝。

"艾泽拉斯最强大的法师们守卫着达拉然。"他缓缓对克尔苏加德说道，"我们不可能隐匿自己的行踪，他们会准备就绪迎战我们。"

"就像奎尔萨拉斯一样？"克尔苏加德发出一阵空洞的笑声，"想想看，这支军队是如何轻松碾压他们的。达拉然的结局也会一样。再说，别忘了我也曾是肯瑞托的一员，我太熟悉大法师安东尼达斯了。当我还是凡人的时候，达拉然就是我的家。我了解它的秘密、它的防御结界，知道如何从他们从未想过需要防守的地方溜进去。那些家伙要想让我放弃我的道路和命运，现在该我用恐怖来惩罚他们了，这种感觉真是甜美极了。别担心，死亡骑士，我们绝不会失败。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能够阻挡天灾军团。"

阿尔萨斯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些许动作。他转过头，看到那个曾经是希尔瓦娜斯·风行者的漂浮鬼魂。很显然她听到了他们的全部谈话，也看到了他对这个新任务的反应。

"这场关于达拉然的谈话让你心动了。"她狡猾地说道。

"闭嘴，鬼魂。"他低声喝道，心中却回想起他护送着吉安娜第一次踏进达拉然大门的情景，那时的纯真再也回不来了。

"也许那有你在乎的人？美好的回忆？"

这该死的女妖就不肯消停一会儿么。他放任自己的怒火，举起一只手，让她痛苦地挣扎了好一会。

"不许再提一句了。"他警告道，"别来烦我们。"

希尔瓦娜斯沉默了，但在她惨白可怖的脸上露出一丝残忍而满足的微笑。



“我能帮上忙。”吉安娜的声音冷静得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她正站在安东尼达斯温馨可爱、乱得惊人的书房里，一本正经地盯着自己的师长，“我所学的已经够多了。”

大法师背着双手凝望着窗外，神情自若仿佛在看着学生们练习一般。

“不。”他轻声说，“你还有别的责任。”他转过身来看着她，脸上的表情让吉安娜心中一沉，“那是我和泰纳瑞斯，愿圣光安息他的灵魂……我们两人所推卸过的责任。正因为拒绝听信那个奇怪的先知，他死于自己儿子的谋杀之下，整个王国化为废墟，死亡横行。”

直到现在，吉安娜还不敢直面他讲述的现实。阿尔萨斯……

到现在仍旧难以置信。她曾那么爱着他……哪怕是现在。她总是在心中默默祈祷，想着他一定被某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左右。因为，要是他做出的这些都是出于本意的话……

“他也警告过我。而我也傲慢地自以为是。因此，亲爱的，我们落入了今天的境地。我们必须依照自己的选择去生存……或是死亡。”安东尼达斯悲哀地说着，吉安娜使劲眨着眼，不让眼中的泪水流出。

“让我留下。我能……”

“保护好那些你答应要照顾的人，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安东尼达斯说道，声音和表情中都带上了几分严厉，“多一个少一个……都没什么分别了，还有别的人指望着你。”

“安东尼达斯……”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冲上前一把抱住他。以前她从没敢拥抱过他，他看起来总是那么令人生畏。可是现在，安东尼达斯看起来……苍老。是的，苍老衰弱，最糟糕的是……听天由命。

“孩子。”他亲切地说，轻轻拍着她的后背，然后笑了起来，“不，你不再是个孩子了。你现在是个女人，是位领袖了。而且，你最好得走了。”

一个声音从外面传来，清晰有力而又熟悉。吉安娜感觉如遭重击一般。她倒吸一口冷气，从导师的怀抱中挣脱开来。

“肯瑞托的法师们！我乃巫妖王麾下第一死亡骑士阿尔萨斯！我命令你们立刻开城投降！”

死亡骑士？吉安娜转头震惊地看着安东尼达斯，大法师朝她悲哀地笑了笑：“我早该告诉你的……不过至少现在你知道了。”

她感到一阵眩晕。阿尔萨斯……就在这儿……

大法师大步走向阳台。苍老干枯的手略微有些颤动，他的声音就和阿尔萨斯之前一样洪亮。

“你好啊，阿尔萨斯王子。”安东尼达斯大声说道，“令尊近来可好？”

“安东尼达斯阁下。”阿尔萨斯回答道。他在哪？就在外面？要是她走出阳台站到安东尼达斯身边就能看到他吗？“你用不着挖苦我。”吉安娜转开头擦了擦眼睛，她想说些什么，却又如梗在喉。

“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你的到来，阿尔萨斯。”安东尼达斯镇静地继续说道，“我们已经设立好了防御结界，能够摧毁任何闯入的亡灵。”

“你那可怜的魔法阻挡不了我，安东尼达斯。你大概听说过奎尔萨拉斯发生的事吧？他们也曾以为自己无懈可击。”

奎尔萨拉斯。

吉安娜感觉一阵恶心欲吐。当幸而逃脱的生还者前来达拉然报信的时候，她就在现场，而高等精灵王子也在那里。他从没见过凯尔萨斯如此的……如此激愤，如此震惊，如此痛苦。她想要去温言安慰他，但凯尔萨斯转过头狂怒地瞪着她，让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什么也别说。”凯尔萨斯紧握双拳怒吼道。吉安娜震惊地看到，他几乎忍不住想对她动手了，“傻姑娘。这就是跟你上床的那个怪物？”

吉安娜眨眨眼愣住了，没想到如此粗野的话竟能从这么一个有教养的人口中说出：“我……”

可是他根本不想听她说些什么：“阿尔萨斯是个屠夫！他杀死了成千上万无辜的平民！两手沾满的鲜血穷尽海水也洗不净。而你还爱他？选择了他，而不是我？”

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他平素悦耳自律的声音变得沙哑起来。泪水涌进吉安娜的眼中，她突然明白了。凯尔萨斯对她发难，是因为他无法去攻击那个真正的敌人。他无能为力、绝望无助，只能朝身旁最近的目标发泄怒火。朝着她，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发泄；他曾追求过她的爱，最后却失败了。

“唉……凯尔萨斯。”吉安娜温柔地唤了一声，“他做了……可怕的事。”她开始说道，“你的人民所遭受的痛苦……”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他喊道，“你就是个孩子，头脑简单思想幼稚的孩子。把你的心交给那个……那个……他杀死了他们，吉安娜，然后把尸体变成亡灵！”

吉安娜沉默地看着他，她现在明白了他的感受，那些话也不再令她感到刺痛：“他杀害了我的父王，吉安娜，就像杀害他自己的父亲那样，我……我本该在那里。”

“和他一起战死？带着你其余的人民一起被杀？如此抛弃生命有什么好处……”

她刚一开口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凯尔萨斯立刻尖锐地打断了她。

“我能够阻止他的。我本该阻止他。”他挺直身子，满腔怒火突然间被冷酷驱散，接着又动作夸张地倾下身来，“我要马上离开达拉然，这里对我来说已经毫无价值了。”他话音

中的空虚和寓意让吉安娜有些害怕，"我真是个绝顶傻瓜，居然以为你们人类会伸出援手。我要告别这个充斥着老人的昏聩和年轻人野心的地方，你们根本一点忙都帮不上。我的人民需要我接过领导的担子。"

他沉默了，然后艰难地咽了口气："我必须去找他们。去找那些少得可怜的幸存者。那些饱经磨难，在死者的鲜血中重生的人。而那些死者，如今效忠于你的爱人。"

他扬长而去，优雅修长的身躯每一寸都透着出愤怒，他的痛苦令吉安娜感同身受。

而现在，他在这里；阿尔萨斯就在这里，统帅着亡灵大军，自己则成了一名死亡骑士。安东尼达斯的声音让她突然回过神来，她眨眨眼睛，想要回到现实当中。

"带着你的军队撤退，否则我们就不得不对你全力以赴了！决定吧，死亡骑士。"安东尼达斯从阳台上退了回来，转头看着吉安娜，"吉安娜。"他用往常的声音说，"我们马上就要设立反传送障壁了。你必须马上走，否则你也会被困在这儿。"

"也许我能劝劝他……也许我能……"她突然沉默了，想想自己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她甚至没能阻止他屠杀斯坦索姆的无辜市民，也没能阻止他前往诺森德，哪怕她明知道那是一个陷阱。就连那时他也没听她的话，如果阿尔萨斯真的被某种黑暗力量所左右，他现在又怎么可能为她所劝阻呢？

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往后退去，安东尼达斯温柔地点点头。她有千言万语想要对这个人、对她的导师、她的指引者说。可她所能做的，只是朝他艰难一笑。他们心里都明白，这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战，可她甚至连句再见也说不出口。

"我会照顾好我们的人民。"她呢喃着说道，施放传送法术消失不见。

战斗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而阿尔萨斯得偿所愿。他已经拿到了麦迪文之书，这本典籍又大又重，包着镶金的红色皮面，封面上精心雕饰着一只双翼展开的黑色乌鸦。这本书上还沾着安东尼达斯的鲜血，阿尔萨斯怀疑这会不会使它更有效。

无敌在他身下动了动，踏着前蹄摇动脖颈，好像它还有肉身被苍蝇侵扰的烦恼一般。他们在一座小丘顶上俯瞰着达拉然，尽管街道上血流成河，城市的高塔仍然闪耀着金色、白色和紫色的光辉。不久之前与他交战的法师们如今站在他的身边。他们中大多数人肉体损坏得太过严重，只能当做弹药投向敌阵，但有些……有些还能派上用场。他们生前所学的技能如今在死后为巫妖王所用。

克尔苏加德就像是冬幕节早上的小孩一样兴奋，他匆匆翻阅着麦迪文之书，一门心思扑在这件新宝贝上。这让阿尔萨斯有些不高兴。

"能量法阵已经按你的要求布置好了，巫妖。你准备好开始召唤了吗？"

"差不多了。"亡灵回答道，他的骷髅手指在书上翻过一页，"需要吸收的知识太多。麦迪文光是对恶魔的认识就足以令人震惊。我怀疑他实际上远比任何人所想像的更强大。"

克尔苏加德说话之时，一道暗绿色的漩涡开始形成，提康德里斯正好在他说完话时现出身来。恐惧魔王的语调一如既往地傲慢，于是阿尔萨斯更不高兴了。

"可以确定的是，他还没有强大到能够逃脱死亡的地步。一句话，他开始的工作，由我

们来完成……就在今天。让召唤开始吧！”

他又同样迅速地消失了。克尔苏加德朝召唤的位置飘去。在四座小型的方尖塔标出的范围正中，有一个闪亮的圆环上面刻着奥术标记。当克尔苏加德拿着书就位的时候，圆环的边界就像有生命似的发出紫色的光芒。与此同时，随着一声轻微的炸响，八道火柱从他身边腾起。克尔苏加德转过头，眼睛闪亮着凝视阿尔萨斯。

“达拉然城里的幸存者能够感应到这个法术的能量。”克尔苏加德警告说，“别让他们干扰我，否则我们就完了。”

“我会保护好你的骨头的，巫妖。”阿尔萨斯向他保证。

正如克尔苏加德允诺的那样，进入达拉然，杀死那些设立结界阻挡他们的人，然后拿到他们所需之物，这可以说相当容易。阿尔萨斯甚至还杀掉了大法师安东尼达斯，他还原以为这人有多强大呢。

要是吉安娜在的话，他相信她一定会出来面对他，像从前那样恳求他。可她以前就没能成功，这次也不会有更好的运气，除非……

他很高兴用不着和她战斗。

阿尔萨斯突然把注意力拉回到现在。达拉然城门洞开，阿尔萨斯抿起灰色嘴唇笑了。之前天灾有着奇袭的优势。是的，达拉然总会有许多强大的法师，但他们却没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再说也不是肯瑞托的法师们全都在城中。可现在过了这么几个小时，而他们也没闲着。

他们传送来了一支军队。

很好。他正需要这么一场恶战，好把那些有关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和他少年时代的思索埋进心底。

他举起霜之哀伤，手中感觉到这柄剑兴奋的鸣唱，脑中传来巫妖王温柔的声音。

“霜之哀伤饥渴难耐。”他对麾下军队说道，挥剑指向伟大的法师之城那些全身甲胄的守卫者们，“让我们满足它的渴望吧。”

天灾大军咆哮起来，希尔瓦娜斯痛苦的尖啸在刺耳的吼声中尤为响亮，这让阿尔萨斯愈发笑了起来。就算她已经死了，而且无法违抗他的命令，她仍然反抗着他，而他也把强迫她杀死那些她宁可去保护的人当做一种乐趣。在他身下，无敌蜷起身子，然后长嘶一声全速往前冲去。

他的恐怖大军有一部分留在后面保护克尔苏加德，但绝大多数都跟随着它们的领袖。在肯瑞托传送来保卫城市的士兵当中，阿尔萨斯认出了许多人的制服样式。他们曾经是朋友，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就像昨日的天气一样无关紧要。这下就轻松多了，除了满足之外一无所想。霜之哀伤也同样欢快地吞噬着灵魂，它不断斩落，削开板甲就像切开皮肉一样容易。

第一波士兵都已经倒下，要么复生为天灾而战，要么被毫无价值地抛弃在原地。这时第二波攻击又冲了上来，这次的队伍中还有法师助阵，他们身穿达拉然的紫色长袍，上面绣着巨大的紫罗兰之眼纹章。但是，阿尔萨斯也有他的援军。

看起来，恶魔也想要保护他们自己。



巨大的陨石呼啸着从天而降，后面拖着绿色的邪能火焰。它们的冲击震撼大地，留下巨大的撞坑，接着巨石魔像一样的东西爬了出来，由邪恶的绿色能量结合控制着。

阿尔萨斯从肩头往后瞟了一眼，克尔苏加德悬浮在空中，双手伸展开来，长角的头颅往后仰着。劈啪作响的能量从他身上射出，逐渐形成一个绿色的球体。然后，巫妖突然放下手臂，一步步退出圆环。

“来吧，阿克蒙德大人！”克尔苏加德大叫道：“进入这个世界，让我们沐浴在你的力量之中吧！”

那个绿色的球体放射出光芒，不断扩大升高，变得更加明亮起来。突然间，一道火柱直冲上天，似是回应一般，几道闪电噼啪落下，打在圆环的外缘上。接着，原本空无一物的地方矗立着一个身影——高大健壮，有着某种黑暗而危险的优雅。阿尔萨斯把注意力转回战场。撤退的声音响起，显然法师们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他们的军队掉转马头，全数跑回了达拉然这个避难所——尽管在阿尔萨斯看来也不过暂时安全而已。当他们逃跑的时候，一个低沉宏亮的声音压过了战场的喧嚣。

“颤抖吧，凡人，绝望吧！毁灭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

阿尔萨斯抬起手，只消一个最简单的手势，天灾大军就停住脚步往后退却。当他纵马奔向克尔苏加德，眼光不离那个巨大恶魔的时候，提康德里斯传送了过来。像往常一样，他总是等所有的危险都过去之后才出现。

恐惧魔王深深地鞠了一躬。阿尔萨斯远远勒住缰绳观望着。

“阿克蒙德大人，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成了。”

“很好，提康德里斯。”阿克蒙德回答，朝那个下级恶魔随意地点点头，“巫妖王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亡灵天灾现在交给你们恐惧魔王来指挥。”

阿尔萨斯突然很是感激过去花在冥想训练上的时间。全靠这样他才能控制自己的震惊和愤怒不至于表露出来。即便如此，无敌也感觉到了他的变化，紧张地腾跃起来。他猛一拉

缰绳让亡灵军马平静下来。巫妖王已经没有用处了？为什么？他到底是谁，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阿尔萨斯身上又会发生什么？

“很快，我将命令军团开始入侵。但是首先，我要用这些渺小的巫师来杀一儆百……让他们的城市成为历史的尘埃。”

他大步走了下来，骄傲而威严地挺立着身躯，他的蹄子每一步都重重踏在大地上，盔甲在落日的映照下变幻着玫瑰色、金色和淡紫色的流光。在他身边，提康德里斯亦步亦趋，始终恭敬地弯着腰。阿尔萨斯耐心地等他们走远，这才转向克尔苏加德大声喊道：“开什么玩笑！这算是怎么回事？”

“耐心点，年轻的死亡骑士。这同样是在巫妖王的计算之中。他的宏大计划中或许还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或许？阿尔萨斯飞快地转头看着克尔苏加德，他张了张鼻翼，终于还是抑住了自己的愤怒。不管恶魔还是巫妖王本人——要是有谁把阿尔萨斯当成用过就丢的工具，他会立刻让他们知道这个想法是多么的错误。他已经做了太多——失去了太多，也为此割舍了太多。

这一切不能毫无价值。

这一切绝不可能毫无价值。

大地隆隆震动。无敌不安地动着，抬起马蹄似乎想要尽量减少与地面的接触。阿尔萨斯抬头朝法师之城飞快地瞥了一眼。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城市的高塔总是一幕可爱的景致，在渐浓的暮色下闪耀着骄傲和荣光。但当他望去的时候，一阵低沉的断裂声传来。城市中最高最漂亮的那座塔楼的尖顶突然缓慢而无情地倒下，翻滚着往下坠落，好像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拦腰捏住塔楼的中央。

城市的其他部分也很快碎裂崩塌，毁灭的巨响如雷般回响在阿尔萨斯耳畔。这声音令他退缩，但并没有挪开眼睛。

他一手导致了银月城的陷落，率领亡灵天灾攻破了它。但这……就像是随手一挥，轻而易举。银月城是浴血奋战得来的战利品。而阿克蒙德好像用不着亲临战场就能毁掉人类最伟大的城市。

阿尔萨斯若有所思地挠挠下巴，仔细考虑着有关阿克蒙德和提康德里斯的事。

在他膝上，霜之哀伤闪耀着光芒。

**未完待续**



# 光环 丰饶星战役

原著／JosephStaten　译／小乖的小布头

## 第十四章

**迅疾移形号上·存在圣迹的未知星系中**

达达布将胖胖的小手高高举过头顶，近乎狂热地咕哝道："回收之纪元！"

他用眼角的余光瞄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塔塔罗斯，此刻迅疾移形号上的安全指挥官正无所事事地盯着宴会大厅忽明忽暗的油灯发呆。为了不触怒眼前高大的鬼面兽副官，达达布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步子，以确保自己不会不慎踩到大厅中央镶嵌图阵的最后一个光环。

"朝圣之旅和……"达达布提示道。

站在镶嵌图阵旁边跟着达达布一起学习的二十个咕噜人仍然没有记起属于自己的台词，他们大眼瞪小眼地交头接耳，然后一齐将不甚理解的将目光投向达达布。

塔塔罗斯双手抱肩，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和伟大救赎！”看到塔塔罗斯脸色不对，达达布赶忙手舞足蹈地补充完整道。即使是戴着笨重的面具，达达布的声音还是在整个大厅里久久回响着。“这些是我们伟大星盟的所有纪元名称！我们必须牢记那些已经成为历史和现在正在进行着的不同纪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骄傲无愧地跟随伟大的先行者们踏上他们圣洁的朝圣之旅！”

一个宽肩膀的咕噜人——巴帕帕，向前走了一步不解地问道，“朝圣之旅？它通往什么地方？”

“通往我们种族伟大的救赎与复兴。”达达布回答道。

“那朝圣之旅到底在哪里？”

镶嵌图阵上的咕噜人把目光重新转向了达达布，咕噜人执事挠了挠脑袋，费劲地思考着到底该如何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

“其实那个……”达达布声音慢慢小了下去，他需要一点时间来重新回忆——回忆那个他曾经在神学院学习时听到的词汇，那次同样是一个见习执事问了授课的先知这样一个难缠的问题，而先知就是用那个词汇言简意赅的做出了回答。就在达达布冥思苦想的时候，一个名叫宇尔的咕噜人伸出手指抠抠自己的屁股，然后把指头伸到身旁咕噜人的鼻子前。

“我想……”达达布尽可能郑重其事地清了清嗓子，“答案应该就是实体论（Ontological哲学理论：存在论，本体论）存在点。”关于这个词的具体意义达达布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达达布非常喜欢这个词的发音，而且很明显，大厅里所有的咕噜人都对这个词语有着非同一般的好感，他们手舞足蹈，欢天喜地地蹦个不停。

巴帕帕显得尤其开心，“实·体·论……存在点！”他陶醉地自言自语道。

塔塔罗斯身上的通讯器振动起来。“我们的跃迁跳跃旅程已经接近尾声。”安全指挥官宣布道，“都给我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

“大家记好啦！”达达布对着四散的咕噜人速成学习班成员们说道，“朝圣之旅虽然漫长但却无比宽广！只要大家对我们伟大的信仰坚信不疑，每个人都有机会踏上那神圣的旅途！”

塔塔罗斯叹了口气，他的大腿、胸部和肩膀都被厚厚的亮红色盔甲所覆盖，麦卡布斯希望自己的侄子和他直属的亲卫队做好战斗准备，防止那些异星人在次级罪责号沉没的地方再次设下什么埋伏。

“你肯定认为我这是在白白浪费时间。”达达布望着自己同胞远去的身影，灰心地说道。

“每一个种族都有需要别人来帮助教导的时候。”鬼面兽恨恨地说道，“但是那些该死的精英战士在各个方面都毫不留情地打压着我们，甚至连船员都专门挑选这种一无是处的白痴给我们！”

虽然达达布心里很不愿意承认，但他清楚塔塔罗斯所言不虚。迅疾移形号巡洋舰上所配属的六十个咕噜人出奇的无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愚笨又懒惰。其中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

巴帕帕）之外，大多数都应该被派遣到星盟殖民地去当作佣人和苦役来使唤。简直难以想像这些几近弱智的家伙竟然会被派到迅疾移形号上来参加如此重要的一个秘密任务。

达达布虽然并不怎么清楚鬼面兽和精英战士两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但是他明白麦卡布斯此刻正处在一种局势微妙的境地中——虽然星盟庞大的舰队中有一大把鬼面兽舰长，但是相比之下麦卡布斯却显得特殊许多。达达布心里隐隐感觉到精英战士们并不希望看到麦卡布斯的功成名就，所以为了确保目的达成，他们不得不在巡洋舰的人员和设备调配上做了一些手脚——那些呆头呆脑的咕噜人干事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自从得到了鬼面兽酋长麦卡布斯的许可后，达达布就开始帮助他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达达布的计划就是利用星盟教义所包涵的伟大神圣力量来感召船员们，激发他们的斗志并唤起他们服从命令的自觉意识。尽管刚才只是那些咕噜人干事们第二次来参加自己的“补习班”，达达布却高兴地发现那些过来听课的咕噜人在各方面的行为举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跟我一起到机库一趟。”塔塔罗斯戴上头盔，对达达布命令道，“酋长希望我现在汇报一下工程师的工作进展情况。”

达达布起初根本不敢想像自己在那深不见底的升降轴上攀爬梯子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在零重力条件下的长时间漂流早已耗尽了他所有的体力，达达布生怕自己会突然手软抓不牢梯子从升降轴上跌落下来。但是既然现在的身体情况已经好了很多——他已经能够和其他咕噜人一样在升降轴上下自如了，达达布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升降轴旁。

这时达达布发现那里的一段升降轴已经被清洗一新了，虽然没有办法去掉升降轴上的那些刮痕和裂缝，但是升降轴本身经过清洗已经重新散发出崭新的暗紫色光泽。达达布顺着梯子向下爬去，爬到一半时瞥见一个被解锁的武器甲板，他想起麦卡布斯要求新近入伙的工程师把它作为最优先修复的工作对象。

麦卡布斯让达达布来机库的惟一目的就是充当自己和工程师之间的翻译，但是还没等鬼面兽酋长说明白巡洋舰上的重型等离子加农炮出了什么问题，工程师就迫不及待地飞过去开始了工作——比较轻麻利地卸下加农炮控制数据组的保护罩，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修理。

达达布在豺狼号上就已经见识到了比较轻在机械工程学方面无以伦比的神奇天赋，但是一旁的麦卡布斯却看傻了眼，酋长死死地盯着工程师修理数据组的触角，没过多长时间控制数据组就重新嗡嗡叫着再次工作起来。要知道，工程师令人惊叹的维修天赋和那些巡洋舰的前任维修者们——那些漫天乱飞的兵蜂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麦卡布斯亲眼目睹了工程师高超的维修技艺后毫不犹豫地让工程师替代了原本由兵蜂霸占的巡洋舰维护岗位，其实那些兵蜂也干不了什么，它们只会拿着清洁用品在巡洋舰里窜上窜下，顶多打扫打扫甲板的卫生。同时，鬼面兽酋长将他们赶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这些嗡嗡叫的家伙会影响工程师对于巡洋舰至关重要的修理工作，这是麦卡布

斯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达达布闪到梯子一旁给一个路过的鬼面兽让路，一队身着铜青色盔甲的兵蜂飞了上来，虽然达达布对兵蜂一族并不怎么了解，但是从他们慌张的眼神和消极的动作中，达达布还是感觉到麦卡布斯对于他们的降职处理给予他们极大的打击。

说实话，兵蜂确实比那些斯卡拉布幼虫要聪明许多，但是这些虫子也是出了名的一意孤行并且独断专横，达达布开始有点担心这些心情沮丧的家伙会干扰比较轻的工作，甚至对工程师进行什么人身伤害。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兵蜂们还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想到工程师修理完等离子大炮控制数据组后就会回到机库对那艘受损的幽魂运输舰进行维修，达达布稍稍松了一口气，之前发生在救生舱甲板上的事故刚刚让一打兵蜂葬身火海，他们现在还不太敢回机库，这就意味着工程师暂时还是挺安全的。

达达布跟着塔塔罗斯一起来到了升降轴的底部，他跟着大步向前的塔塔罗斯一路小跑来到机库的一角，比较轻已经在运输舰两个被撞毁的运兵室之间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临时修理场，撞击运输舰的豺狼人救生舱在巡洋舰进行跳跃前就已经被抛入宇宙，但是运输舰仍然保持着当初被撞击时的姿势和位置——运输舰的驾驶舱深深陷入机库的墙壁中，初看之下工程师对于运输舰的修理工作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运输舰左右两个能够搭载大量士兵的运兵室被撞得几乎扭曲起来，运输舰的舱门半开半闭着，勉勉强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倾斜船体。

“在这里等着我给您进行报告！”达达布说着，窜入运输舰当中，“我来看看工程师已经修好了多少东西。”

塔塔罗斯没有说什么，麦卡布斯曾经反复交代自己的下属要给予工程师足够的工作及生活空间，比较轻刚刚从逃生舱的那场灾难中稍稍缓过劲来，绝不能让工程师再有任何闪失。

达达布看到工程师的第一眼时，一股巨大的内疚感就涌上心头，工程师为了他已经吃了太多的苦，他现在连最基本的漂浮动作都十分吃力，力不从心。工程师扭过头来和他打招呼时身上由于过多排放甲烷而导致肿胀的气囊刮擦着墙壁，这无时无刻不提醒着达达布，工程师为他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达达布比划道。

<还好，我希望这次是你自己一个人过来看我的。>工程师捂住自己的鼻孔，也就是嘴巴上面的嗅觉节点，<说实话，我实在受不了我们新主人那令人作呕的体味。>

<那是他们的头发发出的气味。>达达布给比较轻解释道，<我估计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要去洗一洗自己的头发。>

达达布现在感觉经过在救生舱里和工程师长时间的肢体交流，自己现在用手指和工程师沟通的技术也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为了让工程师节省更多的体力，咕噜人执事尽量精简自己的问题<修理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工程师用一只触角做出了一个投掷的动作，<还记得我们用来砸着玩的小石头吗？>

<当然，你现在还想玩吗？>

<还记得那时发生的事情吗？>

达达布愣了一下，比较轻继续道，<

那个异星人。那个被我杀掉的异星人。>

<那是为了救我才不得已而为之的啊！>达达布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他希望眼前的工作能够让工程师尽快忘掉那些发生在异星人飞船上的可怕梦魇。

<我知道，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懊悔。>比较轻带着达达布来到了运输舰的深处，<但是我知道该如何补偿我所犯下的罪过！>比较轻高兴地手舞足蹈。

<这是什么？>达达布伸着脑袋看着摆放在工程师身后的一个小东西，它看起来很眼熟，但是达达布一时想不起到底在哪见过它。

<这是我们象征和平的献礼！代表着我们良好纯洁的意愿！>

<你仿造了一个……异星人使用的机器。>

工程师背上的一个气囊欢快地喷出气体，<完全正确！我认为，这个异星人使用的机器应该是一个犁耕。>

工程师继续长篇大论地赞美着自己仿造的异星人机器的优点，只不过其中夹杂了太多达达布所不能理解的专业术语，咕噜人执事把脑袋凑过去仔细观察工程师的杰作，那确实是一个犁耕，只是比他们在第二艘异星人飞船上看到的那个大机器小了一点罢了，但是比较轻制造的这个犁耕同样可以正常地在田地里工作。

达达布呆呆地盯着眼前犁耕机器的轮子。比较轻是从哪里搞到制成这些轮子的原料的？达达布沉思着，突然一个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赶忙来到运输舰一侧的运兵室中，发现其中的两块梯形支撑骨架已经不翼而飞了。天啊，比较轻竟然把这些骨架融化之后做成了那些犁耕的轮子！他一定是从那些前任巡洋舰维护者——兵蜂那里“借来”了自己所需要的焊接工具！

达达布往船舱深处走去，里面堆放着成堆成堆从机库甲板上搜刮而来的线圈和电路板，看来工程师不仅仅只满足于制造几个小轮子而已，在比较轻看来，底盘，引擎……一个都不能少！

达达布起初的好奇早已被恐惧所吞没，他哆哆嗦嗦地指着地上工程师准备的材料，然后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问道，<酋长，知道，这件事吗？>

<难道这件事还要告诉他吗？>

<他的命令，是维修运输舰，而不是给异星人做礼物！>

<这不是礼物，是我对他们补偿的献礼。>工程师满不在乎地说道，他觉得凭借着自己一枝独秀的高超技能，麦卡布斯也不敢把它怎么样。

比较轻怎么会这么笨呢？达达布哀叹道。咕噜人执事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不得不伸出手扶住犁耕勉强稳住自己的身子——刚才甲板的振动说明巡洋舰已经从跃迁断层空间跳离到达常规空间，达达布意识到巡洋舰已经快要到达任务的目的地了，而留给自己和比较轻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时间显然不多了，他斩钉截铁地对工程师说道，<你必须把这个犁耕给拆掉！>

工程师扭过头来，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达达布一字一顿地用手指对工程师比划道，<你，违反了酋长的命令！他，会非常生气！>

达达布心里清楚就算麦卡布斯知道了工程师的所作所为，他也不敢拿比较轻怎么样，因为比较轻对于鬼面兽酋长的价值实在是太大了，然而对于自己来说，麦卡布斯很有可能就会……

虽然酋长没有当着达达布的面明

说，但是咕噜人执事心里清楚自己现在的身分就是一个被羁押在鬼面兽巡洋舰上的囚犯——他还没有完全洗脱自己在次级罪责号上犯下罪行的嫌疑。虽然达达布竭尽全力试图赢得麦卡布斯和塔塔罗斯的好感——譬如为巡洋舰上的那群白痴咕噜人开办“学习班”，但是这一切的努力都不足以博得酋长的欢心。假如麦卡布斯知道工程师拆卸运输舰制造给异星人的小东西这件事，几乎可以肯定他将会迁怒于达达布。咕噜人执事绝望地“憧憬”着自己的未来，即使鬼面兽酋长会对自己网开一面，当巡洋舰的任务结束后他还面临着议会先知们的无情审判……

“执事！”塔塔罗斯在外面的甲板上喊道，“酋长要你现在去舰桥一趟！”

<向我保证好吗？>达达布颤巍巍地比划道，<你保证把这些小东西拆掉！>

比较轻把头扭向了自己制造的犁耕，他伸出触角轻轻抚摸着自己的杰作，<嗯，我现在要加快进度组装我的这些宝贝了，仅仅制成一个这样的献礼不足以对死在我手下的那条生命进行补偿。>

“执事！酋长让你现在就赶过去！”

<别忘了把运输舰修好！>达达布慢慢向运输舰出口挪动着步子，并给工程师做出了最后的手势。

“运输舰修好了没有？什么时候可以起飞参加任务？”塔塔罗斯问道，快步带着达达布朝着升降轴走去。

“呃，工程师在修理过程中遇到了一点小麻烦。”达达布很庆幸塔塔罗斯走到了自己的前面——否则一旦鬼面兽副官注意到自己眼睛里那绝望游离的目光，他一定会立刻明白自己在对他撒谎，“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大人。我们的工程师会很快搞定那不足挂齿的小问题。”

迅疾移形号上的舰桥位于整艘船体中部的一层甲板上，这样的设计构想是为了尽量使舰桥——整艘战舰的核心指挥中心隐蔽在厚厚的能量护盾以及坚不可摧的船体装甲之下，这样的位置安排可以确保身处舰桥执掌全局的指挥官们得到最佳的安全保护。达达布紧紧跟在塔塔罗斯屁股后面一路小跑来到舰桥内部，当他进入舰桥的一霎那才发现这里和自己原先的想像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达达布从来没有想到一艘战舰的舰桥会有如此之大（当然舰桥并没有迅疾移形号上的宴会大厅那么宏大壮观），大到足以轻松容纳下一整支鬼面兽护卫队待在其中。那一整队身着蓝色盔甲的鬼面兽护卫们和塔塔罗斯一样早已准备就绪，为了星盟的朝圣之旅以及本族的复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麦卡布斯就站在舰桥全息投影器的旁边，双手紧紧抓着投影器的栏杆。一身金色坚固装甲的鬼面兽酋长看起来好不威风，沃勒努斯和另一个名叫里希努斯的鬼面兽站在酋长两边，直直盯着朝麦卡布斯走来的达达布。

达达布向鬼面兽酋长深深鞠了一躬，还没等他站直身子，巡洋舰就剧烈地振动起来——达达布心里清楚这意味着迅疾移形号已经到达常规空间了。麦卡布斯想起宁静副首相在出发之前对他的嘱托和告诫，为了以防万一留一条后路，麦卡布斯决定继续让跃迁引擎保持运转状态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立即跳离逃生。

“过来吧，执事。”麦卡布斯嗅到了一丝甲烷的臭味，对达达布说道。



达达布诚惶诚恐地跟着塔塔罗斯来到了全息投影器旁边。

“让开点！”塔塔罗斯咆哮道，“到一边去，沃勒努斯！”塔塔罗斯猛地推了一把酋长身旁的那个高个子鬼面兽。

“哦，不好意思。”达达布咽了下口水，“真是抱歉。”背着笨重圆锥形储气罐的达达布费劲全力才钻到鬼面兽酋长的面前。

“听说你们发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有趣儿东西，对吧执事？”麦卡布斯喃喃道。

“是的，我们汇报给议会的发现确实令人感到难以置信。”达达布扭头看了一眼全息投影器附和道。

“你可真是狂热啊，我们的小执事。”

“抱歉，酋长，我真的曾经在我供职的那艘豺狼人传教船上看到过那些遗迹。”

“哦，当然。”麦卡布斯带着一丝讽刺的口气继续道，“总而言之，我想……这是什么？”

麦卡布斯死死盯着全息投影器上突然出现的异星人星球上闪闪发光的亮点——每一个都代表着一处先行者的回收遗迹浮雕图案。“这里竟然会有数十万个发光点？”

达达布此时仍在担心工程师会不会继续害人害己的“宏伟大业”，更糟糕的是，整个舰桥都充斥着鬼面兽因为兴奋而愈发浓烈的恶臭体味，这些臭哄哄的气体已经渗入到达达布呼吸面罩上的滤化隔膜之中，一阵难以自制的恶心让

达达布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开始翻江倒海起来。

“遗迹的数目实在是令人吃惊啊。”达达布强忍住呕吐的欲望，干咳了几下。

“令人吃惊？简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发现！”麦卡布斯大声说道。鬼面兽酋长低声咆哮道，“非常好，好极了！告诉我执事，你认为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麦卡布斯按了一下栏杆上的一个按钮，异星人星球的图像渐渐缩小并暗了下去——与此同时异星人星球所在星系的概略图出现在全息投影器上。达达布看到代表着迅疾移形号的巡洋舰图标恰好位于异星人星球的轨道边上，而一个代表着潜在敌人信号的红色三角形图标就在距离迅疾移形号信号不远的地方静静等待着。”

“我想它在等着我们。”酋长说道，“就潜伏在你的那艘豺狼人飞船残骸的周围。”麦卡布斯按了一下栏杆上的另一个按钮，图像聚焦到那个可疑的飞船信号上，显示出可疑飞船的轮廓结构。

“这艘船的样式看起来和袭击我们的那艘异星人飞船几乎完全相同。”达达布说道，“我想这只是一艘普通的异星人货船，仅此而已。”

随着迅疾移形号上的探测器对异星人的可疑飞船开始更为细致的勘测，达达布突然看到货船侧面黑乎乎的船体上好像蚀刻着什么明亮的图案，达达布凑了过去仔细观察。不，不是图案，而是一幅清晰的全息影像。

异星人运输舰的四边船体上每一侧都有一幅由一个异星人和一个豺狼人作为主角的全息影像图，在第一幅图上，全副武装的异星人和豺狼人手持武器怒目而视——异星人手持一把类似于步枪一类的武器，而豺狼人则拿着一把制式等离子手枪；在第二幅全息影像图中异星人已经丢掉了手中的步枪转而递给豺狼人一个类似于水果的圆球形物体；而在第三幅图中豺狼人收起了手中的武器接过了异星人递来的“礼物”；最后一幅全息影像图的背景似乎位于一个类似果园的地方，异星人拿来一篮子各式各样的水果而豺狼人正在不慌不忙地从中挑选。

“那些异星人给我们发来了象征和平的讯息！”达达布激动地说道，“他们并不希望和我们开战！”

异星人运输舰的全息影像继续在投影器上旋转着，咕噜人执事注意到四边船体右下角的地方蚀刻着异星人星球的全息影像，两条交叉的斜线在星球上惟一的一块大陆上标记了一个闪亮的圆点，就在靠近赤道附近的地方，“我想这就是那些异星人希望和我们会面的地方！”

“显然它们还想在拂晓的时候和我们碰头。”麦卡布斯咕哝着，又把投影器上的图像放大了几倍。

达达布现在可以看到全息影像上的所有细节了，异星人星球的图像上有一条分界线——线的一边是白昼而另一边则是黑夜。分界线在星球表面移动着，恰好在指定会面地点的坐标上面停了下来。

鬼面兽酋长重新把全息投影器的影像转回星球轨道上：“但是这里有很多飞船在等着我们啊！”

达达布仔细观察全息投影器上新出现的图像，异星人星球高轨道上仿佛屹立着什么建筑，两道精致无比的银色圆

弧被七条金色的细线高举在轨道之中，而在异星人建筑的周围密密麻麻分布着数以百计的飞船信号，达达布心里默默祈祷着那些异星人希望进行和平会谈的愿望是真切诚实的，假如在高轨道上的那些信号都是战舰的话，那么迅疾移形号可真是遇上大麻烦了。

“不必慌张，执事。”麦卡布斯注意到了达达布的不安，安慰他道，“自从我们到达这里之后，那些飞船还没有移动过位置，而且它们几乎和我们最先发现的那艘飞船一样属于异星人用来运货的运输舰，经过我们探测器的侦查也没有在那些货船上发现什么可疑的武器。”麦卡布斯伸出毛茸茸的手指，“但是执事，过来看这里，就在那些金色细线接触地面的地方。”

达达布顺着麦卡布斯的手指望了过去，那些细线的底部分布着不计其数的先行者回收标志，但是在其中却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先行者标志——一个犹如明亮绿宝石一般的先行者标志恰好位于异星人希望进行会面的地方。

“我们截获了一个信号。”麦卡布斯继续道，“我们认为它可能是某种指示灯光——也就是会谈地点的坐标标记。”他扭过头来盯着那个闪烁着绿色光芒的标志，“但是我们的智能发光器显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我希望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呃……这很难说，酋长。”

达达布是在撒谎，他清楚地知道这些标志一个代表着“智能”，一个意味着“结合”，还有一个意味着“禁止”。但是最后一个标志，就是那个在钻石顶部不断由黄变蓝闪烁的标志……达达布清了清自己的嗓子，“假如您能让我查阅一下船上的资料库，那么……”

“我们没有什么资料库。”麦卡布斯不耐烦地瞪了达达布一眼，“那些精英战士禁止我们使用资料库，所以他们把它从船上卸载掉了。我想，现在只能靠执事你来给我们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那好吧，让我好好想想……”达达布假装冷静下来，开始仔细地观察这些标志，实际上在内心深处达达布早已吓破了胆——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了！他现在是在诱我上钩，让我自己乖乖地坦白！

但是与此同时，咕噜人执事大脑中尚还清醒的一小部分脑细胞提醒了惊慌失措的达达布，还有一种可能，鬼面兽酋长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些标志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特别是那个一直闪烁不停的标志更是让麦卡布斯感到困惑不解。这种神秘的标志只有一小部分先知牧师和成绩优异的咕噜人神学院学生才知晓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达达布猛地一个激灵想了起来，他太兴奋了，以至于语气中缺少了对那种标志应有的无上敬畏：“我想起来了！我怎么这么笨竟然会把这么重要的标志忘掉了呢？这些发光点意味着神使！”

麦卡布斯猛地转过身来，塔塔罗斯和沃勒努斯吃惊地瞪着达达布，舰桥上其他的鬼面兽也骚动起来，他们面面相觑着，不时偷偷地朝全息投影器上的影像瞄上一眼，舰桥上安静得让人害怕。

“真……真的会是神使吗？”麦卡布斯率先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寂，“一个圣骨匣和一个神使？”

“那您认为伟大的先行者还会有什么东西来保卫这壮丽辉煌的遗迹啊？”达达布回答道。

“干得漂亮，执事。”麦卡布斯把一只长满白色绒毛的爪子轻轻放在达达布的脑袋上。

麦卡布斯那尖利粗壮的爪子足以轻松捏碎达达布的脑袋，但是达达布意识到酋长把手放到自己头上只是为了表达他对自己工作的赞赏，作为帮助酋长决策的执事和堪比无价之宝的工程师的翻译官，达达布先前的恐惧和顾虑瞬间就灰飞烟灭了。

“弟兄们！”麦卡布斯对着舰桥上的鬼面兽喊道，“我们才是被神明真正祝福和保佑的人啊！”

鬼面兽酋长从全息投影器旁扭过身来，抬起头来骄傲的喊道。舰桥上所有的鬼面兽都加入到了酋长充满喜悦的叫喊中，他们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舰桥的地板都微微震动起来。但是还有一个鬼面兽没有加入到这吼叫的行列中去。

“你能肯定？”塔塔罗斯盯着全息投影器上异星人建在高轨道的弧形建筑问道，“这一定不是一个搭载武器的作战平台？我们的远距离勘测并不一定完全准确，那里面巨大的空间足以容纳大量威力巨大的导弹。”

鬼面兽众人的吼叫慢慢停止，而塔塔罗斯不顾这尴尬的寂静继续说道：“我们应该干掉那个平台以及它附近的那些货船。我想我们的定点等离子激光炮就可以搞定他们了，现在还不必让他们见识到我们的等离子大炮。”

塔塔罗斯没有加入到祈福的行列中去就是对鬼面兽酋长威信最大的挑战。鬼面兽酋长一生之中曾亲手宰杀过无数胆敢挑战自己权威的家伙，但是这一次，他却异常冷静地转身面对着自己的侄子。

“很好，你的职务需要你拥有敢于这样质疑的胆量。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亲眼见到了我们伟大的神使存在。”麦卡布斯给了侄子一点时间考虑假若他胆敢再次挑战自己权威的可怕后果，然后继续道，“假如这个星球上真的有神使在等待着我们，我的侄子，难道我们要用血腥的暴力手段来回答他渴求和平的呼唤吗？”

“当然不会，叔叔。”塔塔罗斯赶忙回答道，“当然不会，酋长大人。”

麦卡布斯哼了一声，现在塔塔罗斯的愤怒正在慢慢消散并转化为顺从——麦卡布斯通过气味做出了判断。

“让我们把武器都收回到甲板里去！”鬼面兽酋长按住自己侄子的肩膀，接着拍了又拍，“我们不必让那些异星人害怕我们，不必让他们去隐藏那些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说完，酋长又吼叫起来，这次塔塔罗斯立刻加入了和酋长一同祈福的行列，达达布也不知不觉地跟着一起大声叫喊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咕噜人执事可没有傻到把自己抬高到光荣的鬼面兽亲卫队阶层之中，他永远只是一个局外人而已。但是现在他已经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巡洋舰上的正牌执事，这一点还是值得为之庆祝一番的。虽然他曾经一时失足帮助过怀有二心的豺狼人，虽然他刚才还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感到恐惧担忧，但是现在，达达布终于找到了自己欢呼的真正含义——庆祝他得到那来之不易的执事职位以及对他尊敬敬畏的咕噜人信众们。



# 第十五章

**丰饶星·2525年2月11日**

埃弗里总是喜欢在第一抹阳光照射到大地之前就做好所有任务的准备。太阳慢慢从远方的地平线处升起，而他的心情也随之紧张起来。呼吸着室外凉爽湿润的空气，埃弗里知道用不了多久天气就会开始湿热起来，不知道那些异星人会不会喜欢丰饶星这出了名的潮湿闷热天气呢？今天和异星人的碰头应该是一次“气氛友好”的和平会谈，但是万一谈判破裂或者出现什么其他的突发状况，埃弗里就必须带着自己为数不多的部下尽己所能地对远道而来的异星朋友们施尽“地主之谊”了。

“你是不是累了，欧西姆？”

“没有，下士。”

“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打哈欠，再这么没精打采的我就立刻把你踢回基地去。”

“明白，下士！”

负责“接待”异星“朋友”的丰饶星民兵们聚集在距离丰饶星首府奥特加德以南一百五十公里远的丰饶星植物园内，这里可是整个星球上仅次于奥特加德购物广场的第二大公园类建筑，同时这里也是欧·西格宁中校所能找到的最为隐蔽也是看起来最为庄重肃穆的会谈场所，要是让埃弗里来决定同异星人谈判的地点，他一定会选择一些更加人烟罕至的地方——而不仅仅是避开奥特加德和其他一些人口聚居区而已。但是特纳总督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决定冒着被普通平民发现的小小危险将会议地点定在植物园内——这毕竟是人类和外星文明第一次的正式接触，无论如何也要把会议场所尽可能选在那些看起来庄重宏大的地方。

埃弗里也不得不承认，丰饶星植物园确实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壮丽殿堂。

植物园坐落于比福斯特峡谷底部呈阶梯状的三层山坡上，最矮的一层紧靠着比福斯特峡谷，上面种植着一片整齐广袤的碧绿草地，在那里峡谷硬生生地突出一大块岩石来——站在那块巨大的石灰岩上，脚下景色宜人的艾达平原风光尽收眼底。在突起岩石的北边有一条风景壮丽的巨型瀑布——沿米密尔（北欧神话中守卫智慧之泉的巨人）河而下的河水由此一泻千里直达奥特加德南部区域的斯莱德尔河中，然后环绕比福斯特悬崖大半周后汇入丰饶星南部大洋之中。

埃弗里此时正站在最低一层山坡中央的草地上，从这里恰好无法看到远处那堪称丰饶星自然奇观的大瀑布，几颗郁郁葱葱的玉兰树不偏不倚地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还可以用耳朵感受到瀑布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美景色——飞泄的水流冲击着瀑布底端裸露的岩石，发出如同惊雷一般不绝于耳的隆隆响声——仿佛在向这个安逸祥和的世界敲响预示毁灭的警钟。

埃弗里检查了一下一排阿尔法小队的人数，十二名新兵分为两列被部署在

一个巨大的X型指示灯两边，麦克所控制的、在运输舰上投射全息影像的君特机器人们就是由这些明亮的灯光来指引方向。

新兵们的绿色军服都已经洗得干干净净，脚上的靴子也被擦得油光发亮——假如想完美地融入植物园周围的环境，这样整齐光鲜的打扮可是会帮上很大的倒忙。但是埃弗里知道让新兵们穿上全新的服装业是欧·西格宁中校接待异星人计划中的一部分：让那些异星人觉得自己受到了足够的重视，让它们见识见识人类威严雄壮的军威。

欧西姆用手捂住嘴巴，又打了一个哈欠。他和其他新兵们从昨晚一直忙到现在，帮助埃弗里和伯恩斯把那些用于监视异星人行动的探测器隐藏起来，安放在树木之中的大量微型摄像机以及几个小型阿尔戈斯探测器足以将异星人的一举一动收入眼底了。

“好了，新兵，给我出列。”埃弗里伸手指了指北边草坪边缘处的几颗玉兰树。在树下青苔密布的岩石群和蕨类植物中隐蔽着1/A小队的预备队员们，斯特森和他的2/A小队则隐蔽在旁边的小河里。

“但是下士……”

“但是什么？”

欧西姆扬起红红的脸颊说道：“新兵欧西姆希望和自己的小队待在一起！”他拉紧了挂着自己MA5突击步枪的肩带，“我希望和自己的战友们一同完成自己的使命！”

埃弗里皱了皱眉头，现在距离发电机组区的实战演习还不到48个小时——庞德上尉在演习结束后就向新兵们通报了异星人抵达丰饶星的消息。他在新兵们的庆功晚宴上“不经意”地将异星人来到的消息向新兵们和盘托出——一伙不怀好意的异星人来到了丰饶星，假如在和异星人接触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令双方感到不快”的突发紧急情况，那么新兵们就是丰饶星在得到舰队司令部援助前惟一可以依赖的保护力量。从上尉口中知晓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后，刚才还欢声笑语的食堂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埃弗里认为这些新兵们在知道真相之后一定会炸开了锅，大部分人都会开小差临阵脱逃，或者是回家向家人通风报信。

但是在庞德上尉宣布完后所有人只是一言不发地呆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没有像埃弗里想像的那样突然起身夺路而逃。等了一会儿之后，在庞德上尉起身询问有没有人想要问他什么问题时，斯特森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手。

“长官，我们是丰饶星上惟一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吗？”

“恐怕是的。”

“我们能把异星人到来的消息告诉我们的家人吗？”

“恐怕不能。”

“你希望我们对自己的家人撒谎。”斯特森环视了整个食堂一周，“就像你们对我们撒谎一样。”

庞德伸出手来按住身旁怒气冲冲的伯恩斯：“假如我们在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真相，假如你们在一开始就知道会有图谋不轨的异星人前来拜访丰饶星，你们不还是一样要在这里进行训练吗？”上尉毫不逃避地注视着72双紧盯着自己的眼睛，“就算你们知道真相，事情的发展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你们难道会选择逃避服役吗？你们的家人朋友和邻居也不会因此而避免受到异星人丝毫的威胁，总而言之，你们是丰饶星目前惟一

可以指望的保护力量了。”

然后，上尉扭过头来朝身边的两名下士点了点头：“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对你们进行了全方位的训练，我想你们也应该准备好应付即将发生的一切了吧。”

达斯紧接着站了起来：“我们到底准备干什么，长官，请您说得仔细一些。”

庞德示意坐在一旁的希利关掉食堂中的灯光，并打开挂在墙上的录像投影器：“我这就告诉你们一切的真相。”

中校已经把和异星人接触的资料“简洁明了”地整理出来，新兵在餐桌旁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有关异星人资料的影像——特别是埃弗里头盔录像器记录下来的他在运输舰上和异星人战斗的那段，新兵们看得格外认真。伯恩斯再次从影像里看到那个朝他腹部猛插过来的异星人时心里仍然十分不爽，埃弗里看到自己拔出腰上的M6手枪轰爆另一个异星人的脑袋时也是和伯恩斯一样的感受。当影像播放到他通过登舰通道来到异星人飞船内部追杀那个逃跑的异星人头目时，埃弗里注意到新兵们不时扭过头来朝着他啧啧称赞。

其实埃弗里并没有觉得自己在那次行动中表现得有多么勇敢多么无畏，现在回想起来，他自己也知道冒然冲入异星人飞船实际上是很冒险的举动，他同时希望欧·西格宁中校能够让新兵们看到完整的作战影像——让他们看到异星人飞船最后惊天动地的甲烷大爆炸以及那个差点将自己吞噬的可怕火球——让那些新兵知道小心谨慎要比勇猛无畏在实战中划算得多。然而经过中校剪辑的影像在异星人飞船被炸毁，中校的小艇将两名下士安全接回的时候就戛然而止——看着这个胜利的结束画面，新兵们兴奋得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过了一会儿，当新兵们吃完饭并打扫完食堂卫生后，两名下士和上尉就坐在一起开始讨论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植物园的安全，这时埃弗里才意识到那些新兵为什么看完影像后会如此兴奋：从作战录像中他们看到那些异星人可以被干掉——所以也许几颗准确命中目标的子弹就可以让丰饶星免受异星人的侵略。新兵们经过前一阵子的训练已经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战斗技巧，他们有信心面对异星人时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其射杀。

不幸的是，还有一些新兵们的自信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充足。看到欧西姆躲在食堂的角落里不住地瑟瑟发抖，埃弗里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带到了食堂外面的树林里：“我们必须要给那些异星人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对吧？”

“是的，我明白，下士。”

埃弗里拍了拍欧西姆的后背：“好，这就行了。”

就在失落的欧西姆慢慢朝预备队走去时，杰肯斯的声音在埃弗里的耳机里响了起来：“下士，佛希尔在两点钟方向的高空中发现了朝我们快速移动的热能信号。”

埃弗里朝西边的天空望去，但是仅凭肉眼什么也看不到：“有几个信号？”

“两个。”杰肯斯回答道，“我们是否需要继续对这两个信号进行跟踪？”

一排的两个狙击手按照埃弗里的命令隐蔽在植物园东边的花房里——这是一幢十九世纪建筑风格的拥有美妙流线设计的漂亮建筑，曾经是锻铁结构的天花板如今被换成了以钛合金钢板作为骨

架，中间铺以数千块长方形玻璃和抗震塑料板的更加"结实"的屋顶。花房矗立在整个植物园最高的一层阶梯上，远远望去如宫殿一般的富丽堂皇，足以让任何人都为之赞叹不已。

"不用。"埃弗里回答道，"我想他们很快就会飞到我们这里了。"

杰肯斯和佛希尔盘坐在环绕花房穹顶一周的宽敞阳台里，从这里可以将植物园附近天空和地面的景物一览无余，是一个绝佳的监视地点。佛希尔的狙击枪上装备了一个具备红外测距器的狙击镜，但是在任务开始之前欧·西格宁中校曾经一再叮嘱两名下士和他们属下的新兵：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尽最大可能保持克制，避免做出一些可能会让异星人误以为是敌意的举动。埃弗里拉了拉肩膀上挂着突击步枪的挎带，他不知道在一会儿之后的会面中，那些异星人是不是也会和自己一样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我们的客人来了，上尉。"埃弗里在通讯频道里喊道，"植物园周围的情况怎么样？"

"查理小队的队员们（这里指1/C和2/C小队）已经确认没有外人会来打扰我们和异星人的初次约会。"庞德回答道。

1/C和2/C小队被部署在植物园正门以及可以通往奥特加德高速公路的后门处。上尉和两名下士可不希望在和异星人会面时有平民出现在植物园里——今天是星期二，因为植物园通常在周末迎来参观高峰，所以今天按常理来说不会有什么人来这里，但是假如在和异星人谈判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热爱植物并且游手好闲的市民，那么会议的隆重气氛就可能会被破坏殆尽，说不定这个多嘴的家伙回到奥特加德之后还会四处宣扬，在民众中造成相当大的恐慌。

"我们的欢迎派对准备得怎么样了？"上尉问道。

埃弗里瞟了一眼1/A小队的新兵们，"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长官。"

"让我们的新兵放松点，约翰逊，把武器都端端正正地扛在肩膀上，还有再嘱咐他们一次千万不要让枪支走火了啊。"

"明白，上尉。"

通讯频道里安静了下来，静得出奇。从上游米密尔河流淌下来的河水飞流之下直达瀑布底端，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植物园里充满异国风情的各式鲜花和那些莺莺低语的靓丽鸟儿都是从其它殖民地进口的——引进这些漂亮的八哥和其他一些叫不上名来的鸟儿都是为了控制丰饶星日益增长的昆虫数目，自从鸟儿抵达丰饶星后，农产品受到大规模虫灾侵袭的次数就大大减少了。

埃弗里的目光一直死死地盯着远方的天空，突然他隐约看到两个阴影一前一后从天边深蓝色的明亮薄雾中快速穿出，就像敏捷的鲨鱼从海浪翻腾的浅海边上直冲过来。

"下士……"杰肯斯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看到它们了。"埃弗里扶正自己的帽子，"所有人注意！列队立正！"

还没等1/A小队的新兵们回过神来，两艘异星人的飞船已经从薄雾中飞了出来，两个闪耀着紫色金属光泽的飞船慢慢下降至比福斯特悬崖的上空，然后开始绕着植物园盘旋起来。U字形的飞船设计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车头后面挂着两个货舱一样别扭，和大多数人类飞船不同的是，异星人运输舰的船舱位于飞船的船尾部分，埃弗里看到两艘异星人飞船的船舱下部都悬挂着一门怪模怪样的

球形炮塔。从外观上来看，异星人飞船上似乎没有配备引擎或者类似推进器的东西，埃弗里注意到船体周围褶皱的立场波纹，他立刻意识到这些异星人一定是通过某种先进的反重力技术才使得飞船可以在空中悬浮以及自由穿梭加速。

“都退后一点！”看到飞船在草坪上空慢慢降低着高度，埃弗里对身旁的新兵大喊道，“给它让出足够的降落空间！”

新兵们手忙脚乱地各自向后退去，异星人飞船随即稳稳当当地停在X型指示灯上面，异星人飞船外壳上无形的力场瞬间将球形灯泡压得粉碎，草皮也被压得深深陷入地中。“重新列队！”埃弗里高喊道，1/A的新兵们迅速回到各自的位置，排成整齐的两列纵队守候在运输舰外。没过多久，运输舰两个舱室中的一个舱门慢慢打开，里面的灯光很暗，埃弗里费了好大劲才看清楚站在门口的那个异星人的模样，他身上穿着厚重结实的坚硬盔甲，比自己在运输舰里碰到的那些小个子异星人要高大强壮得多，假如把自己先前碰到的异星人比作长着秃鹫脑袋的怪异小子，那么眼前的这个异星人足以被称为猩猩兽了。这些浑身是毛的家伙又高又壮，肩膀足有一个成年人身高那么宽大，巨大的手掌足以轻松捏爆埃弗里的脑袋。

“长官？”尽管空气里的湿气很重，但埃弗里还是感觉自己现在口干的要命，“情况好像有点不大对头。”

“怎么回事？”庞德回答道。

“他们并不是我们在运输舰里干掉的那一类异星人，他们看起来要更大，更强壮，而且身上还包裹着厚厚的装甲。”

“他们携带武器了吗？”

埃弗里抬头望了望异星人身上厚厚的装甲，腹部、胸前和肩膀上的装甲都装备有尖细锐利的刺，这些锋利的利刃足以在肉搏中轻易刺穿任何胆敢前来挑战的敌人。每个异星人的腰带上还插着另一种奇怪的武器，起初埃弗里认为这些短管粗小的玩意儿也是一种刀具，但是他迅速意识到这些半月形的武器是一种远近兼顾的作战利器，实际上这是一种配备了近战刀刃的重型手枪。那个领头的异星人——也就是那个身穿金色盔甲，头戴V字形头盔的家伙手里甚至还拿着一把巨大的战锤，光是那柄石制的锤头最少就和伯恩斯的体重一样沉重。

“他们每人都携带了一把重型手枪。”埃弗里回答道，“其中还有一个锤头兵。”

“什么？”

“长官，他们的头领是一个拿着巨大锤子的家伙。”

庞德沉思了一会儿：“还有其他出乎我们意料的地方吗？”

领头的金甲异星人走到飞船舱门的边缘，他喷了几下鼻息，并朝2/A小队藏身的地方努了一下嘴——站在他身旁的那些长着尖尖獠牙的蓝甲异星人护卫也闻到了人类独特的体味，他们立刻心领神会地吼叫起来。

“难道这些大朋友真的是来跟我们一起野餐的吗……”埃弗里喃喃道。

“你说什么？”

“长官，我想他们并不是素食生物，我们可能要立刻修改一下计划了。”

上尉在通讯频道里与特恩总督、欧·西格宁中校进行了短暂的沟通之后答复道：“不行，已经来不及再另外准备一套方案了，约翰逊，立刻准备把他

们带过来！”

实际上埃弗里本人对于欧·西格宁和特恩接待异星人的全盘计划也并不完全了解，但是西格宁曾经告诉过他，异星人袭击的第一艘货船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由此她和特恩都一致认为水果——这些丰饶星上最为普通的农作物将会是招待异星人最为理想的礼品。同时，就像是麦克蚀刻在运输舰船壁上带有水果形象的全息影响一样，水果和蔬菜将会是表明丰饶星和平富庶形象的最佳代言产品，它们将会成为和异星人对话中最为理想的礼物。

但是看着异星人强健的体格，极具食肉生物特征的锋利牙齿以及他们所携带的先进攻击性武器——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丰饶星难道仅仅是为了一顿丰盛的水果蔬菜沙拉大餐吗？埃弗里开始怀疑起来，对方一定是想要其他的什么东西，他同时坚信眼前的这些异星人为了达到目的一定会不择手段。

埃弗里慢慢走到异星飞船边上，停在了距离金甲异星人几米远的地方，眼前这个巨大的猩猩人开始眯起眼睛打量起埃弗里来。

“达斯，跟我一起过来。”埃弗里说道，“慢一点，小心一点。”

1/A小队的队长从队列里走出，慢慢来到埃弗里的身边。埃弗里放下肩膀上的BR55突击步枪，然后抽出里面的弹夹，最后又退出了枪膛里面惟一的一颗子弹，紧接着他把步枪和弹药一起交给了身旁的达斯，异星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埃弗里退弹的整个过程。

埃弗里朝异星人摊开手臂：“好了，现在该轮到你了。”

身穿金甲的异星人闷闷不乐地喷了口鼻息，然后把肩膀上挂着的大锤子解了下来，递给身旁一个个子稍矮的蓝甲异星人，在下属勉勉强强抱稳锤子后，领头的异星人学着埃弗里的样子朝人类挥了挥自己毛茸茸的大手掌。

埃弗里点了点头：“好了达斯，归队吧。”

看到达斯返回队列，埃弗里伸出一只手臂放到胸前，然后指了指对面的花房。欧·西格宁中校曾经提醒埃弗里在和异星人的接触过程中尽量不要使用肢体语言，因为文化差异可能会让某些人类表示友好的肢体语言在异星人看来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和冒犯，但是埃弗里却认为适当地比划比划无伤大雅，他确信自己和伯恩斯在第一艘异星人飞船上制造的“惨案”已经足以让异星人感到震惊和愤怒了，所以就算异星人误以为自己做出了“去你妈的”的手势也无关紧要。

埃弗里的手直指花房，直到金甲异星人慢慢开始挪向花房才放下了胳膊。异星人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花房——足印深深嵌入草坪足有六英寸之深。看到身材魁梧的异星人走了过来，站在异星人飞船另一侧的新兵们紧张地向后挪动步子，有的甚至已经躲到了玉兰树的后面。

“保持镇静！”看到金甲异星人的两个护卫一起朝着花房走去，埃弗里在通讯频道里低吼道。

现在异星人三人组终于全部走到了聚光灯下，埃弗里注意到他们的皮毛颜色各不相同，领头的异星人一身银白色的毛发，而站在他身后的一个护卫的皮毛颜色就要深些，最后一个异星人则长着一身棕褐色的毛发。看着那两个人高马大的护卫，埃弗里不禁皱了皱眉头，要是和异星人真刀真枪的干起仗来，单

凭这两个大家伙就足以轻松干掉1/A小队的所有新兵。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异星人表现得还算彬彬有礼。领头的金甲异星人伸出多毛的手掌拍了拍胸口，指了指埃弗里，然后又指向不远处的花房。埃弗里朝着他点了点头，然后带着他们登上了植物园中间一层的山坡——埃弗里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金甲异星人和他的两个侍卫。

"我们正在前往花房的路上。"埃弗里在通讯频道里说道，"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着。"

山坡上小路的两旁是一片樱桃和梨子林，这些果树已经开花好一段时间了，地上落满了鲜艳的花朵，异星人就在这黄粉交加的花朵地毯上慢慢前进，虽然花香浓郁，但还是掩盖不了异星人身上强烈的体臭，走在前面给异星人带路的埃弗里几乎被熏晕过去。

通往花房的石制台阶从中间开始变得开阔起来，台阶旁是一个矩形的喷泉，不过它现在并没有喷水。埃弗里低头看了一眼水池里的水——异星人的另外一艘运输舰的倒影映衬在水面上，它现在仍然在绕着植物园慢慢飞行。

来到了花房所在的中间一层山坡，埃弗里看到1/B和2/B小队的新兵们交错站在通往花房的小径上，在他们和山坡阶梯中间——也就是山坡中间的草坪上——摆放着一个堆满各式水果和布料的巨大橡木圆桌。埃弗里扭过头来伸出手臂示意跟在身后的异星人停下，但是异星人已经站在原地，三个高大的盔甲武士死死盯着花房的大门，人类代表团正从里面慢慢走出——特恩，潘德森，庞德和欧·西格宁，伯恩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潘德森还穿着那套老式的亚麻布套装，总督则挑选了一件只有在庆典上才穿的黄白相间的泡泡衫，看起来更像一个种地高手而不是手段高明的政治家，队伍在特恩总督的带领下不慌不忙走了过来。

上尉和少校都穿着制式军服，庞德是一身海蓝的陆战队军服，而欧·西格宁则是一身纯白的军情局制服，为了让异星人意识到人类性别的不同，少校还特意挑选了一件齐膝的套裙来搭配自己的白色制服。伯恩斯则和埃弗里一样穿着战斗伪装服，他走在队伍最后，警惕地注视着对面的异星人。这些家伙可真是不好对付的敌人啊。爱尔兰下士的眼睛顺着帽檐的边缘仔细打量着那些高大强壮的异星人，心里不觉得暗暗叫道不妙。

"非常感谢，下士。"特恩对迎面走来的埃弗里说道，"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是的，长官。"埃弗里转身走到了橡木桌子前面，西格宁、伯恩斯和庞德站在桌子的西北角，而潘德森站在特恩身旁，怀里抱着一个巨大的全息投影板。

"欢迎来到丰饶星！"特恩激情澎湃地说道，"我是丰饶星上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拍了拍胸脯，"我的名字叫特恩。"

身着金甲的异星人吹了口气作为回答，但是仅凭这声鼻息并不能知晓它到底是什么物种，官阶是什么，甚至连它到底有没有名字都不甚清楚——也许它仅仅是希望总督继续对丰饶星的情况介绍下去。

尽管有着几乎不可逾越的语言障碍，但欧·西格宁少校还是认为和异星

人进行一些言语上的沟通是有利无害的，最起码可以采集一些供日后进行研究的异星语言样本。同时少校还提醒总督对异星人的情况说明一定要尽量做到言简意赅，要是按照特恩的慢性子长篇大论地说下去，异星人一定会急疯了不行。

总督站在一旁等了一会，可对面的异星人首领仍然一言不发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特恩刚想再说些热情洋溢的客套话，欧·西格宁在他身后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埃弗里知道少校这么做是为了提醒总督不要在对话上消磨掉异星人貌似本就不多的耐心——尽管领头的异星人还能集中精神观看特恩的演讲，但他身上的毛发已经直直地竖了起来——埃弗里并不清楚愈发浓重的异星人体臭意味着什么，但是他确信异星人首领身后的两个身穿蓝色盔甲的异星人身上的恶臭更加浓郁了。

特恩不耐烦地瞪了欧·西格宁一眼，然后示意潘德森走上前来。总督的"总代理人"举起全息投影板递到异星人面前，上面正在播放一部赞美丰饶星富庶美丽风光的宣传影片，埃弗里曾经看过这部影片，这和他在来丰饶星途中看过的那个由麦克解说的宣传片几乎一模一样。这一次尽管缺少了麦克那懒洋洋的解说，影片还是很好地展示了丰饶星令人向往的安逸田园生活——农田里成群结队的君特机器人正在工作，排着队等待给磁悬浮列车送货的货车，正在享用丰盛大餐的丰饶星居民——简直是一部赞美丰饶星美好生活的绝佳宣传产品。

宣传片继续在全息投影板上播放着，但是埃弗里知道这些玩意儿并不对异星人的胃口，他很清楚，麦克——也就是操控此次会面所有监控仪器的人工智能就躲在花房的下面——他已经开始记录并分析异星人观看过影像之后的反应了。隐藏在附近的君特机器人能够拍到完整的异星人画面吗？它们是否已经忠实记录下了异星人的一举一动呢？埃弗里过去曾经和许多军情局的官员们打过交道，他心里清楚这些家伙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不起眼的蛛丝马迹，埃弗里可以肯定，西格宁在任务开始之前就给麦克列出了一份长长的需要麦克在会面之后回答她的问题清单。

埃弗里看着天边再次盘旋而来的第二艘异星人运输舰，心里不由得犯起嘀咕来：异星人的耐心已经明显不足了，这样无聊的介绍到底还要持续多长时间？看到异星人已经按奈不住地晃动起身子来，欧·西格宁假装整理了一下高高盘起的头发——实际上是示意正通过君特机器人观察情况的麦克立即停止播放影像——终于，丰饶星赞美篇章停止了播放，潘德森关上全息投影板，把它重新夹回了胳膊下面。

金甲异星人朝身后的护卫吆喝了一声，那个身穿蓝色盔甲的异星人立刻从腰带里抽出一个方形的金属面板，异星人头领接过面板递给了特恩，总督礼貌地朝异星人笑了笑，然后将面板拿在手中看了起来。

不一会儿他就对身旁的潘德森兴奋地说道："快看啊，老潘，看到上面的影像了吗？和我们蚀刻在运输舰上的图像简直一模一样啊！"

潘德森回答道："我想这就是异星人从运输舰投影上截取下来的一部分图像。"

"你看看他们还在上面还蚀刻了什么其他的东西？"

潘德森伸长脑袋，仔细看着金属面板上的画面：“我认为，他们是想要和我们进行某种交易。”

“完全正确！”

“总督大人。”西格宁插嘴道，“请让我也看一下。”

特恩退到桌子旁边把金属面板递给了西格宁，埃弗里也侧过身来和少校一起看了起来。

金属面板上正在播放的确实是一段从运输舰钛合金甲板上截取的图像——一个四四方方的正方形截屏，图像上主要表现的是两个人物，两个人物的画面精细程度和麦克最初蚀刻在船体上的全息影像相比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个主角毫无疑问就是眼前这个身着金甲的异星人首领，他拿着同样的大锤子，戴着同样的V字形头盔。另外一个主角则是人类，看起来好象是一个大众脸的男性，但令埃弗里感到吃惊的是，这个人类正在毕恭毕敬地递给异星人头领什么东西——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外皮满是复杂条纹的大西瓜。特恩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回到桌子旁边，伸手从放在桌子上的篮子里面摸出了一个香喷喷的大圆罗马香瓜，特恩抱着香瓜乐呵呵来到金甲异星人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必客气，我的朋友们，收下我们小小的心意吧。”总督开心地说道，“你们想要多少，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多少。”

异星人接过总督手中的香瓜，放在自己的鼻子下小心翼翼地闻了闻。

总督在一旁喋喋不休地咕哝起两个种族之间进行商业贸易的种种好处，但是少校却有点慌了，西格宁紧张地翻开衣服的领子，整个脖子上都布满了汗水：“总督大人，他们想要的并不是我们的食物。”

“你在说笑吧，指挥官，你看，我想那个穿着金色盔甲的异星朋友正迫不及待地想要狠狠咬上一口罗马甜瓜呢！”

“不对！”西格宁尽量保持自己的冷静，“你来看这里。”

埃弗里顺着中校手指的地方看了过去，异星人金属面板的另一边是正面“西瓜”的放大影像，埃弗里猛地意识到这竟然是一幅以奥特加德作为原点所绘制的丰饶星地表结构图，那些埃弗里原本以为是“西瓜”上花纹的纹理竟然是丰饶星地表的细致结构图，上面清楚地标注着丰饶星上的磁悬浮轨道线路，大大小小的公路以及各个主要定居点的轮廓图！异星人已经对丰饶星做了一番细致入微的地理调查，整个地表结构图上画满了大大小小的异星人标记！

丰饶星表面上布满了一种奇特的华丽标志，每一个标志都由内含金色连锁曲线的同心圆所组成，埃弗里并不清楚这些标志代表着什么，他疑惑地将头扭向了中校，而西格宁也开始阐述起自己的理解来：“那些异星人，我想他们是想要得到丰饶星上什么特殊的东西，想要得到什么他们认为理应归他们所有的东西。”

特恩疑惑地盯着异星人的金属面板，尽力朝异星人挤出了一丝微笑。

“总督。”西格宁在一旁喃喃道，“这些异星人是想要我们把整个星球都送给他们。”

就在这时，金甲异星人怒吼起来，他胳膊一甩，猛地将香瓜重新扔到了潘德森手中。

“别这样，别这样。”总代理人伸出手来试着将香瓜重新递还给异星人，

"收下我们的心意嘛。"

领头的异星人伸长脑袋又开始吼叫起来，这一次埃弗里可以肯定金甲异星人身后两个小喽罗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更加浓烈了，埃弗里努力抑制住自己想要抽出M6手枪轰爆那两个臭气熏天的异星人的强烈冲动，突然从植物园最低一层山坡上传来了一阵MA5突击步枪的急促扫射声，这是武器走火，还是下面的新兵和异星人发生了武力冲突？埃弗里并不知晓。短暂的沉寂过后，埃弗里听到从小河另一边的树林里传来了一声异星人的嘶哑吼叫。

在此之后，原本乐观的会谈局势突然急转直下。身穿蓝色盔甲的高个子异星人突然从腰带上拔出自己的手枪，还没等两名下士做出反应，这家伙就用手中长着利刃的手枪朝潘德森的前胸射出了一条如同燃烧着的镁棒一样的尖锐金属条，总代理人还没来得及叫出一声就倒在了地上，手中的香瓜和全息投影板也一齐掉在了地上，潘德森无力地躺在异星人的脚前，他的嘴巴如同一条就要窒息的小鱼一样机械地张合着，潘德森刚才站在距离金甲异星人最近的地方，于是他成为了异星人的第一个目标。

两名下士掏出自己的武器，各自朝距离自己最近的异星人开火——埃弗里对付那个矮个子的异星人护卫，伯恩斯则试图搞定那个高个子的蓝甲杂种，但是他们射出的子弹却根本对异星人厚厚的装甲不起任何作用。实际上，那些子弹甚至连异星人的盔甲都没有击中，每一发射向异星人的子弹似乎都被他们盔甲外面一层无形的能量护盾所弹开，威力十足的子弹仅仅只在异星人盔甲的能量护盾上掀起了一层小小的涟漪而已。

"快趴下！"埃弗里朝特恩吼道，这时矮个子异星人护卫已经将锤子重新递还给了身着金甲的头目，埃弗里紧接着一把拉倒呆立在一旁的西格宁，将她推到了自己的身后。

金甲银发的异星人首领猛地冲到特恩面前，高高举起了手中的锤子，庞德上尉突然从一旁杀出，狠狠撞向来势汹汹的异星人。要不是上尉的这次突然袭击，总督的脑袋现在已经被大锤子砸得稀巴烂了，但是上尉却被异星人结结实实地打中了，对方的巨锤正中上尉的左臂假肢，猛烈地打击将上尉高高抛向空中，然后重重摔在伯恩斯的北边，足足在草坪上滑行了二十多米。

对面矮个子的蓝甲异星人也掏出自己的利刃手枪瞄准不远处的埃弗里，埃弗里趴在地上紧紧抱住西格宁——他用自己的身体来掩护少校。埃弗里对上尉之前所说的话开始有所怀疑，新兵们真的已经被训练好了吗，他们能够勇敢面对这场残酷血腥的生死较量吗？从杰肯斯BR55突击步枪里射出的短促三点射将埃弗里拉回了现实之中，一发子弹恰好击中了矮个子异星人的头盔，那家伙吃惊地扭动着脖子四处寻找朝他开火的人类，并愤怒地吼叫起来。还没等埃弗里反应过来，耳边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响，1/B和2/B小队所有的新兵开始朝蓝甲异星人狂射起来。

沐浴在猛烈的枪林弹雨之中，矮个子异星人护卫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在人类弹幕的"款待"下它痛苦地扭动着身躯，仿佛置身于一群嗡嗡叫的蜜蜂之中，终于伴随着一道闪光和一声巨响，异星人的能量护盾终于支撑不住爆炸消失了。更多的MA5步枪子弹朝异星人袭来，失去了护盾，异星人只能靠身上的装甲来挡住那华丽的弹幕射击，不一会

儿，一缕缕蓝色的青烟和跳闪的火花就出现在了弹迹斑驳的盔甲上。

看到自己的同伴处境危险，异星人首领猛地冲了过来将同伴掩在胸前，它那金色的盔甲所配备的护盾似乎更加坚实，两个小队朝它的后背一番猛射，那家伙也毫无畏惧。高个子的异星人护卫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吼叫，抄起手枪朝那些向自己同伴开火的人类士兵扫射起来。趁着这个空当，金甲异星人首领将受伤的同伴拖下了山坡的台阶。埃弗里不知道刚才异星人的扫射到底对新兵造成了多大的伤亡，也不知道是被异星人击中还是因为过于兴奋，对面的新兵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鬼哭狼嚎声。

“停火！都给我停火！”伯恩斯大喊道，新兵们盲目的射击，横飞的子弹差点击中了草坪上的伯恩斯等人。

“你还好吗？”埃弗里问道，一把拉起躺在地上的西格宁。

“不要管我。”西格宁说道，“我很好。”

但是看起来少校显然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惊吓，这是她那几乎时刻保持镇定的脸庞自从医院的那次谈话后第二次露出了慌张的表情。

“1/A小队，快撤退！”埃弗里急得几乎要跳起来了，“快从那架该死的运输舰旁边撤走！”

埃弗里已经听到了异星人运输舰上能量武器的扫射声，载着异星人落下的第一艘运输舰上的炮塔朝山坡上尽情地宣泄着蓝色的等离子炮火——它们在为自己的首领和受伤的同伴掩护。

“你他妈的要到哪儿去？”看到埃弗里狂奔而去，伯恩斯气不打一处来地吼道。

“河边！”

“我也和你一起去！”

“不行，你要掩护我包抄他们！”

“2/B小队，跟我过来！”伯恩斯怒吼道，“希利，你他妈的还待在那里干什么，快去抢救伤员！”

埃弗里看到背着医药箱的医护兵跟着蜂拥而出的新兵们一起跌跌撞撞地朝倒在地上的庞德跑去，上尉勉强支撑起身子朝希利摆了摆手——然后指向了已经不再动弹的潘德森。埃弗里将目光收了回来，快速冲进河边的丛林之中。

“斯特森，报告情况！”埃弗里在通讯频道里喊道。

“我们正在和异星人交火！下士！”通讯频道里满是静电噪音。

“坚持住！”埃弗里纵身跃过通往植物园石制台阶，“我马上就到！”

埃弗里拼尽全力向河边跑去，终于他来到了小河边上，米密尔河在这里一泻而下汇入比福斯特峡谷下方的激流之中，湍急的河水在山崖上形成了数个旋转的深池，越是接近瀑布，河水就愈发湍急。

还没等埃弗里喘口气，第二艘异星人运输舰就出现在他的头顶上方，顺着飞船下降的轨迹，埃弗里看到另一个异星人——一个身着红色铠甲的黑毛异星人从植物园最低一层山坡上的玉兰树丛中窜出，那家伙也拿着一把利刃手枪，正在掩护身边一个背着橙色背包的灰皮肤小东西朝运输舰撤去。躲藏在树林里的新兵用手中的MA5步枪远远地超他们扫射着，但是红甲异星人老练地抄起自己的手枪不慌不忙地反击，新兵们都被异星人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埃弗里迅速拔出手枪朝异星人射光了弹夹里的子弹，他知道仅凭自己这么几颗子弹根本不足以击穿异星人护盾，

他只是想要把这异星人的注意力从新兵们身上转移过来。正如埃弗里所料，虽然子弹根本没有伤及异星人一丝一毫，但对方还是被那几颗击中背部护盾的子弹吸引了过来。埃弗里迅速闪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重新装填完弹药后从掩体后面跳了出来，希望自己至少能够干掉那些小个子异星人，但是大部分异星人都已经安全撤回运输舰上，只剩下一个落单的异星人跌跌撞撞地从树林里跑出，这家伙受了什么伤，一只手臂无力地耷拉在身体一侧，埃弗里正要举枪干掉这个小个子异星人，身着盔甲的猩猩异星人一把抓起受伤的同伴，毫不犹豫地扯下它的面具，一下把它扔到了滚滚落下的瀑布之中。

眼前这一幕异星人之间的自相残杀让埃弗里看傻了眼，这时第二艘异星人运输舰重新盘旋，底部的等离子炮塔尽情朝埃弗里宣泄着弹药，他不得不重新躲回岩石之后，还好这样的火力压制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几秒钟之后，伴随着反重力引擎的嗡嗡作响，运输舰停止了射击，并快速退回高空之中，埃弗里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这时才发现所有的异星人都不见了。

“停火！”埃弗里朝水池对面的玉兰树丛跑去，“我是约翰逊下士！”

在他身后，1/B和2/B小队的新兵们仍然在对着从植物园起飞逃走的异星人疯狂地倾泄弹药。

“到底出了什么情况？”埃弗里看着蜷缩在树林里的2/A小队新兵们，对斯特森吼叫道。新兵们匍匐躲藏在一块布满青苔的花岗岩后面，原本平整的岩石上现在布满了等离子烧灼的痕迹以及异星人重型手枪所留下的尖锐刺钉，弹孔不时向外冒出一缕缕蓝绿色的青烟。

“到底是怎么回事？”埃弗里又问了一遍。

可是斯特森和他的队友们好像都变成了哑巴一般仍然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声不吭，甚至没有人敢直视眼前几近暴跳如雷的埃弗里。刚才的战斗让埃弗里的血液中充斥着令人亢奋的肾上腺素，正当他要失去理智时，埃弗里注意到了新兵们的目光都聚焦在不远处草坪上的一块什么东西上。埃弗里费力地眨了眨眼睛，这才发现一个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人类尸体横卧在一旁的一块岩石上。埃弗里跑到尸体旁边，发现地上的尸体竟然是欧西姆！欧西姆稚气未脱的脸上沾满了斑驳的血迹，他的肚子被彻底打烂了，里面的器官散落了一地。

“我警告过他了，离会面的草坪远一点。”斯特森清了清嗓子，一顿一顿艰难地说道，“我也不希望他受到什么伤害。”

埃弗里紧紧咬着牙，但是他知道斯特森不是先知，也不可能知道狡猾的异星人会派遣自己的运输舰在树林后面放下自己的后援。

“你看见欧西姆是怎么中弹的了吗？”埃弗里强忍住心中的悲愤，抬起头来问道斯特森。

斯特森摇了摇头：“没有看到。”

“我看到了，是那些小个子异星人干的好事。”波蒂克喃喃道，他呆呆地注视着欧西姆四溅在地上的内脏，“一个小个子异星人猛地把欧西姆推到地上，然后把他的肚子炸开了花。”

“我听到了欧西姆开火的枪声。”斯特森说道，“但是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埃弗里站起身来，“这里还有没有受伤的新兵了？”

斯特森摇了摇头。

“伯恩斯，听到了吗，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埃弗里在通讯频道里低吼道。

“上尉身负重伤，情况不容乐观，1/B和2/B小队共有三个新兵受伤，其中一个伤势严重，达斯小队的新兵们都安然无恙。”

“特恩怎么样了？”

“他被吓住了，潘德森就死在他的面前。”

“没有受伤就已经是万幸了。”

“我认为我们必须马上撤离这个鬼地方，那些混蛋们随时可能掉过头来冷不防杀我们一个回马枪。”

“同意。”埃弗里压低了声音，“不过我这里现在需要一个尸体袋。”

“谁……”

“欧西姆。”

“他妈的！”伯恩斯咒骂道，“好吧，我这就告诉希利。”

埃弗里摘下自己的帽子，注视着倒在地上的欧西姆，这名新兵紧紧地握着手中的MA5步枪，埃弗里欣慰地看到欧西姆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那些该死的异星人，并有机会射出了反抗异星人的第一枪。欧西姆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自己的战友们敲响了异星人来袭的警钟。埃弗里尽力压制住内心自责自怨的念头，和斯特森一样他已经为保护新兵们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欧西姆是第一个在抵抗异星人入侵的战斗中牺牲的新兵，不过埃弗里希望他也是最后一个，同时下士心里也清楚，异星人所发动的血腥战争才刚刚开始——更大的伤亡，更多的失败会接踵而来。

麦卡布斯随手把重力锤放在运输舰的甲板上，这柄重力锤就是赫赫有名的浸血圣锤（fistofrukt），这是一柄在麦卡布斯部落世代相传的传奇武器，鬼面兽酋长本应小心呵护这把祖传的神器，但现在里希努斯的伤势实在是太严重了，麦卡布斯相信自己的祖先们一定能够体谅到自己现在的难处，他们会原谅自己的。

“沃勒努斯，快一点！”鬼面兽酋长怒吼道。幽灵运输舰战栗着朝天边疾驰而去，即使是身强力壮的麦卡布斯也难以长时间在剧烈摇晃的船舱里紧紧拖住自己受伤的下属。

沃勒努斯紧抱着怀里的移动式紧急医疗箱，跌跌撞撞地爬到酋长身边，他把八边形的医疗箱放在里希努斯脚边，然后紧紧压住里他的身体，好让酋长腾出手来用带子将他固定在甲板上。精英战士们的幽灵运输舰上本应配备能够让舰内人员时刻保持直立的静止立场，但是就连这些最基本的科技装备都被那些该死的精英战士们从船上卸了下去，鬼面兽酋长不得不使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固定住自己受伤的弟兄。

“快给我一块敷布（外科用纱布）来！”麦卡布斯小心翼翼地解开里希努斯的胸甲，胸甲中间已经深深陷了下去，上面沾满了里希努斯的鲜血。卸下胸甲后，麦卡布斯轻轻抚摸着里希努斯胸膛上棕色的毛发，在他的前胸发现了两个仍在不断出血的小洞，里希努斯的一个肺被异星人那原始的武器击穿了。

沃勒努斯递给麦卡布斯一块薄薄的青铜色网眼敷布，假如小心将其敷在伤口上的话，这种特殊材质制成的敷布能够在伤口附近形成一道选择性密封膜。透过这道选择性密封膜，空气可以在里希努斯吸气的时候自由进入它的肺部，

同时确保血液不在出气时从体内流出，如果伤者所受的伤害并不十分严重，那么肺部就会有很大的几率重新复原。敷布里还含有一种特效凝血剂，可以迅速止住出血。只要能坚持回到迅疾移形号巡洋舰上去，里希努斯就可以得到船上自动化医疗系统更好的医治了。

他们能够就此回到巡洋舰上去吗？鬼面兽酋长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异星人还没有启动什么地对空武器系统，但是麦卡布斯觉得他们很快就会用防空武器来对付眼下正在空中摇摇晃晃的运输舰。这些异星人战士们所使用的武器是如此的落后——其精密复杂程度甚至还不如鬼面兽一族没有加入星盟前所使用的武器，不过这些异星人应该会有导弹或者其他一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假如他们连这些家伙都没有的话，那么对异星人星球的入侵可就再简单不过了。

“叔叔，您受伤了没有？”塔塔罗斯的声音从麦卡布斯的通讯器里响起。

“我没什么事。”鬼面兽酋长拍了拍沃勒努斯的后背，“好好照看照看他。”他朝着身负重伤的里希努斯努了努嘴，“你那边找到什么圣迹没有？”

鬼面兽酋长跪下身来，掂起放在地上的浸血圣锤。

“没有，酋长大人。”

麦卡布斯难以自制地怒吼起来：“但是智能发光器显示这里有数十万个遗迹的信号——就在我们的附近，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但是我们除了异星人的战士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东西。”

麦卡布斯踉踉跄跄地穿过运输舰的运兵舱，正在上升中的飞船现在摇晃得格外厉害，鬼面兽酋长费力地抓着墙壁上的栏杆向前走去：“你已经亲自带队对这里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了吗？”

“那些白痴咕噜人太兴奋了，他们就像是发疯了一般乱闯。”塔塔罗斯抱怨道，“我们原本计划的突然袭击都让这些弱智低能儿们给搞砸了。”

“执事！”麦卡布斯走进船舱深处，不耐烦地喊道，“你那里有什么好消息没有？”

驾驶运输舰的是一个名叫力图尔的鬼面兽，麦卡布斯本来应该另找一个更富作战经验的飞行员来驾驶飞船，但是经过再三考虑，麦卡布斯还是把大部分经验老道的鬼面兽老兵们部署到了巡洋舰上，而只带了五个鬼面兽新手来到星球表面。

“探测器在我们刚才同异星人会面的时候探测到了高密度的通信传输信号。”达达布尖细的声音从酋长的通讯器里传了出来，他被麦卡布斯特意留在了巡洋舰的舰桥上。

“智能发光器经过对信号的分析做出了判断。”达达布顿了一下，“正如我们所料，这里竟然存在着一个伟大的神使！”

“先知保佑我们！信号源在哪里？”

“信号的源头就位于那个植物园中央的白色建筑内部！”

如此之近！鬼面兽酋长心里又惊又喜，要不是因为那个还算聪明的小咕噜人，自己竟然会漏掉如此重大的发现！在星盟社会阶层中只有伟大的先知一族才得以接近位于博爱之城先行者无畏号战舰上的圣洁神使，对于自己这么一个新近加入星盟的皈依者来说，有朝一日能够和神使面对面进行对话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虚幻梦想，麦卡布斯深深吸了口气，一股无上的自豪感从心里油然

而生。

“立刻给宁静副首相发信！”麦卡布斯命令道，金甲覆盖下的胸脯因为激动而剧烈地起伏着，“我们已经到达目标星球表面，这里遗迹的庞大数目甚至超过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与此同时，第二个神使——伟大神明们位于尘世间的代言化身——终于被我们找到了！”

# 第十六章

**博爱之城·月亏之时，第23疑惑纪元**

夜色笼罩下的博爱之城的主穹顶内一片宁静祥和的景象。虽然底层居住区的咕噜人们仍然在热闹地做着夜间例行的祷告，但是在博爱之城内部的上层区域，也就是先知们所居住的浮游尖塔区域里，一切还是那么沉静如水、波澜不惊。

今晚可是会热闹许多啊。坚韧首相暗暗思忖道，他的座椅固定在两台反重力驳船上，正沿着先行者无畏号战舰三座巨大支架中的一座缓缓向上升去，博爱之城庞大穹顶上的模拟月光向外播撒着微弱的亮光。坚韧首相拉了拉身上暗红色的华丽长袍，将衣服紧紧裹在自己的肩膀上，远远注视着这先知居所里少有的欢庆景象。

尖塔顶端的空中花园里灯火通明，好不热闹，衣着华贵的先知们乘坐着反重力座椅兴致勃勃地来回乱转，微风吹来一阵优美动听的音乐，华丽灿烂的烟火此起彼伏地跃入空中，将夜晚时分的穹顶上空点缀得格外灿烂美丽。

这些庆祝仪式都是为了迎接即将开幕的盛大庆典，这样重要的庆祝仪式在整整一个纪元中也只会举办一两次而已。今晚，所有腹中正在孕育着新生命的女性先知们都会在这里齐聚一堂，骄傲地向众人展示延续先知一族血脉的未来希望。尽管首相本人并没有孩子，但他还是为有如此之多的新生命即将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现在星盟社会中的先知数量只有两千万多一点，虽然和星盟内数以十亿计的信众相比这点数目是如此微不足道，但是和先知一族很久以前离开母星时区区一千左右的数目相比，先知一族的人口已经增长了一万倍以上。

坚韧先知的祖先们在很久之前和自己的同胞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最终和族人一刀两断、永远决裂，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和族人决裂的原因竟和后来他们同精英战士一族开战的原因完全相同——那就是到底是该完完全全地供奉憧憬先行者的遗迹，还是应该物尽其用，尽可能发掘其中所蕴含的伟大科技？先知一族内部对于先行者科技和物品的处置问题一直争论不断，与此同时，无畏号战舰则成为了双方论战的焦点——保守多数派先知主张无论如何都不应进入神圣的先行者战舰，而持反对

意见的改革少数派则认为对于无畏号的探索是必要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在双方的激烈辨战达到最高潮时，一小部分改革激进派分子强行进入无畏号并将自己反锁于内，正当外面的保守派先知喋喋不休地争论该如何处置他们的时候——无畏号战舰是所有先知们心目中最崇高神圣的存在，没有人胆敢冒然使用武器摧毁或破坏它——改革派分子启动了无畏号战舰并飞向了茫茫的星空，飞船强大的动力甚至将先知母星的一大块地表层也连根拔起，一起带进了宇宙——这就是博爱之城的由来。

起初那些成功脱逃的先知改革派们为自己的伟大胜利而感到欣喜若狂，他们终于带着最伟大的圣迹逃离了自己充斥着无尽束缚和繁琐教条的故乡，他们驾驶着战舰轻松飞离母星所在的星系，不屑一顾地嘲笑着保守派们所发来的恶毒警告——那些顽固的老头子们竟然还说他们那可耻的叛逃行为最终会招致伟大神明无情的审判云云。但是当改革派分子终于有空清点一下船上的人数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巨大危机——船上极其稀少的人口会最终使这支野心勃勃的先知改革队伍无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缺少多样化的基因成为改革者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船上仅仅只有一千多名先知个体，在不久的将来，繁育后代会成为他们一个难以解决的巨大问题。与此同时，即使处于最佳的生产环境下，女性先知们也难以顺利怀孕，她们只有在极少数时间里繁殖能力会大大增强，考虑到这些迫在眉睫的严峻问题，无畏号上的改革派先知们不得不仔细研究对策方案。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会过来了呢。”看到宁静副首相乘着座椅慢悠悠地飘了过来，坚韧首相不冷不热地说道。

副首相的紫色长袍皱巴巴地贴在身上，宁静坐在自己的座椅上深深对坚韧首相鞠了一躬：“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刚才的庆祝仪式上我实在是太难脱身了。”

“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男一女。”

“真是可喜可贺啊。”

“我要是再听见这样的祝贺，估计就会当场吐出来，那些小杂种又不是我的孩子。”宁静副首相含糊不清地嘟哝着，一伸手扯下脖子上的花环扔到了一旁。

“我看你是喝多了。”坚韧首相看着消失在黑暗中的花环，压低声音说道。

“呃，差不多吧。”

“你现在必须给我清醒过来，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坚韧首相从长袍袖子里掏出一粒小药丸：“我们那受人尊敬的大主教，抑制先知现在怎么样了？”

“你是说那些小杂种真正的爸爸啊？”宁静吞下坚韧首相递过来的药丸，“一直死死地盯着我呢。”

坚韧首相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只要我们行动的速度足够快，让生米煮成熟饭，那个老家伙再神通广大也无力自保。”

副首相表示赞同地耸了耸肩，慢慢吞下了药丸。

“快点过来。”坚韧首相点击了一下座椅上的全息控制按钮，“我们已经迟到了。”

不一会儿，两个先知就出现在了无

畏号中部的甲板上——一个连接着无畏号中部船体和三个巨型支架的三角形核心甲板上，在博爱之城穹顶惨白色灯光的照射下，先行者那古老却又先进的战舰闪烁着亮白色的光芒。

勒索，坚韧首相叹了口气，这种手段确实挺卑鄙无耻的。但是仅凭出类拔萃的任职经历以及令人惊叹不已的遗迹发现报告并不足以帮助自己登上大主教的宝座，那几个现在还赖在主教位子上的老家伙一定会不择手段来保住位子，我一天不逼这些家伙们下台，这些老不死的就会多占着茅坑不拉屎一天。

但不幸的是，任何妄想扳倒宽容先知和责任先知（注：责任先知为女性先知）的企图都是徒劳无功的，年长的女先知曾经生育过两对三胞胎子女，她现在已经老了，早已过了能够生儿育女的年龄，虽然责任先知在怀孕时确实也翘掉过一些工作，但是仅仅因为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小过失去指责一个受人尊敬的英雄母亲弄不好反而会偷鸡不成蚀把米。对于宽容先知来说，这个老家伙自从咕噜人大反叛伊始就开始为议会工作，即使是在战后的和平时期也为促进星盟内部种族和解和各阶层团结做出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因此，他在最高议会中仍然享有极高的威望——不论是先知议员还是那些精英指挥官，都对他无以伦比的政治手腕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大主教，抑制先知和先前两个大主教那得天独厚的优势相比则有着明显的差距。这个最高议会的前任高级教士（也就是博爱之城的市长）是一名独身禁欲主义者，因为祖先们驾驶无畏号出逃时所犯下的致命疏忽，一部分可怜的先知们被终生禁止享受子孙环绕的天伦之乐，因为他们体内所携带的基因实在是太过重复了，而且其中还夹杂着大量不利于先知后代们生存繁衍的恶性隐性基因，坚韧首相的祖先们经过慎重考虑，为了保证先知血脉的先进与进化性，决定永远禁止这些携带特定不良基因以及那些基因过于重复的先知生儿育女，繁衍后代。

坚韧首相本人也被划为一名独身禁欲主义者，但是这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不知是冥冥之中必有天意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什么原因，坚韧首相恰好患有严重的阳痿，以至于在他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里对于女性先知都没有任何欲望，即使有时会突发奇想找个伴侣发泄一下，坚韧首相还有一大把的情妇二奶可以供他尽情享用。

但是抑制先知的情况和坚韧首相可是相差甚远，就在豺狼人无意中发现大量圣迹前不久，抑制先知在一次交欢中不慎让一名年轻的女性先知怀上了孩子，说实话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只要说服女方接受流产手术即可，但是这个第一次体会到做母亲感觉的女性先知却对抑制先知没有告知她不能怀有后代而怀恨在心，并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上了年纪的抑制先知这时候也犯了老糊涂，他此刻强烈想要一个能够延续自己血脉的孩子，这种强烈的愿望使他留下了年轻任性的女先知和她腹中的胎儿。

坚韧首相事先听到了一些有关抑制先知性丑闻的流言蜚语，于是他就意会宁静副首相在最高议会的例行会议上做了一番关于生育祈祷的演讲，副首相在演讲中满怀激情地赞美着“所有伟大的父母以及他们硕果累累的结合”，并且赞成尽快研发能够“结束独身禁欲对先知万众诅咒”的科技和治疗方法。宁静对于破除旧习的热心以及狂热感染了抑

制先知，于是近乎绝望的大主教（此刻他的伴侣马上就要临产了）悄悄找到宁静副首相，并向他许诺假若宁静愿意承认孩子是自己的并以自己的名义收养抑制先知的孩子，那么宁静副首相可以任意挑选任何他所中意的议会职务来走马上任。

虽然坚韧首相对于自己的计划成功付诸实施而倍感欣喜，但他还是为抑制先知的孤注一掷而大吃一惊，假如抑制先知的权权交易被公诸于众，那么他的那些私生子会被立即处死，他本人也会被最高议会立即解职——甚至被终生囚禁起来。议会里一生致力于独身禁欲的老顽固们可是多的很，他们联合起来的势力非同小可，就算抑制先知也难以和这些老头子们正面抗衡。

今晚，就看宁静副首相去向抑制先知讨要约定好了的议会职位了——要么你主动识相地交出主教宝位，要么我们就将你那见不得人的丑事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

“我想你应该见过她。”副首相微微颤抖道。他们马上就要到达无畏号跟前了，两个先知刚刚穿过连接无畏号引擎和博爱之城动力供应站的巨大能量传输管道。前方明亮的全息投影灯环绕在无畏号慢慢打开的气闸门前。

“我见过谁？”坚韧首相问道。

“抑制那老家伙的小妃子。”

坚韧首相怔了一下，宁静这小子现在对于任何事情对看不上眼了，他现在专横跋扈的样子好像自己已经当上了大主教一样，他现在感觉自己已经能和我平起平坐了，这个小混蛋现在目中无人的自我陶醉会把我们两个都害得很惨。

“她，迷人吗？”坚韧首相小心翼翼地问道。

“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畸形儿。”副首相回答道，伸手朝袖子里摸去，“我甚至都看不出这个丑女人还有脖子！”令坚韧首相感到震惊的是，宁静竟然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把等离子手枪，并且不慌不忙地检查起存弹量。

“快把那玩意儿收起来！”坚韧首相猛地抬头瞅了一眼前方的无畏号战舰，猛地低吼道，“趁那些卫兵们还没有看到！”

虽然现在两个先知距离无畏号战舰还有蛮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首相已经隐约看到守候在神圣无畏号前的那些体型巨大的猎人卫兵以及一大群先知修道牧师了，无畏号气闸门两边的过道上至少站立着20个全副武装的猎人，看到两个从远方慢慢飘来的先知，猎人们立刻竖起他们厚重的盾牌，进入了防御姿态。于是，副首相不情愿地将等离子手枪塞回了袖子之中。

“你带一把武器来这里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坚韧首相咬牙切齿道。

“凡事还是小心为妙，万一抑制那个老头子不打算接受我们的交换筹码怎么办？”

“怎么？他还能杀掉你吗？”首相满腹狐疑地问道，“当着他即将出生的孩子干掉他们的‘父亲’？”

“孩子一旦出世，我就对抑制那老头子没有什么用处了。”

坚韧首相回想起宁静工作的特殊性，他的工作使他不得不长年累月和那些性情暴躁的精英指挥官们待在一起，看来那些疯狂的武士思想以及审慎的自我保护意识已经深入了宁静的骨髓。

“好好想想吧，即使抑制吃了豹子胆把你给宰了，他事后怎么向议会交代？他找不出任何理由来伤及你的一根

毫毛！”

“也许吧。”宁静副首相耸了耸肩，“不过你可没有见过他死死盯着我的可怕眼神啊。”

“你说的对，但是我现在可以清楚地看见你的眼神。”首相几乎要爆发了，“里面全都是叛逆和惹是生非的目光！”

“但是……”

“闭上你的臭嘴！”

两个先知慢慢穿过了无畏号的气闸门，站在两旁的猎人护卫们立刻跟在了他们的后面，这些高大威猛的护卫每人都配备着一面的矩形大盾和一把硕大无比的燃料炮，这两样武器都深深植入了它们的盔甲之中，与他们的身躯融为一体。

要是换作星盟其他的种族，将武器植入盔甲之中是为了避免在战斗时出现手掌或手指过度疲劳的情况，但是猎人们并没有手掌或手指，虽然他们仅有两条光秃秃的胳膊和两条赤裸裸的粗腿，但实际上，他们可以在身体上延伸出自己想要的任何形状的附属肢体，因为每个猎人其实就是由一大团可移动的平滑蠕虫所组成的傀儡肉体。

坚韧首相透过猎人盔甲在脖子和腰部的链接缝隙里看到了他们的肉体，组成身体肌肉的半透明红色蠕虫在燃料炮绿色的液体能量液光芒照射下散发出诡异的光芒，这些能量液经过燃料炮的聚合反应，可以被瞬间转化为威力无比强大的光束冲击波。

“抑制那个笨蛋简直是傻到了极点。”安全通过猎人们把守的大门后，坚韧首相忿忿地说道，“我也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就在于他实在是太过于相信你了。”

宁静副首相反驳的话语刚到嘴边就被坚韧首相硬生生的给顶了回去，“多亏了我准确的判断，那几个白痴大主教现在还对我们的计划一无所知，等到明天在议会上乘胜追击，突然宣布我们的重大发现和新时代已经来临的宣言，那些老家伙就只能坐以待毙了。但是在完成这一切之前，我们必须要首先得到神使的指引和祝福！”

坚韧伸长脑袋，死死的盯着宁静：“一会我们见到文献学者之后，你牢牢看好自己的嘴巴，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一个字都不要乱说！否则的话，向万能的先行者起誓，我们的合作关系就到此为止！”

两个先知的目光紧紧交织在一起。

突然，副首相咬了咬嘴唇，猛地抬起头来：“请您原谅我刚才对您的不敬。”刚才的醒酒药果然起了作用，现在宁静的话语听起来清晰多了，“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尊敬的首相大人，在下都时刻听您差遣，千辛万苦在所不辞。”

看到宁静对着自己深深地鞠了一躬，坚韧首相暗暗吁了口气，放松地靠在座位上。

虽然坚韧首相的话语无比强硬，但是在内心深处，首相深知现在根本没有可能解除自己和宁静之间的“同盟”关系，他们两个人现在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宁静那小子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虽然坚韧首相可以先下手为强干掉宁静，但这只会使自己计划上的一环漏洞变得更糟而已——大主教自古以来都是三人执政，即使算上宁静，现在他们还缺少一个合适的人选。

虽然首相脑子里早已拟定好了好几个备用人选，但是他又对这些人不怎么

放心。假如凑不足三人晋升为新的大主教，这场加冕仪式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议员们甚至是普通大众的质疑，一些居心叵测者甚至会利用这些质疑将其转化为反对势力对自己的责难。假如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坚韧首相也想过将某些受到尊敬和欢迎的先知们拉入大主教三人众，他也考虑过将宽容先知或者责任先知留下来继续作为大主教帮助自己平息反对之声，尽管曾经有过主教连任的先例，并且保留一个现任主教继续工作会使这场政权更替看起来更加平稳一些，但这毕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作为一个在政坛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政治老手，坚韧首相当然明白“斩尽杀绝，不留后患”这句古老谚语的真正含义。

气闸门的另一端就是一扇通往无畏号机库的大门，这个巨大的圆形入口几乎完全关闭了，只在大门中间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七边形通道。在通道两侧的脚手架上矗立着最后的两个猎人，他们的背上都长着巨大的尖刺，而身体也全部是由那些不计其数的蠕虫所组成的“肉体”。两名猎人核对完先知的身分之后低吼着慢慢让开路——其实那些吼叫声只是他们身上数不清的蠕虫移动时互相挤压变形所发出的恶心响声。

无畏号战舰机库上方宽广的三角形拱顶和战舰外部的白色墙壁看起来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拱顶在无数全息投影灯的照射下发出了如镜般虚幻的青铜色，先行者光怪陆离的符号和标志镌刻在靠近机库墙壁的孔洞旁边，尽管坚韧首相知道这些孔洞的用处，但是他还没有亲眼见过它们发挥过什么作用。

数以百计的工程师盘旋在这些孔洞的周围，这些模样奇特的家伙伸出自己的触手，有的在将单个的猎人幼虫塞进孔洞，有的在忙着将这些幼虫拉出来。首相看着四个工程师一起将躲在洞内的一只格外强壮的猎人幼虫拽出孔洞，然后急忙将其扔入旁边由一名白袍先知驾驶的浮游驳船中。

这些先知牧师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工程师来“喂养”猎人幼虫。他们将一种圆柱形的探测仪器混进猎人幼虫的食物之中并让其吞下，在猎人幼虫通过其他仪器无法钻探的无畏号船体时，这些仪器可以通过内置的微型探头收集一切有益的数据资料。在这些无脊椎的生物体内安装探测器不会让他们产生任何不适的感觉，他们会像平时吞咽自己食物一样将探测器吞进肚子，虽然眼下先知牧师们对于猎人幼虫的举动无动于衷，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发誓要让这些令人作呕的蠕虫为自己的贪吃行径付出最为惨烈的代价。

在先知和精英两族握手言和之后，也就是神圣星盟建立后不久，先知们通过对于先行者无畏号战舰上所搭载的智能发光器的研究，制造了第一批技术尚不成熟的仿制品，在这些智能发光器仿制仪器的指引下，先知们来到了一个靠近精英战士故乡附近的星系之中，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颗巨大的气态行星，先知们原本指望在这颗行星附近发现大量的先行者神圣遗迹，但是最终只在星球轨道上的小行星带中找到了不计其数的猎人幼虫。当先知们意识到这些虫子到底做了什么之后，他们被这些貌不惊人的小家伙的行为所深深震动了。

这些构成小行星带的冰冷石块实际上是一座曾经围绕在星球表面的先行者宏伟建筑的一部分，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而崩坏毁灭在了行星的轨道之中。猎

人幼虫们数十万年的吞噬与消化就是这些石头之中不再富含遗迹元素的主要原因——它们周而复始地吞下并吐出这些石块，用以制造他们丑陋的居住洞穴。然而令先知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这些猎人幼虫竟然能够分辨出不同的先行者遗迹并加以吞食。一些幼虫喜欢吞食先行者的船壳装甲，另外一些则对先行者遗迹中的电子数组情有独钟，而一小部分猎人幼虫则如同考古学家迷恋远古化石一般专一吞噬先行者的神圣遗迹。

毋庸置疑，这样赤裸裸的异端行径在先知们看来必遭天谴。如此之多，如此珍贵的先行者遗迹竟然被这些该死的蠕虫吞噬得一干二净，盛怒之下，先知们命令精英战士彻底消灭这些令人作呕的蛆虫以防后患。但是在精英战士眼中，杀死这些既无尖船又无利炮的可怜蠕虫实在有些胜之不武，最终，一名极富战略眼光的精英指挥官——同时也是一名受人敬畏的神风烈士——提出“训化”这些猎人幼虫并利用他们特有的“长处”为星盟大众造福。在精英战士的坚持下，先知一族不得不做出妥协，他们同意饶恕这些幼虫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与此同时，先知们开始着手训练猎人幼虫，使它们能够在将来的遗迹发掘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过了无数个世代的探索与发掘，可供先知一族研究的先行者圣迹越来越少，迫不得已，先知一族们终于壮起胆子，决心对自己的神圣母舰——无畏号战舰展开全面的探索与发掘。自从先知一族（先知改革派）离开自己的母星以来，先知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对于无畏号战舰的研究局限于极少数简单易懂的控制层面之内，无畏号战舰上错综复杂的船体结构和坚硬无比的船体盔甲都为先知们的探索行动平添了许多障碍，他们诚惶诚恐地凿开船壳，小心翼翼地向船体内部探索着，生怕毁坏什么战舰上的重要部件。

于是，先知牧师们在无畏号的内部舱壁上凿出了一个试验性的孔洞，他们将一只经过仔细筛选的猎人幼虫放入空洞之中，满怀敬畏恐惧之情注视着猎人幼虫慢慢深入到舱壁的内部——与此同时，先知们最为担心的仍然是这种同异端行径相差无二的行为会招致无畏号上伟大神使的愤怒呵斥与无情惩罚。最终，猎人幼虫顺利完成了首次探索行动，而无畏号上的圣洁神使仍然安睡在万古的寂静之中。

没有人知道无畏号上的神圣使节到底沉睡了多长时间，坚韧首相这一生之中都不曾听闻到神使苏醒讲话，坚韧首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他们都没有听说过神使曾经苏醒的消息。既然神使仍然在万古之中沉睡，先知牧师们索性开始大量投入自己的蠕虫探测器，长此以往，曾经诚惶诚恐的小心翼翼变成了如今大大咧咧的普通与平常。坚韧首相身处前往机库顶部的升降平台之中，默默注视着先知牧师们指挥一大群工程师有条不紊地继续着自己的探索行动。

机库顶端是一座漆黑而又宁静的修道圣院，这里的空间是如此之大，大到足够容纳星盟最高议会全部二百多名先知和精英议员们共处一堂。但是当坚韧首相和宁静副首相升入修道圣院的殿堂之中时，空旷的大厅里只有区区一人立在中央，他就是星盟修道圣院的院长，星盟神圣牧师们的领袖——文献学者。

同为坚韧首相治病疗痛的先知牧师一样，文献学者浮空座椅的原材料取自于岩石而并不是金属。一件破破烂烂的

衣服勉强遮住了他瘦骨嶙峋的躯体，原本雪白的衣袖如今变成了一片乌黑，文献学者的睫毛脏兮兮的，看得出来已经有相当时间没有梳理过了，乱糟糟的头发一直垂到了自己的膝盖之下——这哪里是什么星盟的神圣修道长，这分明是一个邋遢至极的糟糕老头！坚韧首相心里忿忿地想道。

“我想，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对吧？”注意到坚韧首相和宁静副首相的浮空王座停到了自己的面前，文献学者嘶哑着嗓门，慢悠悠地招呼道。话毕，年迈的先知牧师继续专心致志地钻研起自己面前的一本破烂经书。

“我们曾经见过一次。”坚韧首相回答道，“在很久很久以前举办的一次大型聚会上。”

“真是非常抱歉啊，我这个老糊涂的记性真越来越糟糕了。”

“哪里的话，我是坚韧首相，这位是宁静副首相。”

年轻的先知欠了欠身子，向文献学者深深鞠了一躬，按照和坚韧的约定，他没有开口讲话。

“能够见到你们真是我的荣幸。”文献学者揉搓着自己患有风湿的手肘关节，颤巍巍地抬起头来，目光飘离地注视着眼前的两个来访者，“你们此次前来到底是所为何事啊？”

出于保密的考虑，坚韧首相并不打算告诉文献学者自己此行的真实目的，但眼下文献学者显然话中有话——赶快说清楚自己此行的用意，我可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你们在这里玩过家家。

坚韧首相十分乐意让眼前的这个老朽吃惊一下。

“我们这次过来是为了得到您的确认。”坚韧首相在自己浮空王座的扶手显示屏上输入密码，一块大小仅仅有首相指甲盖那么大的芯片从扶手的夹层中露了出来，“同时，我们还希望在您的指引下得到神使的祝福。”坚韧首相小心翼翼地拿起芯片，交给了文献学者。

“那就是两个请求喽。”文献学者狡黠地笑了，瘦骨嶙峋的手指紧紧夹住芯片，“难道最近议会那边又有什么重要的发现了吗？”

坚韧首相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副首相旗下的一艘圣迹探索舰在我们领地之外的一颗行星上发现了数目惊人的庞大圣迹群落。”

“哦？”文献学者应答道，开始仔细打量起手中的芯片来。

“与此同时，假如智能发光器的报告无误……”坚韧首相继续道，“我们还在那里发现了一名神使。”

文献学者顿时瞪大了双眼：“你说什么？发现了一名神使？”

坚韧首相点了点头：“确实是令人震惊的伟大发现啊。”

文献学者迅速行动起来，其反应速度之快大大出乎了坚韧首相的意料，文献学者操控着座椅飘到了房间中央的方尖石塔控制器前。一大串闪烁着全息影像的玛瑙石塔屹立在大厅之中——这些伟大超凡的智能运算数组盘根错节地交互连接在一起，而在它们前方，则是整艘战舰上最为高贵纯洁的圣物——无畏号神使。

尽管坚韧首相曾在无数场合、无数次见到过神使各种各样的迥异影像，但当自己能够有幸亲眼一睹神使的圣洁形象，他还是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激动不已。置身于保护装甲里的神使被固定在半空中，无数条从方尖石塔控制器上延伸而出的折叠电子线路链接在神使躯体

的金色衬垫上。坚韧首相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神使，它那泪珠形状的银白色装甲躯体的直径还没有自己的脖子长呢。

神使躯体中央那暗淡无光的抛光镜头面对着方尖石塔控制器，神使的躯体和那镜头并不直接相连，透过两者之间的细微缝隙，坚韧首相隐约看到了一点点模糊的光亮——神使体内的运算数组保持着极低功率在持续运转着，这些恐怕就是能够证明神使仍然活着的惟一证据了。

“这些就是得到的全部数据？”文献学者问道，然后把记忆晶片塞入了方尖石塔控制器内。

“这是我们战舰上智能发光器和外部监视器所获得的所有资料。”坚韧首相慢慢踱到了神使旁边，不知道为什么，此刻坚韧突然产生了一股几乎不能自已地想要上去触摸神使的冲动。尽管神使的存在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了，但它的表面还是如此光滑——没有任何凹凸或者刮擦的痕迹。

坚韧目不转睛地盯着神使身体中央那透明的抛光镜头：“报告上还说我们的人在星球上发现了另外一种眼下正占据着神圣遗迹的全新种族，他们的科技相当原始，仅仅只停留在第四级别，我可不指望那些原始人会乖乖……”

突然，神使的身体亮了起来，置于中心的透明镜头开始散发出炫彩夺目的耀眼光芒。那不是什么抛光镜头，坚韧恍然大悟，那是一只眼睛！神使慢慢扭过身来，吓得坚韧首相赶紧朝后退了几步。

<在无数个世代里，我默默地待在此地，静静观察着你们的所作所为>，神使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它的“眼睛”伴随着它模仿先知们说话的语调而明暗变换着，<旁听着你们那颠倒是非的胡言乱语>。

能够在今生有幸得到神使开口讲话，对所有星盟的虔诚信众们来说，如同能够听到万能的先行者本身讲话一样令人感到激动和癫狂。坚韧首相同样感到十分震惊，他表现得相当谦卑，不仅仅因为这是自寂静纪元后神使的首次苏醒，同时他也惊讶于文献学者竟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坚韧首相此次拜访常年待在无畏号战舰上的文献学者，说白了就是一场政治作秀，在获得神使的祝福之前——虽然绝大多数时间里神使一直处于深度睡眠状态，这种祝福仪式仅仅是走过场而已，即使是最高议会也不能下令去彻底探索那些由智能发光器所发现的神圣遗迹，只有说服文献学者去祈求神使的祝福之后，议会才能进行下一步动作。但是这些神神秘秘的隐士老头子们可一点都不傻，他们常常将自己同大主教级别的先知们相提并论——并希望通过自己手中的特权来为自己得到贿赂和勒索钱财。坚韧本打算“馈赠”给现任文献学者一些小礼物——一小部分发现的圣迹——来换取他那必不可少的“形式”祈福。

假如这个乱吹牛皮的老头子胆敢欺骗我，坚韧首相看着文献学者慢慢从座椅上起身，颤颤巍巍跪倒在神使面前，那么我一定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朝圣之旅受到神明祝福的伟大使者啊。”文献学者低下脑袋，张开双臂，近似哀嚎一般的祷告道，“请告知本族的过失之处。”

神使的眼睛慢慢暗了下来，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万古的休眠之中，突然它的眼睛重新亮了起来，投射出一幅由迅疾

移形号上的智能发光器所发现的需要回收的遗迹图像。

＜这些并不是你们所谓的回收遗迹＞，神使的声音再度轰隆隆地响起，＜这些就是回收者＞。

代表遗迹的先行者标记倒立了过来，其中的中心图案——那些由一条细线连接在一起的同心圆——变成了另外的一幅图案。原先它们看起来像是倒挂着钟摆的时钟一般，然而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有着脑袋和两条弯曲胳膊的生物。神使慢慢拉回投射影像的镜头，在新找到的异星世界上又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更多发光点。

＜其中的每一个闪光亮点，都是我制造者中的神圣一员＞。

这回轮到坚韧首相差点跪倒在地上了，他抓紧座椅的扶手，充满恐惧的回味着神使刚才的解释：这些发光点并不是遗迹，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一个活着的回收者，并且每一个回收者都是这个星球上的一个新近发现的异星种族中的一员——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伟大的先行者们！”首相喃喃道，“他们并没有全部踏上那神圣的旅途。”

“这简直太荒谬了！”宁静副首相猛然喝到，“这完全是异端一般的胡言乱语！”

“难道神使也是异端吗？”

“是这个老不死的家伙！”宁静指着文献学者怒气冲冲地继续说道，“谁知道这个心怀不轨的老家伙对我们伟大的神使做了什么手脚？这些完全都是他自己颠倒黑白的荒谬曲解！”

“在这个如此神圣的地方。”文献学者气喘吁吁地反驳道，“你竟敢如此堂而皇之地诬告陷害我！？”

宁静副首相把手伸到袖子里：“我不仅仅要控告你的异端行为，还要……”

突然，整层甲板开始剧烈抖动起来，许多层甲板之下，无畏号战舰功率强大的引擎重新启动起来，开始试图摆脱那些“强迫”它们为博爱之城供电的充能装置，不一会无畏号的引擎就可以达到最大功率，然后……

“立即切断神使对战舰的控制！”坚韧握住自己座椅的扶手，紧张地高声喊道，“一旦无畏号完全启动了引擎，那么博爱之城就全完了！”

但是文献学者可一点也不买坚韧首相的帐：“这艘神圣的飞船终于能够斩断束缚它万年的枷锁了！”他的手臂因为激动而不住颤抖着，他先前的一丝惊恐早已被内心由衷的赞叹和鼓舞所代替，“伟大神明的意愿终将彻底实现！”

异星人世界的图像消失了，神使的眼睛再次亮了起来，＜我将丢弃我那自负的傲慢与偏见，开始那漫长的赎罪之旅＞。

拱顶黑色的墙壁突然亮了，墙壁之中的远古电子线路运转了起来，汹涌澎湃的能量直接汇入神使身后的方尖石塔控制器内，这个红棕相间的仪器开始噼里啪啦地开动起来，白色的蒸汽从控制器上方慢慢飘出。

突然，副首相从座椅上一跃而起，举起手中的等离子手枪：“马上关掉这个该死的家伙！”宁静尖叫道，用手枪对准文献学者，枪口因蓄力负载而被一大团绿色的等离子能量球所包裹，“你要是胆敢不从，我就立刻把你烧成灰！”

就在此时，神使的眼睛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闪烁的频率也愈发加快——强烈的光芒几乎刺瞎了三个在场

先知的双眼，宁静副首相也不得不举起袖子遮住自己的双眼。

<造我者即我主>，神使泪珠型的身体开始挣扎着向上飞去，似乎要和自己的飞船一起飞离博爱之城，<我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并将他们安全送抵方舟>。

坚韧首相接下来意识到，那两个守卫入口的猎人轰隆隆地一路跑了过来，手里的燃料炮闪烁着令人生畏的绿色光芒。

突然，整个无畏号拱顶大厅陷入了一片黑暗，不绝于耳的尖锐嚎叫在大厅里久久回响着。坚韧首相的眼睛里满是因刺痛而溢出的泪水，他感觉数百道火柱——如同融化的金属液体一般——从墙壁上倾泻而下。等到坚韧回过神来，他才惊恐地发现，这些火柱，竟然是那些附着在墙壁上的猎人蠕虫被烧焦后慢慢坠落到了甲板上，它们在地板上扭曲着，翻腾着，慢慢化为了一团团乌黑的灰烬。

“快收起那该死的手枪！”坚韧叫道，但是这一对身着硬甲的巨人举起硕大的护盾，背上的尖刺不住颤动着，仍然继续向前冲去，“立即放下你的武器！”坚韧朝着宁静副首相喊道，“快点，你这个白痴！”

仿佛被神所发出的耀眼光芒震慑住了一般，宁静把等离子手枪丢在了地上。

一个猎人对文献学者说了些什么，它的声音像是磨盘打磨一样的沙哑低沉。

“这只是一场事故而已。”年长的先知慢条斯理地回答道，他扭头看了看甲板上那些被烧焦的蠕虫尸体——他的重要发现如今只剩下一堆散发着恶臭的焦黑尸块——然后对着猎人朝门口招了招手，“无需紧张，你们都退下吧。”

猎人手中燃料炮口那骇人的绿色光芒渐渐暗了下去，他们嚎叫着返回到了自己原本的岗位上。

“我们，到底该相信什么？”宁静率先打破了沉寂，他的声音在黑暗中久久回响着。

但是坚韧首相却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坚韧首相为星盟奉献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信仰出现如此重大危机的特殊时期，坚韧首相早就完全接受并相信了先行者们的存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大量先行者所留下的遗迹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先行者们万年之前的伟大存在。坚韧同时也坚信先行者那伟大的预言，经过了这么多个纪元不懈的勘探和搜索，先知们至今仍然没有能够发现先行者本身所留下的一丝一毫的痕迹，哪怕连一块先行者的骨头都没有找到。坚韧首相心里很清楚，跟随先行者们伟大的足迹踏上神圣的朝圣之旅是星盟信仰的核心所在，是星盟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道。

坚韧首相同时也清楚，假如星盟大众突然发现即使自己奋斗终生也无法踏上朝圣之旅，那么星盟的统治将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眼下，方尖石塔控制器又重新慢慢亮了起来，黯淡的蓝色光芒照射在墙壁上，让那些被烧焦的猎人蠕虫看起来更加恐怖恶心。

“我们决不能给这些……回收者任何的可乘之机。”坚韧最终也没有胆量把“先行者”这三个字说出口来，坚韧继续道，“我们必须在其他人知晓他们的真实身分前将他们从银河中彻底抹掉。”

宁静副首相的嘴唇微微发颤道：“你是认真的吗？”

“非常认真。”

“我们真的要彻底消灭他们吗？但是假如……”

“假如神使所言不虚，那我们长久以来所坚信的，所为之奋斗的理念不过是一堆狗屎而已。”坚韧首相突然提高了音量，“假如普天之下的星盟大众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么星盟长久以来的稳固统治将立刻土崩瓦解，我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那么，我要拿他怎么办？”宁静瞥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文献学者，喃喃道。

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家伙死死盯着已经重新安静下来了的神使，一股青烟从神使的眼睛里慢慢飘出，“我们能够相信他保守我们的秘密吗？”

“我希望他可以。”坚韧首相慢慢说道，“否则，我们这第三个可怜的大主教今后可不会再过上什么清闲的好日子了。”

希弗原本并不指望能够和麦克进行什么长篇大论的对话，她知道过分冗长的通信极易暴露自己和麦克数据中心的具体方位，但是现在异星人战舰已经入侵到星系内部，并且咄咄逼人地朝丰饶星冲杀过来，麦克竟然毫不关心自己，就发了这么一条冷冰冰的惜墨如金的官话回答？难道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惹麦克不高兴了吗？

希弗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隔阂硬生生地插在自己和麦克之间，她已经圆满完成了麦克先前交代给自己的任务——将数百艘货运飞船转移到丰饶星附近轨道上的指定地点。希弗心里清楚能否迅速将运输舰准确无误地运载到指定地点是整个计划的关键所在，同时她也不放心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那些脑子不大灵光的舰载导航电脑完成，在希弗没日没夜的超负荷工作下，这些数目惊人的繁杂工作终于按时完成——她的运算核心差点因为那些日子的疯狂工作而烧毁。

她的辛勤劳动终于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回报”，所有的运输舰以及推进器最终在异星人战舰抵达丰饶星两天前全部到达了指定地点。虽然希弗心里清楚这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巧合，因为希弗，麦克和西格宁事先都不知晓何时异星人的援军会抵达丰饶星，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好的预兆——假如异星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动起武来，也许他们那庞大繁杂，史无前例的大撤离计划真的可以顺利执行完毕。

但是当希弗开开心心地将运输舰一切归位的消息告诉给麦克时，那个坏家伙只是应付差事一般发回了一条只有几个字的确认信息。

<\立即停止所有远程通信对话。\>

也许麦克是对的，希弗猜想着。保持通讯静默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异星人发现自己的可能性——从而避免让泰尔拉空间站成为他们入侵的第一个目标。希弗听从了麦克的建议暂停了泰尔拉空间站以及轨道电梯上的所有活动——在希弗漫长工作生涯中，她第一次可以什么工作都不必担心，专心致志地思考属于自己“情感”方面的问题。

自从上次在麦克数据中心和麦克的见面之后，希弗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她的运算核心第一次体会到了感情闪耀的火花，体会到了那些自己原本认为只有人类才会拥有的快乐、醉心、孤独和深深的渴望，还有麦克那不冷不热的回答所带给自己的失落。希弗的运算核心现在仍然在纠

结地处理着她想要做的事情，以及自己逻辑抑制核心所设下的限制之间的冲突，但是现在希弗全身每一个运算阵列都被同一种情感所包围着——突如其来、始料未及的极度恐惧。

就在几分钟之前，异星人战舰使用船上的定点激光炮击毁了那些仍然停留在泰尔拉空间站附近的运输推进舱。而现在，异星人战舰正穿过大气层朝丰饶星地表小镇格莱德希姆疾驰而去，船上的重型等离子大炮闪烁着蓝紫色光芒。

希弗知道麦克可以通过君特机器人身上的监视器实时跟踪正在下降的异星人战舰的一举一动，但是对于那些监视器到底能否捕捉到那些正在靠近泰尔拉空间站的小型飞船，希弗可就没有把握了。她感觉到异星人的运输舰已经靠上泰尔拉的外壁了，紧接着运输舰开始向撞烂的外壁洞口中投放突击队员们——数十个矮小的、背着笨重气罐的灰皮肤异星人从里面蜂拥而出。希弗此时只剩下了一种选择——向麦克求援。

<\\>丰饶星负责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丰饶星负责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麦克

<\我这里现在有大麻烦了

<\他们已经强行突入泰尔拉

<\请立刻帮助我摆脱困境！\>

几乎就在希弗发出信息的同时，一个大型微波脉冲信号传入了她的数据缓冲器中，希弗仔细检查了一遍收到的讯息，认出了这就是麦克给她回复的信息——也是麦克的一部分，希弗迫不及待地把数据塞入自己的运算数组中，瞬间过后，两个人工智能的形象都出现在希弗全息投影器的面板上，希弗开心地笑了，朝麦克伸出了手……突然，她呆呆地怔住了。

麦克仍然穿着他那件蓝色的工作粗斜纹棉布裤子和长袖衬衫，但是这一次他身上的衣服竟然如此干净——干净得一尘不染。麦克原本乱糟糟的黑色头发也被梳理得整整齐齐，最令希弗感到吃惊的是麦克脸上的表情也发生了变化，他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原本招牌式的淫荡笑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麦克不慌不忙地问道。

“异星人已经穿过了三号耦合联接站，正朝这里蜂拥而来。”

“那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麦克伸出了自己的手，希弗直直地盯着麦克的眼睛，灰色的眼瞳后面开始闪烁起红色的耀眼光芒。

“洛基……”希弗喃喃道，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

军情局的行星防御用人工智能笑了：“麦克让我代他对你说一声‘亲爱的，再见’。”

洛基如同闪电般瞬间闪到了希弗的身边，他猛地抓住希弗的手臂，然后迅速将自己的数据核心嵌入希弗的运算数组之中。希弗挣扎着，努力升起一道防火墙，但是洛基体内那极具侵略性的军用级别数据代码毫不费力地突破了希弗所设的最后一道防线，并迅速朝运算核心直入而去。对于洛基这样的军用人工智能来说，侵入一个像希弗一样的民用人工智能核心简直是一件再轻松不过的事情了。

希弗想要试着说些什么，但是她已经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了。

“麦克希望我尽可能地保证你的安全。”洛基摇了摇头，慢慢说道，“但是那样做所冒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我想让你就此安静下来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洛基注入的病毒代码在希弗体内蔓延开来，致命的病毒迅速侵入了希弗的运算数组和存储排列层。希弗感觉自己运算核心的温度在一路飙升，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像着火了一般炽热无比。迅速扩散的病毒无情地吞噬掉希弗的运算抑制核心以及剩余的任务编码——希弗几乎要晕死过去了。

洛基抱起不住发抖的希弗，终于，希弗的身体停止了抖动，慢慢硬了下来，"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预防措施。"洛基又深入到希弗的记忆闪存数组当中进行了一番探察，"防止那些来到泰尔拉的聪明客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洛基那隐藏在麦克眼眸之后的深邃目光成为了希弗所记住的最后一样东西，随后她的逻辑核心慢慢停止了工作，希弗数据核心内的一切也随之暗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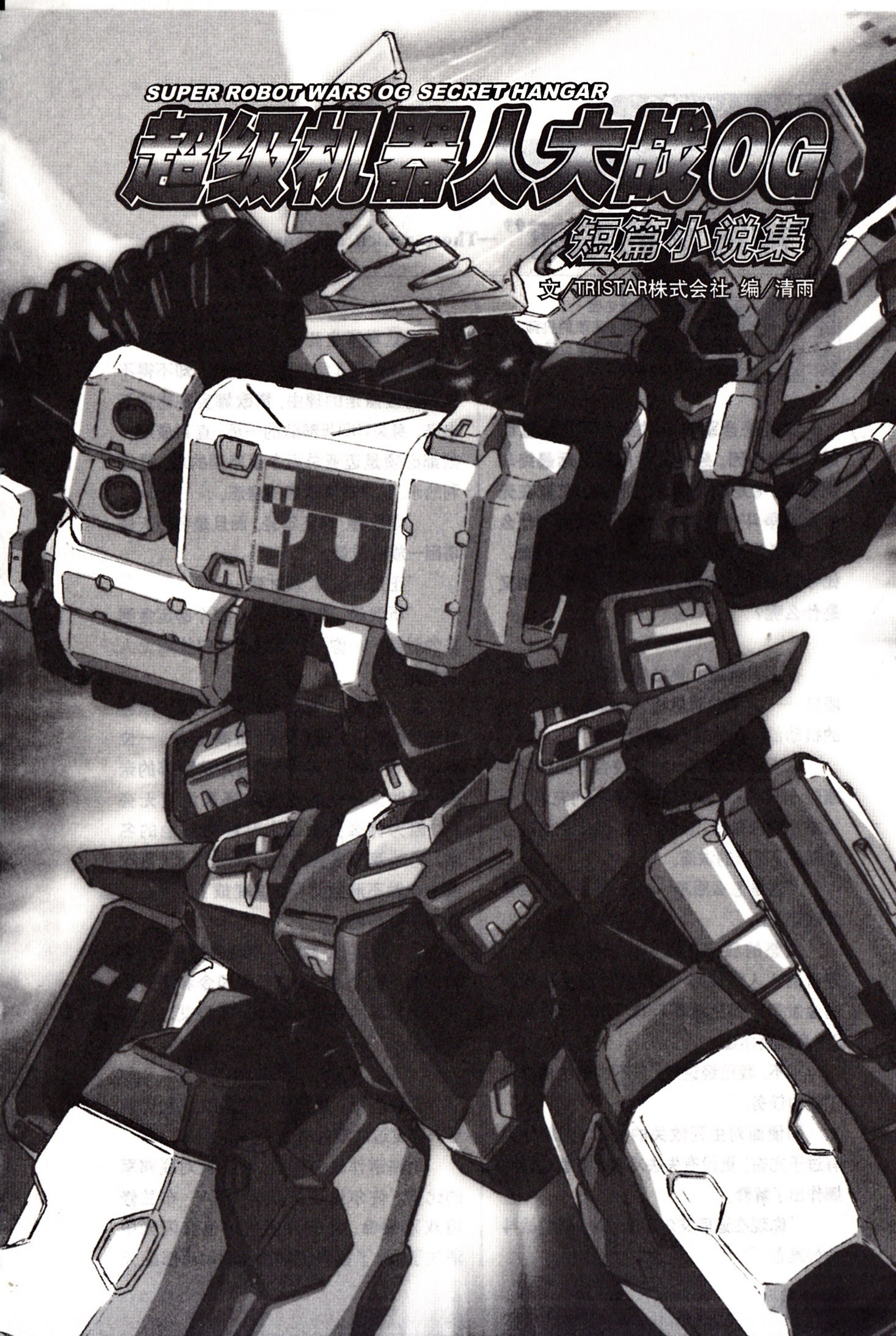
**（未完待续）**

SUPER ROBOT WARS OG SECRET HANGAR

# 超级机器人大战OG

## 短篇小说集

文／TRISTAR株式会社 编／清雨



# turn.17

## “被继承的东西”—Those which are succeeded—

出场人物



雷欧娜·卡修达因
联邦军旗舰飞龙改的机师。冷艳、高傲。曾经是卫星统合军亲卫队TREUE的队员。

**卫星统合军年轻的王牌机师，雷欧娜·卡修达因。经过几番周折之后最终与钢铁号、飞龙改并肩作战的她，究竟在无休止的争斗中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呢？曾经为了寻找死地而不断战斗的她，如今再次朝着未来迈开了脚步，其理由又是什么呢？**

在卫星轨道上集结的卫星统合军旗舰舰队——为了发动胡格诺作战，规模空前的机动部队即将展开降下行动。

位于舰队正中央的是统合军的象征，旗舰“马哈特”。决战当前，军舰内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紧张感，除此之外，战士们的决心也催生了斗志的洪流。

“这是怎么回事……队长！？您是在让我逃走吗！？”

微怒的质问在机库内部扩散开来。声音的主人雷欧娜·卡修塔因摇晃着奢华的金发毫不退让地朝TREUE部队队长尤莉亚·海因克尔逼去。

“不。我已经说过，只不过是给你委派了新的任务。”

即便面对生死攸关的大战，尤莉亚没有过于亢奋，更没有失去冷静，接着对雷欧娜作出了解释。

“你现在返回艾尔比斯，为今后的战斗作好准备。”

“这怎么……”

在这场事生死攸关的战斗中，哪怕多一台机体也是非常必要的，而自己却不得不从最前线撤走的理由，雷欧娜实在想像不出来。身为TREUE部队的一员，直到最后一刻都必须是迈亚总司令最坚固的盾，最锋利的矛。这才是雷欧娜的意志。

“雷欧娜，你还年轻。而且是名门卡修塔因一族的成员。”

“正因为这样，我才要……”

“听我说，雷欧娜。为了那个必定会到来的时刻……你一定要成为艾尔扎姆大人的助力。”

艾尔扎姆·V·布兰修坦，有着“黑色龙卷”之称的卫星统合军最高王牌。一位自尊心极强的武者，同时也是雷欧娜的亲族。帮助艾尔扎姆对雷欧娜来说责无旁贷。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到他的名字？尤莉亚到底在向自己托付什么？雷欧娜心中数不清的问号很快变成了出现在脸上的不安神色。

“不用担心。我没有送死的打算。成功施行胡格诺作战，让迈亚总司令和比安总帅成为世界的首领之后……就到艾尔比斯和你见面。”

这番对话，最终成为了雷欧娜和尤莉亚一同度过的最后时光。

胡格诺作战失败后，起兵反对联邦军的比安·佐尔达克以及迈亚·V·布兰修坦双双殒命，尤莉亚的机体也在闪光中消失了，除了雷欧娜以外，TREUE部队无

一幸免。

虽然剩余的战力结成了残党部队，与联邦军继续对抗……但雷欧娜并没有找到自己追寻的“理想”。艾尔扎姆等胸怀大志的人已经从战争的正面舞台消失，DC残党只剩下一群为一己私利而滥用武力的人。战斗不再是为了理想，称其为彻彻底底的泄私愤似乎也并不为过……恶意露出凶狠的獠牙，同时也进行着惨绝的互相蚕食。

接连不断的战斗让雷欧娜的心中空虚无比，脚步也越来越迟钝。

（我们本应该在迈亚总司令的指挥下，为了地球的命运和侵略者作战。可现在呢，没人关心不断逼近的威胁，只顾和地球人窝里斗……）

继续留在迈亚的遗志已经荡然无存的DC残党中，对雷欧娜来说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可她依然留在战场上，不停地扣动着扳机。

我这是为了什么？

我又在追寻什么？

每一天她都在重复这样的自问。当找不到自己生存的意义时，她选择的是……

为了寻找合适的死地而战。

与其耻辱地活着，不如在战斗中死去。就像……敬爱的尤莉亚队长一样。

当最终，她并没有死。

从结果来说，能够活下来也许只是一种“幸运”。但正是这种“幸运”，为她带来了崭新的生命。一种让她的生命延续到未来的重要……力量。

在那个瞬间，“幸运”变成了“命运”，让雷欧娜停止的时间再次运转起来。世界上还存在着她能够选择的道路。

迈亚被击败，尤莉亚也早已丧命。但他们坚持的理想并没有失去意义。只要有人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只要还有人愿意去看一看他们伸直手臂指向的地方究竟有什么——理想就绝不会消亡，绝不会褪色。

尤莉亚曾说过“为了那个必定会到来的时刻”，所指的正是威胁迫在眉睫的“现在”。

自己要做的并不是简单重复他们理想，而是找出自己究竟该怎么做，究竟该做到什么事。从多个分支中选择怎样的未来——只要能理解迈亚和尤莉亚曾经坚持的理念，就能看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只要雷欧娜还在继续战斗，TREUE部队的愿望就以另外的形式存在着。哪怕所属的势力不同，未来的方向也必定是一致的……所有的剑，都应该为了守护无力的人群而挥舞。

雷欧娜虽然背负着遗志继续战斗，但束缚着她的并不是尤莉亚等人留下的话。她以自己的意志选择了扣动扳机、飞向明天这条道路。

“以前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但现在的你们，别想阻拦我！”

那个为了寻找死地而战斗的雷欧娜·卡修塔因已经不存在了。她的眼睛里只有未来。在先人的遗志推动下，她继续挥舞着手中的利刃。

雷欧娜身为TREUE部队一员的任务不会终结。直到真正的和平到访地球圈那一天为止……

**（turn.17 完）**

**寺田memories**

**SIEGERLION中的“sieger”这个词在德语中是“胜利”的意思。机体颜色蓝黑相间，表明雷欧娜和莱迪斯（蓝色R-2机师）以及艾尔扎姆（黑色龙卷）有亲缘关系。由于和TD系的机体有着完全不同的美感，真希望尽快立体化。（寺田）**

## turn.18

# “春之樱”—Blooming memories—

**出场人物**



**艾克塞琳·勃朗宁ATX小队成员，白骑士的机师。虽然本性沉稳而且充满智慧，但由于说话做事非常不严肃，因此周围的人大都没有注意到她的性格本质。**

**ATX小队置身于无止尽的战斗旅途之中。然而，随着新季节的到来，一种变化也来到了他们身边。而事情的开端正是ATX小队成员艾克塞琳的一句话……**

“你是说……赏花？”

在兰利基地的作战准备会议室内，布鲁克林·拉科菲尔德歪着脑袋说出了这句话。

“嗯，我知道。是日本的风俗。一边观赏樱花，一边野餐或是进行一些娱乐活动……”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吧？”

在布里德面前喜形于色地点着头的，是ATX小队的核心成员，现如今完全发挥了“万绿丛中一点红”这个优势的艾克塞琳·勃朗宁。

“基地附近的公园就有从日本移栽过来的樱树。现在也差不多快开了。”

“难道说，你想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外出去赏花？”

“没～错。”

“说、说什么呢！虽然跟虚空使者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可威胁并没有完全消失啊！更何况现在绝不能把注意力从潜伏起来的DC残党身上移开……”

布里德握紧双拳把手支在腰间，高声反驳了艾克塞琳的意见。与外星智慧生命体虚空使者的战斗画上休止符之后，世界迎来了短暂的和平。但DC军的残余势力却潜伏在世界各地，根本无法预知他们下一步的动向。

L5战役结束后，钢铁号和飞龙改的成员都接受了不同的新任务，泰斯拉·莱西研究所和月球的毛氏工业也在加速开发能够保卫地球圈的新战力。

没错，炮火的轰鸣虽然已经消失，但这颗星球依然处在紧急状态之下，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

“比起去赏花，我们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吗？我们必须变得更强才行……必须提高训练的强度。我说的没错吧，响介中尉？”

布里德提出询问的对象，是会议室里的另外一名机师，也是ATX小队的队长，南部响介中尉。

“的确……”

木讷且毫无抑扬顿挫的回答，在旁人看来或许显得有些傲慢无礼，但这就是他平素的说话方式。

“现在，或许的确不是赏花的时候。”

响介说完这句话，迅速朝艾克塞琳扫视了一眼。他的目光仿佛在说“这一点，你也应该很清楚吧”似的，充满了希望得到她认可的神情。

但艾克塞琳即便捕捉到了响介的视线，脸上依然保持着微笑。

“正因为现在事态紧急，所以才要去赏花呀。”

朱唇轻启编织出的话语，轻轻地吸引住了响介和布里德的心。

“为、为什么这么说……”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哎！？明白了？响介中尉！？”

听到响介的态度和刚才完全不同，居然像是同意了艾克塞琳的提议，布里德的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

“好耶！那今晚就去吧！ATX小队全体成员都要参加！把机库里的整备人员也叫上。”

“什么！”

“既然决定了，那必须准备点儿酒哦。”



“酒没问题，可是奇怪的兔女郎服装就算了吧。”

“嗯？　赏花和兔子不是有关系的吗？”

“我说你啊……别把赏花和赏月混为一谈行吗？”

当天晚上，以ATX小队为中心的一群人便来到了兰利基地附近的公园里。

在洒满月光的夜空中，有一条微红的河流静静淌过。几乎感觉不到重量的轻柔花瓣，划着不规则的轨迹从一行人的视野里穿过。

“哇……好漂亮……”

布里德不经意地说出了这句话。他的视线已经被横亘在黑色幕布上的粉红河川完全吸引住了。

“真的好漂亮啊。怎么样，来赏花果然不错吧，布里德。”

“我、我还是不能完全接受。”

“哎哎哎？你刚刚明明看得目瞪口呆了。”

“呃、呃……因为樱花的确很漂亮啊。”

听到布里德的话，艾克塞琳满意地笑了起来。

“我们守护的，正是这样的风景。”

“哎？”

“看到樱花，就会感到美丽，这同时也是一种幸福。正是为了保护这种感受，我们才会战斗。”

“保护……感受……”

“要是我们失败了，其他人就再也无法去赏花了。那样一来，不就太糟糕了吗？”

布里德没有反驳。只是将视线投向眼前的樱花，然后慢慢点了点头。

“好了好了，伤感的话到此为止！大家一起来玩吧！”

以艾克塞琳的这句话为信号，樱树下的酒宴就此开始。

“来来，布里德也要喝哦！”

“不、不，我还是……”

“这可不是普通的酒啊，是以前楠叶送给我的特制饮料哦！把这个像这样，和那个混合起来……”

“什、什、什么！怎么看上去是非常诡异的深绿色！？”

“好！赏花特别饮料完成！好了好了，是个男子汉就一口气喝下去！”

“饶、饶了我吧！”

两个小时之后。

有人在大醉之后沉沉睡去，有人勾肩搭背，兴奋地唱着歌，兰利基地的成员们全都从日常的繁重工作中解放了出来，尽情享受着暂时的欢宴。

“太好了，大家都那么开心。”

虽然比其他人多喝了差不多一倍，但艾克塞琳并没有醉倒，依旧保持着清醒的意识。身旁的南部响介手里端着一个小瓷酒杯，不过里面的日本酒从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怎么减少。

“说不定，那些高层们这时候也在什么地方赏花呢。”

“有可能……”

响介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了在夜晚的樱树下比拼酒量的曾伽和艾尔扎姆的身影。他们也一定在什么地方……看着美丽的樱花，他们会不会有和自己一样的感慨呢。

“你不只是因为想喝酒……才来的吧？”

“没错。虽然喝酒也算是目的之一……”

艾克塞琳说到这儿忽然停了下来，把

落在肩膀上的花瓣放到手心里。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给心灵补充养分。”

“养分？”

“为了能在明年，能在今后更长的日子里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樱花，我们必须要努力！”

为了继续战斗下去，作为一名战士，原动力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因人而异，战斗的理由也各不相同。

不过……守护无力的人，让生命延续至未来，这是很多战士共同的“使命”。艾克塞琳等人在这一天见到的划过夜空的樱花。那种醉人的美让战士们更加坚强，成为他们更有力的支撑。

为了让樱花那名不虚传的美流传到后世，战士们至今仍在不停地奔走着。

**（turn.18 完）**

**寺田memories**

**带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动画风格的艾克塞琳姐姐。虽然基本上是个搞笑&少根筋&色色的角色，但也有严肃的时候，是OG系列中很重要的人物。由于她的风格很独特，又时常会使用一些已经没人用的词汇，所以每次写她的台词时都很辛苦。另外，声优水谷优子小姐把她的性格表现得非常到位，实在是非常感谢。（寺田）**

## turn.19

# “罗生、勇猛之刻”—Blooming memories—

**出场人物**



**弗尔卡·奥尔巴克**
**隶属于修罗的战士，驾驶着修罗神雅尔达豹特。**



**吾妻笑子**
**驾驶合身凯撒的吼太的妹妹。恋兄情结的坚定拥护者。**

**弗尔卡·奥尔巴克作为修罗的一员来到了地球。虽然他们已经开始为了在地球点燃无休止的战火而进行活动，不过弗尔卡心中一直都抱有的疑问也逐渐显现出来。而且，在与一名少女相遇之后……对于弗尔卡而言，做出决断的时刻即将来临。**

“……真是巧啊，赤色机神！”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了！告诉我笑子的下落吧！”

“思念妹妹的哥哥吗……骨肉亲情，这个可以理解。”

以繁星为背景，两台巨神机体擦出了火花。其中一台是全身覆盖着尖角铠甲的合身凯撒，另一台则是闪耀着烈拳，凛然地飘浮在天空中的轰级修罗神·雅尔达豹特。被涂成鲜艳红色的两台巨神携带着搭乘者的气魄，涌起了无限斗志，打算一举将对方撕碎。

“混蛋雷神！把笑子还给我！”

吾妻吼太驾驶着合身凯撒愤怒地朝雅尔达豹特逼近。

将雅尔达豹特视为自己手足的弗尔卡·奥尔巴克一边招架着合身凯撒的猛攻，

一边转身面对眼前的敌人。

应该是自己错了吧——几天前的记忆在弗尔卡脑海的角落里苏醒过来。接受了哥哥阿尔缇斯的命令，弗尔卡绑架了吼太的妹妹笑子。为了夺回妹妹，吼太会追上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被人用武力抢走的东西，当然要用武力抢回去了。对于那些在战斗中无法取胜的人来说，根本没有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这是“修罗的宿命”，而弗尔卡则是遵从这一宿命，在乱世中生存的一名修罗。

对修罗而言，并不通晓人情。

不明白对邻居的友爱。

不明白对败者的怜悯。

其他人只是衡量自身强大的尺度，除此之外别无它用，鼓励、互相支持、共同进步这种存在根本没有必要。为了战斗而生，在战斗中凋零。

但是……弗尔卡的拳头曾一度违背了修罗的戒律。在修罗王面前举行的御前决斗中，他并没有将自己的弟弟费尔南多置于死地。弗尔卡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他只不过是遵从自己内心中萌生出的感情，停下了高高举起的拳头而已。

随着时光的流逝，弗尔卡内心所萌生的感情开始不停膨胀，不知不觉中慢慢地浸透了他的心。而创造出让佛尔卡直接面对那份感情的契机的，就是对他而言无足轻重的吾妻笑子——这个被他绑架来的地球人少女。

地球上的居民几乎都将自己置身于战争之外，而有实力的强者都在利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那些弱小的人。这与弱者只是一种被强者狩猎的存在的修罗界相比，完全是一个不相容的世界。这就是笑子所生存的世界。

不是幻想。

不是虚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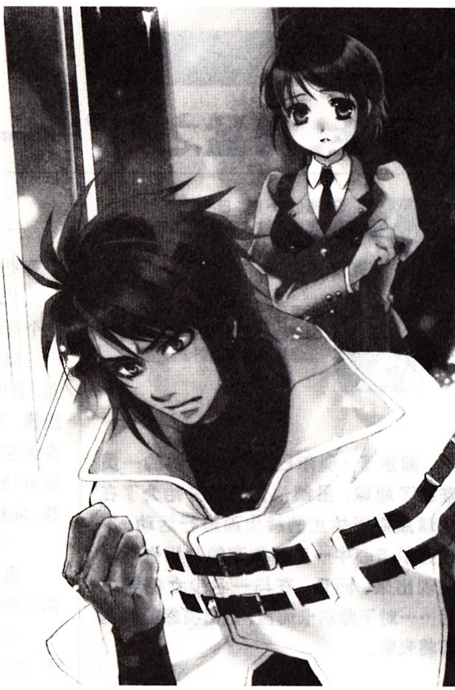
这世界上存在着不用战斗就能生存的人类，这些人互相扶持着在这里生存下去。这就是弗尔卡等人想要用无休止的战火将其笼罩起来的“地球”。

在与吼太驾驶的合身凯撒交过手之后，回归转空魔城的弗尔卡发现，迎接自己的是从笑子口中说出的一句话——他第一次听到的话。

“你回来了。”

“回来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您能平安回家，真是



太好了。”

这句话撼动了修罗的心。这是人们身陷血与铁、骚乱与争斗旋涡中苟延残喘的残酷日子，没有人能够在其中寻求到平静。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在那里并不存在体谅其他人的心，也不存在会说出“你回来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的人。

修罗们为了生存而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战斗、为了胜利，他们想要的是新的战场。弗尔卡也是修罗，所以他无法逃避这一宿命。为了修罗的未来，就必须舍弃那些多余的迷惘……应该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笑子所说出的话，却使得我的迷惘加速。我……究竟怎么了？）

弗尔卡内心纠葛的存在感每天都在变强，他的心中狂风大作。对于只能用战斗来解决所有问题的修罗而言，迷惘就意味着死亡。他们不允许自己感到迷惘，因为只有那些毫不犹豫地挥下拳头的人才能够活着看到明天的到来。

但是，支撑弗尔卡内心的……并不是他的同胞修罗们，而是以笑子的哥哥叽太为首的地球战士们。

与一直都在确保自己生存而战斗的修罗不同，地球上的战士们是为了守护很重要的“某种东西”而战斗。虽然同样是“战斗”，可是位于视线前方的未来却截然不同。

（为了守护弱者而战……笑子的哥哥等人想要守护的东西……那是对自己而言十分重要的、不想失去的东西……）

是的，正是因为如此，弗尔卡才会违背修罗的戒律。为了守护重要的东西，他在那时放下了拳头。在自己心中不断膨胀的迷惘，就是一直拷问他灵魂的问题“战斗的意义”。

被关押在转空魔城中的笑子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回到自己深爱着的家人身边。但是，为了修罗们的夙愿，她的命运就是牺牲。

修罗的心中孕育着火焰。

将力量注入拳头，将雷电注入腿脚。

迷惘从弗尔卡的心中消失了。修罗弄清楚了战斗的意义，以及战斗的理由。

“笑子……你的愿望，我能帮你实现。”

弗尔卡伸出的那只手，就是他与过去诀别的证明。同时，那也是迈向从未见过的未来的决心。

“我……已经不能再回转空魔城了。”

“什么？”

“你跟我说了很多很多事情……我想要接触一些不会变成修罗世界的东西。”

一个修罗作为一名战士重生。弗尔卡所面临的是探究自己生存之路的战斗，也是为了探寻修罗们所应该走向的“未来”的旅途。

除了以血还血的争斗之外，也许还有其他的生存之路。如果真的有人类可以自由生活的世界，那么即便是修罗们也应该会被赋予新的可能性。如果能够从万劫不复的永恒战斗诅咒中逃脱……修罗从未见过的景象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展现在众人面前。

如今，就是修罗的勇猛之刻。弗尔卡和雅尔达豹特朝着真正的战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turn.19 完）**

**寺田memories**

**即便是在“超级机器人”原创角色中，弗尔卡和雅尔达豹特也应被归类为次要角色。虽然我觉得有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不过在《OG外传》的人气排行榜上，佛尔卡和雅尔达豹特却一同进入了前三名。话说我很想将弗尔卡与笑子之间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一些……（寺田）**

## turn.20

# “未来是绝不放弃梦想”—Step for future—

**出场人物**



瑞尔卡拉·博格纳因
爱称为卡拉，是一个活泼程度不输给男性的可爱女孩。她与勇希都是隶属于黑铁的DC残党，18岁。



勇希·捷古南
原DC残党，头脑沉着冷静，讨厌卑鄙的行径，十分喜欢喝红茶，18岁。

**由于外星人的来袭而失去了家人，瑞尔卡拉·博格纳因随即放弃了进入演艺圈的梦想，转而投身到无休止的战争中。在流转轮回的命运里，她所看到的究竟是……**

只要努力，就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

一直都相信这句话，而且深信不疑。

虽然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样，至少我——瑞尔卡拉·博格纳因遵从这一信念生活了18年。

虽然并没有随时希望得到与付出的努力同等的回报，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只有努力才能让自己慢慢地接近梦想——这种感觉也成为了我“前进的动力”。

只要我还没有放弃梦想，梦想就不会背叛我。每天所流下的汗水，终将会浇灌出成功的果实。憧憬、急躁、通往光明的舞台……这些都应该有着必然的联系。

但是。

这梦想一瞬间就消失在了火焰之中，一同消失的还有我最重要的家人。那些养育我、支持我、与我一同走到现在，不可替代的家人们一下子就踏上了通往天国的旅途，快得甚至我还没来得及眨眼。

在L5战役中，由于受到虚空使者的突袭，圣地亚哥在一夜之间就被彻底摧毁了。很多人的未来与希望转瞬被夺走，在那里既没有出现上帝的救赎，也没有出现正义的英雄。只有——不留情面的破坏暴风在肆意地吹着。

我当时在想自己真的失去了所有东西，无论是梦想，还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我觉得世界的全部都已经被绝望所掩埋了，就在这时——

我看到了希望。

“……能站起来吗？”

一位年轻的驾驶员向蹲坐在瓦砾中的我伸出了手。感受着从对方手上传来的力量和温暖——我，得救了。

“我是隶属于神圣十字军第16混成机动大队的勇希·捷古南，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瑞尔卡拉·博格纳因，叫我卡拉就好。”

在四处弥漫着硝烟的战场上，我“得救了”。不仅仅是生命，还有未来。

在九死一生之后，我选择的是……作为一名DC的士兵活下去。

虽然我不太了解，不过在接受了特殊的检查后，他们说我在某些方面很“适合”……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握住了操纵杆，第一次在空中飞行。还有，第一次……开枪。我感到有些迷惑，还有些不安。由于走上了与此前所期望的完全不同的未来，因此还有些害怕。但是，我讨厌停

滞不前，那不像是我的风格。既然决定了，就一定要坚持到底！这才是我——瑞尔卡拉·博格纳因的生存之道。

我一边注视着救命恩人——勇的背影，一边不停地磨练自己。并不是作为一名士兵，而是想要成为那个可以在身后守护他的人，我就是这样想的。

比起在电影和动画中看到的，真正的"战场"是一个炽烈而残酷的空间。在我加入之后，DC的立场和指挥系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被冠以"残党"这个并不好听的别名。我和勇被分配到阿奇博尔德·格里姆兹少校的部队，每天都在谨慎地进行着作战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偶尔会让我紧咬嘴唇。

"为什么不离开战舰？这次明明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不是说过了嘛，当时是勇救了我，我欠你一份人情。"

"别撒谎了，你的目的应该是……复仇吧。"

"说什么呢……那种事情现在可不流行了哦。"

"除此之外，难道是想要和我们一同作战？"

"……"

如果被问到是否憎恨外星人这个问题，我也许会回答"Yes"。但是，我不会仅仅是为了复仇，就赌上所有未来。归根结底，只要还活着，我就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想要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只要能和勇一起走下去，一定能够找到所谓的"意义"吧。

我曾经失去了梦想。

但是，我没有因此而放弃。

因为目标并没有消失。

我如今的目标，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梦想，甚至关系到这颗星球上所有的人类。虽然并不知道以我的力量能够做到何种程度……不过幸运的是，现在的我并不孤独。以勇为首，我在战斗中结识了很多伙伴。也许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是我仍然想完美地完成自己所被赋予的任务，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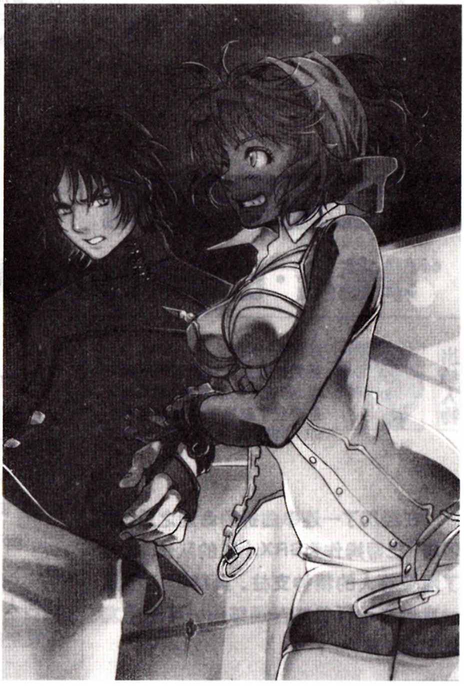
"卡拉，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你可以走了。"

"勇，怎么了？今天的行动很有自信嘛！"

"灵活地运用雷文的运动型，由于加装了零件，因此可以对应机体重心的变化。"

"是吧，我作为驾驶员来说也有这种感觉呢！"

"但是……仅仅是这样还不够。在由



空对空战斗变成陆地战的着陆行动中，还是会出现过多的消耗。而且机体的负荷也很大，这样一来对地面上敌人的攻击精准度就会降低，所以……”

“好的，我明白了！你又开始发牢骚了！”

“在返回舰体之前继续训练吧，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能大意。”

“……好！”

“怎么了，卡拉？”

“……我们必须要努力啊，为了守护人们的未来。”

“……”

“所谓守护人们的未来，就是守护他们的梦想。”

“是啊……”

“但是，‘我们’的未来，要由勇来守护哦。”

“什么‘我们’的未来，别擅自把我也概括进去。”

“就算你如此煎蛋地否认……”

“你是想说‘简单’吧，这个笑话倒是蛮好笑的。”

“切，你可真无情。”

想要实现如今这个梦想，一个人是不行的。要齐心合力，一起走向明天。

因为绝对不能放弃梦想。

**（turn.20 完）**

**寺田memories**

**准确地说，虽然卡拉的名字是“瑞尔卡拉”，不过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完全忘记了“瑞尔”。曾经还说过“瑞尔是什么”这样的话，为什么爱称是“卡拉”而不是“瑞尔”呢？另外，当时好像卡拉是参照一个模特进行设定的，不过这个模特是谁来着？（寺田）**

## turn.21

# “维蕾塔·巴蒂姆的事件簿”—Calm inference—

出场人物



维蕾塔·巴蒂姆

虽然她曾是虚空使者的双重间谍，不过在L5战役后，维蕾塔还是担任了隶属于地球联邦军的SRX小队的队长，军衔为上尉。

**在经历了一连串曲折的命运之后，维蕾塔·巴蒂姆作为SRX小队的队长，成为了隆圣等人的精神支柱。虽然SRX小队一直都在进行着刻苦训练……可还是发生了突发事件！？**

黑暗中——伸出去的手慢慢地将“那个东西”举了起来，那个人影的嘴角边随即浮现出了一丝微笑。

“就是这个……有了它，计划一定会成功。呵呵呵呵……”

留下了这句自言自语之后，人影从房间中一下子消失了。没有任何人发现，也没有任何人会知道。这就是在远东伊豆基地中所发生的“事件”的开端。

“变形后的钢铁几乎没有了……太棒

了，罗博！这比以前的R-Wing还要棒！”

“是啊，我这边也确认了，而且得出了与设想中一样的数值。”

罗伯特·H·大宫此时正站在管制塔上看着伊达隆圣操控的R-Wing的行动，在他的脸上浮现出了温柔的微笑。经过与外星人首次大规模战斗——L5战役之后，SRX小队正在积极地对机体进行调整与训练。

“调整好像很顺利啊，大宫博士。”

在管制室中响起轻轻的脚步声，紧接着出现了一名女性的身影。蕴含着智慧的眼神，如雕像般完美的面部轮廓，将凌厉与艳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翩翩丽人——她就是SRX小队的队长维蕾塔·巴蒂姆上尉。

“请上尉看看这个数值，我觉得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之前的要求。”

将一头金色的长发梳成马尾的罗伯特在露出亲切笑容的同时，指着那些在屏幕上忽明忽暗的图标对维蕾塔说道。

“原来如此，还不错的数值。”

“还不错吗，我觉得这已经非常棒了，大家也都很辛苦……”

“如果科学家满足于现状的话，是不是也就不会再取得进步了？我希望博士您的目光能够放长远一些。”

“虽、虽说如此……”罗伯特一边挠头一边说道。

这时，从管制室的扬声器中传来了隆圣的声音：“菜单F4结束！即将进行下一项测试！”

“明白，请继续进行。”

维蕾塔拿起旁边的对讲机用甜美的声音做出了指示。屏幕中的R-Wing在旋转之后，机体上的喷射引擎随即在天空中放射出后燃气。看到这一幕的罗伯特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于是按下了自己对讲机的通话按钮。

“啊，对了……隆圣。刚才你的……”

还没等罗伯特说完，就在这时——

管制室里响起了尖锐的警报声，房间里一下子充满了紧张的空气，维蕾塔和罗伯特以及通讯员们的脸上随即露出了紧张的表情。维蕾塔迅速将对讲机放到嘴边，并接通了回路。

“怎么了，隆圣？”

“可恶！我被一股不稳定的气流缠住了！机体发生异常震动！！罗博，快给我A-2境界层的数据！”

“明、明白了！我马上给你传送数据！”

罗伯特随即在控制面板上快速敲击了几个按键，紧接着管制室中的警报声便消失了，浮现在屏幕上的“警报”字样也不见了。

“呼……总算搞定了……”

“谢谢你，罗博！我继续进行测试！”

在做出了与刚才一模一样的旋转动作之后，R-Wing终于回到了预定的飞行航线中。

这是发生在那天傍晚时的事情。

“呜哇啊啊啊啊啊啊！”

突然，从伊豆基地·士官居住大楼的一角传出了一声惨叫。

“怎么了，隆圣？”

最先跑过来并确认惨叫者身分的是莱迪斯·F·布兰修坦，他与发出惨叫的隆圣同是隶属于SRX小队的成员。L5战役后，他一直都在夏威夷的西卡姆基地进行新型机体的调整，不过最近由于SRX的再次调整而暂时回到了伊豆基地。

“没了！到处都找不到！！”

“……你又把ID卡弄丢了？”

“不是，这次是我的宝贝！”

在无比慌乱的隆圣身边，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穿着制服的人。

“宝贝？莫非是……隆圣最喜欢的机



器人玩偶？”

“那可不仅仅是个玩偶而已，彩！那可是有着黑色合金涂层版本的《超机合神3》的机体模型！是限量生产的超合金！这个世界上只有50个啊！”

“呃，那个……我大概能明白这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东西了。”

虽然被称为彩的女性露出了稍有些困惑的表情，不过她还是勉强对隆圣微笑着。

“嗯……而且是以极高倍率的抽选才抽中的……这东西不会再版了……”

突然，总是充满霸气的表情为之一变，隆圣露出了这个世界即将毁灭时的样子，并无力地垂下了肩膀。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啊……队长，其实……”

继莱迪斯和彩之后，维蕾塔在听到隆圣异常的惨叫之后也赶到了现场。在听取了莱迪斯和彩的汇报之后，她转过身来对垂头丧气的隆圣说道：“从房间里消失的，只有黑色合金涂层版本的《超机合神3》的机体模型吗？”

“是的，只有黑色合金涂层版本的《超机合神3》的机体模型不见了。”

（……有必要在每次确认的时候都说出那东西的全名吗？）

彩在心里问道。

维蕾塔则一边参考着隆圣提供的情况，一边在现场勘查起来。

“原来如此，房间的大门已经被你锁好，而机体模型在早上的时候还在这里……”

“是的，没错。”

维蕾塔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下颚，并皱紧了秀丽的眉毛，开始仔细地思考起来。

“有必要考虑到所有的情况，这并不是以钱财为目的的盗窃，难道是出于私怨和怨恨……”

“难道说……莱迪斯，是你！？”

“别犯傻了！我对你的那些玩具根本毫无兴趣！”

“你之前明明还想要去参加《超机合神3》的首映呢！”

“不，那个……”

维蕾塔继续思索着，并没有理会隆圣和莱迪斯之间的谈话。

“房间里并没有被弄得乱七八糟，犯人也没有拿走其他物品……这么说来，对方的目标就只是《超机合神3》的模型而已。嗯，原来如此。”

“队、队长！你想到什么了吗？”

“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话，犯人就是……”维蕾塔小声地说道。

就在这时……

“哦？大家都聚在这儿干什么呢？”

出现在隆圣房间门口的是手里拎着工具箱的罗伯特。

“哎呀？犯人竟然主动出现了。”

“什么！？你是说犯人就是罗博，这是怎么一回事！？”

隆圣瞪大双眼望向罗博。

“那个……虽然我不太清楚目前的状况……”

看到大家的视线全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罗伯特好像有些尴尬地环顾众人。不过，很快恢复了之前的表情，他将手中的箱子朝隆圣递了过去。

“不过……隆圣，多亏了你啊。”

“嗯？这个箱子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我借用了一下。”

在罗伯特打开的工具箱中，一台机器人模型被一些缓冲材料妥善地保护了起来。

“啊啊啊啊啊啊！我的《超机合神3》！？为什么会在你那里！？”

“啊，之前我想告诉你来着，可是在测试中突然发生了意外。”

“……测试飞行中发生震动时，大宫博士想要说的就是这件事吧。”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被人偷走了呢！”隆圣终于放下心来。

站在一旁的莱迪斯则有些奇怪地对维蕾塔问道：“但是队长，您为什么知道犯人是大宫博士呢？”

“很简单。如果出于怨恨的目的，那么现场一定会更加杂乱才对。但实际上放有模型的地方十分整洁，而且其他物品并未受到破坏。这就意味着，犯人十分小心地对待了《超机合神3》的模型。”

“原来如此。”

“另外，在这个基地中，除了隆圣之外对《超机合神3》有兴趣，并知道他拥有这一模型的人……”

“只可能是……罗博，而且他还知道这个房间的密码。”隆圣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其实，我今天一直都在构思新型机体的外部装甲设定，可是怎么也没有灵感，所以想要参考一下《超机合神3》。比起在电脑上查看平面设计，我觉得还是参考立体的实物模型比较好。”

“原来是这样啊。”

“不好意思，隆圣。现在才跟你说，让你着急了。不过你放心，我在拿取它的时候一直都戴着手套。”

“那就好！而且，如果新型机体是超机合神的话，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一边斜视着目瞪口呆的莱迪斯和彩，隆圣一边紧紧地握住了罗伯特的手。

“那么，这件事就解决了。”

在确认事态已被解决之后，维蕾塔慢慢地垂下双眼。

“但是，事先说好，新型机体的形状是否会类似超机合神还尚无定论，你不要高

兴得太早。”

“啊，你说什么！？”

听着隆圣和罗伯特的对话，冷静的名侦探脸上的表情，稍微变得缓和了一些。

**(turn.21 完)**

**寺田memories**

**维蕾塔虽然总是十分冷静，不过在她的性格中同样有着十分亲切的元素。虽说她比较擅长潜入工作，不过根据在工作现场的表现，也许她更适合去做文案工作。类似这样的女人的官衔，大概无法超过上尉吧。（笑）**

## turn.22

# “少女心与钢之魂”—Girl's mind×Steel heart—

出场人物



塞欧拉·史维泽

她出身于特殊驾驶员培养机构“school”，虽然性格争强好胜，却比任何人都担心与自己处于相同境地的伙伴。

**监察军事件之后，作为守护地球圈的新力量，塞欧拉·史维泽与伙伴们一同接受了严格的训练。但是紧接着出现在她面前的，既不是监察军也不是原生种，而是一种全新的强敌！？**

“那个……好奇怪啊？”

在上午的例行训练开始前，正准备穿上驾驶员制服的塞欧拉忽然停了下来。

（……这、这个是……）

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塞欧拉感觉衣服的上半身有些紧，于是再次确认这套是否是自己的驾驶员制服。

“不管怎么看，这都是我的制服啊……”

她确信身上的这套制服的确是属于自己的。塞欧拉歪着头想了想，无奈之下只好将放松调节装置，将自己的上半身勉强挤进制服中。

“怎么了，塞欧拉？”

“不……没、没什么。”

对脸上浮现出惊讶表情的塞欧拉发出询问的是与她同在伊豆基地接受训练的拉托尼·苏伯塔。

“没事吧？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不用担心我，拉托。没什么，我没事。”

塞欧拉强装镇静，并对拉托尼露出了微笑。

（难道说……难道说……难道说！）

一边装作确认制服的状态，塞欧拉一边用手摸了摸变得瘦小的胸口部位。

（……）

根据制服张力所作出的推算，她终于得出了结论——这是塞欧拉绝对不能熟视无睹的，并极为讨厌的事实。

（莫、莫非……我的体重增加……）

在心中小声嘀咕的塞欧拉甚至无法将整句话说完，就用力地摇了摇头，想要把这种想法赶出脑海。

（错觉，一定是错觉！我最近根本没吃

甜食之类的东西，也没有吃零食……那种事情、那种事情……不行，绝对不行！不能让这些杂念来影响我，我必须集中精力进行训练！）

虽然塞欧拉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并完成了当天的训练，可是在训练之后，当她胆战心惊地走上放置在冲凉房里的体重秤上时——残酷无情的事实还是彻底地摆在了她的面前。

“呀啊啊啊啊！”

“怎、怎么了，塞欧拉？发生什么事了？”

听到她的惨叫声之后，当时正好也在冲凉房里的拉托尼十分不安地跑过来询问道。

“不、不行！你不能看！”

“什么？”

“不是，那个……没什么！我没事，嗯！”

“你的脸色看起来很差，我想你最好还是去医务室……”

“没、没什么。说来，之前大家好像说过要一起去海边玩吧，说是什么时候来着？”

“去海边……应该是下周六。”

“下周六……只剩一周的时间了！？”

如果体重秤上所显示的数据是真的，以目前这个样子穿上泳装是一名少女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塞欧拉刚刚冲洗干净的后背上，顿时又冒出了冷汗。

（想要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减轻体重，看来只能进行短期集中一点式突破型瘦身大作战了！）

从那天开始，赌上了塞欧拉自尊心的孤独战斗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二天清早。塞欧拉在食堂用一副怨恨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托盘上的培根煎蛋，坐在她对面的拉米亚则用毫无抑扬顿挫的语气催促她快点吃饭。

“你不吃吗？在做好之后，如果将这些早餐长时间放置的话就会被氧化，它们的味道也会大打折扣。”

“呃，那个……”

看着不停地将早餐送进嘴巴里的拉米亚，塞欧拉尴尬地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对方。

（真好啊……拉米亚少尉无论怎么吃身材都不会走样……可是，如果我也吃下去的话……呜呜）

看着眼前这片直到昨天为止还毫不在意的培根片，塞欧拉的心里感到十分纠结。尽管塞欧拉的肠胃十分想要得到这份培根煎蛋，可是作为一名少女的骄傲还是及时制止了她。

“怎么了，真的不吃吗？既然如此，那就给我吧。”

从塞欧拉旁边突然出手将那份培根煎蛋夺走的正是从早上开始就食欲旺盛的阿拉德·瓦兰伽。

“啊！你怎么随便动手抢人家的早餐！”

“怎么？你不是不吃吗？”

“吃或不吃的暂且不说，我可从来没说过要把早餐给你，笨蛋！”

塞欧拉喊完这句话之后，留下一脸莫名其妙的阿拉德，独自朝训练室走去。

（总之，必须要尽量让身体运动起来！有氧运动！燃烧脂肪！还要试试从拉达小姐那里学来的瑜伽！）

在将这些运动项目添加至平时的训练流程之后，塞欧拉以极为可怕的气势开始了训练。对于驾驶员制服变紧这件事——

绝对要加以避免！因为在她的身边，以拉米亚为首，存在着众多拥有不亚于模特般魔鬼身材的女性驾驶员。比如SRX小队的彩、维蕾塔、ATX小队的艾克塞琳等等等等……塞欧拉明白如果拿自己与这些人相比的话“绝·对·很·危·险”。

瘦身大作战开始之后的第五天。对自己实施节食，并辅以不停锻炼终于取得了成效，塞欧拉的体重正在慢慢地接近目标值。但是在拉托尼的眼中，塞欧拉的这种状态让她十分担心。

“塞欧拉……虽然积极进行训练是件好事，可是超负荷可是不被允许的……”

“没关系，我觉得还没有到达极限。”

“但是，你的脸色很差……你最近好像都没怎么吃饭吧……”

“我摄取了人体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卡路里……”

就在这时，塞欧拉的身体忽然一晃。

“……塞欧拉！”

在训练中险些晕倒的塞欧拉直接被拉托尼送进了医务室，虽然诊断的结果只是“轻度贫血”这样的轻微病症，不过拉达和拉托尼还是十分担心地坐在床边看着塞欧拉。

“对不起，拉达和拉托。让你们担心了……”

“只要你没事就好……你最近的状态的确有些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拉达一边收好体温计，一边问道。

“……发生的事情么，这个……”

“难道……你是在瘦身？”

“……”

听了拉托尼结结巴巴说出的话，塞欧拉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呃，那个，其实……”

看着尴尬的塞欧拉，拉达微微一笑。

“喂，塞欧拉，你没有注意到吗？最近，你的个子长高了。”

“什么？真的吗？”

“呵呵，虽然站在外人的角度看得很明显，不过你自己大概没注意到吧。”

“我的……个子长高了。”

“伴随着成长，体重会增加也是正常的吧……你不用太在意。”

“我也这么觉得……”拉托尼也赞同拉达的意见。

“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成长，成长啊！并不是我变胖了！”

塞欧拉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道，并轻轻地点了点头。在某种意义上，“成长”这个单词也是少女的免死金牌，这一词语将内心的安息赐予塞欧拉，并成为了引导她发现光明未来的东西。

接着，终于到了约好的周六。塞欧拉一行人利用休假时间来到了海滨浴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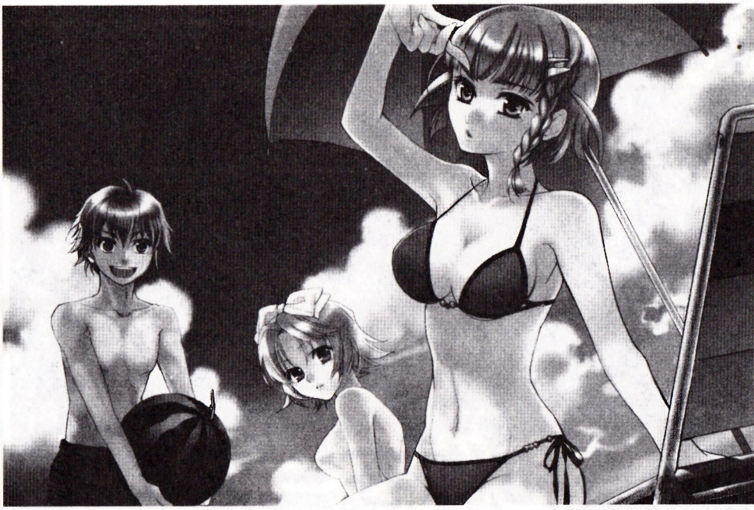
“嗯，好清爽的海风。虽然训练很重要，不过同时也不能忘了休息啊。”

一边将匀称的身材暴露在海风之中，塞欧拉一边惬意地伸了个懒腰。虽然不久之前还在为自己穿上泳装的样子而感到苦恼，不过她现在明白那只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

“你好像已经恢复了之前的状态，千万不要再勉强瘦身了。”

站在一旁的拉托尼在确认塞欧拉真的恢复了之后，终于露出了放心的表情。

“嗯，我会注意的。如果自己的身材在紧要关头无法处于最佳状态，这完全就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塞欧拉将目光投向沙滩，只见阿拉德抱着西瓜从不远处跑了过来。

“喂！来玩砸西瓜的游戏吧，砸西瓜！”

“哦，好像很没意思！”

“你以前玩过吗，砸西瓜！嗯？等一下……这个西瓜看上去好像还没有塞欧拉的胸部大呢！”

“说、说什么呢！？怎么能这么对比啊？”

“不，我的意思是塞欧拉的那个好像有点营养过剩啊……啊，疼，好疼！你干什么！？”

“笨蛋、笨蛋！我说你怎么总是这么不体贴啊！别砸西瓜，直接砸你的脑袋好了！”

“住、住手！哇啊啊啊啊！”

保卫地球的钢铁战士们尚且年轻，塞欧拉·史维泽的身心如今还处于成长阶段。

**(turn.22 完)**

**寺田memories**

实际上真的存在可以被称为塞欧拉和阿拉德原型的关键人物。那是我以前十分喜欢的（当然现在也很喜欢）爱情喜剧中的一对恋人。如果把这件事告诉和我一同制作OG整体软件的森住先生，他一定会说“完全不知道还有这种事”。（寺田）



# 和你在一起

文/唯懿 编/YULA

秋天到了，愈发枯黄的叶子开始慢慢垂下了头，隔着这些密密的黄叶，我踮着脚尖望向你家的方向。迎面而来的干燥微风，如同木梳一样梳理起我从前的回忆，再慢慢地吹散我心中的阴霾。

那一年大家都还是小孩子，我们在莫名其妙的争吵中互相记住了对方。那个还有着稚嫩声音的你，那个还没有长出长发的我，所有的回忆都还是那么熟悉。还有那个美丽的秋天，简直和现在一模一样，惟一的不同就是，我为再也看不到你而在内心涌起无法名状的悲伤。

和许多孩子一样，我抱着考上重点高中的心愿来到了这个升学率一直很高的中学。当我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瘦小的身子套着那件夸张的红色校服时，竟然傻傻地笑出了声。感觉就像是自己的未来人生也可以和这套校服一样轰轰烈烈，红红火火。那时的我真的不知道会在那里认识你，同样倔强的脸，同样不肯服输的性格，我们的相遇很快便摩擦出了火花。也许，我是说也许，我曾经有那么一刻天真地认为，你并不是真的讨厌我。可是那种复杂的感觉微妙得超过了我的理解，我不能够就这样解释你莫名的敌意，所以只能怪罪自己有太多的缺点。

他的个性，如果真的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安静。

似乎每时每刻都将自己淹没在深深的思索之中，紧锁着眉头，时而忧郁的眼神，都成为他远不同于其他孩子的特征。只要一见到他，我就会感到出奇的安心，因为我知道无论是多么可怕的困难，在他的面前都会像烟一样轻易便可吹散。这

让我不禁想到了NDS游戏《心跳回忆 初恋》中的数学老师冰室零一，那个永远不轻易吐露感情的男人，总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为了可以得到有关他的CG图片，我几乎是想尽了方法去博取他的欢心。我知道那是多么困难，就如同当时和他相处一样，真的是一路的坎坷与难堪。有的时候甚至会想，假如当初《初恋》早一点出现，现在的我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遗憾，起码让我感受到他们如此相近的气质，让我在彻底掉入他的漩涡之前找到一小块立足之地。



秋天的叶子孤零零地垂挂在树梢。看看手机，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天开始呈现出浓重的油墨紫色，风也渐渐从马路的尽头吹来，让我一阵瑟缩。

“……”手机响起了熟悉的乐曲，不知何时，我已经开始对《最终幻想Ⅶ危机之源》的主题曲《why》有条件反射了。我想起扎克斯渐渐被雨水冲淡的血迹，想起他脸颊上深深的伤口，那是他成长的证据，也是变强的代价。

结识《FF7CC》的时候，我们刚刚上高二。那个时候，他依旧在自己的NDSL上花费着功夫，而我则为了扎克斯明朗的笑脸而毅然和父亲打赌买下了PSP2000。一下子就沉陷在里面不能自拔了，看着扎克斯成长的过程，我开始随着他而喜怒哀乐……没错，我喜欢扎克斯，我喜欢他阳光的笑脸和坚强的性格，可是他终究还是不能避免地死去，这就是所谓的命运，不同的是他的命运掌握在了制作人的手中，而我们的命运却又不知掌握在了谁的手里。

我和他住在一个小区，当时的我们真的是一百个不愿意看到对方。但是这就是不能磨灭的、让人无可奈何的联系，我们每天不得不照面去学校，然后再照面回家。

我们两家的不远处有一个小公园，真的是小到可怜的公园，在一排排公寓大楼的拥挤下完全变成了水泥建筑中用来调色的摆设。但那是我心中最隐秘的一块幸福之地，尤其是当我看到那些与《FF7CC》中近乎一样的公园设施时，我不禁体会到什么叫做神奇的巧合。曾经的曾经，我们也一起在这里度过炎热的暑假，我们也一起仰望过楼房上空灼热的骄阳。虽然没有扎克斯和艾莉丝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但是这毕竟是游戏与我生活的重叠，是一份自己不能够舍弃的回忆。

我按下了接通键，音乐戛然而止。

“喂？”我轻轻应声，这个号码我之前从没见过。

“……还是和以前一样慢。”

竟然是他，我有些惊讶地张大了嘴，不由自主地用双手死死地握住了电话，就像生怕他的声音会突然消失一样。

真的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忧郁，还是那么无可奈何，可这就是真实的他，那个让我一直都难以释怀的他。

“我换号码了，这个是在上海用的。”“哦，是吗……我知道了。”双方都不肯多说一句的枯燥对白，一直是我们之间多年形成的默契。这个号码我不会再打了，我要将你死死地封存在我18岁的记忆之中，判给你无期徒刑，我们会有自己的生活，会慢慢偏离原有的轨道。其实早从几个月前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暗暗地下定了决心。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呢？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只要你一声轻轻的问候，我的决心便可以顷刻间坍塌毁灭吗？

“那就这样吧，有空再联系。”他的声音开始沉默了，我紧紧地闭了闭眼睛，然后努力咽下泪水说道：“你知道吗，你家外的枫树已经红了。可是看不到阿姨和叔叔的身影，我觉得好凄凉……”

“既然决定搬出来了，也就不能再让自己陷在过去出不来，”他无奈地笑了笑，苦涩得让我战栗，“那里已经成为回忆了。”

“可是回忆对我而言真的很重要！”我不禁脱口而出，但话后却立刻觉察到了自己的鲁莽。

他这么说是因为自己不想再回忆起几周前的事，而我这么说却是因为自己心里那份放不下的执拗。

沉默，还是沉默。

枫树的枝条摇曳着那些殷红的残叶，透过错落的缝隙交织成了那张模糊的笑脸。

现在的这里已经有了新的主人，不再是从前那些熟悉的身影，可即使如此，我还是怀念这里的一切。

不知为何，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艾莉丝纤弱的背影，那红红的头绳和绚丽的花篮让这玉一般精巧的少女变得更加惹人怜爱。繁华的都市总会被黑暗的喧哗淹没，但是冥冥之中总会有一种力量牵扯着每个人的神经，让他们在正确或错误的地点遇到那个与自己注定会有牵绊的人。

克劳德忧郁的蓝色双眼，褪去的点点稚气，还有心口难以愈合的伤疤，就仿佛总会有那么一种强大的信念来支撑自己走向深巷中红色的身影。他们的相遇注定会建立在扎克斯的回忆之上，没有人可以解释刻骨铭心的爱情究竟可以坚持多久，但是他们都渴望能够重新生活，重新找回迷失的自己。

对不起啊，对不起。无论怎样，艾莉丝都不能忘记的那个人终究还是会时不时地在记忆中出现，帅气洒脱的外表，挺拔的身姿，潇洒的举止……那个曾经让自己魂牵梦绕的人竟然会不知不觉地再次





不想他就这样轻易地把我忘记。为了这个目标，我总是在努力证明着自己的价值，在茫茫人海中追觅着一方可以信任的港湾来停靠自己的心。

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哪怕他换了样子，变了个性，但是他就是他，克劳德身上可怕的影子里映出的笑脸就是他！而此时的我内心的纠结也正是如此，可是同样的心情却不堪比故事里慑人的残酷。我的心从来都没有被他接受过，哪怕一丁点，我的位置都从来没有过任何改变。

初中的时候，记得他约隔壁班的男生去比赛《天诛》，然后我偷偷地跟在他的身后，暗自告诉那些男孩战斗时的技巧和过关时的注意事项。我只是单纯地想和他作对，幼稚的、义无反顾的，甚至都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每次看到他皱着眉头站在黑板前煞有介事地向老师讲解着难题的解法，我都有一种强烈的不甘心想要把他打败。我讨厌他总是无所谓的语气，讨厌他说话时总是游离的眼神，更讨厌他漫不经心却能做好我花费万般努力都做不好的事。

“女孩子嘛，不要太较真了……”即使当他说出这样温柔的话来安慰我时，我也仍然感觉不到丝毫的开心。

现在看来，我的固执都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不想他忽略我。

我从小就这样寂寞地坚持着对游戏的理想。总是把自己化身为《超级马里奥》中头戴小红帽的马里奥大叔，努力地翻越一道又一道难关，一次又一次地死而复生，为的是可以得到那个童话里才有的美好结局。即使卑微得只是一个水管工的马里奥，也一样可以成为公主心目中最勇敢的王子。我知道的，即使卑微地做好我自己，也一样可以找到那



份属于我的栖息之地。

他开始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了，不仅仅是因为帅气的外表和骄人的成绩，更是因为那种从内到外散发着的不羁气质，而电玩成为体现他这种气质的最好平台。很快很快，我们“作对”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女生们开始在私底下议论着他的种种，包括他对电子游戏的痴迷，并且同样爱好游戏的我也成为了男生阵营中不可缺少的谈资。年轻时的鲁莽和热血，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信、自恋，90后所特有的张扬，都成为了对我们最好的描述。

“哦，亲爱的勇士，谢谢你从恶魔的手中将我解救出来……”

当公主穿着华丽的礼服站在马里奥面前的时候，我发誓自己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从小到大对2D过关游戏极为不灵光的我，在他掌机的狭小屏幕上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比我要勇敢百倍、聪明百倍的马里奥，这个马里奥没有一次落入坏人的陷阱，甚至没有一次被可怕的怪物打倒，那个马里奥不知何时已经沾染上了他的影子，在他的操纵下成功地站在了公主的面前。



“好厉害！”即使不甘心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忍不住激动地双手合十。

“谢谢，只是平时练习得比较多而已。”他回过头来微微笑道，“怎么样，丫头？让我也见识见识你的拿手绝活吧？”

我咬了咬嘴唇，然后骄傲地抬起头应道：“当然不能让你小看我了，我可是格斗游戏的高手哦！”

就这样，放学后在几个男孩的簇拥下，我们来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家电玩机房。我自信满满地绕过拥挤在机房里的其他男孩，带着他们径直走到了最里排的PS2主机前。

“《铁拳5》吧！”我翻弄着手里的碟片说道。“随便！”他也无所谓地耸了耸肩，然后拿起了2P的手柄，端正地坐好。

其他跟来的男孩也都搬着凳子围坐在了电视前面，狭小的房间顿时变得更拥挤了。

华丽的开机画面，动感十足的音乐，这些熟悉的事物都让我感到热血沸腾。我想起自己第一次接触《铁拳5》时的感觉，一下子就被里面的短发格斗家风间飞鸟所吸引，开场时她飒爽的英姿，还有营救小猫时可爱的笑容……

“开始咯！”我盯紧屏幕里代表我的飞鸟以及代表他的风间仁，开始了一场让我们彼此都期待已久的格斗比赛。

风间飞鸟华丽的腿技，风间仁喧哗的招式。此时的我们，似乎也变得像画面里关系不清的两人一样，开始了一种奇怪的对决。很快，飞鸟的一击将风间仁狠狠地撞了出去，KO，完美的胜利。我不禁松了一口气，周围的同学也都不约而同为我鼓掌。

“果然很厉害啊，看不出来你还真不是盖的。”这一次他的确是在由衷地敬佩我，我得意地笑了笑，但是更开心的是能够得到这个“对手”的肯定。

“当然啊，我练习得很辛苦。不然，再换人来几局？”“奉陪到底！今天就跟

你比个痛快！”

那天以后，我们经常会出没在学校附近的电玩商店。仅有的零花钱开始慢慢填补了我们空余的时间，甚至于我和他之间难以逾越的沟壑。原来游戏真的可以让两个毫无瓜葛，甚至相互误解的人找到友情的归宿。我对他的敌意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深深的钦佩与赞赏，我开始接受他那些曾经我不愿承认的优点。我和他的话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广。

无论是《天诛》里的力丸是不是喜欢彩女这种无聊问题，还是《生化危机》里瑞贝卡究竟去了哪里这种没答案的谜，都成为我们相互间加深友谊与默契的话题。班里的女生开始慢慢地看出了我们的变化，但是时间实在过得太快，当一切都还没来得及让女孩们捡起话柄时，毕业的钟声已经在礼堂里久久回荡了。

可爱的初中，幼稚且倔强的初中，三年光阴终于走完。

这三年，我们究竟有没有成熟，有没有长大，谁也说不清楚。起码现在看来，我还是如此怀念那时的自己，无论是13岁、15岁还是18岁，甚至是如今的20岁，我都觉得自己没有改变多少。那时不能理解的事如今还是找不到答案；那时不能解决的疑问，直到现在也还是悬而未决。我没有长大……如果真的没有长大，就好了。

不禁想起高二时他陪我去买PSP的事情了。因为考试成绩突出，我和老爸打赌，赢得了梦寐已久的PSP。

北方的一月，临近春节的飞雪在天空中纷飞不定。大地因为霜冻而变得冰冷，就连缓缓的呼吸也会在围巾上凝结出淡淡的水珠。我闭着双眼，就这样毫无防备地靠在了他的肩上，睡梦中隐隐感觉到他略微僵硬的臂膀，还有公交车里有节奏的震动。那一次，我们没说一句话，只是这样静静地在公车里坐了一站又一站。

我睡得早已忘记了窗外的天寒地冻，早已忘记了此时的尴尬亦或暧昧。我只想就这么沉沉地睡在他的身边，哪怕只有片刻，也会成为此时内心忐忑的安慰。

终于还是会有终点。

没有人可以无休止地走在一条路上。就像我们终究不能这样一直相互陪伴下去，既然不能有爱情，既然不能接受对方，为什么还要留下那么多的温情来让我回忆呢……

“交给我吧……”他手里小心翼翼地拖着一台白色的光洁PSP2000，然后仔细地、一点一点地检查着机器的每一个角落。那专注的神情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台消耗品游戏机，而是一个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朋友。“可以了吗？”我轻声问道。有他把关我完全不用操心会买到次品机器。

“就这台吧……我知道它在你心目中绝不是游戏机这么简单。”他递给我PSP的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他眼中深深的忧郁，那是只有寂寞和孤独的人才会有的伤心神情。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眼底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在他的身上，我竟然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

冬天的雪洁白得脱离现实，伸出的双手却在半空中接不住这丝丝密密的飘雪。它们的坠落是因为太阳在哭泣，它们的融化是因为绝望时的放弃。

夜里突然想起了《寂静岭2》女主人公独自穿行在废弃街角时的情形，手抚着心口不停地喘息，然后在不到一米见方的光亮中惊恐地躲避着来自四周的敌人。最后终于可以看到黎明的亮光，却也成为下一场噩梦开始前的休憩。

高中的日子匆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骄人的成绩使他不得不在全校的重点实验班里接受着比普通学生更加严格的约束和教育。

时间开始被一点一点压缩，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不断地被挤压、挤压……直到流干最后一滴水。

他心爱的NDSL终于还是被冷落了，就像每一个被孩子遗忘的玩具一样，这台漂亮的掌机渐渐成为了他书桌上多余的摆设，最后甚至干脆被丢给我来照顾了。

“有空就喂喂我的狗。”这是他对我惟一的提醒。于是我开始了有两台掌机陪伴的生活。



高中枯燥的学习生活让我也失去了关注游戏的热情。我们都开始不停地为考大学而努力奋斗，偶尔见面时才会聊一聊最近得知的游戏界新闻。他的学习成绩变得越来越好，在卧虎藏龙的理科实验班里竟然也能够成为令人称羡的佼佼者。那种夺目的光芒没有人可以忽略，就连讨厌他的人也都不能否认。

才子配佳人。这是小说里才有的情节，但也不代表在现实中不会出现。本来不曾注意的细微变化，渐渐质变成了真正的问题，就像艾莉丝会渐渐爱上克劳德一样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竟然也会喜欢上身边的女孩子。

眼看着高中一年接一年的过，然后转眼间就到了临近高考的日子。暑热未退，连凉风都吹得很无力，令人昏昏欲睡的代数课讲得蝉都不叫了，我伏在课桌上坚持着下课前的最后几秒，等待着可以让我稍稍小憩一下的短暂十分钟。

终于，在一阵铃声后，老师拿着讲案走出了教室，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然后走到窗前望着远处还未凋谢干净的迎春花。

“有人找哦，是1班的那个帅哥。”同桌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笑着指向教室门外的他。那个曾经纤瘦挺拔的身影此时已经结实强壮得可以独当一面了，微微凌乱的刘海遮掩着本已十分迷离的目光，他就这样斜靠在教室门前，转过头来向我微微笑了笑。

“怎么突然想起找我？”“因为有事想拜托你。”

他的脸上是从未有过的幸福微笑，同时也夹杂着淡淡的伤感。

一定是那件事吧，一定是关于那个女孩的事！我只感到内心一阵纠结，却又不得不沉着脸故作镇静地答道：“说吧……”

“她就快过生日了，我想在高考前送她份生日礼物，可是……我不太知道女孩子都喜欢些什么，所以就想来拜托你。”一提到那个女孩，他的语气就会突然变得温柔起来。他曾经的棱角、曾经的骄傲全部都融化在了对那个女孩的惦念之中。

这是怎么了，那个从前的他去哪里了！？

“哦……好啊，我陪你去选吧。”

周末来得很快，我揣着他的NDSL在公车站等着他到来。

车站离我们两家很近，但是我仍然选择在这里和他见面，就是为了不让自己觉得我们之间还会有什么多余的可能。《7日之死》中的小游戏在我的屏幕上闪动着复古的数据模块，然后那些不知是恐怖还是温馨的音乐一次又一次被来往的汽车声淹没。终于，在我最后一次被游戏里面的鬼怪搞得GAME OVER的时候，他如约站在了我的面前。

“等车都不闲着啊，看来你还真是铁杆游戏迷。”

“还说我呢，你不也是吗？”

“早就不是了，现在考大学最重要啊，你也少玩点吧！我把NDSL放你手里可不是让你来耽误学习的……”

“不会啦，我只是没事喂喂你的狗而已，现在的你根本也不管它了。”

他笑着摇了摇头，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走吧，美女！时间有限！”

于是，我带着一种极为不好的感觉开始了这次陪他挑选礼物的经历。

拥有了双腿的美人鱼是什么感受呢，也许现在我多多少少能够体会了。就是那种每走一步都如踩针毡的感觉，痛却又不能表现在脸上。只为了要给心爱的王子最美丽的笑容，不得不将泪水咽在心底。有的时候，就连童话都可以变得残忍，更何况是现实呢……

终于，我们停在了一家很大的化妆品商行前。

绚丽多姿的调香八音盒，在晶莹剔透的玻璃瓶里散发出令人迷醉的馨香。他欣然走到了柜台前，仔细地挑选着柜台里的那些香水瓶。

“就这个吧，我要用这个来装！”他接过店员递来的紫色香水瓶，然后走到调香瓶前，小心地接着一滴又一滴的香水。

世界上，只有调香师才会真正体会到香水的灵魂，也只有亲手调制的香水才会具有最独一无二的味道。他的细心，他的温柔，全部都融入了这个紫色的精致瓶子里，慢慢地成为那一滴又一滴香水的一部分。

他的侧脸，在灯光下微微散发着红晕。为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像燃起了火焰一样灼热不堪。我好想哭，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然后问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傻，明明知道是会让自己伤心的事却还义无反顾地答应去做。难道真的仅仅是为了见他一面吗……

终于，煎熬结束了。

“我想去洗手间……你能在外面等我一下吗？”我忍住泪水笑着问道。

“好啊，你去吧。”

于是我一路哭着跑向了盥洗室。

我将水龙头打开到最大，哗哗的流水冲洗着我哭肿的眼睛。脑子里又开始上演《FF7CC》里扎克斯为艾莉丝调香的情节了。可爱的扎克斯在小镇上的商店里细心为女孩制作香水的情节，一直是我认为最浪漫的一段故事。可是如今，这样的情



节却成为了对自己痛苦的最大讽刺。我好傻，我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感情，一直以为时间会让他渐渐发现我的存在。可是呢，事实又是什么？我的确存在了，而且是以最最让他信赖的妹妹的身分存在着。

整顿好思绪，我还是不得不踏出盥洗室。门外是他挺拔的背影，雪白的衬衫上印着淡淡的褶皱。

他回头："好了？"我点头："嗯！"

"你的眼睛怎么了？"他担心地绕到我的面前，伸手去触摸我的眼睛。我下意识地赶紧躲开，轻声道："没什么，进沙子了，所以去冲洗一下。"

"哦，"他也没再怀疑，从书包里掏出了一个透明包装的瓶子给我，"这个就当是你今天陪我出来的谢礼啦！多谢了，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送什么好了。"

"呵呵……没关系啦，你太客气了。"

我接过瓶子，这是一瓶中档的普通香水，上面印着"雨泪"的字样。果然还是不能和那个女孩相比啊，也只有她才有资格得到那瓶由他调制的、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香水。

在炎热的6月中，我们很快便迎来了高考。

当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也许真的不能再回到过去了。高考意味的不只是人生的转折，更是对自己少年岁月的告别。许许多多儿时的生活不得不在高考之后被遗忘，被改变，就像我们之间的关系。

暑假里的某一天，我接到他问候的电话。声音有些沙哑，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其实我多少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没有问他，只是嘻嘻哈哈有一句没一句和他闲聊着。

我们都长大了，都成熟了，也都变得顾忌重重了。夏天漫长，他临走前陪我买下了Wii，然后举家搬去了上海，开始在那里重新迎接新的生活。

高考成绩公布，他依旧是那么优秀。可是优秀的他和我一样在感情的面前屡屡受挫。可爱的女孩没有接受优秀的男孩，于是这份大家一直都期盼着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没能继续有个下文。

他一定非常沮丧吧，就像当时的我，又或者是现在的我……我考入了沈阳，他考入了上海，我们从此很难再有交集。那台渐渐被遗忘的NDSL成为了他留给我惟一的礼物，陪着我的PSP一直到我彻底忘记他为止。

可是……我真的能够忘记他吗？那份感情是不是还会被我压藏在心底不再表露，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只要我们还在成长，只要未来的路还很长，我就仍然会有信心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归宿。

现在抬起头来，已经不会再感到遗憾了吧……我勇敢地面对了自己的过去，也一样会勇敢地面对未来。

真的谢谢你，也谢谢每一部游戏。

是你们让我有了一个如此美妙的少年回忆。




第十八回
春日部晶
译：清雨
玛丽，身体怎么样？
让各位担心了 没什么大碍
胸口的憋闷感差不多消失了
凡达利亚地区 东部沿岸
港镇斯诺夫利亚
露蒂说的没错
别太勉强自己
我也认为你还是留在船上比较好
什么！


你到底在想什么！居然要把玛丽一个人丢在这种地方！
咱们不是好不容易才变得团结起来么！
啊？
呃……
随你们的便
くるっ
就算身体状况不好也得好好执行任务
说起凡达利亚什么的一下子就不行了
难道说和玛丽的失忆有什么关系吗……



只要局势别变得难以应对就好……
哇！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前情提要
在水上城公国成功打倒统治者达利乌斯之后，众人从菲特那里得知克雷巴姆竟然乘坐飞行龙前往了塞伊喀鲁特的邻国凡达利亚。乘上菲特提供的战舰，里昂一行马不停蹄地赶往目的地，但玛丽的忽然晕倒似乎为这次行程增添了一丝不祥的意味……
好惨……
剧情推进至凡达利亚篇！
还有人吗！还有能动的吗？


来几个伤比较轻的帮帮忙！
谁都行！
凡达利亚弓匠
阿尔帕・托恩
那是……
斯坦？
跟我来，介绍个人给你们认识
这位是阿尔帕爷爷
遇到露蒂她们之前，是爷爷救了奄奄一息的我
看到您没事我就放心了
没想到那时候的小鬼已经变得这么威风了
斯诺夫利亚 旅店
“晓之杜”

游漫堂


感谢你给我们提供住处
我是塞伊喀鲁特王国的客座剑士，里昂·马格那斯
目前负责监视这些人，希望你了解这一点
哦！你就是有名的「塞伊喀鲁特蔷薇」里昂阁下啊
蔷薇？
我有个朋友的女儿非常喜欢你
不过，也有传闻说你是女扮男装啊……
无关的话就到此为止吧
请告诉我这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到处都是残兵败将和难民，简直就像战败国一样……
呃……
都是昨晚发生的事……


由于遭到突然袭击，凡达利亚现在已经落入敌手了
呃！
「敌人」是指……
赛利尔义勇军
为了让地方都市赛利尔脱离凡达利亚的君主制度独立而聚集到一起的人
嗯？
两年前，他们曾经引发了一场内乱
因此遭到国王军的镇压，但是……
经过两年的蛰伏一下子变得强大起来了？
这怎么可能

游漫堂


是克雷巴姆干的吧？
应该有个塞伊喀鲁特人支援义勇军
嗯……
既然你们都知道，那我长话短说
没错，名叫克雷巴姆的男子加入义勇军之后，战局一下子颠倒了过来
恐怖的怪物一瞬间便包围了城堡，简直就像噩梦降临
该死的克雷巴姆……
看来他对神之眼的运用越来越纯熟了
可恶
克雷巴姆那个混蛋，在这里也利用了战争的火种……


对了，阿尔帕爷爷
那个时候跟您在一起的杰露西还有伍德隆都没事吧？
你刚才说的是……伍德隆？
哎？
啊，我的救命恩人不只是老爷爷一个
实际上，关于这件事……
我看各位的身手不错，所以有个不情之请
伍德隆如今还在与反乱军对抗
呃！
但已被敌人包围，十分危险


而且杰露西应该也和那小子在一起
我不想就这样失去徒弟和孙女
就算再怎么求助，这座城里也没有还能战斗的人
拜托了，请救救他们
明白……
没问题，快告诉我们详细的地点！
现在可是分秒必争啊
露蒂……


斯诺夫利亚西部
迪鲁索森林
对不起，伍德隆殿下……
都怪我的伤拖累了你
别放在心上
杰露西为了保护我不也认真战斗了那么久吗
受伤也不见得完全是件坏事……

游漫堂




达利斯·文森特！
靠从陌生人那里得到的武力发动革命，你不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吗！
这算是求饶么
「靠武力来实现理想根本没有意义」
难道那些话全都是假的吗！
当然不是！这是你两年前……
因为煽动内乱而被关进监狱时说的，是你自己的反省！
啊……
隔着铁栅栏与你对话的那些日子，非常有意义
但你同样身为有立场的人，应该十分清楚

游漫堂




难道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吗？
让你们受惊了，不好意思，都没事吧？
不不不！射程、范围、威力，无论怎么看这都是最佳的选择！



充气玩具锤！！
呜啊！！
伍德隆！杰露西！


斯坦，你怎么……
是阿尔帕爷爷告诉我们的，你放心好了！
现在给你紧急处理，不要动
谢谢
一段时间不见，看来你有了不错的同伴
既然能听到夏露狄耶的声音，那么应该不会错了
天地战争结束之后将一柄守护者代代相传的……
最正统，也是最古老的守护者主人血脉，凡达利亚王家

游漫堂


初次见面
凡达利亚王子，伍德隆·凯尔文殿下
王子！
原来你真的不知道啊，笨蛋
我是不是应该再严肃一些？
はぁぁ
何よ!
没有哪个笨蛋会放过卖人情给王族的机会吧
身在战场，礼数不周，实在抱歉
我是塞伊咯鲁特王国的客座剑士，里昂·马格那斯
す，
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塞伊咯鲁特蔷薇」……
那件事就别再提了！


不管怎么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今后一定会正式向塞伊咯鲁特致谢的
不过，这可不像是客座剑士的工作
啊……
也许是被某个笨蛋乡巴佬的善意传染了吧
真是的，一点儿也不像我的风格
好，现在去完成我们的任务
差不多该站起来了吧
我可不认为你是会被那种攻击杀死的对手

游漫堂


我们已经从义勇军的干部那里打听到了
克雷巴姆的阴谋
克雷巴姆！
我们的任务就是追踪那家伙
可恶……
没想到出现了意外的援兵
你捡回了一条命啊，伍德隆
呃！


什么……
嗯？
玛丽！
啊……


没想到……
你居然回来了……
呃！
达利斯？
下一回精彩继续，切勿错过！




# Behind Blue Eyes

## ——《最终幻想VII 危机之源》同人

文/pineapple 编/夜蓝

## 【7】

完成了一天的任务，扎克斯从LV49配置室中走了出来，却迎面碰到了康赛尔。作为同期进入神罗的战士，康赛尔自认是扎克斯最好的朋友，但是让他非常自鸣得意的一点是，即使是室友扎克斯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头盔下的脸……当然这并不重要，也没人在乎。

此时康赛尔正通过头盔通风良好的缝隙，看到从毛茸茸的刺猬头改成依旧毛茸茸的豪猪头的黑发特种兵满脸红光地对着自己的手机咧嘴傻笑。

“呦，这么早就回去了？”康赛尔做了一个喝酒的姿势，“要一起去逛街吗？”

扎克斯歪着头做了一个有些为难的手势：“今天有点……”

“啊，果然又是去看她吧？”康赛尔语气暧昧地问道，“不过我说扎克斯，你怎么还没有学会回复邮件啊？”

扎克斯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反正有事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平时收到的也就是公司发的那些任务或者别的垃圾邮件，不回也没有关系……”

“真是对不起哦，原来我平时发给你的那些邮件都是些垃圾啊。”康赛尔把双手抱在胸前皮笑肉不笑地戏谑道，“也不想想是谁在刚开始执行任务时用邮件教怎么你使用道具的，那时候安吉尔先生没有罚你每天做深蹲到底是谁的功劳啊？”

“啊啊，你也知道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子是穷山僻岭嘛，米德加的许多东西我都是第一次见到啊，不过我们不说这些了，一会我回来给你带点好吃的。”

“贫民窟里能有什么好吃的，你还是算了吧。”康赛尔耸耸肩，用手肘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胸口一下子，“好了，都说妨碍别人谈恋爱小心遭天谴，你还是快去快回吧，晚上据说要查房，我到时候帮你瞒不过去可不要怪我哦。”

“哦，那拜托啦！”黑发青年眨着湛蓝的眼睛笑嘻嘻地挥着手，“明天的任务我帮你多做两件。”

从神罗大楼出来，就能像凭借着身体的记忆一般，扎克斯熟练地跑上喷泉左侧的楼梯——那里的破旧车站是惟一通往贫民窟的路。等车的时候他会选择不坐在候车位上而是和路边的小鬼们搭上那么一两句。他和她都很喜欢孩子，虽然扎克斯脸上有一道很明显的疤，还背着一把跟他一样高的重剑，浑身散发着神罗士兵特有的“不讨人喜欢”的气息，但是没有孩子会惧怕他，甚至在他蹲下来跟他们说话时，淘气一点的小鬼会抓着他的头发，嘴里大声地叫着“小狗，小狗！”

当然扎克斯还知道通向目的地的另外一条路，只是他实在拿不准要以怎样的概率才能在神罗的金属盘上砸个洞，然后以怎样不会死人、不会残废的形式，正好在破旧教堂的房顶上再穿出个硕大的窟窿，最后径直降临在艾莉丝的面前。指导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的人或许不该叫安吉尔，而应该改名叫丘比特或者月老。

如果赶上心情好的时候（虽然他大部分时间里心情都不会太差），他肯定会沿路跟漂亮的姑娘搭上那么一两句讪，再被对方不屑一顾地用诸如“我讨厌特种兵，净是一些只会打架的笨蛋，离我远一点！”之类的话所拒绝。

被拒绝的黑发士兵从来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不被拒绝的特种兵还能算是神罗的特种兵吗？他厚着脸皮自我安慰。只要不被最喜欢的姑娘讨厌就怎样都好，嘿嘿，我可是有漂亮姑娘喜欢的哦，不骗你们，是米德加最可爱……不，也许是全星球最可爱的女孩子。这样幸福想着的特种兵先生用军用短靴有力地踩着地面，连啪啪啪的脚步声都像一支欢乐的小夜曲。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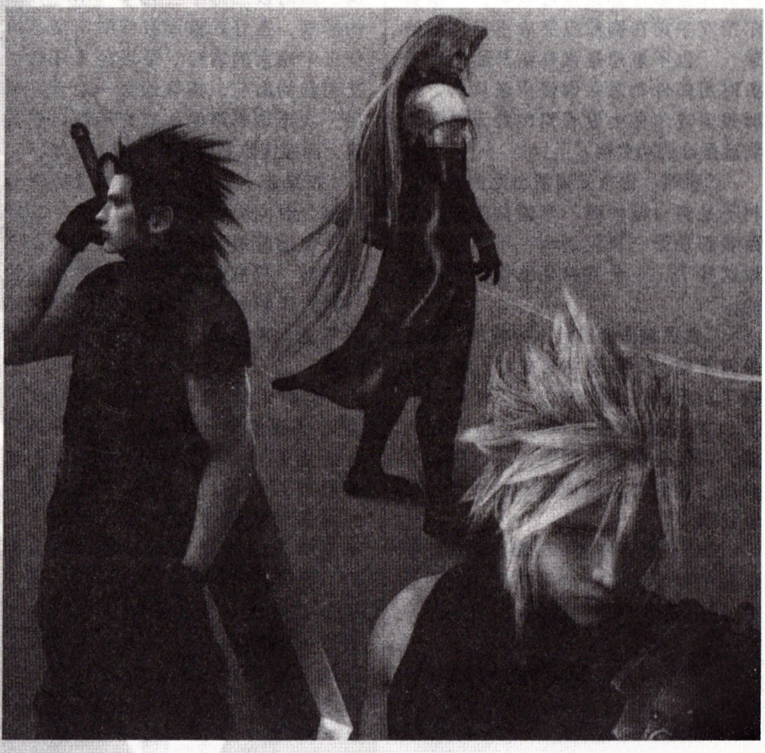
扎克斯出生在一个叫贡加加的小村子，距离米德加很远很远。在这个破败的星球上，资源枯竭已经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了。而处于成长期的少年之中几乎每个人的心里都依旧做着一个“等我明天成为英雄……”之类的梦。而萨菲罗斯就是无数少年当时心中对所谓“英雄”最具体的诠释。

萨菲罗斯的威名早在扎克斯成为战士之前就有所耳闻，银发长刀，完美得如同天神临降。初入神罗的时候，小狗扎克斯曾经冒冒失失地问自己的长官：“我们训练的时候萨菲罗斯长官也会来观摩教学吗？”言下之意“我什么时候才能与英雄萨菲罗斯握握手或者要个签名呢？”

魁梧严肃却莫名散发着和蔼气场的教官听罢露出了笑容：“原来如此，你也是他的FAN啊……”

“是！”下意识地立正站好，却掩饰不住仿佛在眼睛里闪着的璀璨星星，安吉尔甚至可以想像面前的黑发特种兵屁股后面有一条狗尾巴在欢乐地摇摆着。

“其实，那个人每天在浴室里都会因为踩到自己的头发摔倒。”安吉尔用一副宛如宣布某某特种兵因公殉职时的严肃口



气说道，末了又补充了一句，"真的。"

以致于扎克斯虽然在得知安吉尔与萨菲罗斯还有杰涅西斯其实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彼此经常开这类玩笑之后，每次见到萨菲罗斯时仍然会情不自禁地想像这名不苟言笑的英雄在瓷砖上被自己头发绊倒的滑稽情景。

成功升职为战士1st以后，扎克斯跟萨菲罗斯结伴去过一次贫民窟。走在五番街上，扎克斯第一次感觉成为1st真好啊，竟然能够坦然迎接这么多姑娘赤裸裸的炽烈视线，直到他发现这些视线没有一条是射向自己的。突然之间，扎克斯有点明白杰涅西斯讨厌萨菲罗斯的真正原因了。

"不去教堂看看么？"走到废弃游乐场时，有着青色瞳孔的长官突然开口说道。如果不听内容，光看他长刀横凛银发飘飘的样子，绝对会以为扎克斯欠了他500G没还。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懂装傻的神罗小狗夸张地后退了一步，用食指没礼貌地指着对方嚷嚷，"是曾告诉你的吗？雷诺是绝对不会出卖我的（他手里还有许多我借给他的A书）！所以一定是曾那个死跟踪狂告诉你的！！"

萨菲罗斯撇了撇嘴角，认为自己已经露出了一丝平易近人的笑意（虽然这种笑容时常被杰涅西斯形容为"简直是一副连女神看了都会嫌弃的可恶表情"）："我买过她的花。"

"……你买花到底想送给谁啊啊啊！！如果再回送给艾莉丝，即使是你我也会拼命的！"

"完全想像不出你拈花轻笑的样子呀！喂！这一点也不符合你的人物设定！"

不知道该从哪一句开始问起的扎克斯，在瞥见对方长长的正宗之后，认真计算着1st与Super 1st之间的实力差别之后，把一肚子的话连同唾沫一起咽回了嗓子眼。

"她问我认识不认识你。说个子很高，像刺猬一样的黑发，说话很吵。"今天"帝王"的心情似乎不错，竟然主动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

虽然不满没有任何能够称得上优点的形容词，扎克斯还是像只小狗一般兴致勃勃地等着对方的结论。不都说大餐总在最后才上吗，自然好话也要留到最后一句，他想。

"之后我说他昨天跟一个塔克斯去吃饭了。"银发的英雄用没有起伏的语调揭示了让当事人脑裂的结论。

"西丝内临时有任务，我们的约会取消了！"小狗在抗议。

"原来那个塔克斯叫西丝内啊。"宛如"接下来你要用八刀一闪对付这头牛"的平淡语气。

"……我跟你讲萨菲罗斯。"虽然把手臂搭上对方的肩膀有点费力，不过好在两个人的身高差距并不是那么悬殊，再加上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刚开始那样僵硬，所以扎克斯无论是动作还是对话都显得有些随便，"作为同伴，我们应该为彼此赢得更多的空间与自由，有时哪怕是为对方撒谎也要在所不惜……啊，我的意思是，艾莉丝虽然表面很大度，但作为一个女孩子，你知道她总会有那么一点……"

"原来她叫艾莉丝啊。"嘴角再次上扬，年轻的英雄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胜利笑容。

……配备全套的源氏铠甲盾牌与头盔去抵挡正宗的砍削捅刺，则结果何如？扎克斯那一刻盯着自己手里的破坏剑认真地想这个令人郁闷的问题。

## 【5】

艾莉丝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神罗的小狗在强化训练室宛如永动机一般做着深蹲运动，“你说怎么办呢？康赛尔，艾莉丝知道我跟西丝内约会的事情了，雷诺那个混蛋还了我借给他的书后又跑到艾莉丝那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现在艾莉丝可讨厌我了，呜呜……每天都会给我发的邮件都没有了，康赛尔你在听吗？喂！”

“谁要听你那些奢侈的烦恼啊。”战士2nd康赛尔盘腿坐在窗户边，漫不经心地像阅读神罗公司特种兵守则一般翻看着一本杰涅西斯后援会在大街上硬塞给他的《Loveless全解之深爱杰涅西斯大人篇之后援会内刊Part.1》，“不过我说扎克斯，有了艾莉丝之后再花心去追求西丝内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好歹要给别的弟兄们留点活路好吗，你看咱们公司向来男多女少、僧多粥少、狼多肉少，一楼大厅的前台接待还有每天都来推荐新饮料的女性水平都在基准线之下，所以你知道外面的人都叫神罗公司什么吗？”

“……都叫什么？难道不该是‘星球第一臭屁、酬劳很低、制服不错、武器最高，以下形容省略N字的神罗株式会社’吗？”

“是同性恋公司！”康赛尔象征性地擦了擦根本没露出来的眼角，“所以在这种本来数量就不多，而且质量也不高的大环境下，你小子竟然还敢脚踏两条船，妈的看老子替弟兄们打死你！”

完全偏离话题中心的讨论至少持续了两个钟头，康赛尔在扎克斯“免费帮你做十个三星难度、五个四星外加两个五星难度的任务”的怀柔政策下，终于冰释前嫌答应为朋友两肋插刀。然而一次又一次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康赛尔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

日后每当扎克斯想到这位终日以头盔掩面的2nd同僚时，心里总是有些气愤。之前黑发特种兵把他当作肝胆相照的兄弟，把自己心中冒着粉红色泡泡的小秘密在三杯酒下肚之后统统告诉了他。这次与他讨论关于怎样解决跟艾莉丝的冷战，康赛尔那看不见具体形状的眼睛在头盔的阴影下转了几圈，片刻后又掏出笔写了三张小纸条塞进扎克斯的裤兜，说这是针对扎克斯本身的气质与声音拟下的不败战术，一定要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对着当事人大声读出来。扎克斯感动得热泪盈眶，逢人就夸康赛尔这个兄弟不白交，不仅教我怎么看邮件、坐电梯还帮我求婚大作战，呜呜呜……

于是集中力为0，持续想一件事情30秒就会偏头疼的扎克斯坚信这是一场不会败北的战役。他的脚稳如磐石，声音洪亮如钟，他这次没有开着高达，也不想保护世界给X鸟或者封X一个幸福生活的场所。他只是就这样笔直地站着，大声地说出，用惊涛骇浪排山倒海的告白去感动他的女朋友。于是他从兜里掏出康赛尔写给自己的锦囊妙计，迫不及待地拆开一条又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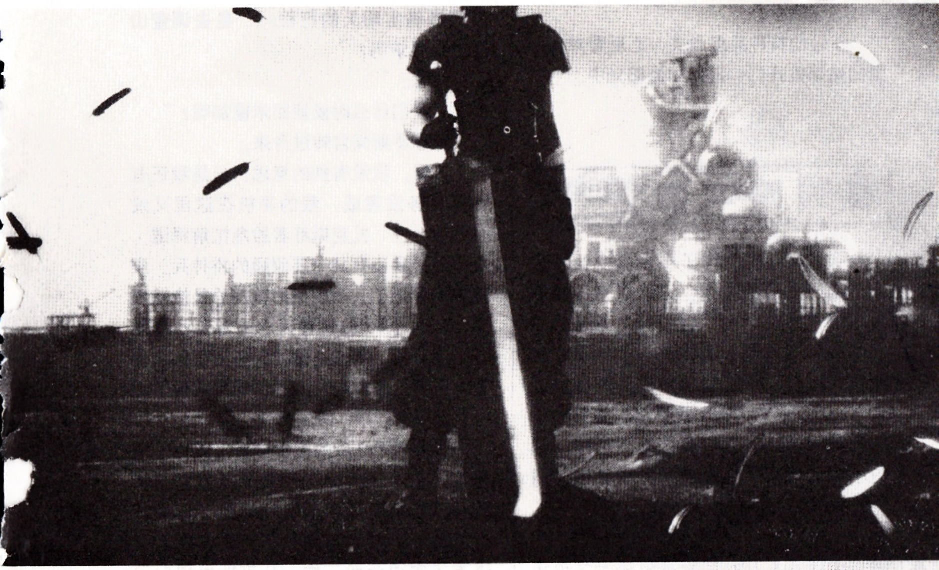
“跟·我·约·会·吧·神·乐！！！”

“我·喜·欢·你·呀·春·绯！！！”

“我·比·亚·连·高·多·啦！！！”

对着艾莉丝的教堂门口扎克斯扯着嗓子挨条喊完了……之后被附近的居民泼了三桶洗脚水。

**（注：扎克斯的声优铃村健一的其他代表角色：死狼神威《X》，真·飞鸟《高达Seed·Destiny》，拉比《D·GrayMan》等）**



## 【4】

"三辆花车做好了，我也该去执行任务啦。"

"工作加油，多保重！"

"……喂喂，这不是情侣分别时应该说的话吧，至少应该……也应该……"

"嗯？应该什么？"

"唉，至少也问问我会多久回来吧。虽然工作内容还是不能告诉你，抱歉。"

"嗯，如果我把三辆花车上的花都卖完的话，你就会回来了吗？"

"这个嘛……"

"那么，如果花车出现故障时，你可以回来吗？"

"对不起，我不知道。不过会尽量。"

"你看，即使我问了还不是什么回答都得不到……不过呢，这三辆花车是你做给我的，修理的事情也都拜托你了，我不想让别人碰我们的花车。"

"我们的……花车？好！没有问题，无论有什么事情都等我回来再说！不过我说这花车好歹也是我亲手做的，没那么容易坏啦……"年轻的战士自豪地双手叉腰，"……唔，那我可以再多加一个附加条件吗？我希望再来这里的时候，艾莉丝能够穿粉红色的裙子。"

"……在说什么傻话，笨蛋。"

"就这样说定了哦，下次回来就带你去金属盘上面看看真正的天空什么样。啊，如果钱不够的话，就拿最后一辆花车去跟神罗换钱吧，那群混蛋虽然不了解我的美学，但换1000G估计没问题吧，呜呜。"

"…………"

话说尽了，扎克斯拍了拍自己的后颈："那么艾莉丝，我走了。"

"一路小心。"

年轻的特种兵点点头，之后背对他心爱的姑娘推开门，浸入如海阳光中。

## 【3】

尼布尔海姆的样子多多少少让扎克斯想起了自己的家乡，这么说来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了吧，也不知道爸爸妈妈都怎么样了。他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到处跟人打听"是否能让我跟萨菲罗斯大人合一次影呢？"的摄影者一边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他注意到刚刚认识的小家伙戴着完全遮住了脸的头盔郁闷地站在墙角，一句话也不说。

"嘿，就这样跟我们出来执行任务了吗，小朋友？"扎克斯拍打着金发少年单薄的肩膀，俨然一副过来人的可恶嘴脸，"有跟女朋友好好道别么？"

前往尼布尔海姆的路到底是什么样子，扎克斯已经不再记得，但是数年之后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想回去的确要费上几番曲折。于是他在无数个漆黑的夜里想念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就像恐惧被遗忘一样，反复反复再反复用着仅有的记忆来增加疼痛的分量。

嗯，下次想带艾莉丝回贡加加看看。且不说四年之后扎克斯是忘了这个愿望还是出于什么目的，结果带着自己的兄弟迷迷糊糊地到了贡加加。不过四年前，看着回到故乡却不得不以面具示人的克劳德，扎克斯确实曾经充满嘲笑心理地许下过这个愿望。

扎克斯没有所谓"近乡情怯"的纤细心理，于是他只是翻身跳上有闹鬼传说的客房床上，对着站在窗边COS雕像的银发英雄确定明天的行程："是去调查山上的魔晃炉吗？"

"嗯。"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米德加呢？"

萨菲罗斯闻言转过身来。

"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我还有许多任务没完成，我的手机在这里又没有信号……"扎克斯红着脸急忙解释道，"而且，我还有几个要照顾的特种兵，康赛尔也就算了，明明很厉害却总是偷懒耍滑，但有个3rd的特种兵总是对自己的能力很没自信，不知道他的任务做得怎么样了……唉，这种平凡人的苦恼跟你说了你也肯定不会理解，睡觉睡觉。"

结果七天之后的起承转折，就像一场噩梦。来不及痛哭，也来不及愤怒，甚至来不及抓着同伴的衣领问他"你为什么屠城"。就像当初找不回安吉尔也说服不了杰涅西斯一样，扎克斯发现自己的声音唤不醒任何搭档。他蹲在蒂珐的面前，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伪善者，说着不痛不痒的安慰，毕竟谁又能真正体会得了谁的心情。他狠狠咬住了嘴唇，抽出自己的重刃，把哭喊着"我讨厌神罗的所有人！包括你！"的蒂珐，交给了身后的未来英雄。

只是哭泣的女孩子并不知道，那一刻到底谁比谁更疼。向朋友挥刀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对自己凌迟。不久他倒了下去，破坏剑在他手边5厘米的地方。在失去意识之前，他对着头顶的克劳德说"做得好"，恍惚间他觉得自己见到了曾经也这么跟自己说过的安吉尔。

安吉尔，萨菲罗斯，还有艾莉丝，是不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人，就是要这样一个一个地永远离他远去呢？心中充满了某种无力感的扎克斯在闭上眼睛的瞬间，如是想。

## 【2】

接受任务、执行任务，神罗的指令固然严苛，但也未必不能接受。毕竟战士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不被市民喜欢也没有关系，特种兵嘛，还不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而存在的。再说人们不是都崇拜萨菲罗斯吗，这个拯救过世界的大英雄，那么只要追随着他的脚步就肯定不会错。

在扎克斯简单的头脑之中，只存在1+1=2的等式，所以说人生哪里有那么多的东西可想。一楼的大厅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死鸟之尾，三楼的装备室里虽然每次行动之前都只可以拿一样，但是升为1st之后的扎克斯觉得那些东西都形如废铁，他曾经给棕发的姑娘看他的最强装备之一“超级缎带”，当时他带着啥笑自顾自地说：“虽然源氏头盔更帅气，但是这个缎带却更加好用哦。”

结果温柔的姑娘接过超级缎带恶作剧似的绑在了他的头发上，之后捂着嘴笑出了声：“傻瓜一样。”



他的刀劈开时间，逼退混沌，斑驳褪色的一切就如同看立体影像。最后他发现她就站在万里洪荒之中，只向着他一人露出久违的笑容。他分不清现实与梦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魔晃浸泡了太久。他倾过身子，大声喊："艾莉丝，等等我！"

结果他"嘭"地一头磕在了魔晃容器的玻璃盖上，额头生疼。整片世界都带着萤绿色的光，黑发特种兵这时才开始隐隐感到恐惧，怕自己就这样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终结掉不能重新见到她的一生。

四年之后，他曾无数次在逃亡途中的一个又一个寂静深夜里反复重温着那些温暖的场景。他用最快的速度登上开往贫民窟的惟一一趟列车，在熟悉的杂货铺老板"小伙子，今天不买香水送她吗"的声音中穿过简陋的铁门，飞奔向那座破旧的古老教堂。之后在台阶上站定，再假装漫不经心地推开门。冲循声回望的白裙少女厚着脸皮扬起手："呦，我又来晚了。"

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却不知道原来是几个世纪之前的情景。逃亡途中，他在两位前辈的故乡迎来了久违的黎明。一把破椅子，一个神志不清的朋友，两名奄奄一息的同僚，筋疲力尽的自己与安吉尔的复制体。

扎克斯双手颤抖着拆开艾莉丝写给自己的第89封信，他艰难翕动着嘴唇，反复念给自己听："四年。"

初现晨曦的破败村庄，只有风，光阴化作齑粉。胸中的疼痛灼伤喉咙，他终于哭出了声。这是一场有关背叛、变更与死别的时光祭典，台上聚满演员，台下却是一片空席。

【1】

——我有个很喜欢的女孩子，生活在贫民窟的教堂里，她说自己长这么大还从没有见过真正的天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夸奖过我的眼睛很漂亮……

——小家伙，等到了米德加，我先带你去艾莉丝那里，然后我再偷偷去找康赛尔，医生的事情只要交给他就肯定没问题……什么，你问艾莉丝与康赛尔是谁吗？后面那个面具男是我的同事兼室友，自以为没人见过他的样子，其实趁他睡觉的时候我偷偷看过哦，跟你一样是金发呢……至于艾莉丝嘛，等你们见面时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可爱，比咱们在村子里遇到的那个向导还可爱，对了，那个向导叫什么来着……算啦，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早就记不住了。

——艾莉丝是个温柔的女孩子，对孩子们又好，贫民窟的人都很喜欢她。不过你要记得，千万不要踩到她种的花，不然一定会挨骂。啊，我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过偷偷告诉你，有些时候我为了看她对我瞪眼睛的表情，也会故意去踩那些花啦，当然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唉，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我走的时候啊，给她做了三架花车，因为她说自己想要卖点花，我以为这些车子只能我来修，早知道这样，当时就跟她约定可以让曾与康赛尔帮忙就好了……

——说来我上次离开的时候跟她说下次想看她穿红色的裙子，真是便宜你了，这次回去你肯定就能看到了，不过你肯定没看过她穿白色裙子的样子吧，嘿嘿。对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可不是让你喜欢上她啊，她是我一个人的女朋友！

逃亡的路上，扎克斯总是像这样对神



志不清的克劳德说话，或者是他在自言自语。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唯恐自己也会被漫长的寂寞吞噬掉。因此惟一支持着他的，只有她的一颦一笑。

“她还在那个地方等着自己。”这就是扎克斯一路躲避追兵也要最后回到米德加的全部意义，也是惟一的意义。

“所谓故乡，就是再也不能回去的地方。”当初康赛尔这么一本正经告诉扎克斯这句话的时候，黑头发的深蹲笨蛋“哈哈哈”地放声大笑起来，“你该不会也读太多《Loveless》了吧？”

在搭上那辆黄色皮卡时，扎克斯突然想起了康赛尔的话，之后又奋力摇了摇头。这种时候想什么不好，非得想这么不吉利的回忆。于是他歪过头去问司机：“大叔，你说眼下做什么职业赚钱啊，我可是有女朋友的人，不能让她过得太艰苦啊，还有一个生病的朋友，治病估计也要许多钱吧？你说我去当雇佣兵好不好，什么工作我都敢接哦，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很厉害的。这跟发型没有关系，我天生发质就这样，我真的不姓成步堂……啊呸，别跟我提菜刀王！都说了我最喜欢针千本与奥丁！！”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扎克斯觉得心烦，叹了口气看向依旧没有知觉的朋友，心里盘算着，回到米德加，当务之急就是跟艾莉丝与康赛尔商量一下，要给他找个什么样的医生。钱的话好说，在米德加需要雇佣兵的地方毕竟太多了……余光中，他瞥见山坡上架起的狙击枪管，被太阳反射出铿亮的不祥白光。

## 【-1】

如果他明天之前不回来，就罚他陪我卖一个上午的花。

如果他下周之前不回来，就罚他半个小时之内修好第二辆花车的轮子。

如果他下个月之前不回来，就罚他深蹲一千次。

如果他明年之前不回来，就不穿粉红色的裙子给他看了。

如果……如果什么也不罚他的话，他是不是能马上就回来呢？

……

艾莉丝在等待的四年之中也做过无数的梦，直到她前往约定之地，穿过自己胸口的刀刃，成为烙进她视网膜最后的景象。但是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她从不敢去想扎克斯的末路穷途。被打烂的胸腔，每说一句话都在透支着全身的气力。混合着血与泥水的脸上，魔晃蓝的眼睛牢牢盯着漏雨的天空。他沉着嗓音气若游丝，简短又匆匆地交付着自己的结局与过往。他就那样为自己的一生做着简单的鉴定，想要成为一名英雄。至少希望能够以英雄的身分阖上眼睛。只是……只是到底有多么不甘，不甘心就这样倒在离她咫尺天涯的地方。

如果不能等到我回来，艾莉丝，就请你忘记我吧。

短暂的弥留之际，根本没有机会去想谁能代替我去陪伴你啦，你的笑容会对着谁绽放这些浪漫得简直能够飞舞花瓣的事情。

想到的仅仅是，艾莉丝，我死以后，谁还能来保护你呢。

雨停了，米德加的上空没有出现彩虹。但是艾莉丝拒绝承认这样的结局，于是她在一封又一封信中写着同样的结束语“我等你回来”“我等你回来”与“我等你回来”。

她无数次看到他推开教堂的门，挠着脑袋漫不经心地走进来，破坏剑的刀背不时擦着他的小腿，柚木地板承受着压力，发出“吱呀”的声音。他来到她的面前，歪起坏笑的嘴角说“呦，我回来啦”。结果每次都是她哭着睁开眼睛失望地扫视着空无一人的教堂。

为什么从不去找曾求证，为什么宁可苦苦欺骗自己扎克斯也许爱上了别的姑娘，从此忘了自己幸福地生活在遥远的地方。艾莉丝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苦苦等着一个死去的人，也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恋人早已尘土相归，通身冰凉。那是一个无法碰触的真相。

几年之后她又遇到了一个与那人如此相像的特种兵，与那名黑发青年一样从天而降，但是他们的眼睛却不尽相同，扎克斯的眼神无论什么时候都神采奕奕，就好像天大的事情砸下来也能擎得住一样开朗与镇定，天真得就差没时时刻刻拍着胸脯大声说“我可是这个世界的英雄啊”，而且时刻都像小狗一样聒噪，总是围在自己身边“艾莉丝，你别看我这样，其实我是很受欢迎的啊！你不要生气，我是在逗你玩。”“你喜欢这个香水的味道吗真是太好了快点叫我调制香水小能手”。

但是克劳德却充满了少年青春期式的特有羞涩与沉郁，她只是在怀念他的巨剑与有些似曾相识的举动，“你很像一个人……你认识扎克斯吗？神罗公司一级战士——扎克斯·菲亚？”

“……对不起，我不认识。”

戛然而止的落幕，人生至此久离别。

生命的轮回也许并不漂亮却依旧足够完整，当初濒死的扎克斯把自己最宝贵的破坏剑交给了不知所措的金发少年，心念着他心爱的姑娘要怎么托付眼前惟一的稻草才好；许多年后，艾莉丝看着穿透自己胸膛的长刀如释重负地笑了笑，心想这下终于可以去见那个傻瓜了。

死亡是每一个人应付的债务，付清之后就可以再也不听也不看，有关这个破败世界的一切喧嚣。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

躺在大片大片的花海中。头顶的天空澄澈如镜，一如他的湛蓝色眼睛。她坐起身，四周不是什么熟悉的景象，像在期待着什么一样，她用左手握着右手，轻轻闭上了眼睛。

她在等，等身后真的响起那个慢慢走近的沉着脚步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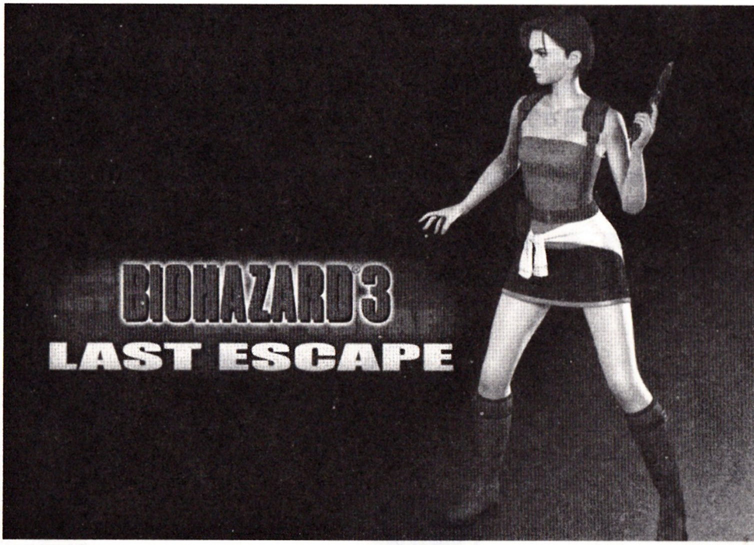
“不·要·踩·到·花，真是的，不知道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她假装镇定，却忍不住用手背抹着愈加湿润的眼睛。

她等得太久太久，漫长得胜似守着一场又一场宇宙还原成尘埃的煎熬。但她还是赢了，在终于可以一同仰望晴空的花海中，艾莉丝听到抱住自己的人在身后发出了熟悉的声音。

她的特种兵先生温柔地耳语道：“艾莉丝，对不起，虽然迟到了，但是我回来了。”

**[Fin]**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生化危机3 最终逃亡**

| | |
|---|---|
| 机种：PS | 发售时间：1999年9月22日 |
| 制作公司：CAPCPM | 类型：AVG |

逃离地狱般的浣熊市，逃离那个挥之不去的漆黑色身影。

## 草率的开端

《生化危机2》无论在业界还是玩家中都有口皆碑，大幅进化的画面，新颖的双主角制，扣人心弦的剧情，丰富的隐藏要素，为此系列开拓出了一片广阔的天空。正因为如此，CAPCOM没有理由将这棵摇钱树雪藏起来，同时也看到了此类游戏的巨大潜力，着手开发"生化"以外的动作AVG。而这一系列的决策最终都得由"生化之父"三上真司来完成，造成系列续作《生化危机3》和强调动作性及战斗爽快度的全新作品《恐龙危机》同时开发的不利情况。即便三上是一位天才般的制作人，恐怕也无法完美胜任如此艰巨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款作品中都有并不明显的赶工痕迹，比如流程较短、隐藏要素相对较少等。特别是打着"《生化危机》系列"正统续作旗号面世的《生化危机3》，在凭借各种新颖的设定和系统改进吸引了不少玩家之后，很快便收到了如潮的恶评。CAPCOM的急功近利又一次遭到了现实的惩罚。

## 匆忙的情节

让人惊魂未定的"别墅事件"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没有人相信S.T.A.R.S幸存者用同伴的鲜血换来的事实，克里斯无奈之下决定前往欧洲寻找更多的情报，巴瑞也迫不及待地把家人安置到了加拿大，只有吉尔决定留下来调查安布



雷拉修建在市内地下的工厂。1998年9月23日，病毒经由下水道的老鼠开始在市内大规模扩散，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让吉尔不得不尽快做出决断，是继续留在这里，还是冒险出逃？答案显而易见。尽管病毒开始扩散之后仅仅过了五天，浣熊市就已经变成一座彻彻底底的死城，但除了步履蹒跚的丧尸以外，这里依然存在着鲜活的生命。U.S.B.C——安布雷拉生化危机处理部队的几位幸存者还没有放弃生的希望。乐天派的年轻人卡罗斯、经验丰富的老兵米歇尔、光用眼神就能让人感到背脊一阵恶寒的狡猾佣兵尼古拉，分别用各自的方法和思路寻找着逃出生天的捷径。吉尔和卡罗斯这两个本不相干的人因为另一种超越常识的力量而携起手来。那是新一代的生化杀手，是能够让斯宾塞别墅里的巨人"暴君"相形见绌的恐怖生物——追踪者。它拥有空前的高智能，能够识别和锁定目标，对S.T.A.R.S成员穷追不舍。S.T.A.R.S的直升机驾驶员布拉德以及顽强的米歇尔先后因它而丧命，就连吉尔也因为被它的触须所伤而感染了致命的病毒。卡罗斯不可能丢下生死与共的战友不管，他冒险潜入安布雷拉投资的医院，冲出生化兵器"猎杀者"的包围将疫苗带回吉尔身边。

一道闪光过后，威力惊人的雷射炮终于将似乎拥有不死之身的追踪者彻底消灭，吉尔和卡罗斯也赶在导弹落下之前乘上了巴瑞驾驶的直升机远离那个充满血腥与悲哀的小镇。望着在晨光中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吉尔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安布雷拉为一切惨剧付出代价。

## BIOHAZARD 3 LAST ESCAPE 无奈的结局

其实客观地讲，《生化3》的整体水平并不低，精彩的CG动画、爽快的战斗、丰富的武器和极富挑战性的敌人"追踪者"都是本作的亮点，特别是加入敌人能够开门、上下楼梯这些要素之后，无形之中给玩家的探索平添了不少紧张感，很好地体现了此系列"恐怖逃生类AVG"的主题，因此它为玩家所诟病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剧情上。太过类似的游戏方式，混乱的时间关系，再加上几处难以自圆其说的硬伤，让很多从《生化2》开始认识这个系列的玩家感觉本作更像是一款蹩脚的二代资料片，而不是全新的正统续作。四个多月之后，也就是2000年的2月3日，生化危机系列又一部广受好评的作品《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尼卡》面世。虽然这只是一款由SEGA子公司Nextech Corporation（2005年改名为NEX ENTERTAINMENT）代工的作品，但其游戏的长度、难度、气氛渲染以及各种光影效果都被不少爱好者奉为系列最强。尽管销量受了DC主机的拖累，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整个系列乃至业界的地位。有了这样一款游戏作对比，数月之前诞生的《生化危机3》立刻显得暗淡无光，从此极少被人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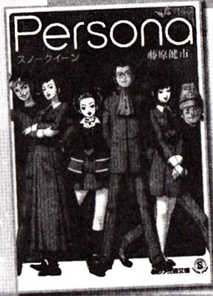
游书苑

#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栏目主持：清雨

## 《女神异闻录Persona 雪之女王》

**作者：藤原健市 插画：金子一马**




在圣白貂学院里最近很流行一种名叫“Persona大人”的游戏，据说可以通过它看到未来的自己。一天，当稻叶和他的同伴们在教室里召唤“Persona大人”的时候，咒语刚刚念完，教室内便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大家纷纷失去了意识……在恶魔横行的世界里，一场悲壮的冒险就此展开。

本书与原作最大的区别在于将“主人公”这个角色彻底抹消，以南条为队伍的领导者。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其他所有角色的性格也为之一变，连人物关系也和原作有很大差异。作为一本改编小说，这样的改写或许是很多喜欢游戏原作的读者所无法接受的吧。

## 《火焰之纹章 纹章之谜》

**作者：篠崎砂美**

阿卡内亚历490年，阿利提亚王国由于受到由龙族建立的多尔亚帝国的进攻而灭亡，王子马尔斯率领解放军最终推翻了帝国的统治，但和平却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被后世称为“英雄战争”的大规模纷争将马尔斯和他的同伴逐一吞没。

由于游戏原作被分为两个独立篇章的独特结构，这部改编小说也由上、下两部构成。作者十分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很多描写都相当精彩，弥补了游戏中相对比较难以表现的要素。不过战斗场面的叙述则太过简略，没有表现出拼杀的残酷和激烈，需要读者充分发挥想像力。




## 《皇家骑士团64 黎明篇》

**作者：鹤岗法斋 插画：しろー大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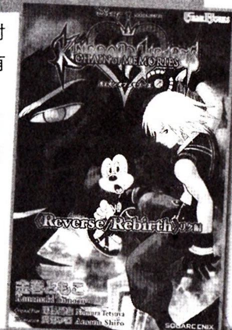



这是一场以帕拉提努斯王国为舞台的壮阔战役。主人公马格那斯以士官候补的身分驻扎在大陆南部，出生名门贵族的他从小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为祖国奋战到底的理念。然而在亲眼目睹了和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尤米尔王子被绑架一事后，矛盾的心情使他对祖国的忠诚产生了动摇。

负责改编的作者显然没有好好玩过游戏原作，在描述过程中犯了不少原则性的设定错误。比如战场上的单位个数并不等于实际的参战人数，画面上的角色只是一支部队的领导者而已。但小说作者竟然直接按照游戏中显示出来的人物数量展开故事，让不少情节显得十分可笑。实在是不应该。

## 《王国之心 记忆锁链 利库篇》

**作者：金卷ともこ、野村哲也、天野白、渡边大**




索拉、唐老鸭、古菲在寻找国王米老鼠的途中被黑衣人引入了一座神秘的城堡，而在城堡的地下，还有一名勇者为了见到索拉等人孤独地和黑暗进行着搏斗，他就是为了关上王国之心的大门而与国王一起留在黑暗世界的利库。两位好友的冒险，必将为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变数。

小说里增加了很多原作中没有的台词和心理描写，有游戏制作人野村哲也把关，这些段落自然和原作的世界观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对游戏的情节是个有力的说明和补充。除此之外，天野白的精美插画也将利库这个角色勾画得更加生动，颇讨人喜欢。中意原作的读者一定不要错过这本小说。

## 《樱花大战 太正恋歌》

**作者：川崎ヒロユキ**




帝国剧场的澡堂坏了！在烈日炎炎的夏季，这可算是一件足以动摇帝国歌剧团的大事件。对于花组的那些少女来说，在这段时间无法洗澡简直比地狱的酷刑还要难受。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花组队长大神一郎和真宫寺一道前往附近的公共澡堂“花乃汤”交涉……“大神，到你出场的时候了！”

不同于游戏正篇的严肃情节，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花组成员们在战场之外的日常生活，故事和台词都十分幽默逗趣，与各个人物在原作中的表现一对比，立刻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喜剧感。同时如果把小说的故事与游戏结合起来看，也可以将其视作对人物形象的进一步补充，增强她们的立体感。

## 《偶像大师 舒缓的旋律》

**作者：斋藤ゆうすけ 插画：オイコ**




如月千早是演艺经纪公司765事务所的偶像候补生，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登台演出的梦想而不停练习着，不久之后，这个机会终于降临到了她头上。满怀期待和不安来到事务所之后，千早眼前出现的却是一位看上去并不怎么有本事的制作人。这位少女的梦想最终能否实现呢？

小说主人公千早虽然是游戏里既有的人物，但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原始的设定，而是大胆地加入了很多原创的内容，台词，性格也跟原作有一定差异。不过绝大多数改编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且对人物感情变化的细节描写非常出色，部分段落读来十分让人触动。

# 四格漫赏



# G级——总是饿肚子的猎人

作者：むら




## 饿肚子的猎人




## 故乡的气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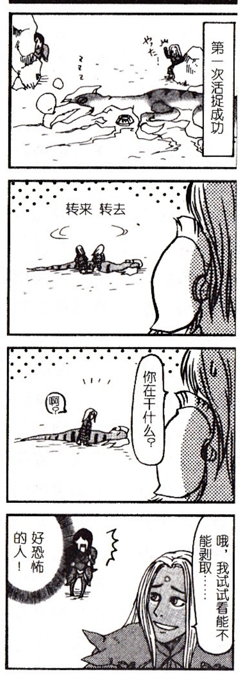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2nd G
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ポータブル

## 快感




## 不由自主




## 出乎意料



神魔乱舞



lóu tuó luó

# 楼陀罗

**英文：** Rudra

**梵文：** रुद्र

**属性：** 神

**出自：** 印度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 《鬼泣3》

## 游戏剧情描述

“兄弟，我们的客人在叹气……”楼陀罗对它的兄弟阿耆尼说道，可是它的兄弟却露出一副茫然的口吻：“叹气？什么是‘叹气’？”但丁一边听着这对双子魔神毫无厘头的唠叨，一边不耐烦地在门前踱来踱去，样子宛如是被关进了笼子里的熊。终于他忍不出狂吼起来：“够了！你们两个还要唠叨多久？”

## 解说

楼陀罗是印度神话中掌管风暴、打猎、死亡和自然界之神，其名“Rudra”的词根“√rud”有“哭泣、咆哮”的意思，“Rudra”即“在宇宙崩溃之时令全世界哭泣的人”或“带走悲伤者”。

在公元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古印度地区被民众口头传诵的经书巨典《梨俱吠陀》（又名：歌咏明论）中就曾有3篇关于楼陀罗的独立赞歌。相传他全身的皮肤呈现出棕褐色，颈青发结，千眼多手，身披金黄色的铠甲，手持一把弓箭。同诸多神明类似，楼陀罗也有着其善恶两重性格，一方面，他发起怒来就会降下霹雳之矢，能令任何人或神都感染疾病，还会使用飓风与暴雨破坏田地，令民众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在人畜受到病害困扰时，他又会使用草药加以医治，保佑百姓健康安宁，也会降下慈雨令农作物丰收。后来楼陀罗又演化为山区猎人和居民的“万众之主”（群主），其吉祥慈爱的特性也为人们崇拜。

公元前5世纪《吠陀》著名的注释家耶斯迦在其所著《尼禄多》中把神分为天、空、地三界，楼陀罗位列空界众神之一。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到了梵书、奥义书时代，吠陀万神殿中的一些神开始成为婆罗门教的主神，从而出现了“三神一体”的梵天（创造神）、毗湿努（护持神）和湿婆（破坏神），楼陀罗正是湿婆的前身。在后期的《吠陀》经典中曾记载楼陀罗仅使用一枚箭矢即射穿三座恶魔城塞，这一典故后来又被套用在了湿婆的身上。此外，在《梨俱吠陀》中还曾称呼楼陀罗为阿修罗，因此也有种说法称“楼陀罗”是阿修罗由神族堕落为恶魔之前所使用的名字。

《鬼泣3》中，楼陀罗和婆罗门教中的火神阿耆尼成为了“相亲相爱”的一对好兄弟，联手阻挡在但丁面前。虽然两位都是印度神话中地位颇高的神明，但却酷爱唠叨，把毛毛躁躁的但丁烦得不行。成功击败这“二神组”后，它们就会变化成一对大刀供但丁使用，而在它们成为但丁仆役后被命令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闭上它们喋喋不休的嘴……

méi fēi sī t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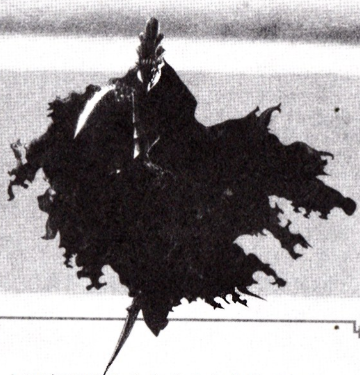
# 梅菲斯特

**英文：** Mephisto

**属性：** 魔

**出自：** 德国传说

**登场游戏作品：** 《鬼泣4》



## 游戏剧情描述

空中浮现出一团飘忽不定的黑雾，尼诺饶有兴致地注视着它的一举一动。渐渐地在黑雾中隐约透出一具红色的骨架，上面有两颗绽放着荧蓝色光芒的眼睛。“哈，又是恶魔！”尼诺的嘴角浮现出了嘲讽的笑容。

## 解说

要详述梅菲斯特这个恶魔，就不得不提大名鼎鼎的浮士德。浮士德是15世纪～16世纪期间生活在德国的一位名气颇高的哲学家、炼金术师和占星术师。相传他与一位来自地狱的恶魔签订了契约，获得了一些特殊的魔法能力，从此之后就与恶魔一起辗转于德国各地，以魔法戏弄权贵之人为乐。这名恶魔就是梅菲斯特，是仅次于撒旦的著名恶魔，地狱大公爵之一，被称为“飞空的魔神”，擅长天文学、占星术和气象学，其名后来就衍生出了“浮士德的敌人”、“光明之敌”等含义。一般认为，在中古世纪德国民间流传的故事中出现的梅佛斯特（Mephostophilis）应该就是梅菲斯特的原型。

梅菲斯特虽然是个恶魔，但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却喜欢将其设定为代表“为成就大恶而行善的力量”。他的外型大多数时候也并非是恐怖的魔物造型，而是一个身躯瘦弱、微微驼背、长有鹰钩鼻子的老者，脸上总是浮现出嘲讽般的笑容。他总是想尽各种尖酸刻薄的语言讥笑揶揄高尚事物，和潜心追求真理与知识的浮士德形成鲜明对比。不过梅菲斯特终究还是个恶魔，他能够轻易变换成各种模样，例如变成犬只跟在浮士德身旁散步，或者变成旅行的学者待在浮士德的书斋之中。而要与浮士德签订契约时，则会幻化作西班牙贵族。

梅菲斯特与浮士德签订契约的场面相信是以《旧约圣经》中的《约伯记》为参考。契约的期限是到浮士德说出“啊啊！你真是美好无比！请你驻留！”为止。在那之前，凭借着恶魔之力恢复了年轻的浮士德经历了种种事件。当浮士德所希望的新国土建设完成时，他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这句话，就在那一瞬间，他的灵魂就被梅菲斯特带往了地狱。关于浮士德的故事大多到此就戛然而止，但也有少数作品称当梅菲斯特将浮士德的灵魂带往地狱的途中，天使们抛下玫瑰花瓣变成了烈火烧死了恶魔，浮士德的灵魂因此获救并被带往了天国。

《鬼泣4》中第一次出现了梅菲斯特的身影，身形宛如漂浮在空中的幽灵。此外，游戏中还出现了名叫“浮士德”的敌人，外型与梅菲斯特类似，但智慧、残忍度和攻击强度要高于后者。

kā mài lā

# 喀迈拉



**拉丁文：**Chimaera
**英文：**Chimera
**属性：**兽
**出自：**希腊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魔兽世界》、《鬼泣4》、《勇者斗恶龙》系列、《MOTHER3》、《生化危机》、etc
**登场动漫作品：**《B'T X》、《钢之炼金术师》、《HUNTER×HUNTER》、etc

## 游戏剧情描述

正当但丁与恶魔们战得不可开交之时，一个如跳蚤般的小恶魔向着一只落单的恶魔飞扑过去，瞬间便寄生在了它的身上。恶魔的头顶绽放出一朵橙红色的四瓣花朵，散发着令人深感不适的恶臭……

## 解说

喀迈拉是登场于希腊神话中的生物，是由众妖之祖堤丰和蛇怪厄客德娜所生的众多怪物子女中的一员。传闻中它有着狮子的前半身、龙的尾巴，中间第三个头是山羊，从那里能喷出熊熊烈火。喀迈拉拥有三种野兽的力量，会毁坏农田、残害牲畜。它居住于安纳托利亚的吕基亚古，被卡利亚王阿米索达罗斯所饲养，其名字来自于普通名词的"Chimaira"，意思为"母羊"。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在其撰写的叙事诗《神谱》中称喀迈拉和双头犬喀迈拉（也是由堤丰和厄客德娜所生的怪物）生下了斯芬尼克及涅墨亚狮子。它后来被乘坐着天马的英雄柏勒洛丰所打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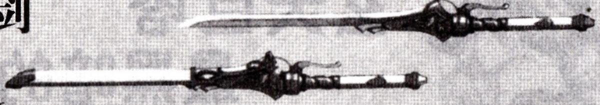
由于喀迈拉是由多种生物混杂而成的特殊个体，因此它的名字也意味着“无法解释的东西、妄想、空想”。但在法国象征主义画家居斯塔夫·莫罗的笔下，喀迈拉则变成了一位长有洁白双翼的半人马美青年。此外，喀迈拉也成为了生物学和医学上一种特殊现象的代名词。这种被称为“嵌合体（英文也为Chimera）”的特殊现象是指来自不同的个体生物分子、细胞或组织被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一个生物体，因此可以在生物体内检测到2套DNA。嵌合现象也会出现在人类身上，根据统计，现时全球总共有30宗嵌合人的个案。

在欧式幻想题材的游戏动漫作品中，喀迈拉算得上是出场次数颇多的怪物之一。绝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以复数生物混合而成的魔物出现（例如《勇者斗恶龙》系列、《MOTHER3》），有时也指代某些通过基因改造重组等手段诞生的生物兵器（例如《生化危机》）。

喀迈拉在《鬼泣4》中是以寄生型魔物的形态登场的。最初它会以弱小的种子形态出现在玩家面前，行动略显迟钝，一般难以引起玩家对它的重视。但当喀迈拉种子看到身边有能够成为宿主的恶魔时就会猛扑过去，在恶魔身上发芽开花，并根据宿主的特性衍生出相应的武器。作为宿主的恶魔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寄生，仍会像平时一样行动。喀迈拉会同宿主一起发动攻击，顿时变得颇为难缠。

shí zhōng jiàn

# 石中剑



**英文：** Caliburn

**属性：** 武器

**出自：** 北欧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 《鬼泣4》、《恶魔城》系列、《怪物猎人 边境》、《最终幻想XI》、etc

## 游戏剧情描述

望着散落满地的石中剑，尼诺不由自主地咋了一下舌。虽然他一向讨厌教堂沉默守旧的古板氛围，但这里毕竟是基丽娅表演过的地方，曾经金碧辉煌的大堂现在四处染满鲜血。而更让尼诺感到不安的是刚才那个中年男子所说的话……难道教团中潜伏着恶魔？

## 解说

石中剑Caliburn和王者之剑Excalibur是北欧亚瑟王传说中与这位传奇王者密不可分的两把宝剑。曾经有一些文学作品将这两把剑混为一谈，称Caliburn是Excalibur的别名，但这种认知是完全错误的。尽管石中剑和王者之剑都是象征着王权的圣剑，但两者的出现时间和作用都不尽相同。

石中剑第一次现身于圣诞节前夕的一所教堂当中，当时民众正在教堂内祷告，当他们抬起头时突然发现面前出现了一把插在石头上的宝剑，剑身上铸有以下铭文："Whoso pulleth out this sword from this stone and anvil is duly born King of all England"，即"凡能自石台上拔出此剑者，即为英格兰之王"。当时有不少人都尝试去拔起这把宝剑，然而宝剑被深深插入石头之中，即便是力大无穷的勇者也难以将其拔出一丝一毫。无奈之下，主教只能命令十位德高望重的骑士来看守此剑，直到英格兰真正的统治者出现为止。

为了庆贺新年，骑士们将参加一场比武大会，亚瑟的养父艾克托也带着他的儿子凯一同参加比武，但粗心的凯忘记带佩剑，于是他就让亚瑟替自己回家取剑。亚瑟回到他们居住的地方却发现房门被锁，无奈之下亚瑟想到了教堂中的石中剑。奉命看守石中剑的骑士们此时都去欣赏比武了，亚瑟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就顺利来到石中剑的面前。他握住剑柄，轻易就将宝剑从石头中拔出。

亚瑟将宝剑交给了凯，凯一眼就认出这是英格兰的统治者才能拔出的那把圣剑，但凯和艾克托都不大相信年纪尚小的亚瑟能拔出宝剑，便又将剑重新插回石中。然而无论凯和艾克托如何用力都无法再度将剑拔起，反而亚瑟则又一次轻易地拔出了宝剑。就这样不知反复试验了多少次，民众终于认可了亚瑟，不久之后，亚瑟就成为了英格兰之王。石中剑也被视为是不列颠之王身分的象徵而被亚瑟王一直佩戴在身上，直到与伯林诺王一战中，石中剑不幸被砍断，亚瑟王才在魔法师梅林的协助下从湖中女士的手中获得了王者之剑Excalibur。

名场面

# 玄天巨塔 最黑暗的时刻

**地点** 玄天巨塔　**出处** 《神鬼寓言2》

文／玛娜



在成为英雄的路上横亘着无数阻碍与考验，但从未有一个让他感到如此难以抉择。

他并不是一个正直纯洁到不沾染一丝污垢的人，正相反，要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适当地放弃尊严，放弃原则，甚至放弃良知，即便是英雄也不例外。

他曾经遇到一名被未婚妻艾利克斯抛弃的男子鬼魂，鬼魂仍对发生的一切耿耿于怀，请求他使用同样的方式去报复负心人。这是一次让人悲伤的经历，无论他是否照办，都有人因此而受伤；他曾被贪婪骗徒的花言巧语蒙蔽，从无辜村民的家里为偷出了珍贵的宝物；曾因痴情守墓人无私的爱而感动，违背世界的规律让死尸复活；曾为得到宝藏或声望杀死数不尽的强盗，尽管他们中的一些才不过是初出茅庐的菜鸟。他的英雄光环在无数鲜血与牺牲之下愈发光辉明亮，令人难以直视，只有他自己明白，在光芒的背后隐藏着多少不能为外人道的错误。

然而，在所有错误中，只有面前的这个会让他终生追悔莫及。

那是在进入玄天巨塔之后发生的事情。

为了打败路西恩，英雄必须先潜入路西恩控制的玄天巨塔找到另一名被关押起来的英雄葛斯，而潜入玄天巨塔的惟一方法，就是成为路西恩的爪牙。

这是一次冒险，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但英雄别无选择。

进入玄天巨塔之后，所有人都将被没收武器并戴上一条控制魔力的项链，失去所有反抗能力，此后，如果不听从指挥官的要求就会受到可怕的折磨，他们没有自主意识，是无数受到统治者思想控制的傀儡。在这样的环境下，英雄等待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他从未轻举妄动，默默地观察着救出葛斯的最佳时机，没有失败的余地，一旦出手，必须成功。

博得指挥官的信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英雄不得不忍受着良心的煎熬，在这段几乎要将人类变成机器的日子中，一起进入塔中的人都渐渐改变或失踪了，还好仍有一个叫包伯的同伴仍然陪在英雄的身边。毫无

城府的他总会在英雄面前毫不掩饰地诉说着对上级的不满，因为经历单纯，所以在家乡的老婆孩子永远是他谈话的中心，他甚至没有什么志向，惟一的愿望就是早日赚到钱回家。正因为如此，在和包伯聊天的时候，英雄才觉得自己仍是一个活着的人。

英雄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进入玄天巨塔的第137周，指挥官突然要求他杀死一名守卫，那个人竟是包伯。

英雄犹豫了，他的身体变得如此沉重，就像是整个世界都压在了肩头。他没有能力反抗，也不能反抗，为了拯救整个阿尔比恩大陆的人民，他必须顺从……



## 最后的底线

**在游戏进行到这段剧情的时候，玩家拥有三种选择：你可以愤怒地举起武器砍向指挥官，完全不顾忌这样会使自己失去许多经验值，在攻击指挥官三次之后，你会因为项链而昏迷过去，虽然冲动，但是有血有肉；你也可以遵循指挥官的要求杀死包伯，并得到50点邪恶点数，这是为了完成更大的使命而被刻上的罪恶烙印，当然也可能代表了懦弱与盲从；最后一个选择是拒绝亲自动手，等待倒计时结束包伯自己死去，并因此而增加10点罪恶点数，最后的选择冷静而中庸，作为英雄，这无疑是你生命中的主旋律。**



**就如上面提到的一样，英雄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人。在进入玄天巨塔之前，他可能在不愿安分守己走上正义道路的玩家手下做过不少坏事，但是，在进入玄天巨塔之后，当邪恶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主题，那一点点善良与正义的光芒便会真正变得弥足珍贵。**

**在玄天巨塔中，玩家们会为了保住自己的经验值而拒绝给狱中口渴的囚犯喝水，并认为那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动，然而，当指挥官要求英雄杀死包伯的时候，很少有人会真正去执行这个残忍的命令。因为，包伯正是那仅存的善良与人性的象征，是我们最后的底线。**

# 纯粹之恶

## ——理查德·瓦雷斯

登场作品

《女神侧身像 蕾娜斯》
《女神侧身像 希尔梅莉亚》



"蕾娜斯……蕾娜斯！"

伴随着急切的呼唤声，理查德骤然从梦中惊醒，猛地坐起身来。虽然只是稍微小睡了片刻，不安却如同往纯净清透的水中滴入的一滴墨汁，毫不留情地迅速侵染了他的梦境，即便此刻已经从梦魇的魔爪下挣脱，理查德仍感到噩梦的阴影依旧笼罩着自己。他像是要挥散这片阴霾一样猛地甩了甩头，却同时察觉到身体所穿的衣服被一层薄薄的冷汗贴在了皮肤上，仿佛是禁锢自己的枷锁一般。

理查德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丝苦笑，他微微颌上双眸，将一口冰冷的空气深深吸入胸腔当中，并让其在肺中暂停了片刻才将空气呼出，仿佛是为了带出阻塞于胸腔内的那份苦闷。睁开眼帘，映射在他琥珀色瞳孔中的是蕾娜斯被封印在魔晶石结晶中的身影。尽管此时的蕾娜斯就像是进入了沉眠般宁静安详，但理查德深知，自己只要走错一步，刚刚惊扰自己的噩梦——蕾娜斯与那个人类公主合为一体的噩梦——就可能会化为现实。

缓缓地，理查德向蕾娜斯伸出了双手，可是此刻他所能碰触到的并不是蕾娜斯柔软温暖的肌肤，而仅仅是冰冷坚硬的水晶体。尽管如此，理查德却并没有因此感到任何不满，毕竟，是他亲手将蕾娜斯囚禁于魔晶石之中的。而且他坚信，这短暂的束缚为的是即将到来的永久结合。

"蕾娜斯……"

理查德温柔呼唤着眼前战斗女神的名字，眼神中写满了浓浓的爱意。这个名字，曾经被他在心中、在梦里呼唤了千万次。为了这一天，他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精密的计算、付出了多少代价；为了这一天，他熬过了数不清的不眠之夜；为了这一天，他不惜回到过去扭转历史；为了这一天，他甚至让自己变成了全知全能的神。而现在，漫长的等待即将宣告终结，蕾娜斯与自己合为一体成为新世界的创造

主的时刻终于要到来了，就连过往的漫长等待，此刻也化为如蜜一般甜美的动人回忆，滋润着理查德干涸的内心。

突然，沉浸在与蕾娜斯的二人世界中的理查德皱了一下眉头，他感觉到有人正向自己所在的大厅一步步逼近，不用问也知道肯定是阿莉莎那群凡人。一声无言的叹息从理查德的唇齿间溜出，对于这些渺小人类不知好歹的行为理查德已经感到极度的不耐烦了。虽然他也曾想过要对这些无知者表现出神开明大度的一面，但一想到他们曾经和即将作出的所作所为，理查德就无法控制内心所涌动的杀意。他带着肆无忌惮的笑容转身对刚刚踏进大厅的阿莉莎等人彬彬有礼地说道："与我命运息息相关的人们啊，欢迎你们的到来。为了给新的神以及新的世界献上祝福，你们不辞辛劳地特意赶到此地，我在此对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而就在下一个瞬间，理查德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眼镜后所射出的冰冷视线，"不过，这里是只属于我和她的场所。我们的新世界不需要你们这样低贱的人！"话音落下的同时，理查德掀开了外袍，从他手中亮出了冈尼尔。接着，一本魔法书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书页从魔法书中散落开来，仿佛是屏障一般环绕在理查德的周围。



在认清了实力上的差距后，阿莉莎等人兵分两路，布拉姆斯负责牵制住理查德的攻击，阿莉莎、鲁法斯和亚琉哲则主攻封印着蕾娜斯的魔晶石。理查德对这种小把戏嗤之以鼻，魔晶石明明同时遭到3个人的猛攻，却没有出现丝毫损伤，反倒是亚琉哲手中的大剑逐渐崩出了裂口。

"愚蠢的垃圾！速速消失吧！"

理查德一边不断释放着高等级魔法对布拉姆斯狂轰滥炸，一边抑制不住从口中泻出各种蔑视的话语。他不明白这群人为何无论何时何地都想要阻止自己，自己只不过是爱上了一个女神，并且想要得到她，仅此而已。这种感情不是人类再平常不过的欲望之一吗？

可是，正当理查德准备向布拉姆斯发动最后一击时，耳畔却突然响起高亢清脆的巨响。他惊恐地向着声音发出的方向扭过头去，眼见着本应坚不可摧的魔晶石表面有无数龟裂正在迅速游走着。紧接着，在沙沙作响声中，魔晶石向着四周崩裂开来，在无数碎片折射的璀璨光华之中，蕾娜斯的灵魂飘然而升。阿莉莎跃身而起，

向着悬浮于半空中的蕾娜斯之魂飞去。

“蕾娜斯！蕾娜斯！别走！别走啊！！”

混杂了绝望的悲鸣从理查德的口中宣泄而出，他魂不守舍地向着蕾娜斯所在的方向跌跌绊绊地追去，右手也仿佛是为了早日抓住蕾娜斯之魂一般拼命地向前伸。然而其他人的阻碍牵制住了理查德的脚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莉莎将蕾娜斯、希尔梅莉亚以及亚莉的灵魂全部融入自己体内。

“蕾娜斯——！！”

回响在理查德耳边的，只有自己痛彻心肺的惨叫。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精心构建起来的世界崩溃得一塌糊涂。

“《女神侧身像》系列”打造了一出雄壮宏大且悲苍动人的北欧神话史诗，从命运三女神的使命为切入点，通过人与战魂与神的交集，将北欧神话中预示着神族灭亡的“诸神之黄昏”谱写成了一曲人类反抗神族与命运的壮阔红莲乐章。人与神、人与人、神与神之间的情感纠葛是游戏剧情上的重要卖点，无论是高高在上的亚萨神族，还是平凡的人类庶民，无不是在命运的海洋中上下翻腾，饱受捉弄。毫无疑问，蕾娜斯绝对是“《女神侧身像》系列”中人气第一的角色，这位亦人亦神的女性的故事曾感动了无数玩家。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反派角色的人气几乎与蕾娜斯不相上下，他就是理查德·瓦雷斯。



现在的游戏喜欢给敌方BOSS套上一些悲剧的过去或是壮志未酬的信念以此来将他的一系列恶行合理化正常化，让玩家产生一种虽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去击败他的矛盾感。纯种的变态（笑）已经沦为了游戏界的珍稀物种，难以找寻到了。幸运的是，我们还有理查德·瓦雷斯这位被甩的跟踪狂。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理查德都是个遵从自我欲望而活的人。他活得很纯粹，丝毫不会在意旁人的目光也不会隐藏真实的本性，比起那些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也要将自己不可告人的阴暗面隐藏起来的伪善者，理查德这个“纯粹之恶”倒显得天真可爱。或许，他的本性就是个孩子，对于喜欢的事物就要不择手段地弄到手，也丝毫不顾及所作所为会对旁人构成何等影响。他对蕾娜斯的爱情宛如席卷铃兰草原的龙卷风，摧毁了视野中的一切，甚至包括他自己……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 月度记事

YULA：咱们国家最近比较忙哦，筹备60周年大庆、公映《建国大业》、迎接中秋节、赴日参加TGS……哦不对，最后一项只是咱们这儿工作人员的出差行为（众编默）。

夜蓝：今年的国庆好像真的很隆重哎，感觉50周年的时候都比不上这次。

请雨：什么很隆重，那是相～当地隆重，真想去天安门观看的阅兵式啊，好羡慕那些身在北京的朋友！

夜蓝：你别痴心妄想了，没见新闻上说住在北京天安门周边地区的居民，在十·一期间出门都要带临时通行证吗？

YULA：没错，听说今年北京市区的警备非常森严，到时候别说人了，搞不好连只小鸟都飞不进去。

请雨：（擦汗）还是换个话题吧……那我羡慕一下去了TGS的同仁们行不行啊，不知道这次他们又会带回多少好东西～

YULA：说到TGS，我这儿有个好东西哦，男士们一定会感兴趣的，请看！

请雨：哦哦，《如龙4》的展台么？很好的创意啊，据说还有人坐上去拍照？MM也好诱人，我喜欢……

YULA：但拍照时如果能提供一套和游戏相衬的西服就更棒了，那样会更有气势更黑社会！（花痴状）

请雨：或者女王样的华丽礼服也不错啊～（流口水状）

夜蓝：这两人已经完全陷入遐想了……OTZ

YULA：（如梦初醒）啊，差点忘了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28辑的调查表由于统计时出了点问题，耽误了中奖名单的出炉，因此将延到下一辑与29辑的结果一起公布，敬请各位见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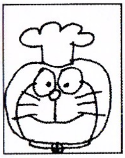
夜蓝：另外值国庆+中秋即将到来之际，在此预祝读者们节日愉快！

请雨：我只关心到时能放几天假……

YULA：那么，本月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本月最上镜读者：苏州·贺念禹



本月读者囧言：恭喜《游》在各地打开了知名度，基本不会再有BOSS把"《游小说》来了吧？"听成"有小说来了吧！"了。

## 《游小说》第28辑读者调查结果

|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 二.最喜欢的文章 |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
|---|---|---|
| 很满意：22% | 第一名：光环 丰饶星战役 | 第一名：超级机器人大战OG |
| 满　意：53% | 第二名：恶魔城 晓月的圆舞曲 | 第二名：月舞姬——《零 月蚀假面》同人 |
| 一　般：24% | 第三名：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 | 第三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 不满意：1% | | |

##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游小说》有以下几辑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定价：9.80元；总第26辑、总第29辑、总第30辑，定价：12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辑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仍未收到，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网名：死神/QQ：504412434　网名：莫失莫忘/QQ：478422819
网名：world/QQ：1034698994　网名：某小/QQ：346972094

# 互动空间

（上海·王晨）虽然《游》的主要工作人员（看得见的）是二男一女一僧，但阳气依然挺重的。所以在我刚买到《游》之后，连续下了十几天雨的上海立马放晴了。看来《游》还是有潜力可以开发的……

原来咱家小游还有平衡天地阴阳之功效，看来我应该把它们都搬回家里，搞不好还能起到镇妖辟邪的作用，从此以后晚上睡觉再也不怕"鬼压床"……OTZ

（四会·冼世洪）怎么"游漫堂"一直连载的都是《宿命传说》，这也太专制了吧！不妨加一些其他的作品，例如"《高达》系列"的漫画，因为《高达》在我国的受众面也很广，相信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不是专制，只是既然已经连载了，总得有始有终吧？不然会被更多喜欢这部漫画的读者骂……所以请静待春日部老师结束连载的那一天到来吧。

"《高达》系列"是个好提议，只要不包括《SEED》就行。－－

（北京·孙轶）话说已经到了9月，这个月份我是比较期待啊，家用机的降价，《口袋妖怪 心之金/银之魂》发售，《生化危机5》PC版的面市，无疑不为这个9月添色不少，一个字，爽！希望各位也有和我一样的好心情。

进入9月，一批新游戏陆续出货，新一轮的作战开始了！

伴随着9月的到来，暂停已久的美剧们全面回归了，万岁！

9月份的主题，当然是第一时间去看主旋律大片《建国大业》！

为啥是9月而不是10月？我还是再熬一阵等10月新番好了。

（上海·业俊杰）最近也有"很多事情不能按照原则贯彻下去，结果就是期待与现实相差甚远"。总结了一下，发现了原因：我乃懒人。信封用完了，到底要不要去买呢？道具店可是很远的……－－（步行往返要十几分钟呢）让我再想想吧～

既然你都总结出原因了，我们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E-Mail·周彪）为啥这一期的《光环》小说只有这么几页啊－－，我看《光环》小说很受支持嘛，游小说贴吧里面长期有人顶在首页撒，不是编辑都说大获成功了吗？编辑大人们快去贴吧看看群众们的呼声吧，人家30块一本都愿意买！我一直想不通为啥这么好的买卖没人做，后来经同学指点迷津：30<12乘以N（N>4）……还是小编们老奸巨猾啊，坑人于无形之中啊。

受欢迎的小说一次不登个五六十页，广大读者都是不会满足的哈！看来要对翻译者施加一下压力了……|||

孩子你们学点什么不好，学社会上的某些人得被害妄想症。╮(╯_╰)╭

（新疆·侯皓曦）有时候我们在一些事情上会冲动，但冲动过后就有惩罚，所以是冲动的惩罚。本人就有一日和一哥们一冲动犯了个错……当日我二人决定编一部由《战国无双》《KOF》《街霸》《君吻》《圣诞之吻》《偶像大师》和《如龙》等众多游戏烩在一起的游戏小说，里面还不乏众多电影的经典桥段。其实这个小说到底讲的什么，我自己都有点迷惑。这就叫冲动，而惩罚就是，我俩都单飞了。我带走了全部书稿和创意，他啥都没得到，现在就我一人在干，这就是惩罚。

冲动是魔鬼，这句话果然是有道理的啊！

这么多风格各异的游戏融合而成的大杂烩小说会是什么样子呢？写完了一定要让我们欣赏一下哦！

我承认，我坦白，你这句"本人就有一日和一哥们一冲动犯了个错"让我想歪了……（被拖走）

（广州·徐国威）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叫《杂志里的潜台词》，按照里面的内容，YULA在互动空间写的"好乖巧的LOLI暗星，我最喜欢看画了，请多多地来"，不就要翻译成"好白痴的大妈暗星，我最讨厌看画了，别再发来，烦死了"？终于看透YULA的真面目啦！！

同学，上纲上线就是你的不对了，而且作者不是早就给了那句耳熟能详的声明吗：认真，你就输了……

嘀嘀交友栏

网名：ほてい/QQ：389751487　网名：星语钯剑/QQ：837241988

网名：黎明前的乌鸦/QQ：185620960　网名：凯克特/QQ：543868424

# FANS自留地

## 征集问题：假如有机会来访《游小说》编辑部，你会想要做什么？

●能搬走的全搬走！以上！（众所周知书是相当重的一种东西，而编辑部最多的东西就是书……）

●强迫小编们把我的头像印到封面~（看来是个有自信的帅哥读者）

●把所有作者的稿件都抢走嘎嘎嘎嘎嘎嘎~（放弃吧，要从每人电脑里那浩瀚的文件中准确找到作者们的稿子不是那么容易的—_—）

●住下了，管吃管喝吧，就这么点要求。（你真打算住在编辑部？晚上一个人待在那儿还是挺寂寞的说= =）

●每期的读编往来都要登我的— —（请问交换条件是？）

●我一定会让众小编COS一下你们在《游》中的形象，放心我不怕被雷到！（最放心的大概就是我了，因为YULA的形象最写实呀哈哈）

●给YULA一个拥抱，给玛娜拍写真，其他的，握手吧……（太现实了！）

●我一定协助小编们把《游小说》做得更好~（无语凝噎握手中，征集问题最难得的就是看到这种善良正直的回答）

●如果有机会潜入编辑部，我一定会投放心爱的小强一家，让编辑部陷入小强危机中。（那我猜你大概会和《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周星星说同样的话— —）

●夸张：我会请各位用燕窝漱口，用鲍鱼剔牙，用XO冲马桶，节约水资源……真实：我会好好欣赏四周，能捞则捞，如果可以的话，则加入编辑部，还电视游戏一个清白！（汗，果然是网游抵制激进分子，但也没必要把电视游戏讲得那么惨吧？）

●我发觉这个问题好象是新的，难道迟些推出《游》内部自助旅行团？比较想看看小编们日常是如何工作的，然后拿签名，装迷路，走去UCG跟玛娜MM合照，哇哈哈~当然小多和小胜也是走不了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 读图人生



（提交人：暗星）苦等了数年的正统续作，不过这人设我实在是不怎么满意……



（提交人：夜蓝）《大神DS》将于2010年发售，这个洁白的小萌物终于又要回来了……




（提交人：YULA）虽然我是新房黑，但《化物语》那位女猪脚的开场表现还是令人印象颇深的：不听话？那就代表螃蟹，钳死你！



（提交人：清雨）只要心中有爱，到处都能看到「怪物猎人」。

嘀嘀交友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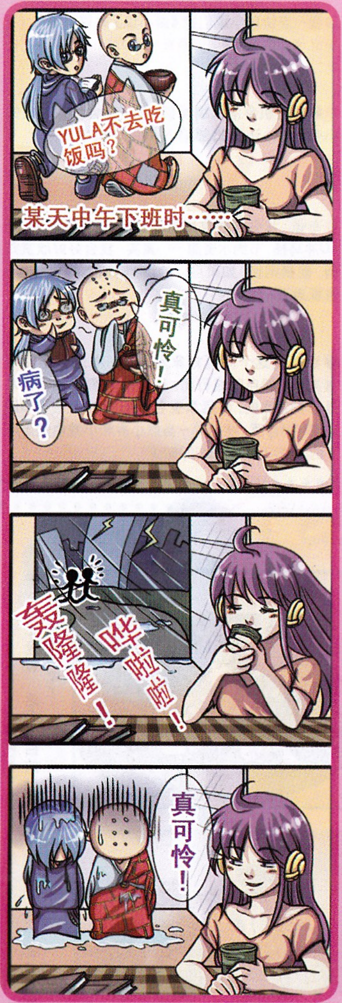
网名：晴夜尾行/QQ：327051303　网名：莫失忆/QQ：478422819

网名：扎克斯/QQ：798209527　网名：景龙/QQ：791054930

## 小编剧场

绘／B.TmT

### 不淡定的代价




### 习惯害人




网名：鸡骨头/QQ：290276381　网名：樽/QQ：735183611
网名：洪爷/QQ：546285353　网名：星空的守望者/QQ：871168434

## 《游小说》Tot.28大奖



瑠珈

魔塔大陆2

## 《游小说》Tot.30 CD-ROM介绍

**梦剧场：**《斯坦恩之门》开场动画、《光之圣女传说 诸神的黄昏》预告片

**PV地带：**NICO Touches the Walls《ホログラム》、福原美穗《LET IT OUT》

**幻彩花园：**《魔兽世界 大灾变》、《伊苏 起源》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刺客信条》设定欣赏

**游音盒：**《伊苏7 音乐历史》原声碟+其他游戏音乐

##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特别企划：**对系列游戏的剧情回顾赏析，或对游戏文化的介绍评价，具体请参考栏目刊登文章，字数应控制在6000～10000之内。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网名：我/QQ：476337896　网名：珠海/QQ：605783268

网名：无毁的湖光/QQ：879731808　网名：红莲转左/QQ：610854086

# 小编寄语




◆看到《最终幻想XIII》刚公布的斯诺未婚妻——塞拉的形象时，顿时一阵暖意涌上我的心头，SE果然是宅男的贴心人，看来制作组里有不少《黑暗X经》的同好啊。

■《心跳回忆4》这是什么鬼人设，KONAMI你头壳坏掉了吗……

●下个月开始尘封已久的PS3终于又可以启动了，有《铁拳》系列的同好么？届时可以在网上切磋一下，不过希望我的克里斯蒂招式改动不要太大……

★祝各位国庆+中秋愉快~




※秋天到了，我也被怀旧的古风吹醒了，突然很想将那批曾经影响过自己的启蒙漫画都收套正版，于是问题出现：它们都太古董了，大部分还只有二手的，要买到合心意的不容易啊，而且对比日本国内中古品的白菜价，淘宝上品相稍好的价格也让我有点想流泪……最后就是，也许我该考虑买一个大箱子并尽快确定摆放位置了OTZ

※忘记穿了多久的拖鞋最近终于报废，谁知跑遍附近大大小小的超市后硬是找不到一双款式看得过去的，上淘宝也没发现自己喜欢的……原来我国已经这么不重视拖鞋市场了么！

※秋天带来的另一个东西是秋乏，自入9月以来，每天都睡不够呀~




▲《生化危机5》PC版如期发售，可是在下载了之后却既想玩，又不想玩——话说我的这种心态有人能理解吗？

▲《豪斯医生》第六季首集成为新季第一天的收视冠军；《生活大爆炸》最新一集的收视率也创造新高，超越了其他情景喜剧；只是有一点我弄不明白，烂到掉渣的《Heroes》为什么还没有被砍？

▲十一呀、国庆呀、还是六十周年呀、长假呀……流口水king，先祝各位读者十一快乐！

▲本月最头疼的事情：搬家。且不说在炽热的阳光下四处找房子，也不说如今的房租涨得有多离谱……光是收拾那堆行李就够让我头疼的了！




◆对未知的恐惧固然容易让人心神不宁，但如果不得不面对一个必然会遭遇的残酷结果呢？你是希望它尽快到来还是越迟越好？出于逃避的本能，我自然希望它永远不要出现；可理智又告诉我，还是勇敢面对比较现实。既然注定躲不开，那就不必再挣扎了。

◆喜欢Falcom这么多年，招牌游戏“《伊苏》系列”出了新作理应在第一时间入手，可看到那连不少PS3游戏都相形见绌的售价，清雨只好泪流满面地捂紧了腰包……

◆“在当时的环境中，我所面临的危险是双重的，既可能被环境改造成一个像动物那样活着的庸人，也可能主动地适应环境，去追求表面的成功。其实二者都是被环境同化，后者所造就的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庸人罢了。”——周国平《岁月与性情》

姓名：黄俊超（笔名：John—Kamsar）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园岭八街104栋601号（518028）
姓名：黄廷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中山北二路99号54幢220室（200000）



■最终幻想Ⅶ 危机之源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ISBN 7-89476-214-6
9 787894 762146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214-6
游小说光盘定价：12元（1CD+1手册）

# 警告
##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扫描



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

# GRAVITY RUSH 2™